

罗马法翻译系列

DE ORATORE

论演说家

〔古罗马〕西塞罗 著

王焕生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演说家/(古)西塞罗著;王焕生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
ISBN 7-5620-2129-5

I. 论... II. ①西...②王... III. 演说—语言艺术—汉、意 IV. H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177 号

书 名	论演说家
出 版 人	李传敢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清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23.375
字 数	560 千字
版 本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20-2129-5/D·2089
印 数	0 001~4 000
定 价	48.00 元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电 话	(010)62229563	(010)62229278	(010)62229803
电子信箱	zf5620@263.net		
网 址	http://www.cupl.edu.cn/cbs/index.htm		

☆☆☆☆☆

本社法律顾问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声 明 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 如发现缺页、倒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VOLUME STAMPATO CON
IL CONTRIBUTO
DI BANCA D' ITALIA

本书的出版得到意大利
意大利银行的资助

前 言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o Tullio Cicerone）一生作品丰富。他是拉丁语世界上最伟大的演说家。他所撰写的政治和法律演说辞上百部，法律演说辞主要是刑事案件的辩护辞。其流传下来的演说辞共为五十八篇。这些作品反映了在一个充满冲突的时期内罗马政治法律生活的基本面貌。起初在罗马城内设立，随后扩张到全意大利，伴随着罗马帝国新问题的产生，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实施的共和国制度出现了危机。在这一共和制度之上，建立了新的帝国官制。在这一时期，民众集会仍是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时刻。出于选举和立法的目的，召集民众会议（Comizi）和倾听演说。元老院为了形成其决定以规范国家官员的行为，也进行演讲和辩论。当然，除了举行民众会议和在此类场合发表的演讲之外，西塞罗的演讲还涉及许多内容特别的谈话，如友情，家庭和门客关系等。当时，在法律诉讼，特别是刑事诉讼中，民众审判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以直接的方式体现出来，而是通过陪审团来进行。民众审判运用于城邦生活中，以保障国家制度及其正确运作，抵御国家官员的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的安全，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且不时被人为操纵。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演说和法律演说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西塞罗凭着其对使用大众媒介沟通方式产生的问题所具有的高度敏感，强调：“演说能力在

任何和平和自由的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演说家》第二卷第 33 段)。

王焕生研究员继翻译西塞罗的《论共和国》、《论法律》和《论义务》之后,又翻译了《论演说家》,其工作成果令人敬佩。《论演说家》也是一部对法律文化贡献巨大的作品。同仁马里奥·塔拉曼卡教授在其序言中对该著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突出强调了演说术与法学的关系。西塞罗在其谈话录中正视这个问题,阐述了不同的观点。演说术与法学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它涉及法学家思维的特殊性、法学、法学家的形成以及在纷繁复杂的公共观点面前进行交流的形式等关键问题。

西塞罗的这部著作令法学家感兴趣,还鉴于其中所探讨的一些法律问题:比如,在苏拉(Silla)时期审理的著名的库里乌斯一案(Causa Curiana)中,演说家克拉苏斯(Grasso)对法学家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P. Mucio Scevola)观点的反驳得到了采纳,在克拉苏斯看来,未适婚人的替补继承暗示了一般替补继承。在此,出现了这样一个法律行为的解释规则,即应考虑当事人用于表达其意思的言辞之外的因素,根据当事人的默示意图来解释法律行为(《论演说家》第一卷第 180 段;第二卷第 141 段);又比如,如果出卖人在出卖时故意对物品在使用方面存在的缺陷保持沉默,则出卖人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论演说家》第一卷第 178 段);此外,作品还引用了许多法律谚语,比如,“国家官员应该服从罗马人民的权力”(《论演说家》第二卷第 167 段);为反映法学家在罗马法律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西塞罗称“毫无疑问,法学家之住宅乃整个社稷之谏堂”(《论演说家》第一卷第 200 段;第一卷第 198 段),与此相关,有意思的是,

译本前言

1. 自公元前 75 年至公元前 63 年，随着一项元老院紧急决议 (*Sc. um ultimum*) 的颁布而一举粉碎卡提利纳 (*Catilina*) 叛乱，西塞罗的政治生涯逐渐达到了顶峰。从演说方面来看，该时期也是一个西塞罗非常有收获的时期，他撰写了四篇《控卡提利纳》(*In Catilinam*) 的演说辞。随后，特别是在公元前 60 年前三巨头同盟结成之后，这位演说家的政治生涯开始跌入低谷。公元前 58 年，根据《放逐西塞罗法》(*Lex de exilio Ciceronis*)，西塞罗被平民保民官克洛狄乌斯 (*Clodio*) 放逐。该法律是针对西塞罗担任执政官时镇压卡提利纳叛乱所采取的非法措施制定的，而且该法律也与上述元老院紧急决议的违宪性相关 (对这种观点尚存在争议)。

在公元前 57 年流放归来后，西塞罗重新忙碌了两年的司法辩护活动，但是他基本上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在由庞培、凯撒和克拉苏斯组成的前三巨头同盟于公元前 55 年重新结盟后，更是如此 (尽管他在长时间间断后，仍然间或地从事律师活动)。正是在公元前 55 年的冬天，西塞罗开始汇编在该年九月之前已经撰写完毕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 谈话录。

《论演说家》是西塞罗非常成熟的作品，标志着作者在青年时代 (更可能是在公元前 80 年代初而不是在 80 年代末) 撰写

《论发明》(De inventione)一书之后,继续从演说理论的角度从事文学创作。在《论演说家》之后,西塞罗还撰写了一些哲学和政论作品,随后又重新创作了一系列的演说文学作品:在公元前46年写了《布鲁图斯》(Brutus)和《演说家》(Orator),在公元前44年撰写了《命题集》(Topica)。

与撰写《论发明》(De inventione)时对司法审判实践活动毫无经验(也无深厚的演说术理论功底),正打算成为诉讼演说家而踌躇满志的“新人”(homo novus)的西塞罗相比,公元前55年的西塞罗可以说是饱经了政治家和演说家所有的人身体验,既是一个自由演说家(genus deliberativum)也是一个法律演说家(genus indiciale)。

因此,西塞罗具备了使《论演说家》成为较《论发明》更为伟大的著作的条件。从其严谨的结构,丰富的内容可以看出,与他较晚期关于演说术(ars rhetorica)的作品相比,西塞罗在撰写《论演说家》时,花费了更大的精力,将自身对古罗马精神的想法展示得淋漓尽致。

2. 众所周知,针对有关演说术的教材的枯燥无味和过于抽象(这些教材流传至今,西塞罗自己的《论发明》也属此类教材),西塞罗撰写了《论演说家》。因此,《论演说家》不是一本传授具体如何运用演说术的教材,而是一本以论辩法为基础,从不同角度论述演说术自身理论基础的著作,强调实践经验和演说家的基本素质的培养应优先于对希腊演说术教材中所规定的枯燥的辩术规则的掌握:如同西塞罗准确地指出,演说术理论是建立在演说能力的训练经验基础上的(见《论演说家》第一卷第146段:演说能力不来源于演说术,而是演说术产生于演说能力

(sic esse non eloquentiam ex artificio, sed artificium ex eloquentiam natum)。为了反映作者关于演说术的这一不同观点,明确应在社会和文化整体背景中培养演说家,《论演说家》中没有采用似乎有益的,而且肯定是简洁的概念推理方式。在诸如西塞罗的《论取证》和关于身份关系(status)理论的论述中,却运用了概念推理。并不是严格的系统性论述的《论演说家》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少数段落中(第二卷第104至113段;第三卷第113至119段)也零星地反映了概念推理的运用。

伟大的希腊演说术传统毫无疑问反映在《论演说家》中,作品也着重强调了希腊经院哲学的重要性(特别是第三卷第56至95段)。但是,对于现代的法学家而言,《论演说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特别是因为作者是一位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和律师(尽管他是永远不会忘记其自治市和社会底层的出生来源,由平民转化为贵族的新人),他在著作中反映了在与一般性社会文化,特别是与法相联系的演说家职能的问题上,古罗马的领导阶层所持的观点(这正是作为现代法学研究者的我们所感兴趣的)。尽管其基本内容与其他一切有关演说术的著作是一致的,作品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演说家的职能,这体现在它没有接受那一时期有关演说术的著作所奉行的流行理论。

作者采用的以第一人称叙述对话的叙述手法(早先柏拉图就已经将这种叙述方法与——比如在戏剧作品中——客观陈述谈话者讲述内容的惯用叙述手法并用),与作品的上述内在思想内容相得益彰。在其所有的著作中,西塞罗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采用这种叙述手法在以后的哲学和演说术作品中经常使用。柏拉图采用的对话录体裁适应了论辩地叙述不同观点和引入苏格拉底式的

启发式提问的需要，但是西塞罗的《论演说家》采用这种对话录体裁除了为了连续地，而且在不间断的辩论交锋中准确地比较各方观点外，更多的是为了记载不同的谈话者对一个相对连续性的话题各自所持的不同看法。

西塞罗将谈话的地点设定在安托尼乌斯 (M. Antonio) 的地处图斯库卢姆 (Tuscolo) 的别墅中。谈话从公元前 91 年 9 月 3 日——即在另一个主要谈话者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 (L. Licinio Crasso) 去世前十六天——开始，至第二天 (即 9 月 4 日) 结束。参加谈话的主要人物除了上述谈到的两人外，还有占卜官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 (Q. Mucio Scevola)，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 (P. Sulpicio Rufo)，盖尤斯·奥勒利乌斯·科塔 (C. Aurelio Cotta)，盖尤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 (C. Lutazio Catulo)，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斯特拉博·沃皮斯库斯 (C. Giulio Cesare Strabone Vopisco)。

克拉苏斯所阐述的观点一般是西塞罗所倾向认同的观点。克拉苏斯是在西塞罗之前最伟大的古罗马演说家，他在库里乌斯一案 (Causa Curiana) 的辩论中战胜了大祭司 (pontifex maximus) 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他出生于公元前 140 年，与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一起，几乎担任过罗马官制 (cursus honorarum) 中所有不同等级的官职，公元前 95 年出任执政官，公元前 92 年还担任了监察官。他是贵族政治保守派的代表，反对将意大利半岛不具有罗马市民籍的人 (Italici) 纳入罗马的宪政制度之内，特别是由于颁布公元前 95 年的《利基尼乌斯和穆基乌斯法》 (Lex Licinia Mucia)，加剧了罗马同盟者对罗马的反感，最后引发了罗马人与其同盟者之间的战争，从此罗马的共和政体开始一发

不可收拾地迅速崩溃。

安托尼乌斯，三巨头同盟之一的祖父，出生于公元前 143 年。他也担任过几乎所有的罗马官职，公元前 99 年担任执政官，公元前 97 年担任监察官。他代表了罗马元老院的贵族温和派，但是仍旧在民众派（populares）代表马略（Mario）和秦纳（Cinna）于公元前 87 年掌握罗马政权时期被杀害。

普·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出生于公元前 124 年，也是温和的保守派，起初作为德鲁苏斯（Druso）的同盟者，是一位改革者，但是很快就倒向了民众派中最激进的一派：其所担任的最高官职似乎仅是平民保民官，在苏拉（Silla）与公元前 88 年进行的第一场镇压运动中被宣告为人民公敌（hostis publicus），后来由于一个奴隶的出卖而被处死。

盖·奥勒利乌斯·科塔也出生于公元前 124 年，在经历了非常艰辛的政治生涯后，作为一位保守的贵族，在公元前 75 年开始逐渐废除苏拉改革，在尚未来得及庆祝其担任高卢行省总督期间取得的并不重要的胜利之前，于公元前 74 年去世。

上述人物以不同的程度，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谈话。在第一天的谈话中（即《论演说家》第一卷所记载的内容），参加谈话的还有占卜官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他在公元前 160 年之前出生，是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P. Mucio Scevola）的堂兄弟，担任过大祭司（其父亲也曾担任大祭司），公元前 121 年担任裁判官，公元前 117 年担任执政官，是西塞罗的法学先师和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的岳父，其去世的年份不早于公元前 88 年（也可能是公元前 84 年）。

参加第二天谈话（即《论演说家》第二卷和第三卷所记载的

内容的)的人中,昆·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和盖·尤利乌斯·凯撒·斯特拉博·沃皮斯库斯替代了占卜官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前者是贵族政党的支持者,出生于公元前150年前后,公元前102年担任执政官,作为行省总督,在对钦布里人(Cimbri)的战争中与马略(公元前101年担任执政官)并肩作战,随后成了德鲁苏斯(Druso)的支持者,于公元前87年为逃避马略和秦纳的迫害而自杀身亡。盖·尤利乌斯·凯撒·斯特拉博·沃皮斯库斯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的同母异父兄弟,在约公元前126年出生,公元前99年成为大祭司,公元前90年担任市政官,也在公元前87年马略和秦纳命令实施的大屠杀中身亡。

3. 演说术与法的关系是西方古代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之间,在罗马产生了法学(因篇幅所限,在此无法介绍其形成过程)。它起源于对通过判例造就的祭司司法规则进行的科学重组。法学认为可以根据事物内在的自然秩序所反映的价值来确立这些规则:法学(*scientia iuris*)或者说法的艺术(*ars iuris*)产生于古罗马,最初只是为实践服务,后来也主要是为实践服务。

在希腊世界,直至拜占庭时期,即使是在希腊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主要是雅典),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实证法学,但是在公元前第5世纪和第4世纪之间,在希腊形成和发展了政治和法律的论辩艺术。该论辩艺术是伴随着希腊城邦(*póleis*)的初始组织结构向一个能接纳更多人口参与的制度演进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新的希腊制度赋予了公民大会(*ekklēsia*)和主要由民众审判员(*dēmos*)组成的法庭在政治和法律中(在可以区分二者的限度内)的重要地位。这类法庭数的量越来越

多，甚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小型民众代表大会。正是在通过这种合议制度决定主要事项的情况下，产生了促使演说术——作为一种劝说性的艺术——蓬勃发展的条件。

尽管法学作为思维推理的一项重要手段，在相当程度上得到广泛运用，但法学与演说技巧 (*téchnē rhetoriké*) 仍大相径庭。即便当时是在没有精确的理论指导下运用法学，理论知识本身却来源于希腊传统。演说术 (*ars rhetorica*) 应当产生说服人的效果，经常带有很强的情绪性色彩，缺乏理智性 (如果不是说毫无理智性的话)。其所针对的许多听众不能从政治上或者法律上判断辩题的客观是非，这也是由于许多决定 (特别是法庭辩论) 应当在双方当事人辩论之后立即做出所致。在比较重要的诉讼或者当事人有能力支付报酬的诉讼中，辩护辞由专门的文书人员 (*logográphoi*) 来撰写。

法学却是由一系列意思相对明确的，面向他人作出的 (即旨在说服其他法学家) 的争论所构成。一开始，祭司对他们向公民作出的法学解答从不阐述理由，甚至就国家官员提出的问题给予答复时也不阐述理由。当非神职的法学家对法律问题进行解答时 (这是当时的法学家活动的全部内容)，他们应当完全遵循祭司作出的决定。随着法学的不断发展，非神职的法学家对外界阐述其作出决定的理由变得越来越经常。

鉴于法学家的权威 (*auctoritas*)，法学家的答复 (*responsa prudentium*) 除了对具体案件有法律约束力之外，还始终具有制度上的普遍性的效力，但是并不具有科学层面的价值 (因为法学家答复的支持者都是盲目遵循其意见而不通晓法的人)：法学家的权威与祭司的权威不同，它不是由国家制度加以确定下来

的，在罗马的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发生变化，最终因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皇帝赋予法学家解答权（*ius respondendi*）而被以持久的方式（如果说不是以最终确定方式的话）规定下来。

在罗马法学家法律实践中，法学家作出的决定所含有的客观理性和他们所具有的重要权威，使得法学与演说术完全不同。尽管共和国中后期的社会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完全遵循民主体制的意识形态，但是仍给演说术在政治舞台的运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只要想想西塞罗控卡提利纳（*Catalinarie*）和腓力辞（*Philippicae*）的政治演说辞，以及公元前2世纪伟大的政治演说家们，比如卡托·监察官（*Cato Censore*）和格拉古兄弟（*Gracchi*），就可以知道自由演说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从帝国时期开始，基本上不进行政治演说，在当时集权政治的背景下，显然只有在极少数的场合下才进行政治演讲，如同从公元1世纪末期开始《皇帝颂词》中（*Panegyrica imperatori dicat*）所反映的那样。

4. 法庭演说的命运却有所不同：毫无疑问，那些在百人团民会进行的古老的民众审判（*iudicia populi*）所采用的审判模式和由民众大会作为裁判机构审理的其他形式的法律审判模式，保存了法庭演说与自由演说之间根本上的共性和许多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但是，由民众会议进行审理的诉讼只是那些涉及刑事镇压的案件（许多刑事镇压活动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刑事审判完全被作为统治工具（*instrumentum regni*）和争夺政治权力的工具（因政治斗争受到刑事审判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此外，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罗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像在私法领域那样受到法学的影响。

因此，从法庭演说的主要运用范围来考察，法庭演说基本上

总是与法学相分离的。法学基本上只存在于私法领域（在整个共和时期，它完全只存在于这一领域），被运用在程式诉讼中（*per formulas*）。该诉讼方式出现在法律诉讼（*legis actiones*）之后和帝国时期采取的非常审判程序（*Cognitio*）之前。这一背景使得研析《论演说家》中演说术和法的交错相联关系对我们而言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西塞罗没有脱离从演说术的角度撰写作品，另一方面，他为了说明法的重要性所举的例子主要都涉及私法领域。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有必要考察这样一个重要现象（我们在此无法详细论述）：在西塞罗列举的例子中，相当多的部分是由百人团民众法庭审理的案件。上文已经谈到，这些案件即便不是直接由全体民众作为法官进行审理（其审理方式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在奥古斯都改革之前），至少也是在专为打击犯罪而设立的刑事常设法庭（*quaestiones perpetuae*）的陪审团面前进行。刑事常设法庭审理案件时，受情绪影响肯定较轻，而且该法庭是由较参加审理百人团民众诉讼（*Centuriae*）者更精明的政治人物组成的，因此与民众诉讼相比，刑事常设法庭在推理论证的合理性方面具备更高的职业敏感。在刑事常设法庭审理案件时，除了针对事实认定进行法庭演说外（私人之间进行诉讼也允许如此），更多的是对法律适应问题进行辩论。这种对法律问题的辩论是在法学家（*prudentes*）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非法律专家的私人独任审判员（*iudex unus* 或 *iudex privatus*）之间进行的。后者通常是不通晓法学的人，既不是由国家制度中指定的法律专家，其本身也没有相应的法律素养。

《论演说家》所列举的例证中不只是涉及百人团民众诉讼

(iudicia centumviralia)。著作中所作的一般性陈述和所举许多实际例子，特别是第一卷第 187 至 189 段中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均涉及到私法的基本内容。此外，在流传下来的西塞罗的演说辞中，一些是在程式诉讼中的私人独任审判员面前进行的演讲，比如《为喜剧家昆图斯·罗斯基乌斯辩护》(Pro Quinto Roscio comoedo)，就肯定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根据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在程式诉讼中，私人独任审判员应当遵循法学家的答复意见（就如同在此之前应遵守祭司的答复意见一样），因此在程式诉讼中，除非涉及事实认定方面，否则不存在严谨的辩论推理过程。

与此相关，以西塞罗的记载为依据，一些学者最近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设想，即在公元前 1 世纪上半叶，演说家，也就是演说术，试图在私法实践操作层面上也取代法学家。可以肯定地说，二者之间的这种冲突和摩擦存在过，但是很难肯定这一冲突表现得像持上述观点的学者所具体描述的那样。无论如何，在帝国时期没有留下任何关于演说家取代法学家的迹象。在这一时期，直至莫德斯汀 (Modestino)，法学家的地位肯定始终得到了维持。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学家解答权的产生所致。颁布该解答权目的就是最终确定当时已经有效贯彻的应遵循法学家解释的原则。在古罗马以争辩方式创造的法 (ius controversum) 中，法学家的作用从来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动摇，即便在皇帝的司法文秘机构造成对法学家的竞争的情况下（从安托尼努斯·皮乌斯皇帝时期开始皇帝的司法文秘机构大规模地颁布法律规范），也是如此。

5. 根据一种不断得到广泛认可的理论，在法学家的解答取代祭司权威（同一时期作出的祭司意见总是统一的）的时期，不断形成了罗马法独特的特点，即它是以通过争辩方式创造的法

(*ius controversum*)。在公元前第 2 世纪和公元前第 1 世纪之间，通过争辩方式创造的法最终得以确立，其结构也不断走向成熟。随着该制度最终确立，可以认为演说术在私法诉讼中（不仅仅在事实认定方面）能够起着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法学的作用。

罗马法律制度如同所有建立在法学理论之上的法律制度一样，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有权制定有效的法律规范的主体（在该法律制度中实质上就是创造新的规范的主体），不是法学家的行业组织（此类组织从来没有存在过），而是单个的法学家。由于作出解答的具体法学家不同，对具体案件应适应的规则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不可能制定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认定哪个法学家意见（*sententia*）应优先适用，惟一认为可行的方案是承认所有法学家的意见均被视为有效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无论负责事实认定的私人独任审判员适用哪个法学家的意见，都是合法的，不应被指责为武断性地审理案件。在对枉法裁判者进行制裁的制度产生以后，根据裁判官关于枉法裁判（*adversus iudicem qui litem suam fecit*）的制裁提议，对审判员给予制裁。

但是，私人独任审判员（一般情况下是不通晓法律的人）无权从法律技术的角度决定在具体案件审理中应适用的实体规范。由于无权决定具体该适用的实体法律规范（对此我们可以说是确定无疑的），他必须执行法学家就具体争议给予的解答（*responsa*），或者是那些可能找到的保存在法学著作中的法学家意见（*sententiae prudentium*，但是不能引用这些法学家的解答或者意见来拒不实行就具体案件业已存在的法学家意见）。

如果法学家的意见之间存在冲突（这种情况从公元前 2 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普遍），私人独任审判员可以自由地从中选择一

个加于适用。在私人独任审判员不是法学家，审判员自主地从诸多的实体规范中择一适用的情况下，他没有必要从法律技术的角度进行选择，特别是没有必要解释在所有存在的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案中，他所选择的方案是惟一被允许采用的。实际上，按照在争辩中产生的法的运作逻辑，不考虑作出解答的法学家的职务高低，对于私人独任审判员而言，所有的解决方案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在上述这种背景情况下，在法律审判中，演说家应当通过其基本上不是法律技术性的演说，促使私人独任审判员选择能促成其当事人赢得诉讼的实体规则。演说家，而不是法学家，应当具备这种说服他人的能力（除非在法学家担任演说家角色时，比如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在为上面提到的著名的库里乌斯一案进行辩护时就是这样）。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私人独任审判员面前进行的诉讼中有演说家的参与（尽管演说家不是经常性地——或者说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参与诉讼）。如果有关这一演说家参与诉讼的制度还存在什么疑问的话，那就是在西塞罗以后的时期此类诉讼辩护的命运。似乎在西塞罗时期之后，这种诉讼辩护便完全消失了。

6. 另外，我们在上文已经谈到，《论演说家》反映的不是一种观点，而是多种不同的观点（这不仅反映在法与演说术的关系上）。西塞罗的思想通过克拉苏斯的谈话表现出来，克拉苏斯的观点与其岳父占卜官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的观点没有太多的不同之处（不可能不是如此）。尽管每个角色的个人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从基本立场上看，安托尼乌斯与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的观点相近；尽管参与谈话的其他人物的观点或多或少与两个主要的

谈话者的观点相近，但是在谈话方式上（ars loquendi）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奥勒利乌斯·科塔是以缓和的方式谈话（tenue genus loquendi）的代表，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是一个高雅和充满希腊贵族气息的演说家，尤利乌斯·凯撒·斯特拉博·沃皮斯库斯则是诙谐和机智的演说者。

令法学家感兴趣不是作品所阐述的关于演说术的各种具体观点，而是谈话者论述演说术和法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就此而言，作品的第三卷并不重要，因为在该卷章中只谈论演说风格，基本上没有谈论法。顺便需要说明的是，在非常复杂的上下文中，该卷章重新谈到演说家应当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的时候（第三卷第120至143段），没有谈到法学素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讨论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希腊文化。

在作品的第一卷中，特别反映了在市民法对演说家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的两种对立观点。此外，在该卷中，还论述了法在罗马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法学在这一社会中的独特作用。这两位伟大的演说家把法作为较演说术的理论和实践更为深层次的文化抉择，并在这一层面上谈论法，这本身就反映了法的重要性。此外，克拉苏斯深信不疑地认为，在演说家必须具备尽可能广博的知识，在其应该学习的所有文化知识中，应优先掌握市民法，这一点至少可以通过克拉苏斯相关谈话的篇幅长度反映出来（见第一卷第166至201段，在论述克拉苏斯有关演说家应具备的素质的所有99个段落的论述中——即第一卷第107至204段中，整整占了36段）。

西塞罗笔下的安托尼乌斯更不强调扎实的文化基本功对演说家的重要性，因为安托尼乌斯认为演说更多的是一种实践性的技

巧。相应地，与论述克拉苏斯上述思想的大量篇幅相比，关于安托尼乌斯这一观点的论述在作品中只反映在第一卷第 234 至 254 段中（在论述安托尼乌斯对克拉苏斯观点的反驳的全部 54 个段落中，即第一卷第 209 至 262 段，占 21 个段落）。安托尼乌斯对克拉苏斯的反驳主要反映在：无论在政治、哲学还是法律方面，演说家只需要掌握一般性的知识即可（如果不将其称为粗浅性知识的话）。

在一系列的一般性陈述之后，安托尼乌斯从深层次的方面质疑了法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讲，他的有关批评是粗糙的，因为没有脱离就此问题业已存在的陈旧观念。如同明显地反映在《为穆雷纳辩护》（Pro Murena）的演说辞中一样，对于这些陈旧观念，出于辩论反驳的策略上的需要，西塞罗（其思想通过克拉苏斯之口反映出来）有时并没有完全抛弃。抛开这两个演说家之间的讨论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不谈，也不去探讨他们之间在与演说家的法学知识的应用不大相关或者不完全相关的方面存在的争执，安托尼乌斯和克拉苏斯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演说家应当以何种方式从法学中获益。

克拉苏斯责备许多演说家对于法学一味无知，主张演说家要直接深入地学习法学。安托尼乌斯则认为演说家对法学具备一般的了解就足够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求助于法学家或者他们所撰写的论著（第一卷第 252 段）。但是，从《论演说家》的全部内容来看，安托尼乌斯的观点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在第二卷中，他强调指出了法学家为与普通人保存距离，其论著往往变得越来越艰涩难懂，更准确地说，鉴于他们的著作个案评述的特点，理解其作品具有相当的难度（第二卷第 142 段）。安托尼乌

斯对克拉苏斯的批判反映在上述提到这两段中，他认为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所有的案件都可以归结到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上来（他的这种观点与进行法庭和律师演说的素质培养时所遵循的实用主义似乎不相协调）。但是，鉴于法学家著作个案评述的结构，这些著作对于演说家而言非常难懂，那么，演说家倘若不首先掌握法学家法学方法的一般运作机制，又怎么能理解法学家的著作呢？

的确，在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之间，就一项基本的问题存在实质上的分歧：也就是不仅就法对演说家的重要性而言，而且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上，二者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谈话中，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很难想像西塞罗不知道这一差异）。这一点很主要的反映是：针对谈话中反映出来的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克拉苏斯强调，学习法律对于与演说毫不相关的许多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卷第 193 至 201 段）。安托尼乌斯至少针对其中的一个事情，简要和轻松地批驳克拉苏斯的上述观点（第一卷第 254 段），并且明确指出与克拉苏斯辩论的主题不是这些零碎的问题，而是讨论演说家为进行演说而必须学习和掌握哪些知识。

7. 让我们重新回到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关于法学对于演说家的重要性的问题存在的分歧上来。两位演说家所持的观点不同，但是在一点上却达成一致：有必要对法的表现形式进行改革（如果说不是有必要对如何学习法进行改革的话）。在责备那些不掌握法学的演说家的惰性（几乎到欲与这种惰性进行坚决斗争，不给其任何辩解理由的程度）的同时，克拉苏斯提出按照其他科学（artes）的模式建构法学（ars iuris）的方案。众所周知，拉丁

文的“ars”一词等同于希腊文的“téchne”，即指某一特定知识的总和，也指这些知识的表现方式，即以基础教科书的方式将其基本规则和基本原理表现出来。就我们目前所知，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中这种方式第一次得到了应用。

本作品第一卷第 187 至 191 段就是按教科书的模式进行论述的。在这部分中，克拉苏斯为了让演说家更容易掌握法学，应当按照其他科学(artes)的模式建构法学(ars iuris)，即按基础教科书应遵循的逻辑结构，将根据不同层次分类而获得的各个概念，按种类进行区分(divisio per genera et species)。

西塞罗至少在公元前 55 年肯定已经预先设计了这种模式。在没有流传下来的西塞罗作品中，其中有一本就是按科学方式记载市民法而写成的(liber, qui inscriptus est de iure civili in artem redigendo, Gell. 1. 22. 7)，更确切地说，该书的目的在于确立科学记载法所应遵循的理论前提，而不是具体地建构法学体系。克拉苏斯说他在很长的时期里就有建构法学体系的想法(第一卷第 190 段)，但是不知何时才能如愿以偿(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将谈话设定在这个伟大的演说家逝世前大约两个星期)。这表明西塞罗对法学的态度与那些举行这场谈话的时期的法学家的想法不一致，而且撇开罗马文献关于凯撒时期曾实施“法典化”计划这一尚不确定的记载不谈，在我看来，在《论演说家》创作时期生活的法学家也没有赞成西塞罗的观点。

关于建构法学体系这一点，安托尼乌斯似乎也表示同意。这不反映在他对克拉苏斯的直接答复中，而是体现在第二天，当安托尼乌斯反对克拉苏斯在前一天的辩论中陈述的观点时，为此列举其论据而发表的关于法学家和法的谈话中。如果克拉苏斯将零

散和支离破碎的市民法按确定的方式整理，使之成为浅显易懂的科学的构想在当时已成为现实的话，安托尼乌斯对克拉苏斯观点的批驳，认为演说家理解法学存在困难的观点，将显然站不住脚。总而言之，只是就当时法学的状况，安托尼乌斯和克拉苏斯存在分歧，对于最关键的问题，即应当将市民法进行科学的汇编(*ius civile in artem redigere*)，在西塞罗看来，尽管论述的出发点不同，但两个人的意见是统一的。

作品中，有一点表现得极为清晰（这也是西塞罗自身感兴趣说明的要点）：即展示在公元前第1世纪两位伟大的演说家在和谐的谈话气氛中，均认为有必要重新塑造法学：通过提出这个构想，西塞罗肯定认同克拉苏斯关于法的重要性的观点，认为法学如同教科书一样对于法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同时也很容易明白，他肯定反对安托尼乌斯的观点，在后者看来，法学是了解法的内容的最简易、最快捷的一种手段，法的内容不具有克拉苏斯所认可的价值。

除了安托尼乌斯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市民法基本上所持的先入为主的敌视态度之外（或许是西塞罗将这一观点极端化，使得能把它与他自身所认同的观点更好地进行比较），在现代法学家看来，在法律文献在多大程度上如实记载了法学的真实内容的问题上，克拉苏斯的观点，即西塞罗的观点，是存在不少疑问的。克拉苏斯在第一卷第166至201段的长篇论述所反映的观点是令人震惊的，在他所理解的市民法中，法学不具有涵括市民法所有内容的特点，但是这一特点实际上是毫无疑问存在的。并且，克拉苏斯，或许是有意识地，从来不提及市民法以争辩方式产生的法的方面，但是有意思的是，在论证演说家没有必要掌握深厚的

法学知识时，安托尼乌斯却提到这方面的问题，指出在为其所代理案件寻找有利的法学家意见时，他总是能在法学家之间存在疑问的法中找到 (*in eo... iure quod ambigitur inter peritissimos*, 见第一卷第 242 段)。

8. 同样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论述完应当将市民法进行科学汇编之后，克拉苏斯——多少有些偏离争论的话题——指出理解和学习市民法 (*percipere et cognoscere*) 所带来的享受和快乐 (*suavitas et delectatio*) (第一卷第 193 及 194 段)。按现代人的感觉，法学家的著作肯定不属于最能引起思维乐趣的著作之列。在我们看来难以激发人的享受和快乐的十二铜表法，在随后的一段中 (第一卷第 195 段) 被克拉苏斯称为是法律的源泉和原则 (*legum fontes et capita*)，并且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此，可以质疑这位演说家是否，并且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了十二铜表法和法学的根本区别。第一卷第 193 段结束语中，当他谈到市民法和法律包含了所有问题 [*omnes disputation (es)... qui iure civili et legibus continentur*] 时，使用了“市民法和法律 (*ius civile et leges*)”一词，这似乎反映了他对二者之间区别的浅显理解。根据使用该措辞的上下文，从比较合理的角度来考察这一措辞的话，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一措辞是重言法的使用，^[1] 使用该措辞，更多的是意在指出整个法律制度与来源于十二铜表法的法律 (*leges*) 基本上是一回事。

上述简要描述的背景情况，对正确理解西塞罗的思想是相当

[1] 即以连词 *et* 连接两个名词以代替一个名词或者形容词的修词法，在此处，是指以“市民法和法律 (*ius civile et leges*)”来指代“市民法和市民法律”(译者注)。

重要的。如果说西塞罗围绕着法的重要性和他本人对法学家的巨大尊重来撰写谈话录的话，其中他的老师，占卜官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在谈话录中却起次要作用（占卜官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几乎没有从事文学作品的创作，在其之后的文学作品中他没有被引用过，因此，与帝政时期的一些伟大法学家一样，我们无法了解他作为法学家的的重要性）。这样一来，西塞罗与法学持有相当的距离，因为，在公元前91年，大祭司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在法学领域已经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

与此相关，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是西塞罗将法学家（*iuris periti*）的思维方法与法学的建构模式相区别，提出按照其他科学的模式建构法学（从除了法学之外的其他科学来看，罗马文化肯定是在希腊文化模式上建立起来的）。正如上文所述，两个世纪之后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最终实现了这一设想。但是，在《论演说家》中，并没有直接和明显地说明法学除了具有使得演说家更容易地了解法律之外还具有什么作用。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在西塞罗看来，法学教科书的撰写可以替代法学家制定和更新法律所遵循的传统方法。即便在除了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之外还存在许多法学教科书的罗马古典法后期，西塞罗（即克拉苏斯）所认为的法学具有使得演说家更容易地了解法律的作用，也未曾得到实现。与法学教学不同，纷繁复杂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始终仍然以案例的方式进行：我本人始终认为，如果盖尤斯（对其生平我们全然不知）得知，其最为后人说知晓和称赞的作品是其《法学阶梯》而不是其对裁判官告示的评论，《论萨比尼人》（*Ad Sabinum*），对十二铜表法的评论作品或者那些残缺不全，通过优士丁尼法典编纂而为后人略知一二的专著的话，那他

肯定会感到非常失望。

此外，在谈话录的编写 (fictio) 过程中，西塞罗肯定没有考虑到作为法学的设计者的法学家，而是把演说界的权威克拉苏斯当成主要角色（他不是法学家，尽管谙熟法律）：是通过这位演说家来表述西塞罗长期形成的思想。克拉苏斯的对话者，即安托尼乌斯和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他被认为是最随机应变的一个，见第二卷第 142 和 143 段），也是演说家，而不是法学家。西塞罗却没有选择占卜官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作为其思想的代言人（在谈话录中，已经不再是在公元前 91 年，即其法学家职业生涯的顶峰时期所担任的大祭司）。在第二天的谈话中，占卜官没有出席，在第一天的谈话中，尽管在克拉苏斯结束了其冗长的谈话后，第一个接着发言的是昆·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但他也没有就克拉苏斯关于建立法学体系的设想发表任何评论，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

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通过认真研读《论演说家》可以发现的细节，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在此因篇幅所限，无法进行。另外，《论演说家》对法和演说术的关系并没有完全阐述清楚，因为作品经常仅仅限于把法用来解决罗马法律制度中个别性问题的工具，这最清楚表现在关于著名的库里乌斯一案的许多论述中。

9. 作为结束语，就对《论演说家》的整体评价而言，我认为有必要强调，在这部（在并非满足法庭辩护的实践需要的）理论性探讨的著作中，作为应赋予法在社会中优先重要地位的（因此法也应该在演说术具有重要地位）支持者，西塞罗仍旧从演说家的角度观察法律现象。西塞罗能不能被称为法学家是一个长期

存在的争论 (querelle), 就此而言, 我认为西塞罗肯定不是一个法学家, 而且至少在《论演说家》中, 他没有特别注重法学家的法学方法: 他只是一个懂法的人, 在没有因为具体情况的需要而作出相反表示时, 他还是法学家的崇拜者 (他的许多朋友都是法学家)。

马里奥·塔拉曼卡*

(张礼洪译)

* 马里奥·塔拉曼卡 (Mario Talamanca) 罗马第一大学 (Università La Sapienza) 罗马法教授, 西班牙马德里 UNED 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罗马法、古希腊法、民法领域的大量专著、论文和书评的撰写者, 罗马第一大学罗马法研究所学刊 (Bullettino dell' Istituto del diritto romano) 主编, 意大利法学百科全书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 总主编, 曾担任罗马第一大学法律系主任, 现为该校民法罗马法博士评审委员会罗马法研究方向主任, 意大利卡坦查罗 (Catanzaro) 曼涅格雷查大学 (Università Magnagrecia) 罗马法博士评审委员会主任。

目 录

前言.....	桑德罗·斯奇巴尼 (1)
译本前言.....	马里奥·塔拉曼卡 (1)

论 演 说 家

第一卷.....	(3)
第二卷.....	(201)
第三卷.....	(501)
专名索引.....	(686)
译后记.....	(705)

DE ORATORE

论演说家

第一卷

引言：作者自我介绍

一

常常每当我思考和回忆往昔时，胞弟昆图斯，^{〔1〕}我总觉得 1
那些在共和国最光辉的时期荣誉、勋业卓著，既能在为国家服务
时不受危险地，又能在个人闲逸^{〔2〕}时享受尊荣地度过一生的人
是无比幸福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当时在我看来，我开始享
受宁静，潜心地从事我们所喜爱的那两种科学的高尚研究是合理
的，差不多也是为所有的人赞同的，既然政治升迁已经终了，
个人也韶华已度，理应停止不断的广场忙碌和无穷尽的功名追
求。^{〔3〕}但是沉重的社会灾难和我们自己的命运变幻使我设想和 2

〔1〕指昆图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2—前43），本书作者西塞罗的同胞兄弟。

〔2〕“闲逸”（otium）指从事哲学、修辞学、文学等研究，与从事政治活动和服军役（negotium）相对。

〔3〕“广场”（Forum）指古罗马广场，位于古罗马市中心，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和商业活动的中心。西塞罗曾一生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生活，于公元前75年任财政官（quaestor），公元前69年任高级市政官（aedilis curulis），公元前66年任裁判官（praetor），公元前63年任执政官（consul）。

计划的这一期望落了空，因为当人们认为会出现非常平静和安宁的时机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无数巨大的忧患，刮起了猛烈的风暴，因而尽管我们非常渴望和期待，却仍然不能享受闲适，从事我们自幼年时期起便献身的那些科学，重新研究它们。想想吧，³我们的青年时期适逢旧的体制发生动荡，^{〔1〕}我的执政官任职被卷入了为维护国家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的漩涡，^{〔2〕}执政官任职之后的所有这些时间里我们又不得不与那些恶流作斗争，结果我们得以使他们未能成为公共灾难，而是让它们扑向我们自己。不过不管时局多么严峻，或者时间多么有限，我仍将致力于我们的爱好，并且不管或是敌人们的阴谋，或是朋友们的讼案，或是国家的事务，它们能留给我多少空闲，我仍将尽可能把它用于写作。至于你，亲爱的兄弟，无论你是鼓励我也好，请求我也好，⁴我都不会使你失望，因为不管谁的威信和愿望都不会比你的对我更起作用。

二

为此，我认为回忆一件往事是很必要的，尽管我对它的记忆并不很清楚，但是正如我认为是的，它对于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很合适，以便让你知道，那些非常富有演说才能、非常富有威望的人是怎样看待整个演说理论的。要知道，正如你曾经反复对我说，⁵由于我在少年或青年时期根据我的笔记写出的著作^{〔3〕}是概略性

〔1〕 指公元前88年马略（一译马里乌斯）与苏拉内战，苏拉胜利后建立独裁制度。

〔2〕 指公元前63年揭露和平息以破落贵族卡提利纳为首的篡权阴谋和暴动。

〔3〕 指《论取证》，论述不同的案件及与其相适应的论证方式。这是西塞罗青年时期的著作，2卷，未写完，写作时间难以确考。

的，很粗糙，与我们现在的年龄和我们从经历过的那么多、那么重要的案件中获得的经验已经不相称，因而你希望我就这一科目写出一部更为经心、更为完善的著作来；况且在我们讨论这件事情时，你也常常同我发生分歧：我以为要掌握演说术须得具有那些非常富有学识的人的知识，而你则认为应该把它与谙悉学识分开，只把它看作是一定的秉赋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演说术和其他科学相比较

我经常仔细观察那些杰出的、拥有超群天赋的人，不禁令我 6
觉得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所有其他科学出现的卓越人物远远惊人地多于演说术。事实上，不管你用心注意和观察哪门科学，你都会发现，任何一门科学都有非常多超群的人物，并且并非那些一般的科学，而是那些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科学。要是有人想从事情的有益或宏伟去评价著名人物的业 7
绩，那么有谁不把军事统帅置于演说家之上？而且有谁会怀疑，我们从我们这一个国家便可以举出差不多是难以胜计的无比杰出的军事统帅，然而在演说方面要举出出众超群者却几乎只能有很少几个？那些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决定很好地领导和管理国家的 8
人，在现今的时代就有许多，在我们的父辈和祖辈的记忆里则更多，然而出色的演说家在很长的时期里却不见有一个，而即使是那种才能平平者在每个时代差不多也只是个别地出现。但愿不要有人由此认为，演说术这门学问也许更适宜于与那些需要抽象地思考和具有多方面的文科知识的科学相比较，而不是与军队统帅的功勋或高尚元老の远见卓识相比较，并且请注意下述这样一些科学，看看因从事那些科学而闻名于世的人是怎样地多，从而便很容易明白，现在演说家是多么地少，而且以往也一直是这样。

三

例如你不会不知道，被学识渊博的人们视为所有高尚技艺的 9
某种生育者，有如它们的生母，希腊人称之为哲学的学科，真是
难以胜计有多少人怀着怎样的学识、以怎样的丰富多样和饱满的
兴趣研究它，并且他们不只是专门研究它的某个局部，而是涉及
它可能的所有方面，或是进行学术研究，或是进行方法探索。
有谁不知道，那些被称为数学家的人研究的问题多么深奥？学识 10
多么艰涩，多么复杂，又多么精密？^{〔1〕}然而在这里也出现了如
此众多的行家，以至于似乎任何人只要较为认真地研究这门学
识，谁都可以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至于音乐研究，还有那些被
称为文法家的人们所从事的文词研究，^{〔2〕}有谁深入地研究它们
而不能以精深的知识和理解去掌握这些科学的全部的、几乎是无
边际的意义和内涵呢？我觉得确实可以这样说，在所有研究这些 11
高尚科学、谙悉它们的学识的人们中间，能够成为出色的诗人
的人非常少。甚至在这一很少出现超群人物的领域，如果你想无论
是在我们的国人中间，或者是在希腊人中间进行认真比较，那么
你会发现，杰出的演说家又远远少于杰出的诗人。这一点甚至更 12
应该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研究其他科学汲取的几乎是抽象的、隐
秘的源泉，而作为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整个演说术，可以说人们
在日常生活和谈话中都在运用它，以至于在其他科学中最令人称
赞的是那种令不通晓科学的人们最难理解和想像的东西，而在演

〔1〕 古罗马人的概念中的数学除了通常的数学本身外，甚至还包括天文学、占星术。

〔2〕 古代的文法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广，包含对作品的文字理解和对内容的诠释。

说术中则相反，最大的失误却在于偏离大众的语言类型和人们普遍接受的习惯。

四

下述说法也是不对的，即似乎更多的人被吸引去从事其他科学研究是由于研究那些科学或者可以获得更大的快乐，或者可以怀有更大的期望，或者可以获得更大的奖赏。我不准备谈一向希望处于演说术首位的希腊和那个成为各种学术发源地的雅典，在那里人们发现了演说术的巨大意义，并且使其达到完善，然而即使是在我们的国家，人们研究其他各种学科也从来没有像研究演说术那样认真。确实的，在确立了对各个民族的统治权，长时期的和平保证了安宁之后，^{〔1〕}几乎没有哪一个渴望获得荣誉的青年不认为应该以巨大的热情研究演说术。起初他们不知道任何理论知识，以为不存在任何训练方法和艺术规则，从而他们只能达到自然秉赋和个人思考可能达到的水平。但是在聆听过希腊演说家的讲演，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得到希腊教师的帮助之后，国人们对研究演说术产生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各类案件的重要性、繁杂性和为数之众多也激励了他们的研究兴趣，每个人对于自己通过研究而得到的理论知识又辅之以经常的实践运用，这种实践运用比任何导师的教诲都更重要。从事这种研究曾经可以获得巨大的奖赏——即使现在也是这样：名望，财富和尊荣；至于说到国人们的秉赋，我们可以根据许多事例来判断，它远远超过所有不同种族的人。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情况，有谁会不合理地感到惊异，从各辈人、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历史中只能找到如

〔1〕可能指在公元前168年罗马征服马其顿之后。

此为数不多的演说家？不过这是因为演说术确实远比人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并且它是由许多门科学和无数的研究综合形成的。

演说家的必备条件

五

确实的，当人们看到有如此众多的人进行研究，有如此众多的导师，如此非凡的秉赋，有如此繁多的案例和为演说术提供的如此巨大的奖赏，谁还会认为缺乏出色的演说家不是这一科目本身令人难以置信的广度和难度造成的，而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呢？要知道，这里需要拥有对众多科学的广博知识，若没有那些知识，文词便会成为无聊而可笑的空谈；演说辞本身的形成不仅需要选择词语，而且还要对它们进行结构；需要深入研究事物本性赋予人类的各种心灵活动，因为演说的全部威力和作用就在于或者平和，或者激动听众的心灵。为此还应该补充幽默、诙谐、与自由人身份相称的教养、回答和攻击时应具有的优美而高雅的敏捷和简洁。此外，还应该知道整个古代的历史和各个实例的意义，也不可轻视对法律和市民法的理解。难道我还需要详细说明演讲本身，它要求对于身体的动作、双手的姿势、面部的表情、发声及其变化给予注意？这些方面本身各自多么重要，演员们的平庸演技和舞台表演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所有的演员在舞台上也极力控制面部表情、声音和动作，但是有谁不知道，能使我们满意地观赏表演的演员现在和过去是多么少？我还需要谈一切事物的宝库——记忆吗？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它守卫我们觅得和构想的事物和词语，那么甚至所有那些对于演说家来说是最美

好的东西也会荡然消失。^{〔1〕}因此，让我们不要再对为什么善于演说的人如此之少感到困惑吧，既然演说术是由那许多科目综合组成的，从事其中的任何一种便已经非常困难；我们最好还是努力让我们的孩子们和其他的其荣誉和尊严令我们敬佩的人们心中理解这一科目的巨大困难，并且明白不是靠现在人们使用的这些规则、教诲或训练，而要靠一些其他的方法才能使他们达到所追求的目标。

六

在我看来，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在各个方面都备受称赞的演说家，如若他不对所有重要的科学和技艺进行研究。演说辞的华美和丰富应该以对事物的认识为基础；如果演说辞不含有演说家深刻领悟和掌握的知识，那么词语必定是空泛的，甚至是孩童式的。特别是对我们的演说家，因为他们承担着如此繁重的城邦生活义务，我并不想对他们提出如此沉重的要求，认为他们应该掌握所有的知识，尽管“演说家”这一概念和从事演说这一职业本身显然已经承认和允诺，演说者要做到对任何事情都要能富有文采、富有内容地讲演。

由于我认为，这样的要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显然是过分的，无穷尽的，并且看到，甚至不仅富有才能和学识，而且多闲暇、好研究学问的希腊人都把技艺分成若干方面，不要求人们单独地从事整个科学，而是从各种演说形式中把用于审判和议商时进行公众辩论的那一部分划分出来，只把这一种类型交给演说家，因此我在这几卷书里的论述将只限于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学者们

〔1〕 以上指的是演说术的四个方面：即搜集证据，安排材料，口头演讲和记忆。

差不多意见一致地划归于演说术的那一部分的问题，并且我也不想从我们古往的、儿童时代的学说开始，一一列举规则，而是叙述我从前在聆听我们的那些非常富有演说才能和享有巨大威望的人们讨论时理解的东西。我并非想以此来贬低希腊演说术教师和学者们遗下来的教诲，而是因为那些教诲现在已是众所周知，随手可得的，并且它们也不可能由于我的叙述而被阐释得更完美，更明晰，因此请允许我，亲爱的兄弟，正像我认为的那样，把被国人们赋予最高演说荣誉的人们的威望置于希腊人之上。 23

谈话环境和参加人物

七

就这样，当执政官菲利浦斯^{〔1〕}激烈地抨击国家首要人士，德鲁苏斯^{〔2〕}履行的力求维护元老院威望的保民官任职显得已经难起作用，无能为力的时候，我记得我曾经听说在罗马大节^{〔3〕}期 24

〔1〕 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浦斯是公元前91年的执政官。

〔2〕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德鲁苏斯是公元前91年的平民保民官。新贵的代表，主张调和各阶层的矛盾，执衷各阶层的利益，把司法权交回元老院，以维护贵族的统治，同时吸收骑士加入元老院，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把公有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公民，以满足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后来贵族见他在民众中的威望日增，便失去对他的信任。只有少数骑士上层从改革中得到好处，这也使他遭到来自骑士阶层的反对。他的分配土地和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主张也未能完全实现。执政官菲利浦斯是他的激烈反对者之一，最后他的改革方案被取消，他本人在动乱中丧生。这一事件导致公元前91—前88年的意大利战争，又称同盟战争。

〔3〕 罗马大节是古代罗马的主要节日之一，祭祀尤皮特、尤诺、弥涅尔瓦，节日期间停止政治活动和诉讼。在西塞罗生活时期，罗马大节在每年9月4日—12日举行。

间,卢基乌斯·克拉苏斯^{〔1〕}为了休息,去到他的图斯库卢姆庄园。据说他的前岳父昆图斯·穆基乌斯^{〔2〕}和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3〕}一位与克拉苏斯在国家问题上具有相同的观点,并且友情笃密的人也去到那里。与克拉苏斯一同前往的还有两位年轻人, 25 既是德鲁苏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长辈们对自己阶层的威望的巨大寄托之所在,他们是:盖尤斯·科塔,^{〔4〕}当时正在谋求平民保民官任职;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5〕}人们认为他会继续谋求 26 这一职务。第一天他们议论时事和整个国家的状况,他们正是为此而来,因而互相絮絮交谈,直至傍晚。科塔告诉我,那三位卸任执政官在那次谈话中富有灵感般地痛惜和回忆了许多往事,以至

-
- 〔1〕 指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公元前140—前91),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求学于他的门下。克拉苏斯于公元前9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92年任监察官。作为演说家,他的风格特点是凝重、庄严,曾主张禁止拉丁演说术的传播。西塞罗把他作为本书中的主要谈话者,并把他理想化。图斯库卢斯是拉丁地区一城市,位于罗马东南,景色优美,是罗马贵族喜欢的去处之一。西塞罗在那里也有一座庄园。
- 〔2〕 指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占卜官,公元前117年、前100年执政官,克拉苏斯曾是他的门生,并娶了他的女儿。这时穆基乌斯·斯凯沃拉的女儿已去世,故称“前岳父”。
- 〔3〕 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公元前143—前87),公元前99年任执政官,公元前97年任监察官,起初是马略的朋友,后来成为马略的反对者,在马略返回罗马后不久被马略派杀害。他与克拉苏斯一起,是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并且也曾是西塞罗的老师。他的演说风格简朴,注重诉讼实践。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书面发表过一篇演说辞。他传下一部修辞学著作,可能不完整。
- 〔4〕 盖尤斯·奥勒利乌斯·科塔(卒于公元前74年),公元前75年任执政官,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的门生之一,是当时一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之一,后来也成为演说家。除了本篇外,西塞罗还把他作为《论神性》的谈话参加者。
- 〔5〕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公元前124/123—前88),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的门生,后来成为著名的演说家。公元前88年任平民保民官,站在马略一边反对元老院,同年在苏拉和马略的冲突中被杀。

于后来国家发生的灾难中没有哪一件他们没有如此早地就预料到。不过在整个谈话结束之后,克拉苏斯的心境如此祥和,以至于 27
在他们沐完浴,登上卧榻就餐后,先前谈话的一切忧伤全都消失了,主人愉快而风趣的谈话使得他们那一天过得有如在元老院里那样,而晚餐则完全是图斯库卢姆式的。

第二天,长辈们在得到足够的休息之后,便去散步。他们在 28
走过了两三个来回之后,斯凯沃拉说道:“克拉苏斯,我们为何不模仿一下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的苏格拉底?要知道,正是你的这棵梧桐树提醒了我,因为它枝叶扶疏,遮蔽了这块地方,不亚于曾经吸引了苏格拉底的那棵梧桐的荫蔽,尽管在我看来,那棵梧桐得以繁茂地生长于其说是由于书中描写的那条小河,不如说是由于柏拉图的谈话;^[1]但愿我的双脚也能试试苏格拉底的粗厉的双脚得到的感受——使他躺到草地上进行被哲学家们视为由神灵感召的谈话的那种感受。”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不,甚至还可以更舒适一些。” 29

他要了靠垫,所有的人都在梧桐树下的那些座位上坐下来。

八

科塔不止一次地对我叙述过,这时他们为了能使自己的心灵从前一天的谈话中松弛下来,克拉苏斯开始就演说术问题发表谈话。

演说术的重要性

首先克拉苏斯认为,他无须鼓励苏尔皮基乌斯和科塔,而是 30

[1] 见柏拉图的《斐德若篇》229a, 230b。

更应该称赞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如此高超的技巧，以至于他们不仅被认为超过了自己的同辈，而且甚至被认为可以把他们与前辈相比拟。然后克拉苏斯说道：“我确实认为没有什么比能用语言掌握人们的智慧，博得人们的好感，把他们的思想引向你所希望的方向，或者把他们从你所希望的方向引开更美好的了。只有这一种技能在所有自由的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和平、宁静的国家里，永远特别发达兴旺，永远处于统治地位。实际上，有什么能够像下述情况如此令人惊异，即从多得无法胜计的人们中间只出现一个人，此人能够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同为数很少的人一起，实现自然赋予所有的人的秉赋？或者有什么能够像饱含深邃的智慧和崇高的词语，受到过认真琢磨和润色的演说辞那样愉快地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听觉？或者有什么能够像一个人的演说征服人们的热情、审判官的犹豫、元老院的坚定那样强大，那样有威力？不仅如此，有什么能够像救助乞援人，鼓励悲伤者，提供安全，免除危险，使国民免遭放逐那样壮丽，那样高尚，那样慷慨大度？同样，有什么能够像一个人时刻掌握一种或可以用来自卫，或可艺用来控告无耻之徒，或可以用来为遭受的侮辱进行报复的武器那样必要呢？即使我们不谈广场，不谈法庭，不谈演讲台，不谈元老院会堂，有什么能够比闲暇时机敏而富有见识的谈话更令人愉快，更符合人的本性呢？要知道，我们正是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比拟地优越于兽类，因为我们可以互相交谈，可以用言语表达我们的感受。因此，有谁能不称赞它，不想为它尽最大的努力，以便使自己能够在人类无可比拟地超越于兽类的这个方面超越于人们本身？现在让我们谈最重要的方面：有什么其他的力量能够或者把散居的人们聚集到一处，或者使他们由野蛮的、未开化的生活进入这种合乎人性的、市民社会的生活，或者为新形成的居民共同体制定法律，设立法庭，规定法权？这方面

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为了不一一赘述，我想简略地概括如下：我认为，真正的演说家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不仅能够为自己赢得巨大的尊荣，而且能够给许多普通公民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幸福和安宁。因此，年轻人，请你们继续正在做的工作，专心致力于你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以便为自己赢得荣誉，为朋友提供服务，为国家争取利益。”

斯凯沃拉的反驳

九

这时斯凯沃拉像通常那样，和蔼地说道：“我赞同克拉苏斯 35
所有其他的说法，以便不贬低我的岳父盖尤斯·莱利乌斯^{〔1〕}或
我的这位女婿所从事的事业和荣誉，但是，克拉苏斯，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在下述两个问题上对你让步：其一，你认为国家有赖于
演说家，无论是在它建立初始，或者是在它长久存在之后；其二，
你认为即使不谈广场、民会、法庭、元老会议，演说家在各类
演说和文化修养方面都是最完美的。要知道，谁能同意你的看 36
法，认为最初散居于山野林莽中的人们不是被富有见识的意见说
服，而是被善于辞令的人的演说感动，才建造城堡和围墙以保护
自己的呢？或者你认为，无论是建立国家或是能使国家永恒地存
在的所有其他有关的好处都不是有赖于智慧而勇敢的人们，而是

〔1〕 盖尤斯·莱利乌斯指小莱利乌斯（公元前190—前129年之后），小斯基皮奥的朋友，公元前145年任裁判官，公元前140年任执政官，格拉古兄弟的反对者，被认为是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西塞罗的《论友谊》、《论共和国》中的谈话参加者之一。

有赖于那些善于辞令，能优美地讲演的人们？难道你真的认为，³⁷ 我们的罗慕卢斯或是把牧人和外来者聚集起来，或是与萨比尼人联姻，^{〔1〕} 或是回击相邻居民的进攻，依靠的是演说术，而不是他个人的杰出的谋略和智慧？还有努马·蓬皮利乌斯又怎样呢？^{〔2〕}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又怎样呢？^{〔3〕} 其他国王又怎样呢？他们在国家建立方面都曾经作过许多杰出的决定，难道其中表现出任何演说术的痕迹吗？什么？在赶走国王之后，——尽管我们看到，赶走国王本身是由于卢基乌斯·布鲁图斯的智慧，而不是靠他的语言实现的，^{〔4〕} ——然而在赶走国王之后，难道我们不

-
- 〔1〕 萨比尼人是意大利古代部落之一，居住在罗马东南方，可能讲奥斯基语。传说罗马建城后，罗慕卢斯为了增加罗马人口，曾借举行节庆娱乐之机，劫持了邻近部落中前来参加活动的女子，其中以萨比尼女子最多。此事引发了罗马人和萨比尼人之间的战争，后来那些已经与罗马人成婚的女子出面阻止了自己的丈夫与兄弟之间的残杀。经过协商，两个部落联合起来，共同治理。在萨比尼人的首领去世后，罗慕卢斯掌握了全部统治权。
- 〔2〕 努马·蓬皮利乌斯是罗马传说中的第二位国王（约公元前 715 - 约前 673 年在位）。他可能是一位历史性人物，萨比尼人，在罗慕卢斯去世后因正直和虔诚被元老院推举为国王。他曾改革宗教制度，建立祭司团，并改革历法，以每年十二个月代替以前的每年十个月。
- 〔3〕 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是罗马传说中的第六位国王（约公元前 578 - 约前 535 年在位）。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可能是罗马人或至少是拉丁人，虽然有的传说把他与埃特鲁里亚人马斯塔尔纳合一。他在位时曾建造罗马城墙，铸造金属货币。他的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在于进行政治和军事改革，内容包括：一、按地区划分行政单位，代替原有的氏族组织；二、按财产多少划分居民等级和服兵役的地位；三、设立百人团大会（Centuria），每个百人团拥有一票，以各个等级拥有不同的百人团数来确定不同等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其中第一等级拥有超过半数的票数，从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一般认为，塞尔维乌斯的改革是罗马由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标志。
- 〔4〕 公元前 510 年，罗马第七位国王高傲的塔克文之子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们在卢基乌斯·布鲁图斯等人的领导下，赶走了国王，废弃了王政，选举两位执政官管理国家，从而建立了古罗马共和制。

是看到一切都充满智慧，缺乏言辞吗？确实的，如果我想列举例子，无论是我们国家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那么我可以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那些最富有口才的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他们给国家带来的帮助。我且不谈其他人，在我听到的所有最富有口才的人当中，克拉苏斯啊，除了你们两个人外，我看当数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和盖尤斯·森普罗尼乌斯，^{〔1〕}而他们的父亲，^{〔2〕}一位睿智而严厉的人，尽管丝毫不善于言辞，但却经常地，特别是在他任监察官期间，给国家带来安宁。他把获释奴隶编入城市特里布斯^{〔3〕}不是靠大量精心雕琢的演说辞，而是靠行动和坚定的语言；尽管我们现在勉强拥有共和国，如若不是他那样做，我们可能早就完全失去它了。可他的儿子们，他的善于言辞、无论是天性或是在后天获得的知识方面对于从事演说来说都具有充分的条件的儿子们，他们在接受了由于父辈的智慧和祖辈的军功而处于无比繁荣状态的国家之后，又用正如你称之为管理国家的杰出武器的演说术把它搅乱了。

〔1〕 指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约公元前 162 - 前 133）和盖尤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约公元前 153 - 121）兄弟。提比略曾任公元前 133 年平民保民官，提出土地改革方案，限制对公有地的占有量，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本人被杀害。盖尤斯于公元前 123 年任平民保民官，公元前 122 年连任，继承兄长遗志，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方案，也遭到大土地所有者的反对，公元前 121 年被杀害。格拉古兄弟的民主改革矛头针对豪门贵族，代表了破产农民的利益，在古罗马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 指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约公元前 220 - 前 154），曾任公元前 177、前 163 年执政官，是公元前 2 世纪中期罗马政界重要人物之一。

〔3〕 特里布斯（tribus）是罗马地区单位，市区为 4 个，乡村约为 26 个，后改为 31 个。

十

“什么？古代法律和祖先风习又怎样呢？克拉苏斯，由你我 39
 主持的给国家带来巨大好处的占卜术 又怎样？宗教和典仪又怎样？那在我们的家庭里未借助任何演说术就早已受到称赞的市民法又怎样？难道它们都是由演说家发明的？演说家通晓它们？或者至少说演说家也研究它们？我仍然记得塞尔维乌斯·伽尔巴， 40
 一位具有惊人的演说才能的人，^{〔1〕}记得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波尔基纳，^{〔2〕}记得盖尤斯·卡尔博本人，^{〔3〕}你在青年时期曾经把他打垮，此人不懂法律，对先辈的习俗知之甚少，对市民法也很生疏；至于你们这一代人，克拉苏斯，除了你因为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学习兴趣，而不是由于演说活动本身的某种要求，曾随我学习市民法之外，你们这一代人对它无知得达到令人羞愧的程度。

〔1〕 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公元前 151 年任裁判官，公元前 150 年在西班牙与卢西达尼亚人作战，手段残忍，特别是采用不光明的手段对待投降者。他在返回罗马后受到指控，但通过贿赂和恳求躲过了惩罚。公元前 144 年任执政官。此人富有演说才能，西塞罗称赞他的演说富有感染力。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89 - 90。

〔2〕 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勒皮杜斯·波尔基纳，公元前 137 年任执政官。塞·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的年轻同时代人，杰出的演说家。他在拉丁演说中首先采用希腊的平稳风格和复合句式，富有文采，是提比略·格拉古和盖·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导师。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95 - 96。

〔3〕 盖尤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约公元前 164 - 前 119），著名演说家，公元前 131 年任保民官，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但在公元前 121 年却是盖尤斯·格拉古的反对者。公元前 120 年任执政官。此人富有演说才能，但政治上变化不定，遭人厌弃，公元前 120 年曾被克拉苏斯控告，公元前 119 年自杀而死。他被怀疑是谋杀小斯基皮奥的人之一。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103 - 106。

“至于说到你的谈话的最后部分，好像完全有权要求演说家 41
 在自己的每篇演说里要能对任何事物进行内容非常充实的议论，
 如果不是在这里我们处于你的王国之内，否则我便会采取措施，
 并且帮助许多人，或是按照裁判官指令，^{〔1〕}或是通过以手按物
 方式，^{〔2〕}对你提出控告，控告你如此贸然地侵犯他人的所有权。
 要知道，首先所有的毕达戈拉斯派^{〔3〕}和德谟克利特派^{〔4〕}会对 42
 你提出诉讼，所有自然学派也会合理地追索他们的权利，他们都是
 一些极善于讲演而又非常庄重的人，你同他们无法进行所有权
 争讼。此外，成群的哲学家，以他们的始原和首领苏格拉底为
 首，^{〔5〕}也会来追究你，揭露你没有任何关于生活中的善和恶、
 关于心灵情感、关于人类风习、关于生活规则的概念，总之一
 句，没有作过任何研究，而且什么也不知道。在他们对你发起一
 般的进攻之后，各个哲学派别还会分别对你提起诉讼。学园派会 43

〔1〕“按照裁判官指令”（*interdictum*）是古罗马诉讼的一种形式，指裁判官按照权利人的要求，为维护现有的所有权状况而发出的禁止实施某种行为的令状。在诉讼未作裁判之前，双方争讼之物暂时归受指控一方，但这时双方都得以金钱作抵押，判决后，胜诉方的押金退还，败诉方的押金被没收。

〔2〕“以手按物方式”（*conserere manum*）是一种所有权争讼形式，指争讼双方在承审法官面前用手或手杖按住争讼之物，说明自己的所有权。

〔3〕毕达戈拉斯（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萨摩斯岛人，贵族派，在党派斗争中被迫流亡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那里以克罗托为中心，创立哲学学派，集哲学、宗教和政治理论于一体。该学派对数的性质作过深入的研究，并作出了不少贡献。至于对生命的本质，他们持灵魂转移说，即灵魂会由一个动物体转移到另一个动物体，从而主张灵魂不死。该学派在当时产生过不小影响，其学说很早便传入罗马。

〔4〕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5世纪中期），特拉克的阿布得拉人，希腊哲学家，原子论者，其学说主要由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继承和传播。

〔5〕西塞罗视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其奠基人是苏格拉底，从而与自然哲学分开。

出来攻击你，强迫你否定你说过的一切；^{〔1〕}我们的斯多葛派会布下许多争论和问题的套索，把你紧紧缠住；^{〔2〕}而逍遥派则会证明，被你视为属于演说家特有的那些演说辅助手段和修饰应该向他们去求索，并且会指出，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托斯就你谈到的这些问题不仅写得比所有演说术教师写得更好，而且写得更多。^{〔3〕}我不想谈数学家、文法家、音乐家，因为你们的演说 44 术与他们的技艺没有任何联系。因此，克拉苏斯，我认为无须让自己承担如此巨大而繁杂的义务。你能做到的事情已经完全足够了：你在法庭上为之辩护的案件令人觉得更合理，更值得称赞；你在民会上和元老院发言时，你的演说远比他人更具有说服力；最后，有经验的人觉得你很富有演说才能，缺乏教育的人觉得你的讲演很真实。如果有什么表现出超过了你的可能，我觉得那并非因为你是演说家，而是因为你克拉苏斯具有某种个人特有的，并非演说家们共同具有的技能，才做到了那一点。”

科学对于演说家和演说术对于科学和哲学的重要性

十一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斯凯沃拉，我很清楚，你说的这些在 45 希腊人中间曾经常常进行探讨和争论。要知道，在我任财政官

〔1〕 柏拉图之后的学园派在认识论方面持怀疑论，并且集中探讨一切判断的内在方面。

〔2〕 斯凯沃拉赞赏斯多葛派。斯多葛派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作过精细的研究。

〔3〕 亚里士多德撰有《修辞学》三卷，传世。特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 372 - 前 287）是亚里士多德的门生和继承人，曾撰《修辞学》，《论词语》，失传。

时，^{〔1〕}我曾由马其顿去到雅典，聆听过最富有学识的人们的讲演，据说当时学园派在卡尔马达斯、克利托马科斯和埃斯基涅斯的领导下，正处于繁荣时期。^{〔2〕}那里还有墨特罗多罗斯，^{〔3〕}他同他们一起非常用心地求教于卡尔涅阿得斯门下，正如人们所说，后者在演说方面是一位非常敏锐而雄辩的人。^{〔4〕}你的朋友帕奈提奥斯^{〔5〕}的门生姆涅萨尔科斯^{〔6〕}和逍遥派克里托拉奥斯^{〔7〕}的门生狄奥多罗斯^{〔8〕}当时也正处于华年。此外还有许多 46
在哲学方面著名而有声望的人。我看见演说家被他们差不多全都异口同声地排斥于国家管理之外，被排除了对任何学识的掌握和对任何重要学科的认识，被逐入了法庭和一些小型民会，有如被赶进磨坊一般。不过我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也不同意这场争论 47
的发起者和首领、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非常有分量而雄辩的看法的柏拉图，我在雅典时曾同卡尔马达斯一起非常认真地阅读过柏拉

〔1〕 克拉苏斯在亚洲任财政官的年代无定考，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 109 年。

〔2〕 此处指新学园派。卡尔马达斯是公元前 2—前 1 世纪人。克利托马科斯约生活在公元前 187/186—前 110/109 年间。埃斯基涅斯是卡尔涅阿得斯的晚期门生。

〔3〕 墨特罗多罗斯是小亚细亚斯特拉托尼克亚人，起初从伊壁鸠鲁学派，后来成为卡尔涅阿得斯的门生。

〔4〕 卡尔涅阿得斯（公元前 214—前 129），新学园派奠基人。他本人未传下任何著作，他是由他的门生们的著述而闻名的。公元前 155 年曾同逍遥派哲学家克里托拉奥斯和斯多葛派哲学家巴比伦人狄奥革涅斯一起出使罗马。参阅西塞罗：《论共和国》第三卷，8—9。

〔5〕 帕奈提奥斯（约公元前 180—前 105），罗得斯岛人，斯多葛派哲学家，约公元前 146—前 131 年生活在罗马，成为小斯基皮奥的朋友。公元前 129 年安提帕特罗斯去世后，成为该学派的首领。

〔6〕 姆涅萨尔科斯，斯多葛派哲学家，狄奥革涅斯的门生，可能比帕奈提奥斯稍年长，曾任斯多葛派首领，后创立自己的学派。

〔7〕 克里托拉奥斯（约公元前 2 世纪人），小亚细亚法塞里斯人。

〔8〕 狄奥多罗斯（公元前 2 世纪末），克里托拉奥斯的追随者。

图的著作《高尔吉亚斯篇》,〔1〕在那部著作中最令我惊异的是柏拉图本人,我觉得他在嘲笑演说家时,却令我觉他自己恰恰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说家。事实上,关于语言的争论早就使可怜的希腊人更热衷于辩论本身,而不是事实。要知道,即使有人把演说家界定为这样的人,即认为演说家仅是能够在法庭上,在人民面前,或者在元老院里雄辩地说话的人,那他也仍然必须认为,此人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须知,一个人若无对各种公共事务的广博知识,若无对法律、风俗和权利的深刻理解,若无对人的秉赋和性格的全面认识,他便不可能足够敏锐而练达地从事这种活动。如果一个人能够掌握为在法庭上顺利履行最起码的责任而不可或缺的那些知识,那时难道有什么高尚科学他会不理解?甚至即使你只是要求演说家能富有条理地、词语优美地、内容丰富地讲演,请问他怎么能在你不让他具有那些方面的知识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呢?如果演说者不能很好地理解他所演讲的内容,那么演说本身便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尽管正如人们认为的,我也持相同的看法,著名的物理学家德谟克利特能够非常优美地阐述问题,〔2〕然而他所论述的题目属于物理学,而那优美的词语则无疑属于演说家。当柏拉图神秘地阐述——这一点我也承认——与市民争论相距甚远的问题的时候,同样,当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托斯或者卡尔涅阿得斯非常透彻地阐述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并且语言非常动人、优美的时候,尽管他们所讨论的对象属于其

〔1〕高尔吉亚斯(约公元前483—约前376),西西里的勒昂提尼人,智者,修辞学家。公元前427年来到雅典,在那里开设修辞学校,把西西里的修辞学传来雅典。他注重演说辞的修饰,注意音韵节奏和句子结构的匀称。他的演说辞华丽、和谐、悦耳,被称为“高尔吉亚斯风格”。《高尔吉亚斯篇》是柏拉图批评修辞学的著作之一。该著作为对话体,以主要谈话人之一高尔吉亚斯命名。

〔2〕古代批评家普遍认为,德谟克利特的语言堪与柏拉图的媲美。

他的研究方面，但语言本身却同属于我们正在谈论和探讨的范围。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在论述那些问题时简单、粗糙，例如那位被誉为思想无比敏捷的克律西波斯，^{〔1〕}但他在哲学领域并没有因为他在演说艺术方面不具备才能而未能为哲学带来足够的声誉，因为这种技艺与哲学是不同性质的。 50

十二

“那么，区别是什么呢？或者该如何区别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作家的语言的富丽绚烂和那些不关心语言多样和雅致的作家的枯燥无味呢？无疑，这就是那样一些人，他们能够出色地讲演，能使讲演具有自己特有的色彩：使讲词匀称、优美，得到某种艺术加工。但是这样的演说若没有为演说家深入领悟和理解的内容，那么它必然或者是毫无意义的，或者会成为人们的笑料。要知道，有什么比虽然语言杰出、优美，但却无任何知识和主观思想的空洞喊叫更无聊呢？因此，演说家对于任何方面，任何类型的问题，只要他有如对被保护人的案件那样作过研究，他便可以演讲得甚至比该问题的发现者或专门家本人演讲得更出色，更优美。确实的，如果有人说，演说家有一些涉及自己特有的思想、问题和特定事件的局限于广场栅栏里的知识，那我承认，我们这种演说活动确实经常主要是在那些方面展开，然而正是在那些方面存在很多不为被称为修辞学家的教师们所引导，他们也不理解的问题。例如有谁不知道，演说家的力量特别表现在激励人的心 51 52 53

〔1〕 克律西波斯（约公元前 280 – 约前 207），起初是学园派哲学家阿尔克西拉奥斯的门生，后来转而追随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勒安特斯，在克勒安特斯去世后，成为斯多葛派的首领和支柱，以思维敏捷和富有辩才著称。

灵趋向，或是愤怒，或是憎恨，或是忧伤，或者使他们从这些心灵情感回复到温和和怜悯？只有深刻洞悉人的性格、人性的全部实质和使人的心灵激动或回复的原因的人才能够如意地运用演说达到这一点。不过整个这些方面显然是哲学家们的领域，我劝演说家不要为此进行争执；不过当演说家把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交给哲学家们的时候，因为那是他们惟一希望研究的领域，演说家应该把对演说语言的研究留给自己，虽然没有上述哲学知识，演说辞便会毫无意义，因为正如我曾经反复说过的，只有感人、优美、符合人们的感性和思想的演说才属于演说家。 54

十三

“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斯拉托斯确实曾经就这些问题撰写过著作，这一点我承认。^{〔1〕}但是请注意，斯凯沃拉，这些会对我有利。要知道，不是我从他们那里借用了演说家与他们共同的东西，而是相反，他们承认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论述承袭于演说家。因此，他们对其他著作按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的名称称呼，而对这方面的著作则题名为“修辞学”。^{〔2〕}当然，当我们在谈话过程中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不得不涉及一些共同的问题时，例如不得不谈到关于不死的神灵，关于虔诚，关于和睦，关于友谊，关于市民法，关于自然法，关于万民法，关于平等，关于节制，关于心灵的崇高，关于各种类型的德性时，我相信所有的讲习所^{〔3〕}和 55 56

〔1〕 参阅本卷，43 及注。

〔2〕 “修辞学”的原文是 (rhetorici)，此词源自古希腊文，相对应的拉丁文术语是 eloquentia。关于二者的关系，请参阅本书《译后记》。

〔3〕 “讲习所”原文是 gymnasia — “古姆诺西亚”。“古姆诺西亚”本是体育训练场所，但哲学家们也在其广阔的庭园里对门生们讲学。

哲学学派都会大声宣称，这一切是他们的领域，与演说家无涉。57
好吧，我不反对，让他们在自己的学派里讨论这些问题以度过时
光，但是我认为，并且相信，对于哲学家们用枯燥无华的语言说
明的那些问题，演说家们能够阐述得既令人愉快，又令人信服。
我当年在雅典时曾经对哲学家们亲自说明过这一观点。当时是我
们的马尔库斯·马尔克卢斯^{〔1〕}要我这样做的，他现在是高级市
政官，而且他现在若不是正忙于组织竞技表演，他无疑也会来
参加我们的谈话；他当时尽管还是一个青年，但对这些研究已经
非常用心。让我们再看看关于法律，关于战争，关于和平，关于 58
同盟者，关于赋税，关于按阶层和年龄分别制订的市民法。如果
希腊人愿意，他们也许会说，吕库尔戈斯^{〔2〕}和梭伦^{〔3〕}——虽
然在我看来，他们也应属于出色的演说家之列，——知道这些问
题远比许佩里得斯^{〔4〕}或狄摩西尼^{〔5〕}精深，尽管后者在演说方
面非常完美而富有修养；或者我们的国人，他们也许会把制定十
二铜表法的十人委员会成员^{〔6〕}——虽然他们确实是一些非常富
有教养的人——在这方面置于塞尔维乌斯·伽尔巴和你的岳父盖

〔1〕 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此人无确考，可能是西塞罗在《控维勒斯》I，135，144，153中引证的反对维勒斯的非法行为的那个人。

〔2〕 吕库尔戈斯（约公元前9世纪），传说中的斯巴达立法者。

〔3〕 梭伦（约公元前640—前560），雅典国务活动家，著名的立法者，诗人，被誉为古希腊“七贤哲”之一。

〔4〕 许佩里得斯（公元前389—前322），希腊著名的演说家。伊索克拉特斯的门生，起初代人写讼辞，后来从事一些有关公共利益的诉讼而名声大震。他曾积极从事国务活动，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不屈不挠的反马其顿派。

〔5〕 狄摩西尼（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反对马其顿国王腓力对希腊的扩张，传下《反腓力辞》、《花冠辞》等演说辞，被视为古希腊同类演说辞的典范。

〔6〕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于公元前451—前450年相继由两个十人委员会制定而成，因镌刻在十二块铜板上而得名。

尤斯·莱利乌斯之上，尽管众所周知，后者在这方面赢得了杰出的荣誉。要知道，我永远不会否认，有些科学属于把自己的全部研究奉献给对它们进行认识和阐释的那些人，不过我仍然认为，一个真正的、完美的演说家能够就所有事物作丰富而多样的讲演。 59

十四

“甚至在那些被所有的人一致认为完全属于演说家的那些案件中也有这样的问题，说明和领会它们并不是靠你所认为仅仅属于演说家的诉讼实践，而要有赖于更为隐晦费解的知识。请问，例如若是一个人不具备军事事务经验，或者甚至常常不具备有关陆地和大海的知识，难道他能够作反对或支持统帅的讲演吗？若是一个人不具备对公民事务的精深认识和理解，难道他能够在人民面前作关于接受或否定法案的讲演，能够在元老院里就各种公共事务发表讲演吗？若是一个人不深入了解哲学家们用来解释人类本性和习俗的所有理论，难道他的演说能够激起或平息心灵的情感和冲动吗？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不太同意我的意见，不过我并不犹豫说出自己的想法：物理学和那些你刚才称其属于数学和其他科学的知识，它们属于专门从事这些科学的那些人，但是如果有人想用语言说明这些科学，那他就必须求助于演说家的才能。事实上，当那位著名的建筑师菲隆为雅典人建造了船坞，正如众所周知，在他向人民非常雄辩地总结自己的工作时，应该认为他那雄辩不是由于建筑师的技巧，而是由于演说家的技能。^{〔1〕}同 60 61 62

〔1〕 菲隆（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埃琉西斯人，古希腊著名的建筑师，曾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港口比雷埃夫斯建造一座巨大的武器库。该武器库在苏拉围攻雅典时被烧毁。

样，倘若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必须为赫尔马多罗斯建造武器库一事辩护，〔1〕在他向后者了解了案情后，他也不会不能就他人的技艺作非常优美而雄辩的演说。又如阿斯克勒皮阿得斯，此人曾是我们的医生和朋友，如果他曾经在演说方面超过其他医生，那么他能优美地讲演他所涉及的题目依靠的不是医学才能，而是演说本领。〔2〕因此，苏格拉底经常提到的那句话只是近似地正 63
确，而并非真正地正确：每个人都会善于言说他所熟悉的事情。这样说要更正确一些：任何人对他不知道的事情都不可能善于言说；甚至有人尽管对事情非常通晓，但他不善于对语言进行组织和加工，他仍不可能对他所通晓的事情很好地言说。

十五

“所以，如果有人想知道对演说家的含意的完整而准确的界定，那么在我看来，演说家堪当这样一个含意广泛的称呼，即演说家乃是对任何需要用语言说明的问题都能充满智慧地、富有条理地、词语优美地、令人难忘地、以一定的尊严举止讲演的人。如果有人觉得我提出的‘任何问题’一语太无定指，那么他可以 64
根据他自己的看法缩减和删削，但我仍将坚持一点：即使演说家不明晓其他技艺和科学的内容，仅仅知道法庭辩论和诉讼实践需要的那些知识，但是当他需要讲演时，他只要向精通事物实质的人了解那些事情本身，那他便可以远比从事那些科学的人讲演得 65

〔1〕 赫尔马多罗斯（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萨拉弥斯人，古希腊建筑师，公元前2世纪末曾在罗马建造了第一批大理石庙宇、大剧场和战神广场的武器库。

〔2〕 阿斯克勒皮阿得斯（公元前1世纪），小亚细亚西北部普鲁萨或爱琴海中基奥斯岛人，在罗马起初从事修辞学教育，后改行医，很有名，高龄卒于罗马。

更好。就这样，如果苏尔皮基乌斯需要谈军事问题，他可以向我 66
 们的姻亲盖尤斯·马略^{〔1〕}询问，在他获得必要的知识后，他便
 能够如此动人地发表演说，以至于会令盖尤斯·马略觉得，苏尔
 皮基乌斯对军事的了解几乎超过他。如果他需要谈市民法，斯凯
 沃拉，他可以向你咨询，并且会比你叙述得更好，虽然你对那些
 知识非常精通，而且富有经验，而他只是向你学得了那些知识。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如他需要讲述关于人的本性，关于人的 67
 恶习，关于欲望，关于节制，关于自制，关于痛苦，关于死亡，
 要是他认为有必要——尽管演说家理应知道这些，——他可以向
 塞克斯图斯·庞培请教，一位精通哲学的人，^{〔2〕}结果是不管他向
 谁学得了什么知识，他对那些知识的叙述都会比他所求问的人叙
 述得更出色。不过因为哲学被分为三部分，即关于自然之奥秘， 68
 关于论辩术之精微，关于人生和风习，^{〔3〕}我对演说家的劝告是：
 让我们把前两部分放到一边，祭祀我们的疏懒；至于第三部分，
 它永远属于演说家，让我们把它留给自己，因为如果演说家不理
 解它们，那么演说家便无从表现自己的伟大。因此，演说家对整 69

〔1〕 盖尤斯·马略（一译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骑士家庭出身，曾在小斯基皮奥的指挥下在西班牙的努曼提亚作战，锻炼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公元前119年任保民官，公元前115年任裁判官，公元前107年任执政官，取得了尤古尔塔战争的胜利。公元前104—前100年连续被选为执政官，对罗马军队进行改革。公元前102年击溃条顿人对意大利的进犯。公元前101年打败钦布里人。他是苏拉的反对者，于公元前87年把苏拉赶出罗马。公元前86年第7次担任执政官，但不久去世。马略曾与克拉苏结亲，其子小马略于公元前92年娶克拉苏的小女儿利基尼娅。

〔2〕 塞克斯图斯·庞培是民主派首领庞培的伯父，著名的法学家、几何学家和斯多葛派哲学家。

〔3〕 即分为物理学、辩证法和伦理学。这种三分法出现于早期希腊化时期，西塞罗认为始于柏拉图（见《学园派哲学》，I，5，19）。

个关于人生和风习的部分需要认真地研究，对其他部分虽然他不作研究，但一旦需要，他只要能及时汲取、获得必要的知识，他仍可以出色地讲演。

演说家和诗人比较

十六

“要知道，如果学者们一致认为，阿拉托斯这位不懂天文学的人却能以非常优美、杰出的诗歌叙述天空和星辰，^{〔1〕}科洛丰的尼康德罗斯这位远离农田的人凭着某种诗歌才能，而不是凭着农作的才能，非常出色地撰写了论述农业的著作，^{〔2〕}那么演说家为什么不能语言雄辩地讲述他为了了一定的目的和情境而学到的有关知识呢？要知道，诗人和演说家之间存在相似的方面：诗人 70 较为受格律约束，但用词可以较为任意，许多其他修饰手段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相似的，或者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在这方面起码有一点是这样，即他们谁也不会以任何界限约束或限定自己的权利，以至于不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手段任意漫游。你刚才说过， 71 斯凯沃拉，你若不是在我的王国里，你便不会接受我的观点，要求演说家在任何类型的演说中，在任何科学方面都是完美的：^{〔3〕}

〔1〕 阿拉托斯（约公元前 315 – 前 240），小亚细亚索利（在基里基亚境内）人，主要著作是天文学长诗《星辰和天象》，西塞罗曾将它译成拉丁文，传下部分残段。

〔2〕 尼康德罗斯（约公元前 2 世纪），小亚细亚科洛丰人，斯维塔辞疏称他为“文法家、诗人和医生”，撰有关于治疗中毒性咬伤方面的著作，对其后的教谕性农业著作有影响，例如对维吉尔的《农事诗》等。

〔3〕 参见本卷，41。

请海格立斯作证，如果我认为我自己就是我想像的那样的人，那我
我便永远不会那样说。^{〔1〕}不过正如盖尤斯·卢基利乌斯经常说的 72
那样——此人与你不相融洽，因此与我也不像他希望的那样亲
近，不过他却是一位富有知识和教养的人，^{〔2〕}——我也认为，
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演说家，如果他不了解自由人应该了解的各
种科学，甚至我们即使并没有把它们应用于演说，但是仍会明显
地表现出我们对那些科学是一窍不通，还是作过研究。有如玩球 73
的人们游戏时没有采用学得的真正技巧，但是他们的动作本身仍
然表明他们是受过训练，还是完全不知道；有如雕塑家们制作一
件作品，尽管他们没有作任何图画，但是人们仍然能清楚地看
出，他们是知道绘画，还是不知道；同样地，在我们对法庭，对
民会，对元老院作的演说中，尽管我们对其他科学并未作直接的
叙述，但是仍然能够清楚地表明，演讲人只是熟悉演讲技巧本
身，还是在从事演说时也用心学习过其他高尚科学。”

斯凯沃拉：大部分演说家都不具备如此广泛的知识素养

十七

当时斯凯沃拉微笑着说道：“克拉苏斯，我不想和你继续争 74
论。要知道，你针对我说那些话时采用了某种技巧，以至于我希
望从演说家那里夺得的东西你都给了我，然后你不知怎么的又把

〔1〕 参见本卷，34。

〔2〕 盖尤斯·卢基利乌斯（约公元前 180—前 102），出身于拉丁小镇斯维萨，但是
却成为罗马贵族，很富有，小斯基皮奥和莱利乌斯的朋友。他是古罗马讽刺诗
的奠基人，采用六音步扬抑抑格，使这种格律成为罗马讽刺诗的传统格律。他
作诗 30 卷，但只传下非常零散的片段。他与斯凯沃拉关系不融洽的原因不明。

它们夺了回去，交还给了演说家。当我在裁判官任职期间^{〔1〕}前往罗得斯，向我们的科学的最伟大的导师阿波罗尼奥斯^{〔2〕}说明我从帕奈提奥斯那里学到的东西时，他像通常那样嘲笑我蔑视哲学，许多话他说得主要不是富有根据，而是机敏巧妙。你的谈话则是另一种风格，不蔑视任何一种技艺或科学，但是是认为它们都是演说家的伙伴和助手。如果有人真的能一人掌握所有各门科学，并且还要具有能对它们进行非常优美地讲演的能力，我当然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值得人们称赞的人。不过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或者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或者如果真能有这样的人，那么无疑惟有你才是这样的人，因为在我和所有的人看来——说句但愿不会令在座的人生气的话，——你几乎没有把任何荣誉留给其他的演说家。甚至即使你自己尽管知道从事诉讼和公民事务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但是你仍然并不完全掌握你要求你的演说家通晓的那些知识，那么请注意，你要求他们的可能超过了事情本身所要求的和实际所允许的限度。”

克拉苏斯：我说的是理想的演说家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请记住，我说的不是关于我自己，而是关于演说家的能力。要知道，当我们不得不在实践先于理论的时候，我们学习过什么或者能够知道些什么呢？诉讼活动，选举竞争，公共事务，保护朋友的利益，在我可能对这些事情进行某种考虑之前，我已经完全为它们所占有。即使我确实如你觉得的具有你认为的那种本领，那当然也完全谈不上包含什么才能，包

〔1〕 约公元前 120 年。

〔2〕 指阿拉班达人阿波罗尼奥斯（或称阿波罗尼奥斯·阿拉班杜斯，公元前 2 世纪），当时著名的修辞学教师，罗得斯学派奠基人，安托尼乌斯也曾拜访过。

含什么学识，请海格立斯作证，更不是什么特别深刻的研究，但要是有人更加富有才能，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我不具备的那些知识，那他将是一位何等杰出，何等伟大的演说家啊？”

安托尼乌斯：类似的理想无实践意义，也难以达到

十八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克拉苏斯，我完全赞同你说的话，
并且毫不怀疑，如果一个人通晓所有事物和科学的实质和本性，
那他当然会具备更为充分的演说条件。不过首先这是难以达到的，
特别是在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繁忙事务的条件下；其次，
我甚至应该担心，这样可能使我们脱离我们的民众演说和诉讼演说的
经验和习惯。要知道，我觉得你刚才谈到的那些人虽然也能够富有文采和说服力地
谈论事物的属性或人类的伦理，但他们采用的似乎是另一种语言类型：他们的语言风格
光彩照人，令人赏心悦目，更适合于体育学校习艺馆，而不是我们这种纷乱的市民
集会和广场诉讼。至于我，虽然我接触希腊语文既晚又肤浅，
不过在我前往基利基亚出任总督^{〔1〕}途中抵达雅典后，当时因船只
难以起航而在那里耽误了一些时日，当我每天与一些富有学识的人交往——
他们差不多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不知怎么的传说我也像你一样，经常承担一些比较重要的讼案时，
他们每个人便根据自己的可能，分别就演说家的责任和手段进行解说。

〔1〕 公元前 102 年。

在雅典的争论：演说术是基于实践，还是基于科学知识

“他们中一些人，例如你的那位墨涅萨尔科斯，认为我们称之为演说家的那些人只是一些语言敏捷而受过训练的艺人，真正的演说家只能是智慧之人，因为演说术乃是出色地讲演的科学，因此它乃是一种德性，并且如果一个人具有一种德性，那他便具有所有的德性，因为那些德性互相是同等的、一样的，因此，若一个人善于演讲，他也便具有所有的德性，也是智慧之人。不过这种议论艰深而缺乏论证，与我们的看法相距甚远。卡尔马达斯对同一些问题作的议论则比较充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直接表述自己的看法——须知这是学园派的遗风，他们辩论时对任何问题一向都采用反诘，——然而他却最清楚不过地指出，所有那些被称为修辞学家、讲授演说规则的人如果不预先研究哲学原理，那他们便会什么都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掌握任何演说本领。” 83 84

十九

“另一些擅长辞令、精通国务和诉讼的雅典人则持不同的看法，其中甚至包括我的客人，不久前曾在罗马逗留的墨涅得摩斯。^{〔1〕}当此人说明存在一种研究国家构建和管理的规则的科学时，卡尔马达斯作为一个具有果断的性格、丰富的学识和令人难以置信地广博了解各种事物的人受到激发，证明这门科学本身的各个方面汲取于哲学，因为在那些修辞学家的著作里找不到任何有关不死的神明，有关青年教育，有关公道，有关忍耐，有关节制，有关一切事物的合理适度以及有关其他种种若缺少了它们国 85

〔1〕 墨涅得摩斯，修辞学家，生平不详。

家便不可能存在或者不可能很好地存在的规则。他问道，如果这些博学的修辞学家们在自己的技艺中包括了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他们的著述中尽管充满了关于各种前言、后记和种种类似的琐屑细事——他这样称呼它们——的论述，却不见任何关于国家的建立、法律的制定、公平、公正、诚信，欲望的抑制、人们风俗的形成等的文字？他还经常嘲笑他们的教育原则，指出他们不仅对他们僭称从事的科学毫无经验，而且对演说理论和方法也不知晓。他认为，演说家的根本之点在于：首先，他要令听众觉得他自己就是他希望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要达到这一点需要有高尚的生活，但是那些博学的修辞学家们在自己的规则里丝毫没有谈到；其次，听众要具有演说家希望他们具有的那样的心境；同样，要达到这一点别无他法，除非演说者知道，存在多少手段，采用怎样的方法，利用什么类型的演说才能够激励人们的心境倾向某一个方面；然而这些知识都深深地隐藏和幽闭在哲学里，而那些修辞学家对哲学都未曾品尝过。墨涅得摩斯主要是用实例，而不是论证进行反驳。他在背诵了狄摩西尼的演说辞中许多出色的段落之后指出，当这位演说家意识到需要向某个方面激动陪审员或人民的心理时，他不可能不知道，需要采用怎样的手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卡尔马达斯认为，不懂哲学，任何人都不能认识它们。

二十

“卡尔马达斯答辩说，他并不否认狄摩西尼具有极高的智慧和非常出色的演说能力，不过不管他这是由于自己的天赋，还是如众所周知，由于他曾经认真聆听过柏拉图的讲演，但问题不在于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而在于那些修辞学家认为的应该研究什

么。卡尔马达斯有时在谈话中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演说艺术。关于这一点他证明说，我们生来就知道对那些我们有所求的人谦卑地奉迎，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威胁地恐吓，叙述发生的事情，表述自己的意向，反驳相佐的意见，最后，进行恳求，发出怨诉，演说家正是在这些方面施展自己的才能；他还指出，习惯和实践能磨练理解能力，激发语言的敏捷，为此他甚至也引证了许多例子。首先他认为，好像是故意的，自通常被视为是演说艺术的发明者和奠基人的那个科拉克斯^{〔1〕}和提西阿斯^{〔2〕}起，从没有哪一位撰写修辞学著作的人即使是一般地擅长辞令；然而他却列举了许多非常善于言辞的人，那些人不仅没有学习过修辞规则，而且也根本无意于知道那些规则。在那些人当中，他亦或是进行嘲笑，亦或是真这样认为，亦或是这样听说，他在那些人当中甚至也提到我，作为一个没有学习过修辞学规则的人，然而却正如他说的那样，却能就任何问题进行讲演。对于他提到的两点中的一点我很乐意赞同，即我没有学习过任何修辞学规则，至于第二点，我则认为他在取笑我，或者甚至是出于误解。他不承认任何其他科学，除非是那些基于可信的知识、受过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目的、永远真实可靠的事物的科学。相反，演说家们讲述的这一切是令人置疑的，不可信的，因为谈论那些规则的人是一些并不完全了解那些规则的人，而聆听他们讲演的人则是一些并非以知识为指导，而是为短暂的、虚假的、完全晦暗不明的意见左右的人。无庸赘言，当时我觉得他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不存在任何演说技艺，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艺

〔1〕 科拉克斯（公元前5世纪），西西里叙拉古人，修辞学奠基人，可能主张把演说辞分为引言（proemium）、对驳（agon）和结束语（epilogos）三部分。

〔2〕 提西阿斯是科拉克斯的门生。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46。

术地演讲，除非有人能知道学识渊博的人们在哲学里谈到的那些规则，才能机敏、雄辩地讲演。为此，克拉苏斯，卡尔马达斯非常赞赏你的才能，经常说，在他看来，我是一位非常随和的听众，而你则是一位非常好斗的辩论家。

二十一

“就这样，我被这种看法说服，甚至在一本小书里〔1〕记下 94
了这样的看法，那本书是出乎我的意料，非我所愿地发表和流传开来的：我认识一些善于言辩的人，但真正雄辩者至今未见一个，因为我称之为善于言辞者乃是那种能够在一般人面前，从普遍接受的观点出发，足够敏锐、明澈地进行讲演的人，而雄辩者则是能够对提出的任何演说题目更为惊人、更为崇高地进行发挥和润色，并且理解和铭记了一切与演说有关的事物的知识的人。即使要做到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很困难，因为在我们开始学习之前我们便已疲于国家管理事务和诉讼事宜，但是姑且认为那是基于事物的本质和属性。要知道，凭我的预感和基于对国人们的天赋 95
的信任，我敢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现一个人，如果此人能献身于听讲、阅读和写作，他会凭着他那比我们现在和以前的人们更勤奋的学术研究，更丰富的闲暇阅读，更杰出而成熟的学习能力，更巨大的坚韧和热忱，成为我们正在寻找的那种演说家，即不仅完全有权被称为善于言辩之人，而且堪称为雄辩之人；在我看来，或者面前这位克拉苏斯就是这样的人，或者如果有人在才能方面堪与他比美，而且比他更勤于听讲、阅读和写作，那么此人还可能会作出比他稍许更大一些的贡献。”

〔1〕指《演说术原理》。

向新的题目过渡

这时苏尔皮基乌斯说道：“克拉苏斯，你刚才谈论这个问题，⁹⁶
这对于我和科塔来说本是不敢奢望的，然而却是非常希望的。实
际上，我们来到这里后，已经觉得会感到非常满足，如果在你们
谈论其他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能够从中汲取值得铭记的东西，至
于要求你们差不多是深入事物内部，谈论整个这门科学，这门艺
术，这门技能的实质，我们觉得是不敢奢望的。要知道，我从少⁹⁷
年时期尚未入册^{〔1〕}的时候起，便对你们两位心怀仰慕之情，对
克拉苏斯甚至是敬爱，然而虽然我从没有离开过他，但是却从未
能使他谈过有关演说的本质和理论问题，尽管我自己努力，有时
也尝试通过德鲁苏斯这样做。在这方面我应该说句公道话，每当
我向你探求和询问什么问题时，安托尼乌斯，你从没有拒绝回答⁹⁸
过，而是常常教诲我，你在演说时经常采用哪些手法。现在因为
你们二位都已经谈到我们想询问的那些问题，并且因为是克拉苏
斯首先开始了这一谈话，因此请赐予我们这一恩惠：不妨请给我
们详细谈谈你们认为所有与演说有关的问题。如果你们能让我们的
这一愿望得到满足，克拉苏斯，我将会非常感谢这个习艺所，
你的这座图斯库卢姆庄园，并且把你的这座城郊学校远远置于学
园和吕克昂之上。”^{〔2〕}

〔1〕 指通常在年满16岁成年后正式登记入公民户籍册。

〔2〕 “学园”是柏拉图讲学的地方，吕克昂是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地方，在雅典城郊，都是体育训练的场所。

二十二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不，苏尔皮基乌斯，你应该向安托尼 99
乌斯请教，因为他能够很好地满足你的要求，并且正如我听见你
说的，他还经常这样做。至于我，你刚才也谈到，我总是回避任
何这种类型的谈话，并且常常拒绝满足你的希望和要求。不过我
那样做并非由于傲慢和不通人情，也并非不想满足你的非常合
理、非常高尚的求知欲望，特别是当我看到，你在所有的人当中
是个最富有演说天性，最适宜于从事演说事业的人，而是因为，
请海格立斯作证，不习惯于你们这种谈话，也不熟悉这些犹如需
要进行学术论证的问题。”

这时科塔说道：“克拉苏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在我们看来 100
是最困难的东西，求得你阐述这些问题，然而在这之后如果我们
又允许你不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便是我们的过错。”

克拉苏斯说道：“我希望是关于这样一些问题，如同通常在 101
接受遗产时声明的那样：‘在我知晓和能够作出决定的期限
内’。”〔1〕

这时科塔说道：“那当然，如果是连你都不可能做到，不知
道的东西，我们当中又有谁竟敢如此放肆，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能够知道它呢？”

“好吧，”克拉苏斯说道：“按照你们的允诺，凡我不能的事

〔1〕 按照罗马法律，当一个人被指定继承他人的遗产时，允许他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考虑，在这一期限内作出决定，是接受还是不接受遗产。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写道：“愿提提乌斯成为继承人，并且在自你知晓和可能作出决定之日起未来的一百天内作出决定。（Ⅱ，165。）

情我可以说不能，凡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可以说不知道，那你们想问什么就问吧！”

是否存在演说术

苏尔皮基乌斯说道：“那么首先我们想知道你对刚才安托尼 102
乌斯谈到的观点持什么看法，你是不是认为存在某种演说术？”

“什么？”克拉苏斯说道：“你们把我当作某个希腊人，闲散、
饶舌，不过也许博学、富有知识，能就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随心
所欲地发议论？难道在你们看来，我什么时候关心过，或者那怕
思考过你们提出的这些问题，而不是一向嘲笑有些人的狂妄无
耻，他们坐在学校里，面对众多的听众，要求他们不管谁有什么
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据说第一个这样做的是勒昂提尼人高尔吉 103
亚斯，当他宣称自己能就听众希望听到的任何问题发表讲演时，
此人就好像能承担和从事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似的。此后，人们
开始到处这样发表讲演，今天仍然是这样，以至于没有什么事物
如此重要，如此意外，如此新奇，以至于会使得他们宣布不能随
意讲述。至于说到你们，科塔，还有你，苏尔皮基乌斯，倘若我 104
认为你们也是想听类似的讲演，那我便会把某个希腊人带来这
里，让他用你们谈到的那类谈话娱悦我们。现在要做到这一点也
并不困难。要知道，在马尔库斯·皮索那里——一位专心致志于
这一研究的年轻人，具有极高的天赋，^{〔1〕}——在他那里便有一
位逍遥派斯塔塞阿斯，^{〔2〕}此人对我们很友好，按照富有经验的

〔1〕 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弗鲁吉（约公元前 115 - 前 61 之后），比西塞罗年长，起初与西塞罗友好。青年时期即表现出非凡的演说才能。公元前 67 - 前 62 年任庞培的代表，公元前 61 年任执政官，支持克洛狄乌斯反对西塞罗。

〔2〕 斯塔塞阿斯，那波利人，曾居住罗马，约公元前 92 年成为皮索的门客，充当皮索的哲学教师，至公元前 79 年关系已中断。

人们的评价，是一位在这方面首屈一指之人。”

二十三

穆基乌斯说道：“你何必给我们谈什么斯塔塞阿斯，谈什么 105
逍遥派？克拉苏斯，你应该满足年轻人的愿望，他们不需要什么
希腊人没有实践经验的庸俗饶舌，不需要学究式的陈词滥调，而
是想知道一个无比智慧和健谈的人，一个不是在一些微不足道的
著作里，而是在许多极其重大的案件里，在这一权力和荣誉的居
处，^{〔1〕}在智慧和语言方面赢得最高赞誉的人，一个他们热望能
循其足迹前进的人的看法。事实上，虽然我一向认为你是一位语 106
言之神，但我同时从来也没有觉得你的慷慨大度不及你的演说才
能；或许现在正是你展示它的最合适的时机，而不是回避两个才
华出众的年轻人极力希望你进行的这一谈话。”

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固有的演说术

克拉苏斯说道：“是的，我也很想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而 107
且按照我的习惯，简略地说明我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这也不会
使我感到为难。我认为，斯凯沃拉，不尊重你的看法是不应该
的，因此我首先回答说：在我看来，不存在任何演说术，或者即
使说存在，那起码也是非常牵强的，而且学者们之间的争论仅是
关于词语问题。实际上，如果像安托尼乌斯刚才说的那样界定技 108
艺（ars），^{〔2〕}即技艺是基于对事物的深刻洞察、深入了解、不受
个人意见影响、充满知识的科学，那么我认为，不存在任何的演

〔1〕 这是西塞罗爱用的一个比喻。

〔2〕 见本卷，92。

说家的技艺。要知道，我们这种诉讼演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类型，而且皆与日常的、民众的意见相适应。但是如果那些在演说实践和诉讼过程中得到遵守的东西为敏锐而富有经验的人们所注意，所重视，用词语界定它们，归纳成各种类型，划分成各个部分——我看所有这些情况是完全可能的——，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称其为技艺，虽然它不完全符合准确的定义，然而却符合人们通常的看法。不过不管这是一种技艺也好，或者只是类似技艺的东西，人们仍不应该忽视它，但是也应该明白，要懂得演说术还存在一些其他更重要的东西。”〔1〕 109

二十四

这时安托尼乌斯立即表示自己完全赞同克拉苏斯的看法，因为他也不像那些把语言的全部意义归之于技艺的人们那样看重这种艺技，但他也不像大部分哲学家那样完全摒弃这种技艺。他补充说道：“不过我想，克拉苏斯，如果你能给他们阐述那些在你看来对于演说术本身比对技艺更有益的东西，那他们将会非常感激你。” 110

“好吧，我就说说，既然已经开始。”克拉苏斯说道：“不过我请求你们不要暴露我的愚昧，当然不管怎么样，我自己也要克制，不要使自己显得像一个学校教师或匠人，而要像一个普通穿长袍的、在诉讼中获得一定经验的罗马公民那样，虽然平庸，但 111

〔1〕 在希腊文中有三个术语界定演说术的本质。这就是：episteme - 纯理性的科学，empeiria - 纯实践性的经验，techne - 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概念，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亚里士多德正是把修辞学界定为 techne。在拉丁语中，ars 对 episteme 和 techne 不加区分，因此克拉苏斯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不愚笨，并非由于自己有所允诺，而是偶然参加了你们的谈话。甚至在我追求官职时，在竞选中我通常总是让斯凯沃拉离开我，告诉他我需要显得愚蠢——也就是需要更为献媚地追求，因为如果不显得愚蠢，便不可能成功，——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正是最不愿意在他面前装愚蠢，现在命运却让他成了我的愚蠢的见证人和观众，因为当演说本身从来就并非不是一种愚蠢行为，除非是不得不必须进行演说时，那还有什么比就演说术发表演说更愚蠢呢？”〔1〕 112

“请继续说，克拉苏斯。”穆基乌斯说道：“你所担心的指责由我来承担。” 113

演说家的基本素质是天资

二十五

“好吧，我这就开始。”克拉苏斯说道：“首先我认为，天资对于演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安托尼乌斯刚才提到的那些对演说术理论进行著述的人所缺少的并非是对演说技艺规则和方法了解不够，而是缺乏天生的资质。要知道，从事演说需要心灵和智力的某种迅捷的活动，这种活动能使得思考敏锐，阐释和修饰丰富，记忆牢固而持久。如果有人以为这些可以凭技艺获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如果它们能得到技艺的激励和促进，那情况当然会很好，但是它们不可能由技艺栽植和馈赠，因为那一切都是自然的赠礼，——那我对那些确实同人本身一起 114

〔1〕 参阅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IV，5，4。

出生的特质，例如语言的流利，嗓音的宏亮，肺量，筋力，整个面部和身体的结构和形态等，我该怎么说呢？我并不是说，技艺完全不能改善演说家——须知我非常清楚地知道，研修能使好的方面变得更好，能使不很好的方面得到一定的磨练和校正，——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者说话是那样的不灵活，或者嗓音是那样的不宏亮，或者面部表情 和身体动作是那样的粗鲁和不文明，以至于尽管他们富有智慧，也不泛研修，但是仍然不能进入演说家之列。然而也有一些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那样的完备，受自然的馈赠那样完美地得到装饰，以至于他们似乎不是出生的，而是由某个神明造就的。若有人在听者众多的集会上，在普遍的寂静中独自宣布接受阐述一些非常重要问题，那他是让自己承受一种沉重的负担和义务。要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是更敏锐、更严厉地发现演说者的不足，相反是他的优点。因此，他的演说中任何一点不足都可能甚至使他的整个演说所有值得称赞之处变黯淡。当然，我说这些并不是想劝阻年轻人，如果他们具有某种天生的不足，便绝对不要从事演说。事实上，有谁没有看到我的同龄人盖尤斯·科利乌斯？一位新人，尽管他只能够达到通常的演说水平，但这样的水平仍然给他带来了多么巨大的荣誉。^{〔1〕}有谁不知道你们的同龄人昆图斯·瓦里乌斯？一个粗野鄙陋的人，尽管他才能微薄，但是他就凭那一点点才能也在国人中赢得了巨

〔1〕 盖尤斯·科利乌斯·卡尔杜斯，公元前 107 年任平民保民官时，制订了对叛国罪进行秘密投票表决的法律，使他获得巨大的声誉。该法案的矛头针对元老阶层，因此使他获得声誉的不只是法律本身，还有他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并非出身于元老阶层，即是所谓的“新人”，但是他在公元前 94 年仍被选为执政官。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165。

大的赞誉。^{〔1〕}

二十六

“但是，由于我们探讨的是关于演说家，因此我们在谈话中 118
应该把这样的演说家想像为不仅没有任何不足，而且还要完美得
堪当一切称赞。要知道，尽管诉讼繁多，案情繁杂，庭审中充满
了混乱和粗暴，可以说这些甚至为最劣等的演说家也提供了机
会，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放弃我们寻求的目标。就这样，在
那些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为了满足心灵的某种自由消遣的技
艺中，我们的评判多么严格，几乎可以说多么好挑剔！要知道，
没有任何这样的诉讼，没有任何这样的争论，它们能迫使人们在
广场上像在剧场里忍受劣等演员表演那样忍受不高明的演说家的
讲演。因此，演说家应该认真关心和注意的不在于要能使那些必 119
须得到满足的人感到满足，而在于要能使那些可能进行自由判决
的人感到钦佩。此外，如果你们想知道，我完全可以把我的想法
告诉最要好的朋友们，尽管到目前为止我对那种想法一直保持沉
默，并且认为应该保持沉默。那就是即使是最杰出的演说家，甚
至是能够非常轻松地、非常优美地进行演说的人，如果他们在开
始演说时不表现出畏缩，在开始部分不显得慌乱，那么他们会令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狂妄之徒，尽管这种情况实际上不可能发
生。^{〔2〕}要知道，一个人愈是演说出色，便会愈是害怕演说的困 120

〔1〕 昆图斯·瓦里乌斯·伊布里达，公元前90年任保民官，曾立法惩办挑起意大利同盟战争的人。该法律像科利乌斯法一样，其矛头也是针对元老派的。公元前89年，他自己反被他人以该法律为依据进行控告，并且遭放逐。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182。

〔2〕 西塞罗本人在演说中经常采用这种手法。

难，害怕演说辞的不定结果和听众对演说所怀的期望。当一个人无力发表与事件相称、与演说家的名义相称、与听众的注意力相称的讲演时，尽管他讲演时也心情激动，但是在我看来仍是一个狂妄之徒。须知，为了避免狂妄之徒的名声，我们应该不是羞于不光彩的行为，而是要不出现不光彩的行为。如果一个人确实不知道羞耻——这种情况我经常看到，——那我认为这样的人不只是应该受到谴责，而是还应该受到惩罚。我常常注意到你们，我自己也更常有这样的经历，我在开始演说时经常面色苍白，肢节发颤。我在青年时期一次开始作控告发言时曾经如此惊惶，以至于昆图斯·马克西穆斯^{〔1〕}成为我真正的救助恩人，因为当他看见我恐惧得失去气力，浑身发软时，便立即宣布休庭。” 121

当时大家都表示赞同，并互相注视和议论起来。事实上，克拉苏斯具有一种惊人的羞涩感，然而这种羞涩感不仅没有损害他的演说，相反还表明了演说者的真诚，有利于他演说成功。 122

二十七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我也像你所说的那样，常常发现你，克拉苏斯，以及其他一些非常杰出的演说家这样，在开始演说时心情忐忑不安，尽管在我看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堪于与你相比拟。当我探寻原因，为什么会这样，而且一个演说家愈是富有能力，却愈是特别畏惧时，我找到了两个原因。其一是实践和天性使他们知道，甚至最富有才能的演说家有时候也并非能获得他预 123

〔1〕 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埃布尔涅乌斯，公元前 119 年任裁判官，公元前 116 年任执政官。裁判官主持庭审，有权宣布休庭，虽然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形。

期的演说效果。因此无怪乎在他们进行演说时，他们总是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许会在那一次发生。其二是这样，对此我也常常不满：在其他技艺里，如果历经考验、富有经验的能手偶然作出什么不及他通常水平的事情，人们会认为他们或是不愿意，或是健康原因妨碍他们展示他们的技能——人们会说：‘罗斯基乌斯今天不想表演。’或者说：‘他今天肠胃不舒服。’〔1〕——然而如果发现演说家有什么过失，人们便会认为那是愚蠢造成的过失。对于愚蠢来说不存在任何宽恕，因为从未见有什么人表现出愚蠢是由于肠胃不好，或是由于他不愿意出色地表现自己。我们在演说时则要受到比这更为严厉的评判。要知道，我们发表多少次演说，我们便会受到多少次评判。事实上，如果有人偶尔在表演时失准，人们不会即刻认为他不懂表演；然而如果演说家在演说时被发现过失，那时关于他愚笨的传闻将会永远存在，或者起码会存在很久。

二十八

“至于你谈到，如果有许多方面演说家不能天生具有它们，那么教师也帮不了他多少忙，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并且因而很赞赏或许是最杰出的学者阿拉班达人阿波洛尼奥斯。虽然他收取报酬地讲学，但他不能忍受在他看来不可能成为演说家的门生在他那里白白地耗费辛劳，而是把他们遣走，指点和鼓励他们从事在他看来对他们各个人合适的技艺。要知道，为了从事其他技

〔1〕 昆图斯·罗斯基乌斯·盖卢斯（约卒于公元前62年之前不久）古罗马最著名的喜剧演员，克拉苏斯很熟悉他，也是西塞罗的好友，西塞罗曾在一次诉讼中为他辩护，传下辩护辞一篇。苏拉曾授予他骑士称号。

艺，类似通常的人那个样子就已经足够，或者说亦即能够把教导他的东西，或是如果有人比较笨拙，能够把再三教诲他的东西用心灵去理解，用记忆去记住。这里不求语言敏捷，词语迅速以及我们不可能故意做到的那些方面：面容，表情，声音。然而对演说家却要求具有论辩家的敏锐，哲学家的思想，几乎如诗人般的词语，法学家的记忆，悲剧演员的嗓音，差不多是最杰出的演员的表演。因此在人们中间，没有什么比完美的演说家更难找到。要知道，对于从事单种技艺的人们来说，即使他们技能平庸，他们仍会在那个方面受到称赞，然而对于演说家，如果他不是通晓所有的方面，并且表现高超，那他便不可能受到赞赏。” 128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然而请注意，在那种浅薄、无意义的技艺中人们常常表现出的挑剔比在这种被视为最重要的事业中多么更加严厉。譬如我便经常听罗斯基乌斯说，他至今一直未能找到一个令他满意的门生，事情是并非完全没有人可以令他满意，而是因为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足，那会令他实在难以忍受。确实的，没有什么比令人不快的东西能更为引人注目，能更长久地保留于记忆。就这样，不妨让我们用这位演员的尺度来衡量一下演说家的荣耀，你们看到吗？演说家需要做到的不是什么别的，只能是最高的完善，只能是最大的完美，只能是极度的合适，只能是要使所有的听众感动，使所有的听众娱悦，从而达到如每种技艺的出类拔萃者被称之为该技艺的罗斯基乌斯。我这样要求演说家达到这种连我自己也远未能达到的绝对完美，未免狂妄无耻，因为这意味着我希望自己得到宽宥，而自己却不宽恕别人。然而，如果有人不可能从事演说，能力薄弱，不适宜于从事这种事业，那我确实应该像阿波洛尼奥斯劝告的那样，让他去从事适宜他从事的事业。” 129 130

二十九

苏尔皮基乌斯说道：“你这是不是要求我们去学市民法或是从戎？要知道，有谁能达到你说的这种完美，而且是在各个方面的完美？” 131

克拉苏斯这时回答道：“不，我正是因为看到在你们身上存在某种特有的、杰出的、适宜于从事演说事业的素质，所以我才说了这些话，而且我这样说主要不是为了吓唬那些无能力从事演说的人，而是在于鼓励你们这些有能力的人。不过尽管我看到你们两人身上都具有极高的天资，也很勤奋，但是在你身上，苏尔皮基乌斯，那些外在的优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那些方面依我说可能超过了希腊人通常的要求。要知道，我好像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讲演时的体态、动作和外表令我觉得更合适，声音令我觉得更饱满、更悦人。不过即使是自然较少地赋予了有些人这些特质，他们同样仍可以做到从容地，灵巧地，特别是并非不合适地利用他们既有的资质。须知，正是对合适给予极大的关注，而且正是关于这一点最难说明清楚，不仅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一家之长谈论这些问题，而且甚至对于罗斯基乌斯这样的人，我经常听见他说，艺术的首要问题是合适，然而惟有这一点无法靠技艺来转达。不过如果你们原意，让我们谈其他的问题，并且终于可以按我们的方式，而不是按修辞学家的方式谈话。” 132 133

科塔说道：“完全没有必要！既然你把我们留下来从事演说事业，不赶我们去从事其他事业，那么现在更应该请你向我们解释，你的演说术的奥秘在哪里？要知道，我们并不过分贪婪，即使你的演说术平平，我们也很满意；我们只要求你这一点，我们不会要求超过你在演说方面达到的水平的东西。既然你说我们并不过分缺

少应由自然获得的东西,那么你认为我们还需要得到什么呢?”

三十

这时克拉苏斯微笑着说道:“除了勤奋和热爱,你认为还能 134
有什么呢?没有这些,不仅任何人在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可成就
重要的事情,更不用说达到他所追求的东西。至于你们,我看无
须在这方面对你们进行鼓励,并且当你们如此纠缠我的时候,我
甚至认为你们热望过分。不过确实无疑的是:任何勤奋都不会有 135
助于成就任何事业,如果你不知道应该怎样和如何才能实现你所
追求的目标。好吧,由于你们给我一个较为轻松的任务,不要求
我谈整个演说艺术,而只是谈谈我自己具有的一点能力,那我就
给你们讲讲我自己惯常的想法,不是那么隐秘的,不是很困难的
的,也不是很宏大的,含义深刻的,而是我昔日经常保持的那种
想法,在我年轻时期能够从事这种事业的时候。”

苏尔皮基乌斯立即感叹道:“啊,科塔,这对我们是多么美 136
好的一天啊!因为我以前或是请求,或是暗察,或是窥伺,都从
未能得到的东西——克拉苏斯为了思考和撰写演说辞在做些什
么,不用说能够看见,哪怕是能够从他的书记员和朗读员狄菲洛
斯那里进行猜测,——现在我们却可以期望从他本人那里得到,
而且是得到我们长久地希望知道的一切。”

修辞学基础

三十一

克拉苏斯说道:“其实我想,苏尔皮基乌斯,当你听讲的时 137

候，我说的东西不会像你期望我讲述的那样令你惊异，你那样热切地期望我讲说是没有根据的。要知道，我不会讲出任何思想深邃的东西，任何值得你们期望的东西，任何你们或其他人闻所未闻的新东西。首先，我完全承认，作为与自由人出生和受过自由人教育的人相称的科目，我学习过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的共同的陈腐规则：第一，演说家的职责在于使演讲能说服人；第二，所有的演说家演讲的问题或是关于不确定的事件，无确指的人物和时间，或是关于确定的事件，包括确指的人物和时间。在这两种情况下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发生了争论，通常都会探询：事情发生过没有？或者如果发生过，那么事情是怎样的，或者甚至适用于什么名称，或者有些人还要探询：发生的事情看来是否合法。^{〔1〕}争论也产生于对书面文件的解释，这里可能或是文字含糊不清，或是存在矛盾，或是文字与思想不合；针对上述每一种情况都确定了专门的证明方式。^{〔2〕}至于说到那些与一般问题无关的事由，它们有的属于法庭裁判，有的属于政治议商，甚至还有第三种类型，用来赞颂或抨击个人。存在一定的论证方法，我们可以把它们用于法庭裁判，法庭裁判追求的是公平。另有一些方法用于政治议商，这里一切归结于我们为之提供规劝的人们的

〔1〕 指三种法律状态：查明事实，判定类型，确定其合法性。

〔2〕 西塞罗在他年轻时期的著作《论取证》中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列举了有关的案例。例如关于文字含糊不清有例称：父亲临死前遗嘱儿子为财产继承人，并嘱咐分出一定数量的“认为合适的”财物给自己的妻子。父亲死后，儿子和母亲发生争执，母亲要求她认为质量好的财物，儿子则声称他可以拿出他自己认为合适的财物。（第二卷，116）关于法律矛盾有例称：法律规定，杀死僭主者可以要求获得任何奖赏；另又有法律规定，僭主被杀时，应处死他最亲近的五个同族。希腊特萨利亚的费赖僭主阿列珊德罗斯被他的妻子杀死后，妻子要求得到她和僭主生的儿子，然而按后一条法律，她的儿子却应该被处死。（第二卷，144）关于文字与意思不合，请参见本卷，180，242 和第二卷，24，140 等。

利益。同样，还有一些方法用于赞颂，这里一切都归结于对人物的称赞。演说家应该把自己的全部能力和才干用来完成下述五项任务：首先他应该为演说收集材料，其次他不仅需要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安排，而且还需要对它们进行衡量和判断，第三是得用词语对它们进行修饰和美化；第四是记忆；最后是庄重而悦人地演讲。此外，我还明白和理解了，在阐述事情本身之前，首先应该使听众心里对你产生好感，然后陈述事件，在这之后设立争论点，接着论证我们倾向的观点，继而批驳反对意见，最后发挥和称赞有利于我们的观点，动摇和削弱有利于对手的观点。

三十二

“我还听说过与润色演说辞有关的一些规则。其中谈到：首先我们说话要用纯洁而正规的拉丁语；第二要明晰、清楚；第三要优美；第四要做到与事件的重要性相称，亦即合适；我并且知道了上述每一点的规则。我也看到甚至在那些与自然关系最密切的方面对技艺的利用。要知道，我也曾听过关于发音和记忆规则的讲演，尽管那些规则很浅显，但是对于实践很重要。那些修辞学家们的学说差不多就体现在这些方面，我若是说那些学说毫无帮助，那是在说谎。事实上，其中包含一些对演说家可称之为劝导的东西，值得演说家记住，引为注意，尽可能避免偏离自己的任务。我认为这些规则的意义在于：不是演说家因遵循这些规则而获得演说荣誉，而是这些规则是演说家们对自己在演说过程中按自己的想法运用的手法进行观察、整理的结果。因此，不是演说能力来源于演说术，而是演说术产生于演说能力；不过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我并不完全否认演说术。要知道，即使它对于完美地演说并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对于普遍了解却并非是不合适

的，甚至你们也应该进行一定的练习——尽管你们早就开始从事 147
这项事业，——但是对于那些开始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对于他们
现在就如同进行娱乐那样，通过练习预先学习和准备他们需要在
广场上进行的那些如同真正的战斗的诉讼活动。”

苏尔皮基乌斯说道：“我们很想知道这些练习。当然我们也 148
想听你谈科学本身，因为你刚才有关它的谈话很简单，尽管我们
自己也并非没有听讲过。不过关于它可以以后再谈，现在我希望
知道你有关练习的看法。”

练习

三十三

克拉苏斯说道：“我很赞赏你们通常进行的练习：设想出某 149
个与在广场进行辩护的讼案完全相类似的案件，然后尽可能符合
真实情况地进行讲演。不过许多人这样做只是练习嗓音和肺部力
量，而且是不明道理地练习，同时提高语言的速度，以词语丰富
为乐。在这方面他们被流传的谚语引入迷途，因为常言道：人们
通过说话学说话。下述说法也是对的，即恶劣的语言能使人语言 150
恶劣，而且学起来很容易。因此，尽管在你们的这种练习中有时
甚至无准备地讲演也会有好处，然而如果能提供时间进行思考，
做到使讲演准备得更充分些，更仔细些，那会更有利。但是有一
种练习更重要，说句实在话，对那种练习我们做得很少——因为
它需要付出很大的劳动，许多人不愿意那样做，——那就是尽可
能多地写作。笔是出色地讲演最好的、最优秀的创造者和导师。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既然深思熟虑和周密准备能够轻易
地胜过突然的，未作准备的讲演，那么认真仔细地撰写的演说辞

也定然会超过它。事实上，当我们就某个问题写作的时候，至少 151
蕴含于问题本身的所有论据——或者见于指导手册，或者由天资
和智慧所启示——由于我们努力搜寻和集中智力仔细思索，会清
楚地显露出来，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并且所有最适合于情境本
身，最富有表现力的思想和词语必然会出现于笔端，顺笔尖而
行。^{〔1〕}在书写过程中，词语也会得到完美的安排和搭配，不是
按诗歌性的，而是按一种演说性的节奏和韵律。正是这些能为出 152
色的演说家赢得欢呼和钦佩，并且任何一个演说家，如果他没有
经过长久的、反复的写作训练，尽管他也曾非常认真地进行过即
兴演说练习，但他也仍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同时，如果一个人
能养成写作习惯，步入讲坛，那他纵然是即兴地讲演，他也仍然
能使自己讲演的内容显得像事先写就的一样。并且甚至虽然他带
着写就的底稿去讲演，但当他脱离讲稿时，他也仍然能使余下的
讲辞保持原有的风格。正如船舰航行时桨手虽已停止划桨，已不 153
再有桨板的拍击和冲力，但船只本身仍然能保持原先的航行和方
向，同样在演说过程中，虽然人们已经脱离写就的讲稿，但是余
下的讲辞由于与写就的讲稿的相似性和激起的力量，也仍会保持
同样的方向。

三十四

“至于我，我在平日的实习中，从很年轻的时期起，通常尤 154
为采用的据我所知是我的那位对手盖尤斯·卡尔博惯于采用的那
种练习方法，即挑选出一段诗，要尽可能庄重感人的，或者挑选
出一段演说辞，读到我能够记住的地方为止，然后，用另一些词

〔1〕 古罗马人用以书写的笔实际上是一根小尖棒，用以在蜡板上书写。

语，要尽可能出色的词语，复述刚才读过的段落。但是我后来发现，这种方法存在这样的缺陷，那些最贴切、最优美、最出色的词语或者已经为恩尼乌斯所采用，如果我利用他的诗歌进行练习，^{〔1〕}或者为格拉古所采用，如果我有时以他的演说辞为典范；^{〔2〕}就这样，如果我采用同一些词语，就没有什么益处，但如果我采用另一些词语，那甚至有害，因为我会习惯于使用一些不很合适的词语。在这之后，我喜欢上了另一种练习方法，并且采用它，当时我又长大了一些：叙述最著名的演说家的希腊文演说辞。我从阅读这些作品中获得这样的好处：当我把用希腊文阅读的作品改用拉丁文转述时，我不仅应该从常用的词语中采用最好的，而且要通过对原作的模仿，创造出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新的词语，只要那些词语是合适的。至于说到对声音，对呼吸，对身体动作，对舌头本身的活动和练习，它们需要的主要不是技艺规则，而是实际辛劳。在这些方面需要非常审慎地选择，我们需要模仿哪些人，我们希望哪些人作为我们的典范。我们不仅应该观察演说家，而且应该观察演员，以便使我们不至于由于不好的

〔1〕 昆图斯·恩尼乌斯（公元前 239 – 前 169），古罗马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奥斯基人，祖籍意大利南部卡拉布里亚，地方贵族家庭出身。熟悉希腊文化，因而有“半个希腊人”之称。公元前 204 年随老卡托来到罗马，以教学为生，同时从事文学活动。后来他脱离老卡托的保守影响，同崇尚希腊文化的斯基皮奥家族接近。公元前 184 年在昆·孚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的帮助下获得罗马公民权。恩尼乌斯一生致力于向罗马介绍希腊文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诗人，在拉丁诗歌创作方面很有建树。他的诗歌作品包括悲剧、喜剧、史诗、讽刺诗、铭辞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史诗性长诗《编年纪》。《编年纪》共十八卷，叙述从埃涅阿斯离开特洛亚漂泊到意大利开始，一直叙述到当代的事件。西塞罗非常喜欢恩尼乌斯，对他评价很高，常常称引他的作品。恩尼乌斯的作品全部佚失，仅传下一些零散片段，其中许多就是来自西塞罗对他的称引。

〔2〕 指盖尤斯·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他的演说辞在罗马帝国时期的修辞学校里仍被视为典范。

习惯而陷入某种恶劣和鄙陋。还应该通过逐字逐句地熟背尽可能多的作品，不仅是我们作家的作品，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用来练习记忆。在这种练习中，我甚至也不反对采用对地点和形象进行联想，如果有人习惯那样做，这种方法见之于教科书。然后，应该让演说从这种室内悠闲的练习进入人群，进入尘埃，进入喧嚣，进入军营，进入尖锐的诉讼斗争，让所有的人的目光都注视过来，让自己的天资能力经受考验，让这种封闭性的训练进入真实生活的阳光。还应该阅读诗歌，熟悉历史，而对所有高尚技艺的教科书和其他著作不仅要阅读，而且还要反复阅读，练习着进行称赞、解释、修正、抨击、否定。此外还要对所有问题从相反的角度进行讨论，从每件事情中抽出任何能够令人觉得可能的东西进行演绎。还应该研究市民法，熟悉法律，熟悉古代生活的各个方面、元老院的传统规则、国家的制度、同盟者的条约、协定，熟悉国家情势。最后，还应该从各种机敏诙谐中汲取风雅，把它有如盐粒那样，撒进所有的演说辞里。我已经向你们谈了我的全部想法。不管你们揪住哪帮人的长者，向他询问这些问题，他大概也会对你们作类似的回答。” 157 158 159

三十五

克拉苏斯这样说完，接着是一阵沉默。尽管在座的人们觉得问题已经得到了相当详尽的回答，但他们仍然觉得他结束自己的谈话远比他们希望的要早得多。 160

这时斯凯沃拉终于说道：“怎么啦？科塔！你们为什么沉默？除了这些问题外，难道你们没有想出其他什么可以再请教于克拉苏斯的？”

科塔回答道：“不，请海格立斯作证，我还是在考虑这个问 161

题。要知道，话语进行得如此之快，谈话就这样一下子便消逝了，以至于我感觉到了它的巨大力量和迅速的流动，但却未能看清它行进的细节，并且有如我走进了一个财宝充盈的殷实之家，看见地毯没有铺开，银器没有摆陈，绘画和雕像也没有展示，所有那许多杰出的作品都堆积着，储放着，刚才克拉苏斯的谈话也是这样，我只是透过蒙布和罩单瞥见了他的才能的种种丰富和优美，但是当我想仔细观看它们的时候，却很难有认真观察的可能。就这样，我不能说我完全不知道他拥有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能说我清楚地知道它们，看见了它们。”

斯凯沃拉说道：“那你为什么不像你可能做的那样去做，倘若你真的走进了某个充满精美物品的邸宅或庄园？如果它们像你说的那样，仍然存放着，你又很想观赏它们，那你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请求主人把它们展示出来，特别是如果他和你关系密切；现在你也可以这样要求克拉苏斯，请他把他的那些堆积在一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有如透过窗框，表面地观赏了一下的精美物品拿到阳光下来，摆放到各自的地方。” 162

科塔说道：“不，斯凯沃拉，我最好还是请求你——要知道，询问这样一位权威之人这些问题使我和苏尔皮基乌斯感到羞涩，更何况他对类似的谈话一直持蔑视态度，也许在他看来那些问题只是一些孩童应该了解的基础知识，——因此，斯凯沃拉，想烦劳你让克拉苏斯把他在谈话中如此压缩、如此紧凑的内容为我们展开，详细地解释解释。” 163

穆基乌斯说道：“请海格立斯作证，我先前这样希望主要是为了你们，而不是为了我自己。要知道，我原先并非像克拉苏斯在法庭上作的演说令我那样喜悦地希望他作这一谈话。克拉苏斯，现在我也是为我自己请求你，既然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能如此空闲过，请你不要对把你业已开始的建筑工程做完感到为难，这 164

样地安排整个建筑比想像的要大、要好，我非常喜欢它。”

三十六

克拉苏斯说道：“确实的，斯凯沃拉，我对你也想知道这些 165
东西并不感到过分的惊异，因为我对它们知道得也不像那些讲授
这些问题的人深刻，并且即使我知道得很深刻，它们也不是那种
值得你动用智力，认真听讲的东西。”

斯凯沃拉说道：“你这样说？如果你认为，在我这样的年龄
已不值得听这些众所周知、广泛流传的东西，那么我们是不是也
可以不用关注你曾经说过作为演说家必须知道的那些东西，例如
关于人的本性，关于人的习性，关于激励和平抚人的心智的方法，
关于历史，关于古代，关于国家管理，最后关于我们的市民法？
我知道，所有这些科学和丰富的知识都包括在你的学识范围内，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哪一个演说家的武库里有那么多精细的
装备。”

演说家应该知道法律

克拉苏斯说道：“好吧，我抛开无数的、无法胜计的其他科 166
目，来谈你那市民法。^{〔1〕}难道你能够认为当普布利乌斯·斯凯沃
拉^{〔2〕}正急欲前往战神广场时，却不得不嘲笑着、满怀怒火地听

〔1〕 斯凯沃拉家族素有法学传统。

〔2〕 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公元前133年任执政官，本书谈话参加者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占卜官的嫡亲堂兄弟，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大祭司的父亲，克拉苏斯执政官任职时的同僚。从公元前131年起任大祭司，曾主持《大年代记》的整理和发表。喜好球戏，很有经验。此处指作为裁判官的助手，审判案件时需得辩护发言结束后才能离开。

其讲演数小时的那些人是演说家？当时许普塞乌斯放开嗓门，滔滔不绝地强烈要求裁判官马尔库斯·克拉苏斯^{〔1〕}使他为之辩护的人败诉，而卸任执政官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2〕}以并不有所短小的长篇发言进行抗辩，以便使自己的对手不至于败诉，使得他为之辩护的人不至于由于对手的愚蠢而摆脱对监护人案的可耻判决和一切烦恼。”^{〔3〕}

斯凯沃拉说道：“我记得，穆斯乌斯向我叙述过这件事情。^{〔4〕}我认为这些人不仅不应该被称为演说家，甚至也不应该让他们去广场。” 167

克拉苏斯说道：“然而，这些辩护人缺少的并不是演讲才能、演说规则或轻松的谈吐，而是对市民法的了解，因为其中一个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要求超过《十二铜表法》中法律允许的数量——如果他达到了要求，他便会败诉，——另一个则认为，向他索要超过委托的数量是不公平的，但他不理解，如果对方这样提出指控，那便会损害己方的诉讼。

〔1〕 指马尔库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外号阿革拉斯图斯（‘冷峻的’，因为据说他一生只笑过一次），约公元前 127 或 126 年任裁判官。

〔2〕 格奈乌斯·奥克塔维乌斯于公元前 128 年执政官。

〔3〕 这里指的是马尔库斯·克拉苏斯审判的一件保护人滥用权力案。按照《十二铜表法》，监护人若滥花了被监护人的钱财，他必须加倍地偿还。但是如果原告提出的数目超过了实际数目，那原告便自动败诉。在这里提到的案件中，许普塞乌斯为被监护人辩护，奥克塔维乌斯为监护人辩护，他们两人显然都不知道这一条法律。因此，许普塞乌斯要求克拉苏斯判定原告提出的数目超过了实际数目，而奥克塔维乌斯却极力抗辩，即两方的辩护人的努力实际上都在使自己一方败诉。这一案件的准确年代无从确考，有些人认为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127 或 126 年，因为奥克塔维乌斯于公元前 128 年任执政官，因而当时正是‘卸任执政官’，许普塞乌斯还未任执政官（公元前 125 年）。

〔4〕 也有人由此认为这一案件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121 年。当时斯凯沃拉·占卜官在亚洲，因此他只能从他的堂兄弟的叙述中知道这一案件。

三十七

“我何必扯远的呢？难道不是就在前几天，我作为我们的朋友、城市裁判官昆图斯·庞培^{〔1〕}的助手坐在法庭上，一个非常善于言辩的人要求对被指控者作自古习用的说明‘哪些钱款超过了期限？’却不理解这样做对请求人有利，因为如果负债人为逃避债务，向承审法官证明索要的钱款早于借期，那么当债权人重新要求偿还时，那他便无法拒绝：因为案件先前已经审判过。^{〔2〕}就这样，有什么可能被认为，或者可以被称为比下述情况更令人耻辱呢？有人接受承担这样的角色——保护陷于纠纷或讼案中的朋友，帮助处于忧患中的人，医治身体不适者，鼓励遭受打击的人，然而他在最细小，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却会陷入这样的窘境，以至于一些人觉得他是个令人可怜的人，另一些人则觉得他是个该受嘲笑的人。我认为，我的亲属普布利乌斯·克拉

〔1〕 昆图斯·庞培·鲁孚斯（卒于公元前 88 年），公元前 91 年任城市裁判官，公元前 88 年与苏拉一起任执政官。因反对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见本卷，25 及注）被驱出罗马，但后来同苏拉一起返回罗马。在他被任命替代他的远亲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波之后，被后者的兵士们杀死。

〔2〕 这里指的是一个债务案例。该债务分期偿还，一部分已经到期，另一部分尚未到期，因此债权人在起诉时应说明他索要的是那些‘超过了期限’的部分。如果他不这样说明，他便会因越权索要而败诉，并给以后重新索要造成困难。因此，从负债人的利益出发，不应该提醒对手需附加这样的条款。然而负债人的辩护人由于对法律无知，以为按这一条件可以少付款，因而对负债人有利，从而坚持要求把它写进条件。实际上他考虑的不是如何打赢这场官司，而是较少损失地输掉它。

苏斯，外号“狄维斯”，^{〔1〕}一个在许多其他方面都很杰出、著名的人，尤其在这一点上应该受到传扬和称赞，因为他曾经对他的兄弟普布利乌斯·斯凯沃拉反复说，如果一个从事市民法的人不能同时具有出色的演说能力，那他在他所从事的学科方面也不可能作出充分的建树——他那个与我一起任执政官的儿子^{〔2〕}就是这样做的，——并说他自己是在学习市民法之后，才开始承担和完成旧友的诉讼的。著名的马尔库斯·卡托^{〔3〕}又是怎样的呢？
171
他的演说才能在我们国家的那个时代和那一辈人中难道不是最杰出的，同时对市民法难道不是最精通的？我刚才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一直比较审慎，因为这里坐着一位在演说方面非常杰出的人，是我最为敬重的演说家，然而对市民法却一向持轻视态度。但是
172
因为你们希望知道我的看法和意见，因此我将不会有任何隐瞒，要尽可能地说出自己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

〔1〕 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狄维斯·穆基阿努斯（卒于公元前130年），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见本卷，166及注）的兄弟，过继给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狄维斯，从公元前132年起任大祭司，公元前131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30年任行省总督，在亚洲死于与帕伽马的阿里斯托尼科斯的战争。他是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小斯基皮奥的反对者。

〔2〕 指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大祭司。

〔3〕 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公元前234年—前149年），通称老卡托。公元前19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84年任监察官，反对奢侈，整顿社会道德，以执法严厉著称，因而又称监察官卡托。公元前153年出使迦太基。他担心迦太基复苏，重新成为罗马的竞争对手，因而坚决主张对迦太基开战，彻底摧毁它。他在思想观念方面倾向保守，主张维护传统的罗马道德规范，反对以斯基皮奥为代表的政治和文化主张。他是第一个用拉丁语写作的罗马散文作家，开创了拉丁散文传统。除了演说辞外，主要著作有《论农业》、《史源》、《箴言集》等，但其中只有《论农业》传世，其他作品均失传。

三十八

“我认为安托尼乌斯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差不多是独一无二，神明般的天资力量，因此他甚至即使不具有法律知识，但他仍然能轻易地用其他的智慧武器照料和保护自己。由此，他对于我们是一个例外，但我对其他人将毫不犹豫地根据我的判断宣布罪状：第一，疏懒；第二，厚颜无耻。确实的，在广场上到处奔跑；经常矗立在法庭和裁判官的座位旁；介入对重大事情的个人审判，进行这种审判时需要判定的常常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关于公道和法权；在百人团法庭的审判中炫耀自己，在那种法庭上通常审理时效权、监护权、氏族权、亲属权、冲积地权、冲积岛权、债务协约、财产权、隔墙权、采光权、雨水权、无效遗嘱和有效遗嘱以及许多无法胜计的其他案由，^{〔1〕}并且完全分不清什么属于自己，什么属于他人，为什么某个人被认为是公民，某个人被认为是外邦人，或者某个人被认为是自由人，某个人被认为是奴隶，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极端的厚颜无耻。下述傲慢也无疑是非常可笑的：有人承认自己甚至都不熟习行驶小舟，然而却宣称能驾驭五帆的或更大的巨舰。当我看见你在私人交往中让自己和对手进行无关紧要的约会时遭蒙骗，当我看见你在门客的书板上铃上印记，尽管那些书板里写着怎样让他落入圈套，难道我还会认为可以把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委托给你吗？天知道，一个在港湾里都会把双桨扁舟弄翻的人也许却能在攸克辛海面驾

173

174

〔1〕 正是在百人团法庭对各种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审理基础上形成了罗马法的精密性。

驭阿尔戈船更迅速地航行！〔1〕那又会怎么样？如果案件并非是微不足道的，却常常是非常重要的，争辩的是关于市民权问题，一个没有法权知识的人需要有一副怎样的嘴脸才敢为这样的案件充当辩护人啊？那么，又能有什么案件比那个兵士的案件更重要呢？关于他死亡的虚假消息从军队传到他的家里，他的父亲信以为真，便改变了遗嘱，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了继承人，此后父亲本人去世了；兵士回来后，他作为儿子，虽然由于遗嘱而失去了继承权，但仍按照法律程序，要求得到父亲的遗产，案件交由百人团法庭审理。实际上这个案件提出的是公民权问题：父亲在遗嘱中既未指明他为遗产继承人，也未指明他不是遗产继承人，这样的儿子是否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 175

三十九

“还有百人团法庭审理的马尔克卢斯家族和贵族克劳狄乌斯家族之间的案件，当马尔克卢斯一方对一个获释奴隶之子的继承权问题从家庭关系角度为自己辩护，贵族克劳狄乌斯从氏族关系角度为自己辩护时，难道在这一案件中演说家们谈的不是关于整 176

〔1〕攸克辛海是里海的古称。阿尔戈船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在女神雅典娜的帮助下，用神木制造的一条大船，以伊阿宋为首的一群希腊英雄曾驾着它乘风破浪，克服险阻，去黑海东岸寻找金羊毛。

个家族法和氏族法问题？^{〔1〕}还有一个案例，据我们听说，同样 177
也是由百人团法庭审理的：有一个人遭放逐来到罗马，并且他既然在罗马投靠了一个人如同他的保护人，于是他便在罗马过起了放逐生活，后来他未立遗嘱地故去了。难道在这个案件中辩护人在法庭上说明、解释的不是保护人法，尽管这一法律当时还是模

〔1〕 在古罗马历史上，克劳狄乌斯氏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族系，包括许多分支（家族），马尔克卢斯家族是其中之一。克劳狄乌斯氏族的支系有的属于平民阶层。有的属于贵族阶层。马尔克卢斯家族起初是平民家族，但后来成为贵族家族。根据史料，该家族第一位著名的人物是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公元前 331 年任执政官。另一位同名的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约生于公元前 270 年）于公元前 222 年—前 208 年间曾四度出任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以作战英勇著称。罗马军队在康奈战役中失败后，他在与汉尼拔作战期间虽未取得过重大的胜利，但在一些小的战斗中取得的优势，曾经大大鼓舞了罗马人低落的士气，被称为罗马人之“剑”，如同法比乌斯（费边）被称为罗马人之“盾”。公元前 208 年死于敌军的伏击。克劳狄乌斯氏族的贵族家族支系包括普尔克尔、尼禄、肯托努斯、分别为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克库斯的三个女儿的后代。该案件的案情是这样的。马尔克卢斯家有一个奴隶获释后留了下来。按照当时的习俗，这个获释奴隶理应沿用主人的姓氏，由他原先的主人做他的保护人。如果这个获释奴隶死时没有继承人，那么他的财产应归他的保护人所有。如果保护人死了，他的财产则应归保护人的儿子所有。获释奴隶的儿子属自由人出身，财产继承情况便不一样。如果这个儿子死的时候没有留下继承人，根据当时的习惯，他留下的财产应归父系亲属所有，如果没有父系亲属，则应归氏族成员所有。有人认为该案例的问题是：应该按他沿用的姓氏，归克劳狄乌斯氏族全体成员所有呢，或者只归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家族成员所有？也有人推测该案例的案情可能是：那个获释奴隶起初属克劳狄乌斯氏族的某个贵族支系，后来才转入马尔克卢斯家族。西塞罗在《命题集》，6，29 中认为，故去的是一个姓氏为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的获释奴隶的儿子，并且解释说，作为一个氏族的成员，应具有同样的姓氏，并且是自由人（ingenui）出身，他们的先人也不得是奴隶。然而在这个案例中，这位姓氏为马尔克卢斯的获释奴隶之子显然具有非自由人身份的先人，因此既然他不可能与其他克劳狄乌斯家族的人为同族人，与此相对应，他们便也不可能是他的同族人。我们不清楚这一案例是如何结论的。

糊的，不清楚的？还有，不久前当我在特别推举的私人审判员前 178
 对抗我们这位安托尼乌斯，为盖尤斯·塞尔吉乌斯·奥拉塔辩护
 时，难道我的整个辩护不是基于法律本身？事情是这样的。当马
 尔库斯·格拉提狄阿努斯向奥拉塔出售房屋时，在签订买卖契约
 时没有说明该房屋的一部分负有义务，我当时辩护说，如果卖方
 知道他所卖之物存在某种缺陷而在买卖时又没有说明，那么卖方
 理应承担责任。^{〔1〕}在这方面，我们的朋友马尔库斯·布库勒尤 179
 斯，一位在我看来并不愚笨，而他自我觉得则非常聪明，并且并
 不鄙弃法律知识的人，不久前也犯了类似的错误。^{〔2〕}他在向卢
 基乌斯·孚菲乌斯^{〔3〕}出售房屋时，在契约中保证采光一如既往。
 当城市的一个部分一开始进行建筑，虽然从那座房屋刚刚可以看
 到那里，但孚菲乌斯却立即控告布库勒尤斯，因为他认为不管那
 地方有多远，对天空的任何部分的阻碍都会改变房屋的采光。那 180

〔1〕 马尔库斯·马略·格拉提狄阿努斯是马尔库斯·格拉提狄阿努斯和盖尤斯·马略的姊妹的儿子，过继给盖尤斯·马略的兄弟马尔库斯·马略。老格拉提狄乌斯的一个姐姐格拉提狄娅嫁给西塞罗的祖父，因而这位格拉提狄阿努斯与西塞罗有亲属关系。此人公元前 87 年曾任保民官，公元前 84 年—前 82 年任裁判官，马略的支持者，苏拉独裁期间被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卡提利纳杀害（公元前 82 年）。盖尤斯·塞尔吉乌斯·西利乌斯·奥拉塔，公元前 97 年任裁判官，以生活奢侈闻名。奥拉塔有一处房屋，那房屋的一部分包含物役，即可能由于在隔墙、雨水的排泄、采光等方面牵涉和影响到邻居的利益。格拉提狄阿努斯购买了那座房屋。在过了一些时间之后，他又把房屋卖给了奥拉塔，没有说明该房屋的不足之处，因为他理所当然地可以设想奥拉塔知道情况。但奥拉塔以未说明情况为借口，控告格拉提狄阿努斯，以求获利。克拉苏斯为奥拉塔辩护，安托尼乌斯为格拉提狄阿努斯辩护。克拉苏斯显然是从买卖契约的字面内容为奥拉塔辩护，而安托尼乌斯则是从事情的合理性为格拉提狄阿努斯辩驳。

〔2〕 马尔库斯·布库勒尤斯，只见这里提及，生平不详。

〔3〕 卢基乌斯·孚菲乌斯，公元前 91/90 年任保民官，年轻一辈演说家，西塞罗称赞他的勤奋。参阅《论义务》第二卷，50；《布鲁图斯》，222；本书第二卷，91 和第三卷，50。

么，不久前由百人团法庭审理的曼尼乌斯·库里乌斯和马尔库斯·科波尼乌斯的案件又怎么样呢？多少人拥向法庭！人们如何聚精会神地聆听辩护！当昆图斯·斯凯沃拉，我的同龄人和任职同僚，一位最杰出的民法家，具有超群的智慧和敏捷的审察力，演说风格严谨、雅致，正如我通常说的，民法家中最杰出的演说家，演说家中最杰出的民法家，他从遗嘱的字面意义进行辩护，并且认为，如果他的遗腹子出生，并且在未达到成年便死去，这时那个被指定在遗腹子出生并死去之后作为继承人的人便可以成为继承人，而我则认定，遗嘱订立者的意思在于如果他没有成年的儿子，那么，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便成为继承人，难道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案件中没有称引对法律的权威解释，列举类似的案例，提供遗嘱的种种类型？难道这些不是涉及民法的核心？〔1〕

四十

“我不想再列举其他更重大的案例，它们不胜枚举。常常也 181
发生由法庭审理我们的公民权问题。例如盖尤斯·曼基努斯，一位非常显要、非常尊贵的人，担任过执政官。当由于努曼提亚协议而引起普遍的憎恨，根据元老院决议委派的使者把他交给努曼

〔1〕 案件可能发生在公元前94—前92年间，西塞罗在《布鲁图斯》，195—198中对该案的辩护过程作了更详细的叙述和分析。案情是：有个人临死时留下妻子。他认为妻子已经怀孕，便指定遗腹子为自己的财产继承人，同时指定曼尼乌斯·库里乌斯为第二继承人，称如果儿子未成年便死去，那时遗产归曼尼乌斯·库里乌斯所有。但实际上他的妻子并未怀孕，儿子并未出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最近的亲属马尔库斯·科波尼乌斯要求得到遗产，否定库里乌斯拥有继承权，因为儿子并未出生。在这场遗产纠纷中，由百人团法庭审理。克拉苏斯为库里乌斯辩护，斯凯沃拉为科波尼乌斯辩护。与《布鲁图斯》中不同的是在这里，克拉苏斯为公正思想辩护，斯凯沃拉为遗嘱的字面意义辩护。

提亚人，努曼提亚人拒绝接受他，他在这之后返回家，踌躇着参加元老院会议时，马尔库斯之子、平民保民官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吩咐把他带出去，因为他认为曼基乌斯已经不是公民，既然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凡被自己的父亲或者人民卖出的人或者被圣使交出去的人返回来后都不可能享受原有的权利。^{〔1〕}我们从所有民事冲突中能找到什么比涉及社会地位、公民权利、人身自由、一个曾担任过执政官的人的生命更重的案件和争论呢？特别是案件不是由于某种罪行，对此他可以否认，而是关于公民权问题。我们的先辈还曾提出一个与此相类似的问题，只是等级要低一些。如果与我们结盟的人民中有人在我们这里为奴，获得释放，后来他返回家去，那么他是恢复原有的权利地回到自己人中间，并失去我们这里的公民权吗？还有，不可能有任何法庭判决比涉及自由的问题更重要，难道不可能由于公民权利问题产生这样的争论：一个按照主人的愿望被录入公民册的人从什么时候起

〔1〕 按照古罗马法，罗马公民在战争中被俘而成为奴隶后，即自动失去罗马公民权。当他摆脱俘虏状态返回后，即自动恢复原先的权利（*jus postliminii*）。这里的问题是曼基努斯被元老院决定交给敌人，但敌人不接受他，他返回来，这种情况是否可以适用那条法律？盖尤斯·霍斯提利乌斯·曼基努斯，公元前137年任执政官。他在西班牙与努曼提亚人作战时，屡遭失败。在罗马军队陷入敌人的包围后，他与敌人签订了和约。罗马元老院认为那是一个屈辱性和约，拒绝接受，并决定把曼基努斯交给努曼提亚人而毁约。努曼提亚人拒绝接受曼基努斯。曼基努斯返回罗马后，曾被监察官剥夺了元老资格，不过后来又重新恢复了。“圣使”（*pater patratus*）曾指随军祭司团（*feciales*）首领，该祭司团主持宣战、媾和等祭典。

成为自由人，是立即成为自由人，还是待行过祭礼后？^{〔1〕}还有，由我们的祖辈的记忆传下来的一件事情又怎么样？有一家的主人，他从西班牙回到罗马时，把他的怀孕的妻子留在行省，他在罗马又娶了另一个女人，并且没有通知原先的妻子离婚；他没有留下遗嘱死去了，而那两个妻子各自都生了一个儿子。难道这里引起争论的是一件普通的事情？当问题涉及到两个人的命运时，其一是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其二是那孩子的母亲，如果法庭判定同第一个妻子的离婚需要一定的文字材料才能成立，而不是根据新的婚姻，那么这个孩子的母亲便成了姘妇。就这样，当一个

184

〔1〕“祭礼”（*lustrum*）指监察官举行的祭礼。古罗马的监察官每5年选举一次，其主要职责是核查公民身分，任期届满时举行隆重的祭礼。祭礼在马尔斯广场举行，人们按战时安排集合于广场，根据最后的人口统计资料按比例武装，祭礼为净罪礼，杀献一猪、一羊、一牛（*suovetaurilia*），标志前任人口统计的结束和新的五年的开始。在古罗马，释放奴隶通常有三种正式方式（*manumissio iusta*）。一是棒触式（*vindicta* 或 *per vindictam*），这种仪式通常在裁判官面前举行（也可以在其他官员，如执政官、卸任执政官等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主人把奴隶带到裁判官面前，整个过程有如一场虚拟的所有权诉讼。因为奴隶不享有任何法律权利，因而由官员的代表或其他人代理（称为 *assertor libertatis*——自由维护者）。仪式时，他用棍棒触一下奴隶，并宣布奴隶是自由人，主人对此不表示异议，裁判官见双方无争议，便宣布有利于前者的决定。主人随即拉着奴隶的人，绕着自己转一圈，给他掌一下嘴巴（对于这一动作的含义存在种种猜测，至今无定见）。仪式就此结束，奴隶便获得释放，成为自由人。二是册录式（*censu* 或 *per censum*）。当监察官抄录公民名册时，奴隶的主人可以向他们声明他释放某个奴隶或某些奴隶，请求把他们的名字录入罗马公民名册。这种形式五年中只可使用一次。其三是遗嘱式（*testamento* 或 *per testamentum*）。这种形式使用非常广泛，但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文字形式，表示允许奴隶获得自由。克拉苏斯在这里提到的显然是第二种形式，即册录式。这种册录只有在监察官履职届满，举行隆重的祭礼后才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这里的问题是这样释放的奴隶从什么时候起被视为获释奴隶，是从登录的时候起，还是从监察官行过祭礼以后起？

人对自己国家的法律以及其他类似的方面毫无知识，然而却无比高傲而自豪地，满脸堆着喜悦和自信地，不时地四处张望着，带着大帮的随行人群在广场上到处游荡，慷慨地答应保护门客，帮助朋友，以自己的天资和智慧的光辉照耀几乎全体国民，难道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特别的厚颜无耻吗？

研究法律并不困难

四十一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是关于有些人的厚颜无耻，现在 185
让我们批评懒惰和疏忽。事实上，即使熟悉法律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巨大的好处也应该能够激励人们去承担学习的艰辛。但是，
不死的天神啊，我本不敢在斯凯沃拉在座的情况下这样说，若不是
他本人曾经反复地说过，他觉得认识任何其他科学都没有比认识
法律更容易的。由于一定的原因，大部分人对这一问题确实持 186
另样的看法。首先，因为古时的人们，凡掌握这门科学的人，他们
都不希望传播自己的知识，目的在于维持和加强自己的权力。
第二，后来，虽然法律已经公布，格奈乌斯·弗拉维乌斯第一次
说明各种诉讼规则，^{〔1〕}这是由于任何知识都不可能达到科学的

〔1〕 格奈乌斯·弗拉维乌斯，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克库斯的文书，阿皮乌斯的获释奴隶的儿子。据说他骗得阿皮乌斯关于诉讼类型的手稿，把它公布了（公元前 304 年），但也可能是阿皮乌斯让他这样做的，被称为弗拉维乌斯法（*jus civile Flavianum*）。这样做的结果是使以前一直被大祭司和贵族掌握的市民法和诉讼规则从此为普通人所知晓，他自己也因此先后成为平民保民官、元老院元老、高级市政官，尽管他只是一个获释奴隶的儿子。按照古罗马习俗，只有在一定的日子里可以进行诉讼，在其他日子里进行诉讼被视为亵渎。弗拉维乌斯在公元前 304 年任市政官期间，在罗马广场用白板公布了一年中可以进行诉讼的日期，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参阅李维乌斯的《罗马史》第九卷，46。

水平，如果掌握那些知识的人虽然早就想把那些知识建立成科学，但是他并不具备那样的学识，使他能根据那些尚未成为科学的知识建立起科学。我看到，我本想说得更简短一些，结果却说得有些晦涩，但是如果可能，我试着说得更清楚一些。 187

司法科学的本质

四十二

“几乎所有现在包含于各种科学的知识在从前都是分散的，零乱的，例如音乐中的节拍、音调和旋律；几何学中的线、形、距离和大小；天文学中天空的转动、星辰的升降和运动；语法学中诗人们的情感抒发，对历史事件的了解，对词语的解释，阅读时的发音；最后，在我们的演说艺术中的取证、修饰、安排、记忆、演讲：所有这一切在以前令人们觉得都是不清楚的，没有联系的。因此，便从外面其他类形的知识〔1〕中借用了某种被哲学家们完全视为他们所有的技艺，那种技艺应该以某种规则把杂乱无章的事物紧密地联系起来，结合到一起。就这样，对于市民法需要确定这样的目标：应该保持公民在事务和诉讼中基于法律和习俗的公平。在这之后应该规定出“类”，并且应该限制于一定的数目，且为数不多。类即自身包含两个或更多个由于某种共性而彼此相似，然而由于特有的性质又互相区别的“属”。属乃是对它们所源之类的附加划分。不管是类或属都有自己的名称，所有的名称包含的意义都应由定义来限定。定义是对我们所希望界限的事物的特有性质的一种简明而完整的说明。我本会用实例 188 189 190

〔1〕指论辩术。

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若不是考虑到我是在对哪些人发表谈话。现在我对提出的问题只需作简短的说明。要知道，无论是我自己去完成我已经长时间考虑的事情，或者是由另一个人去做，由于我受阻碍或亡故而由他去完成，都应该首先把整个市民法分成为数非常少的几类，然后再对这些类划分成有如它们的部分，继而再对每个类和属的特性进行界定，那时你们将会得到一门完美的民法学，并且是广泛的，丰富的，而不是困难的，晦涩的。^{〔1〕}不过当这些零散的知识还没有汇集到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四方 191 寻找，到处收集，以获得丰富的民法知识。

四十三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盖尤斯·阿库勒奥，一位罗马骑士，具有无比敏锐的智慧，但很少了解其他任何科学，现在同我住在一起，以前也一直同我住在一起，他如此深刻地掌握了市民法，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民法家能超过他，尽管那人深谙市民法，当然你们要把在座的这位除外。^{〔2〕}实际上，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 192 一切都包含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中，包含在人们的交往中，包含在广场上的事务中，并且为了理解它们，无须那么多的文字，无须那么多宏篇巨制。要知道，首先，大部分作家叙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其次，作家们甚至常常重复写作，只是文字稍有变化。其 193 实有一点可以使理解和学习市民法变得更容易，而且是大部分人

〔1〕 对罗马法体系化感兴趣的自然不是克拉苏斯，而是西塞罗本人。西塞罗的同时代人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也曾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150。

〔2〕 指斯凯沃拉。

都没有想到的，那就是研究市民法时令人感受到的一种惊人的愉悦和快乐。实际上，如果有人对我们的艾利乌斯^{〔1〕}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感兴趣，那他在整个市民法中，在大祭司的书录中，在十二铜表法中，都会发现许多古代画面，因为在那里各种词语充满古代色彩，各种类型的事件清楚地显示出先辈们的风俗和生活；如果有人对国家问题感兴趣——斯凯沃拉认为它不属于演说家研究的范围，而是源自某种其他的知识范畴，——那他会看到，这门学问完全包含在十二铜表法中，因为在那里所有国家利益和国家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得到了描绘；如果有人对威力强大、光荣无比的哲学感兴趣，恕我说话比较随意，那他在那里会发现形成他的所有看法的源泉，这些源泉包含在市民法和法律之中。^{〔2〕}要知道，我们正是从这里可以看到，人们最应该努力争取的是尊

194

〔1〕 这里提到的艾利乌斯更可能是卢基乌斯·艾利乌斯·斯提洛·普瑞科尼努斯（约公元前 154—前 90）而不是塞克斯图斯·艾利乌斯·佩图斯·卡图斯（公元前 198 年执政官）。卢基乌斯·艾利乌斯是骑士，克拉苏斯的同时代人，第一位拉丁文法家，熟悉古希腊罗马文化，研究过十二铜表法，瓦罗和西塞罗的导师。

〔2〕 西塞罗所言的哲学主要指哲学中的伦理学部分，并且由于他对人们的行为的兴趣，因此与法律紧密联系。

四十四

“即使会引起所有人的不满，但我仍想说出我的想法：请海 195
格立斯作证，在我看来，如果有谁想寻找法律的源泉和要义，一
本十二铜表法小书以自己巨大的权威性和丰富的有益性超过了所
有哲学家的著作。此外，如果我们确实像绝对应该的那样热爱我 196
们的祖国，这种爱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源自如此深刻的天性，
以至于无比智慧的英雄宁愿放弃长生不死，而要自己的伊塔卡，
尽管它有如织结在嶙峋的岩石上的一个小巢，^{〔1〕}那时我们对自己
的祖国，在整个大地上 惟有它是德性、权力、荣誉的居处的
祖国，应该燃起怎样强烈的爱啊？我们首先应该研究祖国的精
神、风俗、制度，这不仅因为祖国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而且因
为应该看到，如此巨大的智慧既包含在法律制度中，也包含在它
建立的如此强大的统治权力中。你们也会从研究法律中感受到快 197
乐和满足，并且你们也会很容易理解我们的先辈在智慧方面如何
超过其他的民族，只要你们能够把我们的法律与他们的吕库尔戈

〔1〕“无比智慧的英雄”指古希腊的奥德修斯。伊塔卡是希腊西部近海中一个山丘起伏的海岛，首府同名，奥德修斯的故乡。据古希腊传说，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奥德修斯率领自己的军队回国。他在海上历经了各种险阻，同伴丧生，船只被毁，最后只身一人飘泊到神女卡吕普索居住的海岛。卡吕普索希望奥德修斯能和她一起生活，允诺让他常生不死，但奥德修斯难忘自己的祖国和家中的妻儿，拒绝了卡吕普索的要求。他后来在神明的帮助下，终于返回故邦，与忠贞的妻子和心爱的儿子团圆。参阅荷马史诗《奥德赛》第一、十二等卷。

斯、德拉孔、梭伦的法律进行比较。^{〔1〕}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我们的市民法外，所有其他民族的市民法是多么混乱，甚至几乎是多么可笑。关于这一点我经常在平日的谈话中说得很多，每当我把我们的国人的智慧置于所有其他民族，特别是希腊人之上的时候。由于这些原因，斯凯沃拉，我曾经说过，凡希望成为完美的演说家的人必须懂得市民法。

四十五

“有谁不知道，这一学识本身能让那些懂得它的人享受多少 198
荣誉、信任和尊敬？在希腊人那里，实际上只有那些最卑微的人，那些在他们那里被称为“精通法律的人”，^{〔2〕}为了获得报酬，才让自己在审判过程中为演说家提供服务，在我们的国家里则相反，从事司法活动的是所有最富名望、最尊贵的人，例如有一人由于自己对市民法的了解而受到伟大的诗人如此崇高的称颂：

〔1〕 德拉孔（公元前7世纪），约公元前621年任雅典执政官，雅典的第一个立法者，通过制订成文法使雅典法律制度固定下来，以限制贵族在使用法律时的任意和专横。他的立法以严厉著称，古代即称其为“血写的法律”。他的立法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雅典的政治体制，而主要是把一些传统的习惯法用书面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因而并未能完全满足普通民众的司法要求。吕库尔戈斯、德拉孔和梭伦被称为古希腊的三大立法者。

〔2〕 名词“精通法律者”（pragmaticus）从公元前2世纪起出现在一些希腊作家的著作中，其含义不尽一致，指“富有经验的”，“辩护人”，“司法雇员”等。它作为“富有司法经验的人”，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指为演说家准备所有必要的案件材料的人。在希腊，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不像在罗马，诉讼事宜由贵族等社会上层掌握。罗马帝国时期，这种人也在罗马出现，为昆提利安所蔑视（《演说术原理》第十二卷，3，4。）

睿知超群，机敏的艾利乌斯·塞克斯图斯〔1〕

“还有许多其他人，他们不仅以自己具有的才能博得人们的尊敬，而且他们在解释法律时的权威性为他们赢得的尊荣更胜过他们的才能。为了使老年博得称赞，享受荣耀，有什么方法比解释法律更尊贵？对于我来说，早从青年时期起就觉得，掌握它不仅有助于广场诉讼实践，而且对于老年也是一种荣耀和装饰，以便当我的精力开始背弃我的时候——这样的时刻定然会到来，〔2〕——能够使我的住所避免孤独。要知道，有谁会比一个曾经担任过显要官职，履行过国家职权的老人能够完全有权说出比恩尼乌斯笔下那位皮提奥斯·阿波罗说出的话更美好？他称自己即使不能使“各个民族的人民和国王”，起码也能使自己所有的公民期望听取他的意见： 199

他们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我帮助他们，
使他们由迷蒙变清醒，给他们提供劝告，
免得他们对混乱不清的事情盲目作决定。〔3〕

毫无疑问，法学家的住宅乃整个社稷之谏堂。我们这位昆图斯·穆基乌斯的门廊和前厅就是证明，因为尽管他身体不佳，且已年迈，〔4〕但每天仍有非常多的公民，甚至有许多非常显贵的 200

〔1〕“伟大的诗人”指古罗马诗人恩尼乌斯。艾利乌斯·塞克斯图斯即曾任公元前198年执政官的塞克斯图斯·艾利乌斯·佩图斯·卡科斯。引诗出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

〔2〕当时克拉苏斯49岁。

〔3〕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

〔4〕斯凯沃斯当时已70岁。

人士聚集在他那里。

重申法学基础对于演说家的必要性

四十六

“这里已无须作长篇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演说家必须知道有 201
关国务和权力的公法，知道历史纪事和古往时代的实例。实际
上，有如在私人诉讼和审判中演说辞常常取材于市民法，因而正
如我说过的，演说家必须具有市民法知识，同样在公共案件中，
在法庭上，在民众大会上，在元老院里，一切古代社会的知识，
一切公法规定，一切管理国家的原则和知识对于那些从事国务活
动的演说家来说也应是他们的演说辞的材料来源。要知道，我们 202
在这次谈话中想要寻找的不是什么讼棍，不是什么饶舌者，也不
是什么空谈家，而是这样一个人，他首先应该是演说这门技艺的
祭司，虽然这种技艺的天性本身赋予人以巨大的能力，但是令人
觉得赋予者是神明，^{〔1〕}以至于令人觉得，甚至人具有的特性本
身也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出于神意地由上天给我们遣
来的。其次，他能够不是靠手杖保护自己，而是凭演说家之名的
荣耀，甚至能不受损伤地逗留于武装的敌人中间；再次，他能够
用自己的演说激起公民的愤恨，用刑罚抑制作恶和欺诈之人，能
够以自己才能的力量保护无辜，使其免遭法庭的惩罚；仍然是
他，能够激励萎靡和堕落的人民去争取荣誉，或是摆脱迷误，或
者激发人们反对为恶之徒，缓和对高尚的人们的怨怒；最后，他

〔1〕 此处原文有异文。有的版本作 *tamen dedisse deus putatur* – “但是令人觉得那是神明赐予的”。

能够用演说或是激起或是抑制人们心灵里的情感，使它成为如事情和情势要求的那样。如果有人认为，演说家的这种威力已经由那些撰写演说术教科书的人们作了叙述，或者我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把它阐述清楚，那他就完全错了，并且他不仅没有看出我的无知识，而且也没有看出问题本身的广泛性。我认为，我只是应该按照你们的希望，给你们指出源泉，你们可以从那里汲取，给你们指明道路本身，却不是作为导师，因为那样既没有尽头，也没有必要，而只是这样指出方法，像通常那样，把手指指向源泉。” 203

四十七

“在我看来，”穆基乌斯说道：“你所说的已经足够了，而且还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只要他们真是这样希望的。要知道，正如据说苏格拉底经常说，如果有人在他的劝告下，已经充分地渴望认识美德，那么他的工作便已经完成了。要是人们已经相信，人生最大的期望是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那么其余的道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便是很容易理解的了。我也这样认为，如果你们希望进入克拉苏斯用自己的讲演为你们展开的道路，那么你们也会很容易从这个开启的入口和大门，达到你们期望的目的。” 204

“你谈的这些，”苏尔皮基乌斯说道：“当然使我非常愉快，非常高兴，不过我们还想知道一些东西，克拉苏斯，尤其是你非常简略地说明的有关演说艺术本身的那些方面，既然你也认为不应该蔑视它们，而是应该学习它们。如果你能稍许展开地对它们进行阐述，那么你便能满足我们长久期望达到全部期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些什么问题，这本身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仍希望能知道研究这些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205

“你们知道吗？”克拉苏斯说道：“我由于为了能更容易一些 206
把你们留在这里，已经更多地遵从你们的愿望，而不是按我自己的习惯或天性。现在让我们请求安托尼乌斯对我们说说他一直掩藏着，至今一直没有公开阐述，并且已经长久地抱怨从中只写出一本小书的那些想法，让他告诉我们这一演说术秘密。”

“就这么办。”苏尔皮基乌斯说道：“因为安托尼乌斯谈话时，我们甚至可以了解你的看法。”

“那么，”克拉苏斯说道：“既然这些年轻人热切地把这样的 207
重担加在我们这些已经有如此年龄的人们身上，那就请你说说你对那些问题的看法吧，你也看到，他们希望你说说。”

安托尼乌斯的观点，他的实践体验

四十八

安托尼乌斯说道：“我完全看到，也很清楚，我被逮住了，这不仅因为你们要求我叙述我不熟悉、不清楚的情况，而且因为你们要求我做我在诉讼活动中通常一直极力避免的情况，克拉苏斯，即避免在你之后发言，但是现在他们却不允许我避免这样做。我同意满足你们的愿望，并且使我更有胆量的是因为我可以 208
希望在这场讨论中允许我像往常一样说话，谈话可以不带任何修饰。要知道，我要谈的将不是关于技艺本身，那我从来没有学过，而是关于我的经验；我那本小书里谈的也是这种内容，不是我获得的什么学说，而只是在事务和诉讼实践中感受到的体会。你们如果由于非常富有教养而对此感到不满意，那你们应该责备自己不公平，因为是你强使我说明我不知道的东西，同时应该称赞我的轻松，当我不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是由于你们的要求

而毫无勉强地回答你们的问题的时候。”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那就开始吧，安托尼乌斯。要知道，
你丝毫用不着担心你会说出什么不明智的话，我们没有人会后悔
让你发表谈话。” 209

安托尼乌斯说道：“好吧，我这就开始，并且从在我看来所有的谈话开始时都应该做的地方开始，亦即说明讨论的题目是什么，以免谈话东拉西扯，迷失方向，要是参加谈话的人理解的谈话对象不是同一个东西。譬如要是讨论的是什么是统帅科学，那么我认为首先就应该确定，什么是统帅；在我们确定统帅是战争行动的领导者之后，那时我们便可以谈军队，谈营寨，谈行军，谈会战，谈攻占城市，谈给养，谈埋伏和躲避埋伏，谈关于一切其他与指挥战争有关的方面。凡是理解和懂得这些事情的人，我便可以称他是统帅，并想以阿非利加努斯、〔1〕马克西穆斯、〔2〕 210

〔1〕 阿非利加努斯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阿非利加努斯(公元前236—前183)，通称老斯基皮奥，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曾率领罗马军队出征西班牙，用武力维持了罗马在那里的统治，公元前20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04年以卸任执政官身分率领罗马军队进攻北非，于公元前202年在扎玛打败迦太基军队。以老斯基皮奥为首的斯基皮奥家族崇尚希腊文化，反对以老卡托为首的保守倾向。

〔2〕 马克西穆斯指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卒于公元前203年)，公元前233年第一次任执政官，被视为罗马古代传统的典型代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以采用拖延战术，避免与汉尼拔进行大规模的正面接触，注意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断消耗敌人的力量而闻名。他反对老斯基皮奥进攻非洲以减轻汉尼拔对意大利的威胁的战略。

那样的人,甚至埃帕弥农达斯、^{〔1〕} 汉尼拔^{〔2〕} 以及其他类似的人们为例。如果我们讨论,把自己的经验、知识和热情献给国家管理的人是怎样的,那么我可以这样界定:国家管理者和公共谋略策划者应该是知道什么事情有利于国家,能使国家繁荣,并把它们运用于实际的人,为此我可以举普布利乌斯·楞图卢斯,著名的首席元老,^{〔3〕} 老提比略·格拉古,^{〔4〕} 昆图斯·墨特卢斯,^{〔5〕} 普布利乌

211

-
- 〔1〕 埃帕弥农达斯(卒于公元前 362 年),古希腊特拜政治家、统帅。特拜在他的领导下曾经强大起来,一时称雄于希腊。
- 〔2〕 汉尼拔(约公元前 247 - 前 183/182),北非迦太基的著名军事统帅,尤其以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 218 - 前 201)对意大利的大胆军事进攻而闻名,因此第二次布匿战争又称汉尼拔战争。公元前 202 年在北非扎玛被老斯基皮奥率领的罗马军队打败,迦太基投降。公元前 196 年,汉尼拔被选举为迦太基最高行政长官(共二人),进行了一些改革,以振兴迦太基。但那些措施引起了贵族寡头们的反对,他们向罗马告密,说汉尼拔正在同叙利亚国王安提奥科斯结盟,准备发动新的对罗马的战争。汉尼拔为躲避罗马人的追捕,逃出迦太基,前往小亚细亚。公元前 191 年罗马军队击败安提奥科斯后,汉尼拔逃到克里特岛,后来又去到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在那里成为国王的军事顾问。罗马人又派人威逼比提尼亚国王驱逐汉尼拔,最后汉尼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尽。
- 〔3〕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楞图卢斯(生于公元前 206 年),公元前 172 - 前 171 年出使希腊,公元前 169 年任高级市政官,公元前 162 年任代理执政官(*consul suffectus*),从公元前 125 年起为元老院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盖尤斯·格拉古的反对者。首席元老在元老院会议上享有第一个发言的荣誉。
- 〔4〕 即提比略·森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格拉古兄弟的父亲,参阅本卷,38 及注。
- 〔5〕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马其顿尼库斯(卒于公元前 115 年),公元前 148 年任裁判官,曾镇压以安德里斯科斯为首马其顿暴动,后来成为新设立的马其顿行省的第一任总督。公元前 143 年任执政官,征服了西班牙中部除努曼提亚人和特尔曼提亚人以外的所有克尔提贝里人。公元前 133 年反对提比略·格拉古的改革,公元前 131 年任监察官,公元前 121 年是盖尤斯·格拉古改革的反对者。

斯·阿非利加努斯,^{〔1〕}盖尤斯·莱利乌斯以及许多其他人,无法胜数,既有我们国家的,也有其他国家的。如果探讨谁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法学家,那么我会说那是精通法律和运用于人们的交往,善于提供咨询,进行诉讼,提供保护的人,并且称指这类人如塞克斯图斯·艾利乌斯,^{〔2〕}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3〕}和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 212

四十九

“如果我们需要谈那些比较不重要的科学,探讨什么人音乐家,什么人语法家,什么人诗人,那么我可以作类似的说明,他们每个人擅长什么,并且不可能向他们任何人提出比那更高的要求。最后还可以说一说哲学家,尽管惟独他们宣称他们的智慧的力量囊括一切,然而对他们可作这样的界定:凡努力探索

〔1〕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艾弥利阿努斯,即小斯基皮奥(公元前185/184—前129)。他原是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卢斯之子,过继给老斯基皮奥之子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公元前168年随艾弥利乌斯·鲍卢斯参加马其顿的皮得纳战役,在希腊认识著名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后来两人成为好友。公元前147年任执政官,获得对第三次布匿战争的军事指挥权,公元前146年占领并摧毁迦太基。公元前134年再度任执政官,在经过长时间的包围之后,征服努曼提亚。公元前129年的一天夜里,突然死于自己的卧室,死因一直不明。小斯基皮奥是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人,崇尚希腊文化,曾把当时一些颇有影响的文化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包括文学家、诗人、哲学家等。西塞罗让他作《论共和国》的主要谈话人。

〔2〕参阅本卷,198及注。

〔3〕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生于公元前200—前195年间),公元前149年任执政官,主张围困迦太基,但未成功,结果被革职。他是小斯基皮奥和莱利乌斯的朋友,著名的法学家,罗马民法奠基人之一。西塞罗的《论共和国》中谈话参加者之一。

一切神界和人间事物的实质、本性和原因，并努力理解和追求一切高尚的生活方式的人堪当此名。

安托尼乌斯对演说家的界定

“至于演说家，因为我们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我无法作与 213
克拉苏斯一样的界定。我觉得克拉苏斯把各种事物和技艺的全部
知识都归结于演说家的职责和名下，然而我认为，演说家乃是在
诉讼的和和社会的事务中善于使用能令听觉愉快的语言，善于发表
能使心智赞赏的看法的人。我称这样的人为演说家，并希望他能
有好的声音，适宜的动作和一定的幽默。我觉得，我们的克拉苏 214
斯在描绘演说家的能力时实际上并不是从该技艺的界限出发，而
是从他自己的几乎是漫无止境的才能出发。实际上，按照克拉苏
斯的看法，他甚至把管理国家的舵柄也交给了演说家，因此我感到
惊异，斯凯沃拉，你也同意他的这种看法，虽然元老院常常在
最重要的问题上倾听你的意见，尽管你说得很简短，不加修饰。
如果马尔库斯·斯考鲁斯，我听说他就在他自己离这里不远的庄
园里，一位在国家管理方面非常富有学识的人，如果他听说你剥
夺了他的声望和看法的权威性，因为你说那种权威属于演说家，
那么，克拉苏斯，请相信我，他会立即赶到这里来，他的面部表
情和眼神会使我们这种闲扯感到恐慌；尽管斯考鲁斯在演说方面
也是一位不可轻视的人物，但是他在重要的事情上依靠的是他那
审慎的理智，而不是演说技巧。^{〔1〕}如果有人在这两方面都富有 215

〔1〕 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约公元前 163 – 约前 89），没落贵族家庭出身，公元前 115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09 年任监察官，从公元前 102 年起成为首席元老，公元前 100 年以这样的身份提出元老院特别决议，反对平民保民官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基亚。斯考鲁斯在图斯库卢姆确实有一座庄园。

才能，但他成为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并不是因为他对公共事业很有见解，是一位出色的元老，或者我们的这位很善于辞令，很有口才的演说家尽管同时在管理国家方面也很出色，但他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并非由于自己的演说才能。这两种本领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它们远非一致，互相没有联系：如马尔库斯·卡托、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昆图斯·墨特卢斯、盖尤斯·莱利乌斯，虽然他们很擅长演说，但是他们美化自己的演说辞和自己国家的尊严所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和方法。

五十

“要知道，无论是事物的本性，或是某种法律，甚至传统习惯，都不禁止一个人知道多种科学。因此，尽管雅典的伯里克利 216
斯是位非常杰出的演说家，同时在该国许多年里一直是公共事务的第一公民，然而并非由此就应该认为，一个人应同时具有这两种才能。^{〔1〕}又如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虽然他既雄辩，又通晓法律，但是不应该由此便认为演说才能里也包含着市民法知识。事实在于如果一个精通某种技艺的人同时又掌握另一种技艺，那 217
他会令人觉得他知道的另一种技艺是他精通的那种技艺的一部分。由此我们甚至也可以认为，熟练地玩球戏和十二线^{〔2〕}也是市民法的一种特性，因为普而利乌斯·穆基乌斯对其中哪一种都

〔1〕 伯里克利斯（约公元前 495—前 429），雅典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出身于贵族，但后来成为雅典民主派首领，在他掌政时期（公元前 444—前 429），雅典奴隶制城邦达到最繁荣的时期。

〔2〕 十二线也是一种游戏。在板上划有十二条线，游戏者触动小石子前进，可能是由自己一方底边进到对方底边，再返回来。考古发掘曾发现这样的线盘，但对游戏规则无从了然。

很精通；同样也可以认为，那些被希腊人称之为物理学家的人同时也该是诗人，因为物理学家恩培多克勒斯曾经写出过杰出的诗篇；^{〔1〕}而且，尽管哲学家们希望把一切都视为似乎属于他们，为他们所拥有，但他们自己也不敢仅仅由于人们认为柏拉图在那些方面曾经出类拔萃，便妄称几何学或音乐也属于哲学家。事实上，如果确实认为演说家需要所有的科学，那时也许这么说更可接受一些：因为演说术不应该是贫乏的、无修饰的，而应该用许多各种各样的事物进行点缀和修饰，那么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应该多听，多看，多悟，多思，多读，但不是为了把它们如同自己的领域去占有，而是把它们作为他人的东西去品尝。要知道，我也承认，演说家应该是富有学识的，对任何事物都不应该是生疏的，没有经验的，在诉讼方面不应该是外邦人和客人。 218

演说家和哲学家的区别

五十一

“我对你刚才充满激情的谈话，克拉苏斯，丝毫不感到惊奇， 219
哲学家们经常采用这种方式。正如你说，任何人都不可能用演说激动听众的心灵或使激动的心灵平静——这正是演说家的力量和伟大之所在，——如果他不能深刻洞察一切事物的本质、人类的习俗和思想，为此演说家不可避免地必须懂得哲学。我们看到，为研究这门学问，甚至那些最富有天资、最为悠闲的人们都为它

〔1〕 恩培多克勒斯（约公元前493—前433），西西里岛阿格里根图姆人，贵族家庭出身，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诗人。认为自然由火、气、水、土四种元素组成。写过诗体哲学著作《论自然》等，现仅传残段。

花费了整个的一生时光。我对他们的知识和科学的丰富性和广博性不仅不蔑视，而且甚至还非常地钦佩，但是对于我们，对于生活在这个人民中间，活动于这个广场的我们，知道和谈谈人们的那些与人类的习俗不相违背的习俗就足够了。^{〔1〕}事实上，有哪一位富有才能、富有威望的演说家想激起承审法官的愤怒反对他的对手时，曾经什么时候由于不知道愤怒是什么，不知道那是心智的激越还是对遭受的痛苦进行惩罚的渴望，从而不知所措过？有哪一位演说家在想用演说引发和激起承审法官或人民的各种心理活动时，说过哲学家们通常说的那些东西？要知道，一部分哲学家认为，不应该有任何的心灵活动，并且认为凡是在承审法官心里激起那些活动的人都是在邪恶地犯罪；^{〔2〕}另一些哲学家希望自己能比较为人们所接受，能更接近于生活真实，则声称心灵活动应该是很有节制的，并且最好是轻微的。^{〔3〕}然而演说家却相反，日常生活习惯中一切被认为不好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应该极力回避的东西，他们都极力用言语使它们变得更充分，更剧烈；同样，对那些普遍令人觉得应该追求，应该期望的东西，他们也借用语言进行夸张和修饰；他们不希望自己显得在愚蠢人中间如此睿智，以至于听众以为自己也是一个愚蠢人或希腊人，或者因为推崇演说家的才能，惊诧演说家的智慧，从而沮丧地认为自己太愚笨。不，他们如此深入地观察人的心灵，如此深刻地研究人的感觉和思想，以至于无须企求于哲学家们的界定，无须在演说中探讨那种最高的幸福是存在于心灵，还是存在于肉体，

〔1〕 抨击哲学家们，尤其是斯多葛派喜欢谈论那些怪异的伦理观点。

〔2〕 这是斯多葛派的观点，反对任何情感激动。

〔3〕 这是逍遥派的观点，主张情感活动要适中。

是源于德性，还是源于欲望，它们是否可以互相联系，互相结合，^{〔1〕}或者是否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没有什么事物是确定的，没有什么事物是可以被完全认识 and 理解的。^{〔2〕}我承认，关于这一切存在许多错综复杂的理论和许多内容丰富的思想，但是我们探求的，克拉苏斯，是另一种东西，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我们需要天性聪慧、实际经验丰富的人，他能够敏锐地观察自己的国民和那些他经常希望能够通过演说在某个方面说服的人在思考什么，体会什么，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期待。 223

五十二

“他应该能够感触到任何一种类型、年龄、阶层的人的脉搏，了解他正在其面前进行诉讼或将要进行诉讼的人们的思想和感觉。至于哲学家们的著作，那就让他把它们留在自己的身边吧， 224 以备如我们这种图斯库卢姆式的休息和闲逸，以免他如果什么时候需要谈论公正和诚信时，不必去借用柏拉图的话。当柏拉图阐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构设了一个新的国家，他认为需要就公正发表的那些看法与日常生活传统和社会习惯存在那么大的差距。如果他的那些看法得到人民和国家的赞同，那么 225 还有谁会同意让你，克拉苏斯，一个如此尊贵、如此富有影响的人，国民中的首屈一指者，在你的国民们的庞大集会上发表你曾经发表过的如下言论：‘让我们摆脱苦难吧，让我们摆脱那些人

〔1〕 斯多葛派主张德性即幸福，伊壁鸠鲁派认为享乐即幸福，逍遥派主张二者结合起来，区分心灵的幸福、肉体的幸福和外在的幸福。

〔2〕 指学园派的怀疑论。关于不同的哲学派别对幸福的看法，请参阅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谈话录》，第五卷，84。

的大嘴巴吧，他们的残忍不可能因我们流的血而感到满足！不要让我们受其他任何人的奴役，除了你们大家，对你们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那样做。’〔1〕我撇开‘苦难’不谈，正如那些哲学家说的那样，勇敢的人对它们不会有什么感觉；〔2〕我也撇开‘大嘴巴’不谈，你想从中摆脱出来，以免以不公正的审判吮吸你的血的那些大嘴巴，因为他们认为智慧之人也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但你还说到‘受奴役’，不仅大胆地说到你自己，而且也说到你当时正在为之辩护的整个元老院？克拉苏斯，难道德性能忍受你将其规则划归于演说科学的那些哲学家的奴役？要知道，惟有德性永远是自由的，甚至即使身体被武力俘获，被镣铐囚禁，但是德性仍应该保持自己的权利和在一切方面无限的自由。你还补充说，元老院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服役于人民；有哪位哲学家会如此娇柔，如此软弱，如此懦弱无能，如此把一切都归之为肉体的快乐和痛苦，以至于能够赞成让元老院，让正是人民自己赋予其约束和管理自己有如某种笼头的权力的元老院服役于人民？ 226

五十三

“就这样，当我认真思考你说过的那些著名的话的时候，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一个非常富有学识、沉湎于哲学 227

〔1〕 称引自公元前106年克拉苏斯为塞尔维乌斯法发表的演说，该法曾要求把审判权由骑士阶层交还给元老院。结果可能没有获得通过。

〔2〕 指斯多葛派，该派哲学主张自制。

的人^{〔1〕}曾经评论说，那些话不仅说得‘不合适’，而且甚至说得‘鄙陋而可耻’。同是这位鲁提乌斯·鲁孚斯，承认自己对于塞尔维乌斯·伽尔巴是怎样一个人记忆非常深刻，一直对他非常不满，因为当卢基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对此人提出指控时，伽尔巴激起了人们多大的同情，马尔库斯·卡托，伽尔巴的严厉的、激烈的对手，曾对罗马人民发表了尖锐的、激烈的演说，那篇演说辞被卡托本人收进了《史源》里。^{〔2〕}就这样，鲁提利乌斯谴责伽尔巴，因为后者几乎把他的亲属盖尤斯·苏尔皮基乌斯·盖卢斯的孤儿昆图斯举到自己的肩上，引发人们对他的光辉无比的父亲的想念和回忆，激起人们痛哭流涕，并且把自己的两个年幼的儿子交由人民监护，还有如在战场上没有评估和记录财产的情况下建立遗嘱那样，宣布自己指定罗马人民是那两个孤儿的监护人。^{〔3〕}就这样，尽管伽尔巴当时也激起了人民对他的厌恶和憎

228

〔1〕 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孚斯，法学家、演说家。随帕奈提奥斯研究过哲学，笃信斯多葛派。曾在小斯基皮奥麾下在努曼提亚服军役，后来结识墨特卢斯家族，终身保持联系。在尤古尔塔战争期间，他作为墨特卢斯·努弥底库斯的代表，表现出很高的才能。公元前105年任执政官，着手进行军事改革，后由马略完成。公元前94/93年作为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大祭司的代表前往亚洲，并以其名义管理行省三个月，冲撞了有势力的罗马人的利益。他被控营私舞弊，被判有罪，接受放逐。行省热情地欢迎，接受他为斯弥尔纳市市民。他在那里应该遇见过西塞罗。

〔2〕 卢基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利波努斯，公元前149年任平民保民官。此处指他在卡托支持下，于该年指控塞尔维乌斯·伽尔巴残酷对待屈服于他的卢西塔尼人。关于抨击伽尔巴的那篇演说辞表现的激烈的情感，请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89。关于塞尔维乌斯·伽尔巴，参阅本卷，40及注。

〔3〕 盖尤斯·苏尔皮基乌斯·盖卢斯（卒于公元前149年之前不久），公元前166年任执政官，古罗马天文学家，曾在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卢斯的指挥下任军事指挥官，公元前168年皮得纳战役前曾预言6月21日将有月全蚀。撰写过天文学著作，也可能是利用希腊文材料编写的。由于战斗前时间紧迫，因此在有朋友在场的情况下立的遗嘱虽然不正规，但仍具有法律效力。

恶，但是鲁提利乌斯认为，伽尔巴是靠这种激动人心的手法才得到解脱的。我看到卡托也曾这样说明那件案子：他如果不利用孩子和眼泪，他便会受到惩罚。鲁提利乌斯严厉谴责这些行为，宣称即使遭放逐，即使丧失生命，也比遭受这种屈辱强。他不仅这样说了，并且自己真这样想，这样做了。要知道，尽管正如你们知道的，这个人是完美无瑕的典范，虽然公民中没有哪个人比他更正直，更真诚，但他不仅不想向承审法官求情，而且也不想对自己的演说辞进行过分的修饰和离题插叙，超过能足以证明事实的简朴演说的需要。他只是对科塔，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青年，自己的姊妹的儿子作了小小的让步。昆图斯·穆基乌斯也从某个方面对这一案件发表了讲演，按照自己的习惯，一点也不华丽，纯净而明澈。如果你，克拉苏斯，虽然你刚刚发表谈话，认为演说家应该从哲学家进行的讨论中汲取内容以丰富自己的演说，若是你当时能够不是采用哲学家们的方式，而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发表演说，为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辩护，那么尽管那些承审法官像他们当时实际上那样是一些罪恶的、凶残的、应受惩罚的公民，但是你的演说固有的力量也会把他们的整个劣性从心灵深处挖出来。可是现在失去了一个如此杰出的人，由于案件是那样辩护的，如同案件的审理是在柏拉图的那个想像出来的国家里进行的一样：辩护者中没有一个人叹息，没有一个人呼喊，没有一个人悲痛，没有一个人抱怨，没有一个人向国家含泪恳求，没有屈膝乞怜。还能怎么样？没有任何人在法庭上跺脚，我想那是为了不至于传到斯多葛派那里去。

苏格拉底的榜样

五十四

“罗马人和卸任执政官模仿了古代著名的苏格拉底，此人虽 231
然在世人们中最聪明，最真诚，但是他在刑事法庭上那样地亲自为
自己辩护，以至于令人觉得他不是请求者或被告，而是陪审员们
的教师或主人。甚至当无比精于言辞的演说家吕西阿斯^{〔1〕}交给
他写就的演说辞，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它背熟，然后在法庭
上用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很乐意地阅读了那篇演说辞，并称
赞演说辞写得很合适。‘但是’，他接着说道：‘正如要是你给我
拿来一双西库昂鞋，即使那双鞋拿来得很及时，很合脚，我也不
会穿它们，因为那不是男子该穿的鞋。’^{〔2〕}那篇演说辞也一样，
虽然他觉得很善于辞令，很雄辩，但是对于勇敢的、具有男人气
概的人显得不合适。就这样，他被判处，并且不只是第一轮投
票，在那轮投票中陪审员们判定惩罚还是解脱，而且还有第二轮
投票，按照雅典法律他们应该再投一次票。在雅典，在被告被判 232
受处罚之后，如果罪行不是刑事性的，那么要对惩罚进行评估：

〔1〕 吕西阿斯（约公元前 459—约前 380），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其父克法洛斯是西西里岛叙拉古扎人，应伯里克利斯的邀请（公元前 450 年左右）迁来雅典，居住在比雷埃夫斯，开设盾牌制造厂。公元前 404 年雅典三十人独裁政权因吕西阿斯一家人同情民主派而没收了他家的财产，他的兄长波勒马科斯被处死，吕西阿斯本人越狱逃脱。翌年民主制度恢复后，吕西阿斯因支持民主派有功，获得雅典公民权，控告三十独裁者的暴行。吕西阿斯曾在修辞学家提西阿斯门下学习修辞学，后来他自己在雅典讲授修辞学，代人撰写讼辞，很有声望。传下演说辞 31 篇（其中 5 篇疑为他人的作品），风格以质朴、简洁著称。

〔2〕 西库昂鞋是一种软鞋，女性化的象征。

当陪审员们〈按照法律〉，^{〔1〕}需要进行第二次投票的时候，陪审员们要询问被告，他自己认为最高应受怎样的惩罚。当陪审员们这样询问苏格拉底的时候，苏格拉底回答说，他应该受奖赏，给他最广泛的荣誉和奖励，公家每天在公共餐厅为他提供饮食，这种款待在希腊人那里被视为是最高荣誉。苏格拉底的回答使陪审员们非常生气，以至于他们判处这位无辜的人死刑。然而如果他被解脱——尽管他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出于对他的巨大的天资的敬重，确实这样希望，——那时我们又该如何抬举你的那些哲学家？因为当苏格拉底被判处并非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而只是因为不懂演说术时，他们仍宣称应该向他学习演说规则。我不想和他们争论，两种技艺中哪一种更好、更正确，我只想说，那是那种技能，这是这种技能，互相没有对方都可以达到完善。 233

演说家完全无须知道法律

五十五

“要知道，对于你为什么如此热情地谈论市民法，克拉苏斯，234
我很清楚；在你谈论这一点时我便明白了。首先，你那是为了迎合斯凯沃拉，他那特有的和蔼使我们大家都应该喜爱他；当你看到他的技艺没有嫁妆，没有伴随，未作梳理时，你便赠给它词语作妆奁，使它变充实，变优美。第二，因为当你在家里拥有这样一位鼓励者和导师的时候，你为这门技艺耗费了如此巨大的心血和劳动，担心如果你不能用演说对这门科学有所促进，那便会使你的辛劳白费。不过我不想同你的科学争论。就让它像你希望的 235

〔1〕 此处原文有残损。“按照法律”为校勘者的推测。

那样重要吧。要知道，谁也不否认它是如此地重要，如此地广泛，与许多人有关，一直享有巨大的荣耀，今天许多最尊贵的公民都在研究它，不过请当心，克拉苏斯，当你用新颖的、非本身的装饰打扮市民法这门科学的时候，你不要使它失去它固有的、传统的装饰。要知道，要是你认定凡是谙熟法律者也是演说家，凡是演说家同样也是谙熟法律者，那你便是肯定了这两门科学的巨大意义，肯定了它们之间的等同性和两门科学的美质的共同性。但是现在你又认为，不一定掌握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演说术也可以成为谙熟法律者，而且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人，然而你又否认不懂法律也可以成为演说家。于是对你来说，谙熟法律者本人不是什么别的，仅仅是一个谨慎、敏锐的熟悉诉讼事宜的人，诉状宣读者，条规朗诵者，咬文嚼字的人；但是由于演说家在诉讼过程中经常需要借助于法律，因此你就把法律科学如同小侍女和小奴婢，与演说术结合了起来。 236

五十六

“至于说到你对有些辩护人的厚颜无耻的行为感到惊异，因为他们或者甚至连细小的概念都不知道，却自认为能承担重大的案件，或者胆敢在诉讼过程中讨论市民法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虽然他们对那些方面并不知道，从未研究过；其实为这两种情况辩护既容易，也简单。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尽管一个人不知道进行婚姻买卖时采用什么词语形式，但是他仍然能够很好地为经历过这样的婚姻的妇女辩护。如果驾驶扁舟和大船的知识是同样的，那么即使有人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口约形式分配遗产，但他并非不可能主持遗产分配。实际上，你曾提到的那些交由百人团法庭审判的极其重要的案件，其中有哪一个案件不能交由尽管 237 238

不谙法律，但很善于讲演的人出色地辩护？就是在所有那些案件中，有如在您刚才提到的曼尼乌斯·库里乌斯的案件中，亦如在盖尤斯·霍斯提利乌斯·曼基努斯的案件争论中，或者有如在那个由另一个妻子出生、前妻又未被通知分离的那个孩子的案件中，甚至在最有经验的人们中间，对法律问题也存在巨大的分歧。因此我想问，在这些案件中，当最后胜诉的是这样一位谙熟法律者，他不是依靠自己本行的技能，而是靠别样的，亦即不是法律知识，是靠演说术获胜的，那么法律知识又给予了演说家什么帮助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当年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1〕}竞选市政官职位时，较他年长的卸任执政官塞尔维乌斯·伽尔巴帮助他——因为他正在为自己的儿子盖尤斯^{〔2〕}向克拉苏斯攀亲，——这时有一位乡下人来找克拉苏斯咨询意见。那个乡下人把克拉苏斯领到一边，向克拉苏斯说明了事由，他从克拉苏斯那里得到的回答是正确的，但对他的事情却不很合适；伽尔巴看见那人有些忧愁，便呼唤名字，^{〔3〕}叫他过去，问他为了什么事情向克拉苏斯咨询。伽尔巴听了那人的叙述，见他心情很不安，便对他说道：‘我看到，克拉苏斯回答你时心中忧烦，牵挂着事情。’然后伽尔巴拉住克拉苏斯的手，问道：‘喂，你怎么想到这样回答他？’这时克拉苏斯作为一个非常富有经验的人，满怀自信地肯定，事情正像他回答的那样，不可能有什么怀疑。当时伽尔巴便玩笑着列举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类似的案例，说了许多话维护公正，反驳法律；克拉苏斯在争论中不是伽尔巴的对手——尽

〔1〕 指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狄维斯·穆基阿努斯，见本卷，170。他任市政官约是公元前137年。

〔2〕 指盖尤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生于公元前158年，公元前113/112年任裁判官。

〔3〕 当时交往中的一种亲切形式。

管克拉苏斯也属于非常能言善辩者之列，但是怎么也不能与伽尔巴相比拟，——他便倚恃权威人士的威望，称引自己的兄弟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的著作中和塞克利图斯·艾利乌斯的著作中的文字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伽尔巴的看法令他觉得是可信的，甚至差不多是正确的。

五十七

“有这种类型的案件，有关它们的法律问题不存在争议，这些案件通常不会被提交法庭。难道有谁会按一家之长在生育儿子之前做的遗嘱而为遗产分配问题进行争论？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儿子的出生使遗嘱失效。因此，在法律的这一方面不需要任何法庭审判。演说家在法庭争辩中对这一部分法律自然也完全可以不受惩罚地不予注意，尽管这一部分法律毫无疑问是非常非常广泛的。然而甚至在最有经验的法学家们中间都存在着争论的法的另一部分，演说家不难找到任何一个他为之辩护的那部分法的权威；演说家从他那里得到投掷武器之后，自己便可以用演说家的胳膊和力量把它们投掷出去，除非你自己在为曼尼乌斯·库里乌斯的案件辩护时没有利用斯凯沃拉的著作或你的岳父的论述——愿这位无比尊贵的人宽恕我们这样说^{〔1〕}——，对维护公正和为亡故者的遗嘱和意愿进行的辩护发起攻击。在我看来——因为我经常听你演讲，出席你为之辩护的案件的审判，——你赢得的绝

〔1〕此处的“斯凯沃拉”指法学家斯凯沃拉和他关于市民法的著作（libelli），“你的岳父”指斯凯沃拉·占卜官，即谈话参加者。有的研究者主张这里的原文 *Scaevolae libellis aut praeceptis soceri tui* 指的是同一个人，即参加谈话的斯凯沃拉，从而意思为“你的岳父斯凯沃拉的著作或论述。”

大部分赞成票是靠你的讽刺、幽默和雅致的诙谐，当你嘲笑斯凯沃拉的那种过分的锐敏，惊诧他的智慧时，后者发现首先应该出生，而不是死亡。当时你从法律中，从元老院决议中，从日常生活和一般谈话中不仅辛辣地，而且嘲弄地、谐谑地列举了许多例子证明，如果我只理解字面，而不理解含意，那么什么也不会弄明白。就这样，当时法庭上充满了一片欣悦和快乐。我在其中未能看到对市民法的了解给了你什么帮助，让你获益的是你那与巨大的活跃和优美相结合的杰出的演说力量。而穆基乌斯本人作为祖国法律的维护者，并且如同一名自己的世袭领地的斗士，他在这一案件中发表反驳你的演讲的时候，有什么令人觉得他是从市民法里汲取的？他宣读了哪条法律？他使哪些原来令不谙法律的人觉得比较隐蔽的东西由于他的演说而变得明显了？他的整个演说实际上就在于维护让成文的法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性。其实所有孩子在老师那里都作这种类型的练习，学会用这种方法在有些情况下为成文的法规辩护，在另一些情况下为公正辩护。我想在那件众所周知的兵士案件中，无论你是为继承人辩护，还是为兵士辩护，你都会求助于霍斯提利乌斯法典，^{〔1〕}而不是求助于自己的演说能力和力量。实际上，你若是为遗嘱辩护，你便会这样进行，似乎整个遗嘱法的命运全有赖于那次审判；或者你若是为兵士的事情辩护，那你会像通常那样，用自己的演说把兵士的父亲从死亡者中召唤起来，让他出现在人们面前，那父亲会拥抱自己的儿子，哭泣着把儿子托付给百人团法庭；请海格立斯作证，你会使得所有的顽石都流泪恸哭，就像这一切都是‘如口头

244

245

〔1〕 可能是一部有关遗产问题的法规汇编。

所宣布’，^{〔1〕}不过不是写在你比对其他一切书卷都尊重的十二铜表法里，而是写在老师的教材里。

五十八

“至于你指责年轻人疏懒，不认真研修你的科学，首先，尽管你认为那是最容易学习的科学，但是这门科学究竟如何容易，还是让那些以这门科学似乎是最困难的而自豪地漫游的人们去说吧。其次，你自己应该想一想，你怎么可以说这门科学很容易，尽管你也认为，到目前为止它还完全没有成为科学，只是将来什么时候如果有人研究其他科学时，他为完善那门科学，同时使这门科学也成为科学。此外，你还说它充满快乐，不过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其中的那种快乐留给你，而他们自己可以忍着不享受它，并且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需要背熟点什么东西，他也不会不选择帕库维乌斯的《透克罗斯》，^{〔2〕}而选择曼尼利乌斯买卖法^{〔3〕}去熟记。此外你还认为，对祖国的爱要求我们知道先辈们的规定。难

〔1〕“如口头所宣布”是一种古老的订立遗嘱形式。当时立遗嘱尚是口头的，不是文字性的。这一短语见于费斯图斯词疏 P. 173M: cum nexum faciet mancipiumque, uti lingua nuncupasset, ita ius esto, 意思是：订立契约和进行买卖时由口头宣布，这样便为成法律。

〔2〕帕库维乌斯（约公元前 220 - 前 130），古罗马悲剧家，布林迪栖乌姆人，恩尼乌斯的侄子，作品失迭，仅传下一些剧本标题和少量的残段。瓦罗和西塞罗认为他是古罗马最伟大的悲剧诗人，奥古斯都时期认为他不及阿克基乌斯。透克罗斯是萨拉弥斯王特拉蒙的儿子，大埃阿斯的异母兄弟，特洛亚战争期间希腊军队中著名的弓箭手。特洛亚战争结束后他安全返回到祖国，但父亲责怪他在战争期间未保护好大埃阿斯免于死亡，把他逐出家门，使他流落异乡。《透克罗斯》是帕库维乌斯最著名的剧本之一，根据索福克勒斯的剧本改编而成。

〔3〕“曼尼利乌斯买卖法”如同前面的霍斯提乌斯法规汇编一样，也是一部法规汇集，由曼尼乌斯·曼尼利乌斯集成。此人是位法学家，公元前 149 年任执政官。

道你没有看到，古代的法律或者由于自身古老而变陈旧，或者由于新的法律而被取消？最后你还认为，市民法能使人变高尚，因为依法规定了对德行的奖赏和对罪行的惩罚。然而我却认为，向人们传授德性，只要它也可以用理性传授，是靠教育和劝说，而不是靠威胁、暴力和恐惧。事实上，甚至无须研究法律，我们也能够知道，避免为恶本身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关于我本人，就是你惟一同意虽然没有任何法律知识，但仍能够充分从事诉讼活动的人，克拉苏斯，我这样答复你：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市民法，而且即使在那些可以借助法律进行辩护的案件中，我也从没有感到需要法律知识。要知道，成为某种技艺的艺人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和与人们的普通交往中不作蠢人和粗笨汉是另一回事。我们中有谁不被准许前往自己的田庄为了收获或娱乐去访察乡间事务？然而谁也没有如此盲目，如此缺乏智慧地生活，以至于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播种，什么是收割，什么是修剪树枝和葡萄枝，这一切在什么季节进行或怎样进行。就这样，如若我们有人需要视察田庄，或者需要交给总管某项农事任务，或者需要对庄园管家作什么吩咐，那他难道便需得熟读迦太基的马戈的著作？^{〔1〕}难道我们就不能专注于这种一般的理解？同样在市民法方面，特别是当我们忙碌于法庭审判、社会事务和广场活动的时候，我们具备的那些至少可以使我不显得是毗邻的城邦居民或外邦侨民的那些知识就不能同样也足够了吗？如果我们遇上什么比较费解的案件，我想即使是同这位斯凯沃拉商讨也不会是困难的，尽管与

〔1〕 马戈（公元前2世纪前半期），迦太基人，著有《论农业》，28卷，书中利用了布匿人的和希腊人的材料。迦太基毁灭后，按照罗马元老院的决定，由德基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主持的一个委员会曾将该书译成拉丁文。公元前88年发表了由卡西乌斯·狄奥尼西奥斯翻译的希腊文本。

案件有关的人们会把所有的消息和意见提供给我们。如果争论涉及事实本身，例如涉及我们未能实地察看的划界，或者涉及金钱账目和簿记，我们会迫不得已去研究错综复杂的，并且常常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如果需要领悟法律或富有经验的人们的意见时，我们会为从青年时期起很少从事市民法研究，因而不能认识这些问题而感到不安？

五十九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市民法知识对于演说家没有任何用处呢？不，我不能否定任何知识的用处，特别是对于其演说术应该得到各种事物的装饰的那个人来说；但是存在许多巨大的困难需要演说家去克服，因此我不希望他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太多的研究上。谁会否认演说家在演说动作和姿态方面需要罗斯基乌斯的姿势和优美？但是谁也不会劝导有志从事演说事业的年轻人以演员为榜样去练习演说姿态。有什么比噪音对于演说家更需要？但是我劝有志从事演说事业的人谁也不要以希腊悲剧演员为榜样去练习噪音，那些演员许多年里一直坐着练习朗诵，天天如此，并且每次演出前总要偃卧着漫漫地一步步提高噪音，演出后又要坐着把噪音从最高音调一直降到最低音调，有如用这样的方法把它们收集起来。如若我们也这样去做，那么在我们按照预先标示的次数发完佩安音步和穆尼昂音步^{〔1〕}之前，我们所接受的案件的当事人可能早就被判决了。就这样，如果我们甚至在对于演说家

251

252

〔1〕 佩安（paean）作为诗歌体裁是一种颂神歌，特别是赞美阿波罗的颂歌。佩安作为音步是一种长短短短音步，在演说中经常采用。“穆尼昂”（munion）一词原文有残损。

非常有帮助的姿势方面，在惟一最能表现演说才能，最能支持演说才能的噪音方面都不可能进行练习，如果我们对其中哪一个方面都只能视在每天紧张的事务忙碌之后给我们剩余的时间多少去进行追求，那么进行市民法研究的可能又会是多么少啊？对市民法可以一般地了解，但无须系统地讲授，并且它与姿势和声音存在这样的区别：姿势和声音不可能立即掌握，也不可能从什么地方攫取，然而适用于不管哪个案件的市民法知识却可以随即求教于专家或从书本中汲取。因此，当那些非常善于演讲的希腊人自己不是专门家的时候，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便利用富有司法经验的助手，正如你刚才说过的，^{〔1〕}这种人被称为“普拉格马提库斯”。国人们在这方面要好得多，因为他们要求让法律和条规处于那些最富有声望的人们的权威的保护之下。不过如果希腊人也认为让演说家学习市民法是必要的，而不是给演说家配备普拉格马提库斯作助手，那他们绝不会不那样做。 253

六十

“此外你还说，市民法知识可以使老年摆脱孤独，然而巨额钱财甚至也可以使老年摆脱孤独。但是我们研究的不是什么对我们有益，而是什么对演说家是必须的东西。尽管如此，既然我们可以从同一个艺人那里举出许多方面同演说家作比较，那么请听，那位罗斯基乌斯经常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与笛手节奏的配合也会变迟钝，他的吟唱也会变松弛。如果甚至受韵律规则约束的他都考虑老年时的某种平缓，那么我们又会多么容易不只是松弛节奏，甚至会完全改变它啊。事实上，克拉苏斯，你并不是 254 255

〔1〕 见本卷，198。

不知道，存在着多么不同类型的演说，而且甚至可以说，正是你第一个表明了这一点，由于你的讲演早就比往常矜持得多，平和得多。然而你那具有巨大说服力的演说的平和风格引起的赞赏并不亚于你往日那种有力而紧张的风格。曾经有过许多演说家，如著名的斯基皮奥和莱利乌斯，他们赢得一切靠的是不很激烈的演说，从来不像塞尔维乌斯·伽尔巴那样缩紧两肋，大声喊叫。倘若你不能或不想这样做，那你是不是担心像你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位公民的住处如果不被那些好诉讼的人经常造访，那么也会被其他人抛弃呢？至于我，我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不仅不认为应该在许多前来咨询意见人中寻求老年的慰藉，而是渴望你所担心的那种有如避风港那样的独处，因为我认为，安静对于老年是最美好的慰藉。

演说家具有一般的文化修养便足够

“如果其他科目甚至也能带来帮助，我指的是历史、公法知识、256
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及其丰富的范例，如果有时需要，我会求助于一位无比杰出的、对这些科目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我的好友贡戈斯。^{〔1〕}我也不想反对你刚才提出的劝告，即要求他们什么都读，什么都听，研究所有的自然科学和高尚文化，不过请海格立斯作证，在我看来，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克拉苏斯，要是他们遵循和实现你提出的那些要求。我觉得，你提出的规则对于他们这样的年龄太严厉，尽管它们对于他们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也许是必要的。要知道，无论是就预先提出的案例作的即兴练习，无论是经257
过认真准备从沉思中得出的推论，或是你正确地称之为演说术的

〔1〕 尤尼乌斯·贡戈斯，罗马讽刺诗人卢基利乌斯的朋友，有些人认为此人与马尔库斯·尤尼乌斯·格拉卡努斯可能是同个一人，后者是《论权力》的作者。

创造者和教师的你的那种笔撰,它们都要求付出许多辛劳;把自己的演说辞与他人的作品作比较,对他人的作品进行或是称赞性的,或是抨击性的,或是赞同性的,或是批驳性即席评论,都需要付出紧张的劳动,不管是为了记忆,还是进行模拟。

六十一

“确实令人可怕的是——我真的担心它可能更会把人吓跑，
而不是鼓舞人：你希望我们每个人在各自方面是罗斯基乌斯式的人，并且说听众对正确的东西不是……〔1〕表现出厌烦。我认为，这种厌烦主要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演员。就这样，我看到人们常常仍然非常认真地听我们讲演，尽管我们的声音已经变沙哑，这是因为事情或案件本身使他们感兴趣；而伊索，〔2〕只要他声音稍许多些嘶哑，他便会遭人们摒弃。要知道，对于不要求他们提供别的，只要求他们能提供快乐的人，只要稍许有什么损害了快乐，便会引起人们对他们的不满。然而演说中却有许多能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即使在这些方面并非都会达到完美，但只要大部分主要的方面做到了，那么现有的这些也就足以能引起人们的赞叹。” 258 259

最基本的是实践练习

“就这样，请让我回到我们开始时的话题上。对于我们来说，
正如克拉苏斯界定的，演说家应是能够用演讲合适地进行说服的” 260

〔1〕 此处抄稿有缺损。

〔2〕 伊索，罗斯基乌斯的时代演员，远不及罗斯基乌斯有名。不过与罗斯基乌斯相比，伊索的嗓音特别有力，特别响亮，因而他主要以演悲剧著称。

人。不过他须得把自己限制在公民们日常的和诉讼论争需要的方面，放弃从事其他事业，尽管那些事业广泛而美好；他须得可以说是白天黑夜地在自己惟一的领域里勤奋努力！他还须得模仿那无疑被认为是最富有演说力量的著名的雅典人狄摩西尼，因为传说此人具有如此巨大的热情和如此顽强的能力，他首先靠自己的勤奋磨练和刻意追求克服了自己的先天不足。当他如此结舌，以至于不能发出他所从事的这门技艺的第一个字母时，他通过不辞辛苦的练习，终于达到了被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发得更清晰的水平。^{〔1〕}其次，当他的呼吸比较短促时，他达到了演讲时能这样地保护呼吸——他的演说辞可以表明这一点，——即在一个连续的语段中包含两个声调升高和降低。^{〔2〕}此外，传说还称，他曾经练习把小石子含在嘴里，放开声音一口气连续朗读许多行诗，并且不是站在一个地方，而是漫步着，甚至缓缓地登上陡峭的山坡。我完全同意你的，克拉苏斯，这些鼓励年轻人的热情和勤奋的教导，至于你从各种不同的学科和技艺收集来的其他东西，尽管你自己很认真地研究过它们，但我认为它们与演说家本身的职责和义务没有关系。” 261 262

六十二

安托尼乌斯这样说完之后，苏尔皮基乌斯和科塔显得很迷

〔1〕 此处指字母 R。在古希腊语中“修辞学”一词是 *rhetorica*。据普卢塔克说，狄摩西尼为了克服自己这一先天不足，曾避居乡间，口吞石子，反复地练习这个字母的发音，最后终于练成功。

〔2〕 按照语音规则，通常一个语段只包含一次声调的升高和降低，若在一个语段里包含两次声调的升高和降低，则要求特别的发音技巧。古代注释中曾列举狄摩西尼的演说辞《虚假的使团》中的第 250、320—322 节为例，说明狄摩西尼的这种发言方法。

惑，不知道两个人中谁的谈话更接近真理。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安托尼乌斯，你为我们想像的演说家 263
只是一个什么工匠，或许你真正持有的是另一种观点，只是你
现在采用了你反驳对手时惊人地高超的技巧，从来没有人能在这方
面超过你。这本来是演说家训练自己能力的一种特有的手法，但
是现在也已经为哲学家们所习用，并且主要是那些常常就预先提
出的随便什么问题非常雄辩地进行正反两个方面讲演的人。〔1〕
其实我所考虑的，特别是当着这样的听众，是我应该不只是提供 264
一个可能成为法庭座凳的常客，除了案件本身必须要求的东西外
不能提供任何其他东西的人，不，我审视的要广一些，我认为演
说家，特别是我们国家的演说家，应该不缺乏一切需要的东西。
不过你由于对演说家的全部职责用一些狭窄的界限进行局限，从
而也更容易为我们解释向你提出的问题，即关于演说家的义务和
演说术的规则。我想让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明天再谈，因为今天
我们已经谈得相当多了。斯凯沃拉因为已决定要去图斯库卢姆庄 265
园，现在他也可以稍事休息，趁现在炎热减退，并且我们自己也
可以利用这样的好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

大家对克拉苏斯的话都表示同意。

这时斯凯沃拉说道：“我真希望今天原没有约定前往图斯库
卢姆会见卢基乌斯·艾利乌斯，我很希望能听到安托尼乌斯的谈
话。”然后在他站起来时，又玩笑着说道：“他对我们的市民法作
的申诉虽然令我感到沮丧，但远不及他承认自己不谙市民法使我
感到的快乐。”

〔1〕指持怀疑论的新学园派哲学家。

第二卷

引言

一

在我们的儿童时期，胞弟昆图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曾经 1
流行过一种看法，似乎卢基乌斯·克拉苏斯研究这门科学没有超
过通常儿童初等教育的水平，而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对整个这
门学识则是完全一窍不通，一无所知。当时有许多人，尽管他们
也认为事情绝不可能是这样，但是为了由此能更容易地吓唬我们
这些未成年的人放弃热切地希望进行研究的科学，因而也很乐意
地传扬我刚才提到的关于这两位著名的演说家的说法，以至于既
然连这些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达到如此高度的智力和令人难以置
信的演说才能，那么我们的一切辛劳便显得是枉然的，我们的父
亲，一个非常杰出、非常智慧的人，〔1〕对我们的教育付出的用
心便显得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当时常常批驳他们，作为孩子，以 2
家里的亲人为证，如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亲戚盖尤斯·阿库勒奥

〔1〕指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卒于公元前68年。

和我们的叔父卢基乌斯·西塞罗，^{〔1〕}因为无论是父亲，还有阿库勒奥——我们的姨母^{〔2〕}嫁给了他，克拉苏斯对他非常推崇，——以及我们的叔父——他曾同安托尼乌斯一起前往基里基亚，又一起从那里回来，——都曾经常常详细地谈到克拉苏斯和他的学术研究。当我们同我们的表兄弟、阿库勒奥的儿子们一起学习克拉苏斯也喜欢的那些科目，接受克拉苏斯也与其交往的那些导师的教导时，每当我们去到他的家，我们常常发现，并且尽管我们当时尚是孩童，但是仍可以理解，克拉苏斯讲希腊语也如此熟练，似乎他不知道其他任何语言似的，他在每次谈话中对我们的导师提问并对那些问题进行解释，似乎没有什么对于他是新鲜的，没有什么他没有听说过。至于安托尼乌斯，尽管我们经常 3
从我们的无比富有文化修养的叔父那里听说，他无论是在雅典，还在罗得斯，^{〔3〕}怎样与一些非常富有学识的人们交谈过，并且尽管我当时尚且年轻，但仍不顾由于当时的年龄而感到的羞涩，经常向叔父详细询问他。我写的这些情况对于你自然也不会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你当时已经从我这里听说过，我从许多次各种各样的谈话中，起码从我能够有些理解的关于这些科学的谈话中，从没有感到过他是一个一窍不通、一无所知的人。不过这两 4
个人之间也有差别：克拉苏斯主要不是希望自己被认为没有学习过，而是更希望表明自己蔑视那些学问，自己更看重的是国人们，而不是希腊人在各个方面的智慧；然而安托尼乌斯则认为，要是他被人们认为从来没有学习过，那么他的谈话便会令这些听

〔1〕 卢基乌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老西塞罗的兄弟，由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增补为裁判官，公元前 102 年前往基里基亚任职。其子卢基乌斯曾同西塞罗一起求学于雅典。

〔2〕 名叫埃尔维娅，与西塞罗的母亲同名。

〔3〕 指在公元前 102 年安托尼乌斯前往小亚细亚的基里基亚期间。

众觉得更可信；并且认为，如果他们中一个人显得对希腊人持蔑视态度，另一个人显得甚至都不知道希腊人，这样他们就能给人产生更深刻的印象。

他们两人的想法究竟怎么样，我们无须去评论。现在构思的这部著作的目的在于表明：如果有人既不懂得演说术，也不懂得各种知识，那么他便永远不可能在演说方面成就昭著，出众超群。

二

要知道，几乎所有其他的科学都是各自封闭的，惟有完美地演说，即饱含见识地、富有经验地、形式优美地进行讲演，没有任何确定的范围，它周边的篱笆没有围拢。凡是宣称能够从事演说的人，需得能够就与人们的争论中可能遇到的一切问题出色地进行讲演。我承认，不管是在我们的国家，还是在一向非常重视演说术的希腊，都有许多人才能出众，富有演说声誉，虽然他们对各种事物并不具备丰富的知识。不过我仍然坚持认为，像克拉苏斯和安托尼乌斯具有的那样水平的演说，若不具备对与他们具有的如此高超的智慧和如此丰富的语言手段有关的各类事物的深刻认识，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甚至更乐意把他们互相之间从前进行过的一次有关这些问题的谈话付之于笔录：既为了消除久已存在的那种看法，即认为他们两个人中一个不那么富有学识，另一个完全不具有学识；也是为了希望能用文字保留由一些最杰出的演说家就演说术发表的那些在我看来可以说是非常神妙的看法，只要我能记得它，理解它；甚至也是为了挽救他们的业已趋于凋萎的荣耀，只要我力所能及，免得它们被人们完全遗忘而销声匿迹。要知道，如若人们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著作了

解他们，我也许就不会如此强烈地认为我应该做这项工作，但是，由于其中一个未有太多的著作传世，而且那些著作还是他青年时期撰写的，^{〔1〕}另一个几乎什么也没有传下来，因此我把这项工作视为自己对这些如此杰出的人物应尽的义务，以便使我们现在对他们仍然鲜明存在的记忆能永久留传，只要我能做到这一点。我甚至是怀着更大的可能博得赞赏的期望从事这项工作的，⁹因为我写的不是关于塞尔维乌斯·伽尔巴或盖尤斯·卡尔博的某种演说术，在那里我可以根据我的愿望随意虚构，不会有哪个人能够凭记忆反驳我，可是我现在是把这项工作交给这样一些人去评鉴，他们曾经常亲耳聆听过我所叙述的人们的讲演，目的在于把两位无比杰出的人物推荐给从未见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人，以那些曾经与两位著名的演说家相识，并且活着，特别是那些现今仍然健在的人们的记忆为见证。

三

我的亲爱的好兄弟，我现在确实并不是想用什么修辞学教科书来指导你，你认为它们都是些陋俗之物。的确，有什么能比你的演说辞更精细、更优美？不过尽管你无论是像你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由于个人的决断，无论是像著名的演说术之父伊索克拉特¹⁰

〔1〕 克拉苏斯曾经发表过一些政治演说，如《关于纳尔波移民地》（公元前 118 年）、《对〈塞尔维乌斯法〉的建议》（公元前 106 年）等。

斯^{〔1〕}所写的那样，是由于羞于说话和某种天生的怯懦，从而回避演说事业，亦或是由于正如你经常开玩笑说的那样，你认为不仅对于整个家庭，甚至几乎可以说对于整个国家，只要有一个修辞学家就足够了，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不会把我的这几卷书归列于那样一类著作，那些著作由于书中参加讨论演说术的人们缺乏有关高尚技艺的知识而可能会受到嘲笑。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在克拉苏和安托尼乌斯的谈话中，没有任何一个凡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天资、极其勤奋的研究热情、广博的知识修养和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的人可能认识和领悟的方面被遗忘了；对于这一点你会很容易地作出判断，既然你曾经希望能够独自领悟演说理论和规则，而运用它们自然要有赖我的帮助。为了能更快地完成我们提出的并不轻松的任务，让我们结束规劝，开始介绍我们预先安排的人们的谈话和讨论吧。 11

卡图卢斯和凯撒突然到来

就这样，上次谈话的第二天，两点钟左右，^{〔2〕}当时克拉苏 12

〔1〕 伊索克拉特斯（公元前 436 – 前 338），雅典著名演说家。高尔吉亚斯的门生，接受了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新知识。起初以代人撰写诉讼辞为业，公元前 392/391 年在基奥斯岛开设修辞学校。公元前 380 年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发表演说《泛希腊集会辞》，劝说希腊人在雅典和斯巴达的领导下，共同对抗波斯。公元前 335 年发表演说《和平辞》，劝雅典人放弃对盟邦的霸权。公元前 346 年发表演说《致腓力辞》，劝马其顿国王腓力征讨波斯，公元前 339 年发表演说《泛雅典娜节辞》，号召复兴雅典的强盛。公元前 338 年希腊联军被腓力打败，不久伊索克拉特斯去世，传说是愤然自杀而死。伊索克拉特斯的演说非常讲究修辞技巧，讲究结构和对称。他门下曾出现过许多高徒。此处可能指他的《泛雅典娜节辞》，10。参阅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第三卷，IV，20。

〔2〕 古罗马人把白天自日出至日落的时间分成 12 等分。“两点钟左右”即上午近 8 点左右。

斯还躺在卧榻上，苏尔皮基乌斯坐在他旁边，安托尼乌斯则和科塔在柱廊里散步，已上岁数的昆图斯·卡图卢斯^{〔1〕}和他的兄弟盖尤斯·尤利乌斯^{〔2〕}突然到来。克拉苏斯听说后很激动，立即起身，其他人也很惊异，猜想他们的到来定然有什么原因。在他们像通常那样，互相亲切地问候之后，克拉苏斯问道：“你们怎么样？有什么新闻？” 13

“没有什么新闻，”卡图卢斯回答道：“事实上你也知道，现在是休息时期。不过——。”他稍有迟疑：“或许我们的到来令你觉得不是时候，或者令你厌烦——。”然后继续说道：“昨天晚上，凯撒从他的图斯库卢姆庄园来到我的图斯库卢姆，对我说，他遇见了从这里前去那里的斯凯沃拉，并说他从后者那里听到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听说你，尽管我曾经许多次不管采用什么办法都未能使你参加争论，你却同安托尼乌斯非常详细地讨论了演说术问题，而且差不多如同在学校里一样，按照希腊风格。我的兄弟鼓励我，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听你们讨论，不过请海格立斯作证，我确实担心我们的到来会使你们感到厌烦，他鼓励我同他一 14

〔1〕 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公元前 152/150 – 前 87），公元前 102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01 年与马略一起战胜钦布里人。后来支持苏拉，与马略关系破裂，成为马略的主要敌人之一。同盟战争期间大概在他的异父兄弟卢基乌斯·尤利乌斯·凯撒指挥下作战。公元前 87 年反对马略和秦纳，在马略返回罗马后被马略·格拉提狄阿努斯控告而自杀。卡图卢斯很有文化修养，成为小斯基皮奥及其朋友们与西塞罗之间的中介。他作为演说家不很突出，但他为母亲帕皮利娅作的葬礼演说（*laudatio funebris*）很有名，成为献给罗马贵妇类似荣誉的第一个模例。

〔2〕 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斯特拉博·沃皮斯库斯（约公元前 130 – 前 87），卡图卢斯的异父兄弟。帕皮利娅初嫁卡图卢斯的父亲，后改嫁凯撒的父亲。凯撒起初支持马略，后来和马略意见不合。公元前 88 年在未担任过裁判官的情况下竞选执政官成功。次年马略返回罗马后，成为马略报复的牺牲品。他是一个很有才能、语言幽默的演说家。本书谈话的主要参加者之一。

起前来。要知道，他说斯凯沃拉还说，谈话的精采部分放在今天。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样做是一种过分的奢望，那就请你归咎于凯撒；如果我们的到来令你感到更为亲切，那你应该归功于我们俩。而对于我们，如果我们的到来不使你们感到厌烦，那么能来到这里则使我们非常高兴。”

四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不管是什么原因把你们送来这里，我 15
都会很高兴，因为我可以在家里见到令我非常亲切、非常知己的人们；不过说句实在话，我更希望的是任何其他的原因，而不是你说的这个原因。要知道，我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像昨天那样不满意。这主要是由于我的温和的秉性，而不是由于其他什么过失造成的，以至于使我听从年轻人的要求，忘了自己是一个老人，做了甚至我年轻时期也不会做的事情：竟然谈论属于某种科学的事情。不过有一点仍然使我满意，那就是我说的部分已经过去，你们前来该听安托尼乌斯的了。”

这时凯撒说道：“我却如此强烈地渴望聆听你这次更为广泛、 16
更为连贯的谈话，以至于即使我不可能听到你这样的谈话，哪怕只是听到你通常那样的谈话也会感到满足。我还希望我的朋友苏尔皮基乌斯或科塔不要在你的心目中显得比我更受看重，因此我请求你也能够给我和卡图卢斯一点恩惠。不过如果这样做不合你的心意，我不会强迫你，并且你总是一丝不苟，以免自己显得不合时宜，我也不希望使你这样看待我。”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确实的，凯撒，我一向认为，在所有 17
的拉丁词语中，这个词语的意义也许是最重要的。要知道，当我们称说一个人为不合时宜的时候，在我看来这样称说他是因为他

的行为不是时候，这种说法在我们的日常口语中被广泛采用。有人或者看不出情势的要求，或者过分夸夸其谈，或者过分炫耀自己，或者不考虑与之交往的人的尊贵或利益，最后或者在任何方面都不适宜或过分，这样的人便被称为不合时宜的人。希腊民族 18
虽然非常富有文化修养，但是这一缺陷表现得非常明显。希腊人看不到这种恶习的含意，因而没有给予这种缺陷以任何名称。要知道，即使你查遍所有的地方，也找不到希腊人是怎样称呼不合时宜的。^{〔1〕}不过在无法胜计的各种不合时宜中，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不合时宜比他们这种习惯更不合时宜，那就是他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同什么人，常常会论据非常周密地进行争论，或者就最困难的问题，亦或就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昨天尽管我们不愿意，进行推辞，但是在这些年轻人的要求下，我们仍不得不作了这样的谈话。”

谈话环境

五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克拉苏斯，那些在自己的城邦像你在 19
我们国家，像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在我们的国家那样著名、那样伟大的希腊人与这些对着我们的耳朵没完没了地唠叨的人不一样，而且他们在闲暇时也不回避作这种式样的谈话和讨论。不过 20
尽管你认为那些不考虑时间，不考虑地点，不考虑谈话对象的人像应该被认为的那样，是不合时宜的人，但是难道你也认为现在

〔1〕“不合时宜”的拉丁原文是 *ineptus*。这是西塞罗的修辞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古希腊语中存在一些与这一概念相近似的词语。

这样的地方也是不适宜的？尽管这地方我们正在其中漫步的柱廊、体育场和到处这样摆放着的座椅在不知不觉之中会让人们想起希腊人的训练场和他们的谈话。或者难道这样长的闲暇期间的这一时光也不适宜？尽管这样的闲暇非常稀少，而且适逢现在这样合适的时刻。或者我们这些人与这类讨论不相干？尽管我们是这样一些人，认为若没有这些研究，便不会有任何生活。”

克拉苏斯说道：“我对你说的这一切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首先我认为，希腊人想出那些体育场、座椅和柱廊是为了锻炼身体和娱乐，而不是为了讲论。要知道，希腊训练场的出现远比哲学家们开始在那里面嘟嘟囔囔地饶舌要早好几个世纪。即便是在现今，在哲学家们占据了所有的训练场之后，他们的听众更喜欢听的仍然是圆饼的声音，而不是哲学家的讲演。只要一传来圆饼的飞鸣，即使是在谈论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所有的听众也会弃下正在侃侃而谈的哲学家，跑去抹油，他们就是这样把最不值一提的娱乐看得比甚至如他们自己称之为的最有价值的利益还重要。至于你刚才说的，我同意是一种休闲，只是休闲的结果不应是心灵的紧张，而是放松。 21 22

六

“我经常听见我的岳父说，他的岳父莱利乌斯通常差不多总是同斯基皮奥一起去乡居，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孩童般玩耍，在他们有如离开囹圄般离开城市而前往乡间之后。我本不敢这样谈这些如此杰出的人物，但是斯凯沃拉如此经常叙述他们是怎样惯

于前往卡伊埃塔和劳伦图姆^{〔1〕}海边拾贝壳和蚌盖，让精神尽情地放松和玩耍。事情本身就是这样，正如我们看到，鸟类怎样为 23
了孵卵和自己舒适而构想着营巢，怎样在营巢之后为了消除劳累，又放下劳作，到处自由自在地翱翔，我们的心灵也是这样，在它因诉讼事务和城市辛劳而感到劳累之后，也热切地希望能无忧无虑地，无所牵挂地去翱翔。我在审判库里乌斯案^{〔2〕}过程中 24
对斯凯沃拉说的话是完全出自我的内心。我说道：‘斯凯沃拉，如果除了你写的遗嘱外，没有哪一个遗嘱可能是正确的，那时我们所有的公民便只能拿着书板去你那里，让你一个人为所有的人写遗嘱了。那时候将会怎么样呢？’我说道：‘那时，你还什么时候能从事国务活动？什么时候能帮助朋友？什么时候能干你自己的事情？最后，什么时候可以什么事情都不干？’当时我还补充说：‘要知道，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并非可以有什么时候什么都不做，那他仍不是自由的。’卡图卢斯，我现在仍然持这样的观点；当我来到这里后，这种什么都不做和完全的休闲令我感到快乐。至于你提到的第三条理由，称你们是若没有这些研究便觉得生活 25
无味的人，这一点不仅没有激起我谈话的热情，而且甚至把我吓住了。要知道，正如盖尤斯·卢基利乌斯，一个学识渊博、智慧非常机敏的人经常说，他不希望毫无学识的人阅读他的作品，也不希望学识丰富的人阅读他的作品，因为前者什么也不会理解，而后者可能比他自己理解的还要多。为此他甚至写道：

〔1〕 卡伊埃塔在拉丁地区南部海滨，劳伦图姆在台伯河口南岸，都是贵族休闲爱去的地方。

〔2〕 参阅本书第一卷，180 及注。

我不希望佩尔西乌斯阅读它们，〔1〕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此人也许是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最富有学识的人。）

我愿意莱利乌斯·德基穆斯阅读它们〔2〕

“我们认为，此人也是一个高尚之人，且并非没有文化，但是与佩尔西乌斯无可比拟。我也一样，如果我需得就我们所从事的科学发表评论，那我不希望对陋俗的人们发表，并且更不希望对你们发表。我希望我的谈话宁可不被理解，也不要遭批评。”

七

这时凯撒说道：“卡图卢斯，我觉得我到这里来已经得到收获。要知道，这一拒绝谈话本身在我看来便是一篇令人非常愉快的谈话。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延误让安托尼乌斯发表谈话呢？我正想听听他就整个演说术发表看法，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也早已久久地期待他讲论。” 26

“不，”克拉苏斯说道：“我不会让安托尼乌斯说一句话，我自己也不会再说话，除非你们能满足我一个要求。” 27

卡图卢斯问道：“什么要求？”

〔1〕 马尔库斯·盖尤斯·佩尔西乌斯，主要是由于对卢基利乌斯的讽刺诗的这行引诗提到他而知名。有些人认为，他可能是公元前 122 执政官盖尤斯·法尼乌斯抨击盖尤斯·格拉古的土地改革方案的演说辞的作者。

〔2〕 此人情况不详。

“今天你们一整天都留在这里。”

卡图卢斯有些犹豫，因为他曾答应去兄弟那里。这时尤利乌斯说道：“我代表我们两个人回答：我们这样做。而且甚至即使你一言不发，你也可以根据这一承诺把我留在这里。”

卡图卢斯笑了笑说道：“我的确犹豫消失了，因为我既没有 28
吩咐家人，而把我带来这里的这个人又不争得我的同意，就这样轻易地允诺了。”

安托尼乌斯：演说术基于人的天性爱好和实践，而不是
基于理论

当时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安托尼乌斯，他就开始说道：“你们听着，你们听着，要知道，你们将要听一个上过学校，接受过教师指导，精通希腊文学的人谈话。而我则更有信心发表谈话，因为卡图卢斯也来听讲，不仅我们通常承认在拉丁语方面，而且希腊人通常也承认他们在自己语言的精细和优美方面都不及他。但 29
是由于整个演说术是一种艺术也好，是一种科学也好，若没有厚颜无耻，便不可能存在，所以，学生们，我现在也向你们讲授我自己没有学习过的东西，讲讲我自己对各类演说术的认识。”

大家听得都笑了起来，但他仍继续说道：“在我看来，演说 30
术若是凭借才能，那会很有成效，若是凭借理论，便会平庸。要知道，理论研究的是可认知的事物，而演说家的全部活动涉及的是个人看法，不是知识。因为我们是对无知识的人讲演，我们讲演的是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正如你们对同样的事物有时这样认识和判断，有时那样认识和判断那样，我们也常常发表互相矛盾的讲演，不仅例如有时候克拉苏斯发表演说反对我或者我发表演说反对克拉苏斯，尽管我们两个人中必定会有一个人的讲演是错误的，而且例如我们各自就同一件事情也有时为这一

方面辩护，有时为另一方面辩护，尽管真理不可能多于一个；因此，我将给你们讲述这样一种演说术，这种演说术以欺骗为基础，并非常常能达到真正的知识，它捕捉人们的想法，常常甚至是谬误，只要你们认为值得听。”〔1〕

八

卡图卢斯说道：“我们确实认为很值得听你讲述，更何况我 31
看到，你不会作任何自我炫耀，因为你开始讲演时没有自吹，直接从你认为的事物的实质开始，而不是从它的什么伟大性开始。”

安托尼乌斯说道：“就这样，虽然我认为演说术本身并非是一 32
种什么特别高等的科学，但是我仍然承认，它有一些非常机敏的原则值得人们用心探索，服从它们的意志。如若有人想声称这也是什么伟大的科学，那我将不会反对。要知道，当大部分演说者在广场上没有准备地、缺乏任何条理地讲演的时候，有一些演说者或是由于练习，或是由于某种习惯，却讲演得比较熟练，这里毫无疑问，如果有人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些人比另一些讲得好，那他可以发现其中的原由。如果有人从整个演说范围考虑这些问题，那他可能会发现，即使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但不管怎么说，也是某种类似科学的东西。但愿我现在能像我看到自己在广场上和审案过程中似乎看出的那 33
样，〔2〕为你们找到发现它们的方法。

〔1〕 安托尼乌斯在这里模仿卡尔马达斯的口气说话，参阅本书第一卷，92 及 102 - 109。

〔2〕 “我看到自己……似乎看出的那样”原文是 *videor videre*，这是西塞罗好用的文字游戏。

“关于这些我以后再谈，现在我想说明我自己深信的一点，那就是即便演说术不是科学，也没有什么能比完美的演说家更美好。要知道，即使我不谈在所有和平、自由的国家里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演说术的具体运用，演说能力本身也包含着如此巨大的乐趣，以至于不可能有什么其他的東西能令人们的听觉和智慧更愉快地接受它。事实上，有什么歌唱能比富有节奏的演说辞还甜美？有什么诗歌能比艺术地结构的严密句式更相适？演员模仿真实，演说家维护真实，有哪位演员会比演说家更令人愉快？有什么能比睿智而敏锐的思想更精密？有什么能比语言的光辉照亮了的事情更令人惊叹？有什么能比内容丰富的演说辞更饱满？事实上，没有哪一个需要优美而庄严地表达的题材不属于演说家。 34

演说家的任务和能力

九

“当需要就重要的事情提供意见的时候，演说家的意见会得到庄严的陈述。演说家能够鼓舞萎靡不振的人民，抑制放肆无羁的人们；演说家能靠自己的能力使行欺诈的人遭受毁灭，使无辜的人获得拯救。谁能够更热烈地鼓励人们培养美德？谁能够更激烈地召唤人们避免过失？谁能够更严厉地谴责恶劣之徒？谁能够更美好地称赞高尚之人？谁能够更为猛烈地揭露和制服欲望？谁能够更为温和地劝慰排忧解难？而历史，这时代的见证，真理的光辉，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古代社会的信使，除了演说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声音能使它永存不朽？要知道，倘若有其他科学宣称自己知道怎样构词或选词，或者如果有哪个并非演说家的人善于演说，且能使演说辞变化多样，就像用许多出色的词语和 35 36

思想珍宝点缀而成，或者如果除了我们的科学外，还有人能传授
搜寻证据和思想以及对它们进行安排和组织的方法，那么我们就
应该承认，或者我们的科学宣称知道的东西实际上属于其他科学 37
，或者它们是与他种科学所共有。但是既然仅仅在这一种科学
里才发现了这些理论和规则，因此甚至即使其他科学有些人也能
出色地讲演，但它们仍然为这一种科学所特有。不过正如演说家
能就属于其他科学的事物出色地讲演，只要他能像克拉苏斯昨天
说的，知道那些事情，^{〔1〕}其他科学的人们也同样能更为出色地
讲说那些事情，如果他们从本科学曾经学习过一些东西。要知 38
道，尽管某个农人能就农业问题，或者某个医生能就各种疾病
(许多人都这样做过)，某个画家能就绘画，非常富有口才地讲演
或写作，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演说术属于那种科学。由于人们的
天资具有巨大的能力，因此各种科学都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甚
至从未研究过那门科学，但仍然获得了其中的某些知识。虽然当
人们看到一种科学教导的是什么的时侯，便可以据此判断，什么
属于哪种科学，但是没有什么能比这样一点更清楚，即所有其他
科学没有演说术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演说家若没有演说术，
甚至都无权使用这一称呼。这就是为什么其他人如若善于辞令，
他便可以从演说家那里取用东西，而演说家如果没有用自己科学
的手段武装自己，那他从哪里也不可能得到演说能力。”

十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安托尼乌斯，尽管不应该中间插话， 39
从而打断你的谈话进程，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忍耐，宽恕我。

〔1〕 参阅本书第一卷，65，69。

‘我不能不欢呼!’正如《三文钱》中那个人物说的那样。^{〔1〕}我觉得你不仅精妙地指出了演说家的力量,而且也不吝词语地作了称颂。应该只有演说家才能如此美好地称颂演说术,他本人便使他所称颂的演说术受到称颂。不过我继续往下说。要知道,我同意你的看法:擅长言辞地讲演,这完全为你们所有,若有人在其他科学中能做到这一点,那他是利用了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礼物,即不归他所有,也不是他自己的。”

克拉苏斯也说道:“安托尼乌斯,黑夜为我们使你变高雅了, 40 使你重新成为人。要知道,在昨天的谈话中,你把演说家给我们描绘成如同凯基利乌斯说的‘那种只会干活的桨手或脚夫’,^{〔2〕}是一个缺乏文化的人,不文明的人。”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要知道,昨天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如果我驳倒你,就可以使你的这些门生离开你。而今天有卡图卢斯和凯撒听讲,我认为我不应该再那样和你作战,而是说说我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就这样,因为我们设想的,正如我们所 41 说,是一个在广场上和在公民们面前的演说家,因此不妨让我们看看,我们应该给予他什么任务,让他尽什么责任。”

概述克拉苏斯的谈话

“昨天,卡图卢斯和凯撒,你们不在这里,克拉苏斯对我们的 42 科学只是简略地作了说明,^{〔3〕}如同大部分希腊人可能做的那样,并且叙述的完全不是他自己的看法,而是那些希腊人的说

〔1〕《三文钱》是普劳图斯的喜剧,引文见该剧第705行。

〔2〕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卒于约公元前168),古罗马喜剧家。起初被作为战俘带来罗马,后来获释。作品失传,现在仅知道他的约40部喜剧标题和一些片段。引文出自某部喜剧。

〔3〕参阅本书第一卷,138。

法：有两类基本问题归演说术研究，一类是不确定的，一类是确定的。据我的理解，所谓不确定的乃是指涉及对对象进行综合性研究有关的问题，例如：是否应该研究演说术？是否应该追求官职？所谓确定的乃是指与具体的人物和明确规定的事件的研究有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以在广场上和在公民诉讼及辩论中讨论的问题为例。在我看来，这类问题或者见之于诉讼演说，或者见之于提供意见时。要知道，还存在第三类演说，克拉苏斯曾经提到过，^{〔1〕}据我听说，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曾补充过，并对它进行过详细的解释。^{〔2〕}这类演说尽管需要，但不是很必要。” 43

卡图卢斯问道：“你指的是什么？是否指赞颂演说？我也看到，它们被归为第三类。”

这类演说不要求特别的规则

十一

安托尼乌斯说道：“是的，据我所知，正是这类演说曾经使我，使所有当时出席的人感到非常愉快，当你对你的母亲帕皮利娅进行赞颂的时候。我认为，在我们国家她是首先享受这种荣誉的妇女。不过依我看，并非所有我们谈到的演说类型都需要归之于科学和规则。要知道，同样也可以利用那些为整个语言修饰提供规则的源泉为赞颂演说觅取修饰手段，但是不需要那些无须任何人进行传授的规则，例如难道有谁不知道人身上存在着哪些应受称赞的因素？人们只须看看克拉苏斯说过的那些话就够了，那 44 45

〔1〕 参阅本书第一卷，141。

〔2〕 参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第一卷第三章。

是他在反对监察官同僚的那篇著名的演说辞开始部分说的：‘我可以平静地忍受有人在自然或命运赋予人的那些方面超过我，但我若是在人们自己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些方面被人超越，那我忍受不了。’^{〔1〕}因此，如果有人想称赞一个人，那他应该明白，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命运恩赐的礼物。这里包括：门第、财产、亲属、朋友、能力、健康、外貌、力量、天资以及其他各种属于身体和外表的方面。如果被赞颂者具有这些方面，那便称赞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方面；如果他没有具备这些方面，那便称赞他非常明智地对待了自己的缺憾；如果他失去了它们，那便称赞他能有节制地承受；只有在这之后才可称赞被称赞之人如何理智地，如何虔诚地，如何感恩地，如何仁慈地，最后如何怀着某种美德地完成或承受了什么。^{〔2〕}当一个人想进行赞颂的时候，他会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方面以及与它们相类似的其他方面；反之，当一个人想作谴责的时候，他也会很容易地发现相反的方面。” 46

卡图卢斯说道：“那你为什么不乐意把它作为第三类？既然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要知道，即使它比较容易，也不应该把它从中排除掉。” 47

安托尼乌斯回答道：“这是因为我不希望演说家有时遇到的问题尽管可能很微小，但是却让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若没有自己特有的规则，演说家便什么也讲不了。例如我们常常需要提供证据，并且有时甚至是非常详细的，如同我在控告塞克斯图 48

〔1〕 该演说辞发表于公元前 92 年，反对格奈乌斯·多弥提乌斯·阿涅诺巴尔布斯，此人公元前 104 年曾任平民保民官，继而任大祭司，公元前 96 年任执政官。在与克拉苏斯同时任监察官期间，曾经和克拉苏斯一起禁止用拉丁语讲授修辞学。后不久去世。

〔2〕 把赞颂对象分为内在的和外表的，这是修辞学的传统命题。参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第一卷第五章。

斯·提提乌斯时必须做的那样，这是一个好骚动不安、制造混乱的公民。^{〔1〕}我在那次作证中曾经详细地解释了我任执政官期间为保卫共和国而采取的所有措施，报告他作出的所有我认为有害于国家的行为。我当时被留待了很长时间，听许多人发言，回答许多问题，就这样，难道人们在讲授修辞学的时候也需要有如在科学中那样，传授一些甚至关于这种作证的规则？”

卡图卢斯说道：“完全没有必要。”

十二

“那么，如果身居要职的人们需要述职，例如统帅对元老院 49
述职，或者元老院对统帅、对国王、对人民述职，因为这类演说辞中对事件的处理要求更认真，是不是这些演说辞也应该被分成一类，或者建立其特有的规则？”

卡图卢斯答道：“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对于一个善于言辩的人来说，他在其他情境和案件中养成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背弃他。”

安托尼乌斯说道：“就这样，有许多情况，它们常常要求很 50
好地阐述，并且正如刚才我在称赞演说术时说过的，^{〔2〕}它们归演说家所有，但是它们在演说辞分类中没有任何位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则，然而仍然要求非常雄辩地进行阐述，不亚于在法庭上演说，无论是进行驳斥，或是进行鼓励、劝慰，并且若非高

〔1〕 塞克斯图斯·提提乌斯，公元前 99 年平民保民官。安托尼乌斯是该年的执政官，提提乌斯没有征得安托尼乌斯的同意，便在萨图尔尼努斯之后，继续提出土地改革方案，从而引起民众骚动。公元前 98 年被控告，安托尼乌斯出庭作证。

〔2〕 见本卷，35。

度的绮丽雄辩，便毫无意义，但是它们并不要求自己特有的科学规则。”

卡图卢斯说道：“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历史和演说术的关系

安托尼乌斯问道：“你说说看，什么样的演说家和具有多大 51
演说才能的人才能够写作历史？”

卡图卢斯说道：“如若像希腊人那样写作历史，那需要最高水平的演说家；如若像我们的人那样写作历史，那完全没有必要是演说家，只要不是说谎者就够了。”

安托尼乌斯说道：“请不要如此鄙视我们的历史家。起初希腊人自己也曾经这样写作过，如同我们的卡托、^{〔1〕}皮克托尔、^{〔2〕}皮索，^{〔3〕}要知道，早先历史不是什么别的，只是一种年 52
代记汇编；为了作这种记事和保持对社会事件的记忆，自罗马人的活动起始直至大祭司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大祭司把每年发生的所有事情录于文字，写在白板上，立于宅前，使得人民能够

〔1〕 参阅本书第一卷，171。

〔2〕 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尔（公元前2世纪），卡托的年轻同时代人，用希腊文写过罗马史，说明罗马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与希腊世界进行比较。

〔3〕 卢基乌斯·卡尔普尼乌斯·皮索·弗鲁吉，公元前133年曾与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一起任执政官，撰《编年史》叙述罗马历史，自远古时期一直叙述到作者当代，把神话理性化，并且可能是受到卡托的影响，把古代美德与当代罪恶进行对比。叙述风格朴实。

知道。它们甚至现今仍被称作大年代记。^{〔1〕}许多人继续保持这种写作方式，他们只是不作任何修饰地留下有关时间、人物、地点、事件的史志。就这样，希腊人那里曾经有弗瑞库得斯、赫拉尼库斯、阿库西拉斯，^{〔2〕}我们这里则有卡托、皮克托尔和皮索，他们还不理解用什么美化语言——因为这些手段是不久前才刚刚引进来的，——只要所言能够让人明白，并认为语言惟一应受称赞的特点是简明。惟有克拉苏斯的朋友，杰出的安提帕特尔稍许有所提高，赋予历史较崇高的风格，^{〔3〕}其余的人对史事不作润色，而只是一些叙述者。” 53 54

十三

卡图卢斯说道：“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不过甚至这位科利乌斯，他也没有能以题材的多样性来驳杂历史，以词语的合理搭配、语

〔1〕 据推测，由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编辑的大年代记按年展示了公元前123—前114年间每年发生的官方事件，包括官员选举、任职官员名单、重大的社会事件等，以补充大祭司记事中对这一时期事件的记录。这种规则性的安排影响到编年史写作的性质。在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之前，同名的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公元前133年执政官）就曾组织人把保存在档案库里的先前的大祭司记事编辑成册，共80卷，予以发表。参阅西塞罗的《论法律》第一卷，6。

〔2〕 弗瑞库得斯、赫拉尼库斯和阿库西拉斯是古希腊三位早期历史家。阿库西拉斯是其中最早的一位，仅知道他是阿尔戈斯人，其他生平材料不可考，作品仅传下古代注疏家的一些称引。赫拉尼库斯是累斯波斯岛米提勒涅人，也可能晚于希罗多德。他著述丰富，题材多种多样。弗瑞库得斯是叙罗斯岛人，写过一部历史著作，叙述阿提卡远古史，包括有关的神话传说，包含哲理性思考。

〔3〕 卢基乌斯·科利乌斯·安提帕特尔，修辞学家，法学家，历史家，克拉苏斯的导师，公元前121年来到罗马后，写过历史专著，叙述第二次布匿战争史，取材于罗马史料和迦太基史料，模仿希腊化时期的风格和亚细亚演说风格的特点。

言的轻松平稳的延续来润色那部作品，而是像一个没有知识，完全缺乏演说能力的人那样，尽自己所能地修饰作品；不过正如你所说，他仍超过了自己的前辈们。”

安托尼乌斯说道：“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直到现今，
55 在我们的语言里历史仍未达到显著的水平。要知道，我们的国人除非能在诉讼事务中，在广场上显露自己，否则没有哪个人会从事演说事业。然而在希腊人那里，最富有口才的人们并不从事诉讼演说，而是在其他事业上显露才能，特别是从事历史写作。例如即使那位希罗多德，^{〔1〕} 尽管是他第一个润饰历史这种体裁，但是据我们所知，他完全没有从事过诉讼演说，然而他的语言却达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于也能给我——因为我也能读懂希腊文著作——以巨大的快乐。在希罗多德之后是修昔底德，^{〔2〕} 在我看
56 来，他很容易地在语言艺术方面超越了所有的人。他记述的事件如此纷繁，内容如此丰富，以至于书中的思想不少于词语的数量；语言是那样的合适和凝炼，以至于令人难以断定究竟是语言使事件发光，还是思想使词语生辉。然而尽管他也曾从事过国务活动，但据我们所知，他从没有加入从事诉讼演说的人们的行列，而且据说他撰写那部著作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公共事务，

〔1〕 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小亚细亚西南部哈利卡尔纳索斯人，希腊著名的历史家，撰《历史》9卷，传世。他自称撰史的目的是在于活生生地保留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特别是对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战争的记忆。为了能充分地记录希腊人的成就，他常常在叙述史实的同时，进行长篇的离题插叙，记述自己的旅游见闻和丰富的地理知识。他称自己撰史的基本方法是以耳闻目睹的事实为基础，同时吸收以前的历史材料，通过调查研究进行核实，凭借正确的认识进行批判。

〔2〕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459—前400），希腊著名的历史家，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写至公元前411年。他力求客观地叙述历史，不过仍表现出对伯里克利斯的好感。

遭到放逐——这在雅典是每个杰出的公民常有的遭遇。^{〔1〕}修昔底德的后继者是叙拉古人菲利斯托斯，^{〔2〕}他是僭主狄奥倪西奥斯最亲近的朋友，把自己的闲暇时间用在撰写历史，并且在我看来，主要模仿的是修昔底德。在这之后可以说是来自杰出的修辞学作坊的两个非常富有才能的修辞学家特奥蓬波斯^{〔3〕}和埃福罗斯，^{〔4〕}他们在自己的导师伊索克拉特斯的鼓励下致力于历史写作，从来没有从事过诉讼。

〔1〕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修昔底德曾因参与指挥一次海战失利而遭放逐。西塞罗在这里借以类比雅典政治活动家弥尔提阿得斯、特弥斯托克勒斯、阿里斯提得斯、客蒙等的遭遇。

〔2〕 菲利斯托斯（约公元前430—前356），西西里岛叙拉古人，一直服务于叙拉古宫廷，以先后追随国王狄奥倪西奥斯一世和狄奥倪西奥斯二世历时四十年而著称。公元前405年他首先帮助前者成为僭主，自己成为他的参议，公元前386年遭放逐。狄奥倪西奥斯去世后，小狄奥倪西奥斯把他召回，以对抗政敌狄昂。公元前366年狄昂被逐，他被任命为舰队司令，在一次海战失败后被杀。在被放逐期间，他模仿修昔底德的风格撰《西西里史》，13卷，从远古时代起一直叙述到当代，成为公元前4世纪西部地中海历史的主要材料来源。

〔3〕 特奥蓬波斯（约生于公元前378年），基奥斯岛人，伊索克拉特斯的门生，接受了伊索克拉特斯关于历史是政治的奴婢的观点。所撰《希腊史》仅传下一些片段，叙述续修昔底德的著作，自公元前411年开始，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斯巴达霸权的建立。另一部历史著作为《腓力史》，叙述马其顿腓力王朝的历史，具有通史性质。

〔4〕 埃福罗斯（约公元前405—前330），希腊埃奥利亚地区的库墨人，特奥蓬波斯的同时代人，同为伊索克拉特斯的门生，主要因撰通史性《历史》而闻名。全书30卷，叙述具有修辞色彩，不过有时也显得单调。该著作后来成为西西里的历史家狄奥多罗斯的主要材料来源。

十四

“最后，甚至从哲学中也产生了第一个历史家色诺芬，^{〔1〕}苏格拉底的著名的追随者；然后是亚里士多德的门生、亚历山大的伴随卡利斯特涅斯^{〔2〕}撰写历史，并且采用的差不多是修辞学风格；他的前辈采用的则是较为柔和的笔调，由于没有那种演说家的冲动，因而也不很激烈，不过正如我认为是的，有时却很甜美。他们中最年轻的是提迈奥斯，^{〔3〕}根据我可能的判断，是一位学识无比渊博，史料掌握非常充分，思想非常丰富，语言风格非常高雅的人，他把巨大的演说才能献给了写作，却没有从事过任何诉讼活动。”

当安托尼乌斯这样说完，凯撒说道：“卡图卢斯，怎么样？那些说安托尼乌斯不知道希腊的人在哪里？他称指了多少历史家！他对他们每个人评论得多么富有学识，多么准确！”

卡图卢斯说道：“请海格立斯作证，真令人惊异！我对我以前更为感到惊奇的一点现在不再感到惊奇了：一个不知道这些知

〔1〕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希腊著名历史家，撰有《历史》等。《历史》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记述公元前411与公元前362年间的希腊史实。

〔2〕 卡利斯特涅斯，奥伦图姆人，亚里士多德的侄子，曾作为史官伴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远征，把亚历山大视为泛希腊主义的捍卫者。公元前327年因反对继续东进而与亚历山大关系恶化，并被视为伺机谋反的同谋而被处决。

〔3〕 提迈奥斯（约公元前356—前260），西西里岛陶罗墨尼乌姆人，遭放逐后，在雅典逗留约50年，研究修辞学，与逍遥学派有接触。所撰《历史》主要是在整理原有史料的基础上，叙述西西里发展史，至公元前272年皮罗斯去世或公元前264年罗马人在与迦太基人的冲突中第一次进入西西里。叙述基本客观，是罗马史学的重要史料之一。

识的人竟能如此翔实地对它们进行评说!”

安托尼乌斯说道：“卡图卢斯，其实我并非为了寻求什么于演说有用的东西，我通常于闲暇之时阅读这些作家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是为了寻求乐趣。不过那又怎么样？我承认，对演说 60 仍然有一些好处。如同每当我在阳光下漫步时往往自然而然地被晒黑，尽管我是出于其他原因而漫步；同样，每当我在弥塞努姆^{〔1〕}——因为在罗马很难那样——认真阅读那些作品的时候，我感到由于接触它们，我的演说似乎也有所增色。不过愿你们不要以为我懂得很多，在希腊作家中，我只读懂作者本人也希望普通民众能够读懂的那些东西。要是有时候我也阅读你们的哲学家 61 们的著作，每当我被那些普遍知道、一目了然的标题所吸引，例如关于德性，关于公正，关于尊荣，关于快乐，但是我简直是连一个字都不理解，它们被那些细微的、互不联系的议论如此紧紧地纠缠住。至于诗人，我不想去涉及他们，因为他们说的似乎是另一种什么语言。正如我曾经说过的，我喜欢和那些记录过去的事件或自己的演说辞的人往来，或者和那些表示显然希望与我们这些未怎么受过教育的人接近的人交往。

十五

“我现在再回到出发点。你们看出历史给演说家提出了什么 62 义务吗？我想也许首先是演说辞要平稳流畅、丰富多样；我没有看见修辞学家们为这一部分专门讲授过什么规则，因为它们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有谁不知道，历史的首要原则是不可有任何谎

〔1〕 弥塞努姆是意大利的那波利附近一海岬，休养胜地。安托尼乌斯在那里有一处庄园，后遗交给三巨头之一的安东尼。

言，其次是不可有任何不真实，再次是写作时不可偏袒，不可怀怨？这些基本要求无疑是众所周知的。建筑物本身则由事件和语言构建。叙述事件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由于人们对重大的和值得记忆的事件要求的首先是计划，其次是行动，然后是结局，因此，在叙述计划时需要指出作者赞成什么，在叙述发生过的事件时不仅要说明发生了什么和说过什么，而且还要说明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说的，在说明事件结局时要阐述清楚所有的原因，不管是偶然性的，或是符合理智的，或是轻率的行为，最后在谈到声誉、名望都很昭著的人物时不仅要说明他们的业绩，而且还要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最后，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没有审判语言的严厉，没有诉讼语言惯有的尖刻。 63 64

演说术的任务和界限

“你们在修辞学教科书中看到过任何对如此之多、如此之重要的问题的指导吗？演说家的许多其他义务，如劝勉、训诫、安慰、提示，也受到类似的沉默；尽管它们全都需要善于言辩地进行说明，但是它们在现今流行的修辞学教科书里却没有任何位置。处于类似情况的还有许多不确定的问题。正如克拉苏斯指出的那样，^{〔1〕}演说家通常面临两种类型的演说，一类是关于确定的问题，亦即是在诉讼和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补充赞颂演说；另一类是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提到过它们，但谁也没有解释过，这就是非限定的，没有时间，也没有人物的问题。在我看来，修辞学家们在说明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并不理解这类演说是什么性质的，其范围如何。要知道，如果演说家的 65 66

〔1〕 参阅本书第一卷，138。

职责在于能就提出的任何非限定的问题发表演讲，那么他也就应该能够讲太阳有多大，地球是怎么样的；他甚至也不能拒绝谈数学，谈音乐，既然他宣称自己担负着这样的重任。最后，当一个人宣称不仅论辩有明确时间和人物的问题，亦即诉讼问题，是他的职责，而且讲述非限定类型的问题也是他的职责的时候，那么他便不可能回避就提出的任何问题进行讲演。

十六

“即使我们仍然想把这部分犹移不定、没有界限、内容广泛 67 的问题添加给演说家，以至于认为演说家应该能够演讲例如关于善行或恶行，什么是应该追求的或什么是应该回避的，什么是荣耀的或什么是可耻的，什么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关于德性，公正，克制，审慎，心灵的宽宏，慷慨，虔诚，友谊，义务，诚信，以及其他德性和一切相反的恶习，同样，我们还可以补充例如关于国家，关于权力，关于军事事务，关于国家管理，关于人们的习俗等，但是也应该让这一切有适当的限度。我当然也认为，演说家应该能够理解一切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与人们的生活习俗有关的东西，一切属于日常生活，属于国家结构，属于我们这种市民社会组织，属于人们的共同观念，属于天性，属于习俗的东西，如果并不是要求他能如哲学家那样分别回答那些问题，而是能够智慧地把它们融合在案件分析之中，并且他在谈论这些问题时要能像那些制定规则，像那些制定法律，像那些建造国家的人们那样谈论它们，简洁，清楚，没有任何繁杂议论，没有任何空洞的争辩。为了不至于令人奇怪，我对如此众多，如此重要的问题竟然也不给予一点指导，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样：如同在其他科学中，当人们学会了任何一种科学里那些最困难的东西后， 68 69

其余的方面或者由于比较容易，或者由于相互类似，因而便无须学习那样，例如在绘画中，当有人学会了绘画人的外貌，那他便也可能绘画任何一种形象或年龄的人的外貌，即使他没有学会那些，并且不用担心，如果一个人能够出色地绘画狮子或牛，那他无疑也会绘画许多其他的四腿动物，同样也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科学，在那种科学中凭借该科学可能达到的一切竟然都被教师讲授过了，其实人们只要学会了最重要的，最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属性本身，对其余的便会自然领会。我认为我们的演说术也是这样，⁷⁰ 不管它是一种具有学理的系统也好，或者仅是一种实践性的练习也好，凡是有人能达到这样的感人力量，他凭藉那力量能够感动那些或者对公共事务，或者对自己的个人事务，或者对受他辩护或控告的人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的听众的心灵倾向于自己的意愿，那么他在考虑所有其他类型的演说如何讲演时，绝不会超过著名的波吕克利托斯制作赫拉克勒斯雕像时对如何雕塑狮子皮或许德拉的考虑，甚至即使他从来没有分别学习过如何制作它们。”〔1〕

〔1〕 波吕克利托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阿尔戈斯人，古希腊著名雕塑家，主要制作青铜雕像，有时也制作大理石雕像，尤以制作人体雕像著称，讲究和谐和比例。他最著名的雕像是《执矛者》（传下古罗马时期的复制品）和巨大的黄金象牙雕像《赫拉》（立于赫赖昂港口）。这里提到的赫拉克勒斯雕像未见他处称指，可能是西塞罗为比较说明问题而构想的。赫拉克勒斯身上经常的装束是身披他早先在克泰戎山杀死的猛狮的狮皮。许德拉是出生在勒尔纳湖的百头水蛇，为害人类。该蛇的头被砍下来后，在原先的地方会长出新的头来，因而无法除掉它。杀死许德拉水蛇是赫拉克勒斯完成的第二件功劳。他砍下水蛇的头后，用燃着的木头把砍掉头的颈脖灼伤，使得那里无法再长出新头来，从而杀死了那条水蛇。

十七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安托尼乌斯，我觉得你非常出色地， 71
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一个有意将来成为演说家的人应该学习些什么，他从学习的东西里能够得到些什么，甚至即使他对那些方面从未学习过。事实上，你把演说家的整个活动仅仅压缩成两类事情，其他无法胜计的问题你都留给实践和类推。不过你也需得当心，不要在你提出的这两类事情中对于你来说只有许德拉和狮子皮，而赫拉克勒斯和他的其他更重要的工作被留在为你所轻视的那些事情里。因为在我看来，谈论综合性类型的事情并不比谈论个别性的事情容易，谈论神的本性无论如何也要远远难于分析人间的诉讼案件。”

安托尼乌斯回答道：“不，不是这样。卡图卢斯，我这就给 72
你解释，但不是作为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而只是作为一个富有实践经验的人，而且这一点更重要。请相信我，有关一切其他事情的演说对于一个并不愚钝，并不缺少训练，并不缺乏文学知识和较为高雅的文化素养的人来说仅是一种游戏而已，惟有在诉讼抗辩中存在着一项重要的工作，并且或许是人类事务中最重要的工作。在诉讼抗辩中，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评判演说家的能力主要是根据最后的胜利，那里有武装齐全的敌人，需要格杀，需要回击；在那里，常常将要对事件作出决定的人对你也并无好感，心怀怨怒，或者甚至是你的对手的朋友，你自己的敌人；你需要或者说服他，或者使他放弃原有的看法，或者使他平静下来，或者使他情绪激动，或者采取适合于情势的一切手法，利用与案件相适合的演说驾驭他，常常把他或者由好感引向憎恶，或者由憎恶引向好感；你需要好像借助于某种机械，使他的心灵有时变得

非常严厉，有时又变得非常仁慈，有时陷入忧伤，有时又很高兴。这时需要运用所有思想的庄严性，所有词语的说服力；还应该使演说富有变化，激越猛烈，充满火一般的热情，充满生命气息，充满痛苦，饱含真诚。如果有人领悟演说术能在这些方面达到菲狄亚斯完成弥涅尔瓦的雕像的水平，那么他便无须像那位著名的雕塑家完成盾牌上的细节那样，花费辛劳去学习细微末节。”〔1〕 73

修辞学理论的无益性并不意味着练习实践的无益性

十八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你把这些方面描绘得愈是美好，愈是惊人，便愈是使我更加期望知道，采用哪些方法，依靠哪些规则才能达到如此巨大的威力。不过这对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的年龄已不是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了，而且我们追随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演说，我从来没有利用演说的什么力量迫使承审法官们作出某种决定，而是在使他们心境平静之后得到他们所允许的东西，其实我询问你这些完全不是为了我的需要，纯粹是求知欲望所驱使。我无须哪位希腊学者不断地对我唠叨那些众所周知的规则，尽管他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罗马广场，也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审 74 75

〔1〕 菲狄亚斯（约生于公元前490年），雅典著名雕塑家，特别是以雅典卫城上巨大的雅典娜雕像和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闻名于世。弥涅尔瓦是古罗马神话中的技艺女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相对应。据说雅典娜雕像的盾牌外面雕的是希腊英雄和阿马宗女子的战斗场面，内面雕的是天神和巨灵的战斗场面，甚至雅典娜的鞋上还雕着拉皮泰人和马人的战斗场面。参阅老普林尼《自然史》第三十六卷，18。

判。正如据传有一位逍遥派哲学家福尔弥昂，汉尼拔在被赶出迦太基，作为流亡者来到以弗所，投靠安提奥库斯后，由于他在所有世人眼里的巨大名望，他的朋友们邀请他，并且如果他愿意，建议他听一听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位哲学家的谈论，当汉尼拔答称非常愿意时，据说此人曾就统帅的职责和各种军事事务侃侃而谈，连续好几个小时。其他在场的人听得兴奋不已，询问汉尼拔对这位哲学家有何看法，据说这位布匿人用并不很出色的希腊语，但很直率地回答说，他自己也经常见到过许多妄谈的老人，但从未见过哪一位比这一位更妄谈。^{〔1〕}请海格立斯作证，他说的没有错。事实上，有谁能比一个从未见过敌人的军队，从未见过营寨，也从未履行过甚至最微小的社会职务的希腊人向在这么多年的过程中同战胜了所有民族的罗马人民竞争统治权的汉尼拔本人讲授军事规则更自负，更饶舌呢？在我看来，所有那些讲授演说术的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向其他人讲授连他们自己都未经历过的东西。不过他们这样做的妄谈程度也许要小一些，因为他们不是企图向像汉尼拔那样的你讲授，而是向孩子们和年轻人讲授。” 76

十九

安托尼乌斯说道：“你错了，卡图卢斯，事实上我也曾经碰到过不少这样的福尔弥昂。要知道，难道那些希腊人中有这样的 77

〔1〕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195 年，当时叙利亚国王安提奥库斯三世正准备与罗马进行战争。哲学家福尔弥昂仅在此处提到，未见他处提及。另说与汉尼拔交谈的是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按斯多葛派惯常的观点称，只有智慧之人才能是真正的统帅。参见斯托贝奥斯《摘录》，54。一般说来，逍遥派哲学家较少见于类似的笑话。古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

人，他认为我们中也有某个人能理解些什么？其实他们并不使我感到如此厌烦，我仍能很容易地容纳他们，忍受他们。实际上，他们或是讲授一些什么问题，那些问题也许正是我缺少理解的；他们或是做些什么，那也许会使我不会因为没有学过它们而懊恼。我并不像汉尼拔对那位哲学家那样怀着那么强烈的蔑视而拒拆他们，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与他们之间有较多的干系。不过根据我可能作出的判断，他们的学说非常可笑。他们实际上 78 把整个科学分为两部分，即案件辩论和问题探讨。他们称之为案件者乃提出的两造之间的争讼对象，他们称之为问题者乃提出的无限定的疑惑对象。他们为案件提供规则，对演说术的另一部分 79 则保持令人惊异的沉默。然后他们把演说术分成五个方面，即寻找演说需要的证明材料，安排收集到的材料，然后是语言修饰，进行记忆，最后是进行讲演。确实没有什么不可能理解的。实际上有哪个人自己会不明白，如果不预先知道需要说什么，用怎样的语言说，按怎样的顺序说，并且把它们记住，任何人都不可能进行讲演？还有一点我也不想批评，仅想说那是一目了然的，即修辞学家们把一篇演说辞分成四部分、五部分、六部分、或者甚至七部分，因为修辞学家们各有自己的分法。^{〔1〕}例如他们要求 80 在开篇中要做到让听众对我们产生好感，从而易于接受我们的意见而专注地聆听讲演，在叙述事件时要做到使叙述本身逼真、清楚、简洁，然后把案情分成几部分或者只是提出问题，接着用证据和理由肯定自己的观点，继而批驳相反的观点。这时一些人认为应安排演说辞的尾声，并且有如结束语，另一些人则要求在结束之前作插叙，以装饰演说辞，并加强力量，最后是结尾和结束

〔1〕 西塞罗在《演说辞的划分》中主张把演说辞分成四部分，即引言、陈述、证明、结论。他在自己的早期著作《论取证》中把演说辞分为六部分。

语。我不想批评这些观点，因为分配得很合适，不过缺少对事物 81
的深刻了解，对于缺乏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必然的。要知道，他
们认为仅适用于开篇和叙述部分的那些规则在整个演说辞中都应
该保持。事实上，我能够更容易地引起承审法官的好感是当我处 82
于演说过程中，而不是在他们对整个事件什么都还没有听到时；
我能够更容易地使承审法官听取我的意见不是在我承诺提供证据
的时候，而是在我真正提出证据，并进行说明的时候；我们能够
做到使承审法官注意聆听讲演是由于在整个演说过程中不断地激
励承审法官的思想，而不是靠演说开始时的声明。还有，他们要 83
求陈述事件要逼真、清楚、简洁，他们对我们提醒得非常正确，
但是他们认为这些特点主要属于陈述部分，而不是整篇演说辞，
在我看来这就很是错了。他们的整个错误完全在于他们以为他们
自己的这门科学与其他科学没有什么区别，并且可以采用昨天克
拉苏斯谈到的用于市民法的那种方法，〔1〕把它归纳于体系：首
先把事物分成类，如果有哪一类被忽略了，那就是错误；然后把
每个类分成属，这时如果有哪个属不足或过多便是瑕疵；最后是
给所有的词语作界定，界定中不可有任何不足，也不可有任何多
余。

天资是基本的

二十

“在市民法中，甚至在比较次要的或者一般的事物中，较为 84
富有学识的人们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我们这门如

〔1〕 见本书第一卷，190。

此重要，如此广泛的科学里那是不可能的。要是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那他们应该去请教讲授这些知识的人。那时他会发现，一切都已得到解释，一切都已经很清楚。要知道，存在无法胜计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著作，它们并不隐秘，并不晦涩。不过愿他们首先想一想，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为了学习拿起工具，还是为了战争拿起武器。要知道，战斗和阵列要求的是一些东西，而学校和我们的马尔斯广场要求的则是另一些东西。^{〔1〕}当然这种持武器的娱乐训练对于角斗士和兵士也有一些好处，但是惟有勇敢、坚定、灵敏、机警的心灵才能培养出不可战胜的人。

“因此，我将这样为你们培养演说家，首先尽可能地观察他 85
能做什么。要知道，我将让他受一些文学教育，听一些讲演，读一些书，甚至让他理解修辞学家们的规则，那时我将试探他适宜干什么，他凭藉他的嗓音，他的体力，他的呼吸，他的语言能够做什么。如果我发现他能达到完善的程度，那时我会不仅鼓励他努力练习，而且甚至如果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高尚的人，那我还会恳求他。我认为，一个杰出的演说家同时还是一个高尚的人，这对于整个国家是一种多么美好的装饰啊！如果我发现他在作了各种努力之后，只能达到一般演说家的水平，那时我会让他去干自己希望干的事情，我不会使他感到为难。如果他完全不适宜于从事这项事业，并且还会是个毫无能力的人，那时我会规劝他不要从事这项工作，或者让他去从事其他事业。要知道，对于一个具 86
有很强能力的人，我们怎么也不应该疏于鼓励，对于一个具有一些能力的人，我们怎么也不应该把他吓退，因为在我看来，前一种情况似乎是属于某种神性，而第二种情况，即不做无力达到最

〔1〕 马尔斯广场（或译战神广场）位于罗马西北部，在共和国时代是体育锻炼和军事操练的地方。

优秀的事情，或者做不会做得最差的事情，都是合乎人性的。至于第三种情况，超过合适、超过能力地喊叫，这正如你，卡卢图斯，关于一个饶舌者说的那样，是那种以自己的叫卖声为自己的愚蠢召集尽可能多的证人的人的本性。就这样，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富有才能，值得鼓励和帮助的人，我们仅仅传授给他生活实践教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以求在我们的指导下他能达到我们自己在没有导师指导之下达到的一切，因为我们不可能教导更好的东西。 87

二十一

“我从我们的朋友开始。卡图卢斯，我第一次听这位苏尔皮基乌斯讲演时他还很年轻，涉及的是一起很小的案件，但他的嗓音、姿态、身体动作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演说家的责任很相称，只是显得急促、激烈，这是由于他的性格，但是词语激动，有些过分繁芜，则是由于年龄。我不轻视它们，因为我喜欢丰富的才华在青年时期便能表露出来。有如剪除葡萄树中过分旺盛的枝蔓比修剪从柔弱的树干经过培植长出来的新枝要容易，我希望在青年人身上也是这样，我能从那里剪削点什么。要知道，在过分迅速地达到成熟程度的东西里，液汁不可能保持长久。我立即看出了他的天资，不失时机地规劝他把广场视为自己学习演说的学校，选择自己喜欢的人作为老师，如果他愿意听我的意见，我提议卢基乌斯·克拉苏斯。他听从了我的劝告，决定这样做，并且还补充一点，自然是出于礼貌，要我也做他的老师。自我这样规劝他之后差不多一年，他控告盖尤斯·诺尔巴努 88 89

斯，我为此人辩护。^{〔1〕}实在难以相信，当时的他和一年前的他之间令我覺得存在怎样的区别啊！完全是天性本身把他引向了克拉苏斯特有的那种壮丽、辉煌的风格，但是天性也不可能使他达到足够的完美，如果他自己不是如此勤奋地努力研究和模仿，如此反复地练习讲演，把整个心灵和思想都用在揣摩克拉苏斯的讲演上。

刻苦模仿典范和认真练习的重要性

二十二

“就这样，我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们应该指出模仿对象，并且要努力汲取被模仿者具有的那些最为杰出的方面。然后是练习，练习要能准确地再现被选作模仿的对象，并且不能像我经常见到的许多模仿者那样地模仿，那些人模仿追求的或者是容易达到的方面，或者甚至是那些明显的，几乎是缺点的方面。没有什么比模仿一个人的衣着、姿态、动作更容易的了。如果接受的是某种缺点，并且还引以为傲，那么这种模仿不会有什么好处。就像孚菲乌斯，甚至现在仍然放开嗓门儿，在国家事务方面逞狂，此人向盖尤斯·芬布里亚学习的不是芬布里亚具有的演说力量，

〔1〕 盖尤斯·诺尔巴努斯，民众派的支持者，公元前103年任平民保民官，曾控告贵族派将领、马略的竞争对手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克皮奥拒绝与执政官格奈乌斯·马略合作，反对钦布里人，造成巨大损失。他为此遭贵族派报复，约公元前95年苏尔皮基乌斯控告他犯有叛国罪。安托尼乌斯同情贵族派，但与诺尔巴努斯有旧谊，诺尔巴努斯曾在他手下担任过财政官，因而出面为他辩护，使他被判无罪。诺尔巴努斯后来于公元前91年任裁判官，公元前83年任执政官。

而是模仿芬布里亚如何张着嘴巴拖长词语。^{〔1〕}他不知道选择他最应该模仿的对象，并且他对自己选择的对象模仿的甚至是对象的缺点。一个人若要正确处理这件事，他首先应该非常审慎地选择模仿对象，然后努力追求他所赞赏的对象具有的各个杰出的方面。 92

“你们怎么认为？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每种年龄都有差不多自己特有的演说风格？关于这一点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演说家很难作出判断，因为传下来的可以据以判断的书面材料确实不太多，而在希腊人那里，根据他们传下来的书面材料却可以作出判断，每种年龄各有怎样特有的演说方式和爱好。作为确实有书面材料留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演说家也许可以列举伯里克利斯、阿尔基比阿德斯^{〔2〕}以及同一辈的修昔底德，他们风格精细，尖锐，简洁，思想的丰富胜过语言。他们除非共同选择了某个人进行模仿，否则他们不可能具有同一种风格。继他们之后是 93

〔1〕 盖尤斯·弗拉维乌斯·芬布里亚（卒于公元前 91 年），非传统贵族阶层出身的“新人”，公元前 104 年与马略一起赢得执政官职位，后来被马尔库斯·格拉提狄乌斯控告营私舞弊，但被判无罪。此人秉性很好，作为演说家比较热情激动，注意形式的完美，精通市民法。参阅西塞罗：《布鲁图斯》，129。

〔2〕 阿尔基比阿德斯（约公元前 450—前 404），雅典政治活动家，将军，与伯里克利斯有亲戚关系，苏格拉底的门生和朋友，富有才能，但很狂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主要人物之一。

克里提阿斯、^{〔1〕}特拉墨涅斯、^{〔2〕}吕西阿斯。现存吕西阿斯的很多作品，克里提阿斯也有一些，但关于特拉墨涅斯我们只是听说。他们当时全都仍然保留着伯里克利斯的那种生气，只是风格稍许丰艳一些。请看，现在出现在你面前的是伊索克拉特斯，所有那些演说家的导师，从他的学校里就像从特洛亚木马^{〔3〕}一样，走出来的全都是杰出的将士，不过其中一部分人乐意显名于庆典，另一些人则乐意显扬于激烈的战斗。

〔1〕 克里提阿斯（约公元前460—前403），出身于贵族家庭，柏拉图的亲属，最早与苏格拉底交往的人之一，第一批智者之一，被牵连进赫尔墨斯雕像被毁案，但后来被判无罪。四百人议事会的垮台促使他把阿尔基比阿德斯召回雅典（公元前411或前407），但他本人遭放逐。公元前404年他作为斯巴达的热情支持者返回，成为三十寡头政权的成员之一，公元前403年在反对特拉西布洛斯的战斗中丧生。他曾广泛从事文学活动，包括诗歌，散文等，传下他的悲剧《西绪福斯》的一个长篇片段，包含对神明信仰的理性解释。另一部悲剧《佩里托奥斯》被认为也是他的作品，由该剧也传下一些片段。

〔2〕 特拉墨涅斯（卒于公元前404/403年），克奥斯岛人，雅典国务活动家，富有政治洞察力和演说才能（参阅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八卷，68.），但优柔寡断，缺乏政治坚定性，因此被称为“见风使舵的人”（见色诺芬的《希腊史》，第二卷，3）。公元前411年积极参与了推翻四百人委员会的斗争，但很快又离开了寡头派代表人物，与民主派接近，并且一度成为非常富有影响的人物。他是阿尔吉努塞海战的将军之一，但后来在该案审判中得到赦免。公元前404年前往斯巴达商谈和平。他是三十寡头政权成员之一，但他反对暴力和杀戮，与克里提阿斯发生冲突，最后在狱中服毒自尽。

〔3〕 指古希腊人藉以攻陷久围不下的特洛亚城的木马。希腊军队围攻特洛亚城十年不下，便接受奥德修斯的提议，采用计谋。他们制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马肚里藏着一些最勇敢的希腊将士，把木马留在海边，大军撤至海上，隐没于浩渺海波中一个小岛的后面。待特洛亚人把木马当作圣物移进城后，藏于木马中的将士便在夜间爬了出来，与城外逼进的军队里应外合，一举攻下特洛亚城。参阅荷马史诗《奥德赛》第四卷，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第二卷。

二十三

“首先，所有那些特奥蓬波斯们、埃福罗斯们、菲利斯托斯们、璁克拉特斯们^{〔1〕}以及许多其他人，他们在天资方面互相有区别，但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老师之间的志趣是相同的。而另一些人，即那些献身于诉讼演说的人，如狄摩西尼，许佩里得斯，吕库尔戈斯、^{〔2〕}埃斯基涅斯、^{〔3〕}狄纳尔科斯^{〔4〕}和其他人，尽管他们彼此不一样，但他们都力求模仿生活真实。他们在长时 95 期里一直受到模仿，他们的那种演说风格便一直继续着，为人采用；但是在他们故去，对他们的记忆逐渐淡忘和消失之后，另外一种较为柔弱、较为温和的演说风格便兴盛了起来，由此出现了得摩卡瑞斯，据说他是狄摩西尼的外甥；^{〔5〕}然后是著名的得墨

-
- 〔1〕 璁克拉特斯，小亚细亚西部埃律特瑞人，伊索克拉特斯的门生之一，作品失传。他以从事典礼演说著称，但公元前 352 年在一次竞赛中被特奥蓬波斯击败。
- 〔2〕 吕库尔戈斯（约公元前 390—前 324），雅典国务活动家，演说家。被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列为希腊十大演说家之一，演说辞大部分失传，仅传下《控勒奥克拉特斯》一篇，热情，庄重，富有逻辑性，说服力强。
- 〔3〕 埃斯基涅斯（约公元前 397—前 322），雅典演说家，主张联合马其顿对抗波斯，因此在政治上是狄摩西尼的对抗者，在演说方面则是狄摩西尼的竞争者。他的演说富有激情，受悲剧的影响比较明显。
- 〔4〕 狄纳尔科斯（约公元前 360—前 290），雅典十大演说家中的最后一位，科林斯人，特奥弗拉斯托斯的门生。他注意模仿前辈演说家的风格，但现存的三篇演说辞结构松散，语言粗糙。
- 〔5〕 得摩卡瑞斯（约公元前 360—前 275），雅典国务活动家，得墨特里奥斯·法勒柔斯被逐后由他执政（自公元前 307 年），真诚的爱国者，反对马其顿对希腊的统治，像反对得墨特里奥斯一世·波利奥尔克特斯那样地反对卡珊德罗斯。曾撰写历史著作，主要叙述雅典历史，具有修辞色彩。

特里奥斯·法勒柔斯，^{〔1〕}在我看来，在所有这些人中他最典雅；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与他们相近似的演说家。如果我们愿意这样一直追索到现今，那时我们便可以看到，正如今天甚至整个亚细亚都在模仿阿拉班达人墨涅克勒斯^{〔2〕}及其兄弟希埃罗克勒斯^{〔3〕}那样，我曾经听过他们的讲演，这样永远总会有一个人，许多人都希望能够和他一样。

“就这样，谁想通过模仿达到这种相似性，谁就得进行反复认真的练习，并且特别是书面练习，那样才能达到。要是苏尔皮基乌斯这样做了，那他的演说辞本可以更为凝炼，但现在在他的演说辞里，有时正如农人们在草地里见它们生长过分繁盛时常说的那样，有些过分繁茂，应该用笔削除它们。” 96

苏尔皮基乌斯说道：“你指出得非常对，我很感谢你。不过在我看来，安托尼基乌斯，你自己写的也并不是那么很多。” 97

安托尼乌斯回答道：“好像我自己没有做到，我便也不能教训别人似的，可有人认为我也不管理账册啊。^{〔4〕}但是在那里我可以根据家产情况，在这里我可以根据我作的演说，不管它们多

〔1〕 得墨特里奥斯·法勒柔斯（约生于公元前350），逍遥派哲学家，雅典国务活动家，马其顿支持者，公元前318年由马其顿国王卡珊德罗斯任命为雅典的绝对统治者（为期十年），又称“雅典立法者”，他的立法思想明显地受特奥弗拉斯托斯的影响。公元前307年得墨特里奥斯一世·波利奥尔克特斯攻克雅典后，他逃往波奥提亚，公元前297年成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员，后来在托勒密二世·菲拉得尔孚斯的冷遇中死去。著作涉及哲学和修辞学等。

〔2〕 墨涅克勒斯，公元前2-1世纪时著名的演说家，阿波洛尼奥斯和摩隆的老师，公元前102年安托尼乌斯曾听过他讲演，是机敏、简洁风格的代表。阿拉班达在小亚细亚西南部。

〔3〕 希埃罗克勒斯，公元前2-1世纪时的著名演说家，西塞罗称赞他的演说辞言简意赅，但批评他的演说辞节奏单调。

〔4〕 古罗马业主通常亲自管理经营。

么微不足道，进行判断，我该做什么。当然我们也看到有许多 98
人，他们不模仿任何人，不求与任何人相似，仅凭自己的天资，
也达到他们希望的水平。凯撒和科塔，你们两人在这方面就是很
好的例子，其中一个起码对于我们的演说，达到从未有的雅致和
诙谐，另一个则达到极度的敏锐和精细；此外还有你们的同龄人
库里奥，其父在我看来是同时代人中最擅长演说的人，我觉得他
没有特别对哪个人进行模仿，但是凭语言的庄重、优美和丰富，
他似乎赋予了自己的演说某种特有的形式和风格，关于这一点我
特别可以根据他在百人团审判庭上为他的兄弟们科苏斯的案子辩
护反对我而作的演说看出来；在那篇演说辞里，凡一个不仅语言
丰富，而且富有思想的演说家所应具备的一切他都不缺少。〔1〕

搜集证据，深入研究案情

二十四

“现在终于可以让我们构想的演说家真正地去处理案件了， 99
并且是较为复杂的案件的审理和辩论。也许有人会笑话我提供的
指导，其实我的指导虽然并非如此机敏，但是非常必要，并且主
要是作为一个并不愚蠢的劝导者，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识渊博的导

〔1〕 盖尤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卒于公元前 53 年），公元前 90 年任平民保民官，后来随苏拉去东方作战，在没收政敌财产期间变富。公元前 76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73 年作为执政官衔总督在马其顿作战很成功。他一向反对凯撒，但是由于他为克洛狄乌斯辩护，因此有时也与西塞罗处于相对的立场。其父约于公元前 121 年任过裁判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演说辞《就近亲乱伦案为塞尔维乌斯·孚尔维乌斯辩护》比较著名。关于库里奥的兄弟科苏斯案，未见他处提及，详情不得而知。

师。我们需要作的第一点指导是不管他着手处理什么样的案件，他都应该仔细、认真地研究它。这一点在学校里是不讲授的，因为提供给学生们的是一些容易的案件。“法律禁止外国人登上城墙；他登上了，回击了敌人，现在被控告。”〔1〕分析这类案件没有什么困难，因此无须讲授任何分析案件的规则，学校里提供的案件范例实际上差不多就是这样。然而在广场上，材料、证据、简约协议、口约、血亲关系、姻亲关系、官员政令、法律咨议答复以及案件当事人的生活，对所有这些都得审察清楚。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案件，特别是私人案件——因为这类案件往往非常复杂，——由于不重视这些问题而败诉。也有一些人，他们希望显得自己忙于许多案件，以至于不断地奔波于整个广场，由一个案件去到另一个案件，因而常常就自己并不了解的案件进行演说。这里非常令人可恶的在于承接案件的草率和接受案件后的背信；不过前者甚至更可憎，因为任何人都可能不极度丢丑地就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进行演讲。就这样，当他们蔑视由疏懒而受的谴责时——那确实更可恶，——他们又招来了甚至是他们更想避免的恶名——愚笨。我通常让每个当事人亲自对我叙述自己的案件，并且不让其他人在场，这样他说话会更直率；我自己则为他对手辩护，让他为自己的事情辩护，并且要他不管想到什么，都能毫不隐晦地讲出来。这样在他离开之后，我一个人可以怀着极为平和的心境为三个人说话——为我自己、为对手、为承审法官。当一个证据带来的帮助超过损害时，我便决定在演讲中利用它；当我发现它损害大于益处时，我便完全拒绝和抛弃掉。我就这样做到首先考虑该讲什么，然后便开始演讲。有许多人却依仗

〔1〕这是当时的修辞学校里进行教学辩论的典型示例之一。参阅昆提利安的《演说术原理》第四卷，4；第六卷，6等。

自己的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然而如果他们能认为首先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些时间考虑问题，然后再演说，那样他们定然会演讲得更好。

“在我对事由和案情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我便会立即考虑争执之点是什么。要知道，不管人们之间就什么事情发生争执，或者是由于刑事罪行，例如谋杀，或者是由于民事纠纷，例如遗产问题，或者是由于议商，例如关于战争，或者是由于个人事情，例如赞颂，或者是由于学术探讨，例如关于生活方式，都不可能不提出或者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怎样发生的，或者是事情该如何界定。 104

二十五

“差不多在我们的所有案件中，起码也是在那些刑事案件中， 105
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以否定来进行辩护的。实际上，关于营私舞弊，这是最严重的罪行，应该差不多完全予以否定；在购买案中很少有证据能使人明确地区分慷慨、仁慈与购买、贪污。关于凶杀、投毒、侵吞公款，必须进行否认。就这样，这是第一类案件，在法庭审判中通过争论，辩清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在议商性问题中大部分是关于未来的事情，很少是关于现在的或过去的事情。其次，人们常常询问的不是事情是否发生，而是事情是怎样的 106
的。例如当执政官盖尤斯·卡尔博在人民面前为卢基乌斯·奥皮弥乌斯辩护时，我也听了他的演说，他完全没有否认杀死盖尤斯·

格拉古的事实本身，而是说明为了国家的安全做得完全合法。^{〔1〕}也是这位卡尔博，他在任平民保民官时对国家问题则持另一种观点。当他为提比略·格拉古提出质疑时，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答称杀死提比略完全合法。整个这一类问题都是从合法性角度进行辩护，表明事情或者需要，或者可行，或者必须，或者显得事情发生是由于疏忽或由于偶然。最后，通常会讨论该如何界定发生的事情，当人们对该用什么词语称呼某件事情发生争论的时候。例如我自己同这位苏尔皮基乌斯便曾经在诺尔巴努斯案中发生过非常尖锐的争论。^{〔2〕}要知道，尽管我承认了他作的大部分控告，但是我否定他关于叛逆罪的指摘；整个案子完全有赖于对阿普列尤斯法中这一词语的解释。^{〔3〕}关于这种类型的案件，有些人指定双方都对那个词语作出能包含事情实质的简略界定。我觉得，这完全是孩童式的做法。当富有学识的人们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讨论同一些事物的时候，进行词语界定是另一回事，例如探讨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法律，什么是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方法要求对于被界定事物的内容的表述要做到没有任何疏漏，

〔1〕 卢基乌斯·奥皮弥乌斯，公元前125年裁判官，公元前121年执政官，杀害盖尤斯·格拉古的凶手，案件审理是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即公元前120年进行的。他认为元老院特别决议是对无限权力的特许，用以反对盖尤斯·格拉古，并由此认为许多其他罗马公民也犯了死罪而加以杀害。该案的控告是由保民官普布利乌斯·得基乌斯·苏布洛（见本卷，135，253及注）提出的，指控未经审判杀害罗马公民罪。盖尤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的出色辩护使奥皮弥乌斯被解脱。

〔2〕 参阅本卷，89及注。

〔3〕 阿普列尤斯法指由约公元前103年平民保民官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提出的法律。人们对该法律的内容不甚明了，不知是一部关于叛逆罪的普通法，还是某个临时性的专门委员会的法规。该法律一直作用到苏拉独裁时期，然后被新的科尔涅利乌斯叛逆法所代替。

也不得有任何超越。在上面提到的那个案件中，苏尔皮基乌斯没有那样做，我自己也没有企图那样做。我们只是各自尽自己所能，不吝词语地进行解释，什么是叛逆罪。事实上，首先，这种界定常常会由于对某个词语理解内容的过多或不足而从我们手中夺走；其次，这种界定本身仍然散发着学术性的和差不多是孩童练习性的味道；最后，它们不可能到达承审法官的听觉和思维，因为它们在被理解之前便已经溜走了。 109

二十六

“在争论涉及某件事情是怎样的那类案件中，争论常常起因于对书面文献的理解，其中不可能是由于什么别的，只能是由于语义歧混。事实上，文献字面与意义不合，这本身便是一种类型的歧混，只有对缺省的词语进行增补，才可能进行解释；在增补缺省的词语之后证明，文献的意义是清楚的。如果语义歧混是由于文献中出现矛盾，这也不会产生新的争执，而是上述情形的二次重复。^{〔1〕}这样的矛盾或者永远无法统一，或者这样地去统一，即通过增补疏漏的文字，使我们为之辩护的文献得到补充。于是，所有由于书面文献出现的歧混便可以归结为一类：文献是否存在某种歧混。由于歧混有许多类型——在我看来，那些被称之为论辩家的人们对它们比较熟悉，不过我们的修辞学家们却并不熟悉它们，尽管也同样应该知道它们，——因此在各种口头谈话或书面文件中也经常可以看到：由于疏漏某个词语或某些词语而出现的歧混。此外，当人们把这种解释书面文献的争执从关于事 110 111 112

〔1〕 此句的意思是：当两个文献的词语出现矛盾时，需要首先证明每一个文献的词语和意义不相合，然后证明，两个文献的矛盾出现在词语，而不是在意义。

情是怎样发生的争执中排除出去时，他们这样做也是错误的。要知道，那样怎么也不可能像在对文献含义的争论中更好地探求事情的实质，事实本身是否发生过与文献没有关系。就这样，仅仅存在三类可能引起争论和辩驳的问题：正在发生、发生过或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事情是怎样的？事情该怎样界定？有些希腊人还补充一个问题：发生的事情是否合法？然而整个问题已经包括在问题‘事情是怎样的’里面。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我原先提出的问题上。 113

证明，好感，触动

二十七

“就这样，在我知道了接受的案件的类型，并开始分析案情时，我首先要决定的不是别的，正是我的演说的整个用于调查和判断的那部分应该集中在什么问题；然后我再极其认真地考虑两点，其一是要引起对我自己和我所辩护的人的好感，其二是要使听我讲演的人们的心灵倾向于我所希望的方面。就这样，整个演说的结构以下述三个方面为基础，以达到说服的目的：证明我们辩护的东西是真实的；使听讲演的人对我们产生好感；使听众的心灵产生案件所要求的触动。演说家进行证明有两类材料可供使用，第一类是这样一些材料，它们并不是由演说家构想出来的，而是合理地汲取事件本身固有的东西，例如文献、证据、协定、协议、讯问、法律、元老院决议、案件判决、官员指令、法学家的答询以及不是由演说家想出来，而是由案件本身和两造提供的其他一切可能的方面；第二类材料完全包含在演说家本人的辩论和证明中。由此，在前一种情况下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汲取论 114 115 116 117

证材料，在后一种情况下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发现论证材料。那些修辞学教师把案件分为许多类，然后给每一类提出一大堆论证材料。这种方法若是用来教育年轻人，那也许是合适的，使得他们一接触案件，就能立即知道，自己该从何处着手，从哪里汲取现成的材料。然而寻流不寻源，这是智力迟钝的人的特点；我们凭自己的年龄和经验，应该从源头汲取我们需要的东西，并且认真观察一切从何而来。

“对于第一类证明材料，亦即案件本身为演说家提供的材料，
118 我们应该认真考虑，以使它们能够在以后所有类似的案件中继续被使用。事实上，关于赞成文献或者反对文献，赞成证人或者反对证人，赞成讯问或者反对讯问，以及关于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通常分别地去谈，或是从一般的角度，或是有限定地，从具体的情势，具体的人，具体的案件去谈。我对你们说一点，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你们对这些材料应该反复地体会和思考，以便它们随时都是现成的，准备好的。现在要是让我解释应
119 该如何肯定或否定证人、否定文献、否定询问，那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所有这些不要求特别的才智，但是要求非常认真的习练；至于说到对科学和规则的要求，若能有如以语言的光泽为演说辞增辉即已足够。另一类完全产生于演说家本人的材料也是这样，
120 它们无须艰苦的思考，更为需要的是清晰而富有文彩的叙述。就这样，进行诉讼演说需要关心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是我们要说什么，第二是怎么说。前一项尽管由于令人觉得完全与科学有联系，因而需要科学，但实际上为了知道应该讲什么，有一般的智力就足够；后一项即能把需要说明的一切演讲得优美、丰富、多样，则特别能显出演说家的那种神性力量和才能。

安托尼乌斯和克拉苏斯关于演说家的任务的分歧

二十八

“关于前面那一项，由于你们如此强烈地希望听我解释，我 121
将仔细地、完整地对你们进行说明，至于实际如何，由你们作评
判，即演说辞应该从怎样的源泉出发，才能使其具有强烈的说服
力，以达到三个目的——使听众心灵产生好感，使听众了解案
情，使听众受感动。它们实际上是三个方面，至于怎样才能使它
们变得优美，在座的人中间就有一个人能够为我们作说明，是他
首先把它引进我们的习俗，使它达到极大的效力，并且惟有他一
人做到了这一点。卡图卢斯，事实上——要知道，我这样说并不 122
担心会被怀疑为阿谀奉承，——我认为还没有一位稍许著名的当
代演说家，不管是希腊的或是拉丁的，我没有经常地、认真地听
过他讲演。因此，如果我具有什么能力——我对此显然可以寄于
希望，因为你们这些如此富有才能的人既然这样认真地听我讲
解，——那是因为不管有哪一位演说家无论我什么时候听过他的
讲演，不会不在我的记忆里深刻地留下一点东西。因此，不管我
自己怎样，我的判断具有多大的权威性，但我仍要毫不犹豫地这
样认为和判断：在我听过讲演的所有的演说家中，没有哪一个演
说家像克拉苏斯那样具有如此多样、如此杰出的语言手段。所以 123
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看法，我认为进行这样的分工不会是不公平
的：如果在我让我正在构思的这位演说家如我安排的那样出生，
受到哺喂，得到健康地成长后，便把他交给克拉苏斯去穿衣打
扮。”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安托尼乌斯，你继续说吧，就像已经 124

开始的那样。要知道，你是一个善良、高尚的父亲，却不让你给由你出生、哺育的孩子穿衣打扮，那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你不能否认自己也很富有的时候。难道一个演说家，一个曾经在临结束诉讼演说时毫不犹豫地扶起身为卸任执政官的当事人，掀起他的上衣，向承审法官们展示年迈的统帅身上的累累伤痕的演说家^{〔1〕}会缺少什么衣饰、力量、热情和威严？仍是这位演说家，当有个喜好骚动、疯狂成性的人受这位苏尔皮基乌斯控告，^{〔2〕}由他进行辩护的时候，他不带任何犹豫地赞美骚动本身，用最富有分量的词语说明许多民众骚动常常并非是不合理的，既然没有哪个人能够阻止它；许多骚动常常甚至是出于社会利益，例如当年国王被赶走，例如当年设立保民官职位，^{〔3〕}最后还有由于公民们的哀伤和对丧失了军队的克皮奥^{〔4〕}的憎恨而引起的那次诺尔巴努斯骚动无法被压服下去，并且暴发得完全合理？有谁能够 125 使用如此模棱两可、如此闻所未闻、如此不可靠、如此新颖的手法，如果一个人不具备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演说才能和技巧？至于对格奈乌斯·曼利乌斯，对昆图斯·瑞克斯的怜悯，我还能说什

〔1〕 此处指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案。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于公元前 101 年任执政官，曾去镇压西西里的奴隶暴动，公元前 100/99 年返回罗马时受到热烈欢迎，被尊称为“统帅”（imperator），但后来被卢基乌斯·孚里乌斯控告营私舞弊。尽管罪过很明显，但安托尼乌斯为他辩护，成功地激起承审法官的同情，使他得到解脱。

〔2〕 指公元前 94 年苏尔皮基乌斯控告盖尤斯·诺尔巴努斯。参阅本卷，89。

〔3〕 设立保民官职位是在公元前 494 年，有些人认为是在公元前 471 年。

〔4〕 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克皮奥，公元前 106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05 年在西班牙的阿劳西奥败于钦布里人，公元前 95 年受指控，被判处。

么呢？^{〔1〕}对你那无法胜计的其他演说，还需要什么呢？在那些演说里，不仅你那种独特的、令世人称道的敏锐，而且还有你现在转加给我的那种才能和你一向具有的那些杰出、卓越的方面，都得到充分的表现。”

二十九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我通常确实对有一点感到非常钦佩，126
那就是尽管你们的演说风格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你们各自的讲演都令人觉得，自然没有把什么未赐给你们，学识没有把什么对你们作保留。因此，克拉苏斯，请不要拒绝给我们一点恩惠，以便如果安尼托斯偶然把什么遗漏了或者故意把什么保留了，你能给我们作解释；而你，安托尼乌斯，如果有什么没有说到，我们认为那并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更希望由克拉苏斯来解说。”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安托尼乌斯，你何必谈这些大家都不127
希望听的东西：你从哪些源泉得到诉讼演说所需要的各种材料。虽然你采用某种新的方法，并且非常出色地进行说明，但是这一问题本身并不困难，而且有一定的规则可循，因而早已众所周知。现在请你对我们说说，你是从哪里取得那些你经常采用，并且用得那么惊人地巧妙的东西的。”

安托尼乌斯回答道：“我愿意进行说明，并且不会拒绝你对128

〔1〕 格奈乌斯·曼利乌斯·马克西穆斯，公元前105年任执政官，像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克皮奥一样，在阿劳西奥被击败，公元前103年被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以背叛罪控告，尽管有安托尼乌斯为他辩护，但仍然遭放逐。昆图斯·马尔基乌斯·瑞克斯，可能是公元前118年的执政官，公元前117年荣获凯旋，后来可能被控不应享受此荣誉，由安托尼乌斯为他辩护，被宣布无罪。

我的任何要求，这样当我向你有所求时，我也便会比较容易地得到满足。我的整个演说方法和被克拉苏斯刚才捧上了天的我那演说才能，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是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引起听众的好感，二是证明事实，三是感动听众。在这三个方面中，第一个方面要求语言柔和，第二个方面要求语言机敏，第三个方面要求语言有力量。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使可能判决我们胜诉的人或者对我们怀有好感，或者信服辩护的证据，或者激起内心的感动。但是由于对事件本身的叙述和辩护这一部分似乎囊括了这门科学的整个所谓的理论，因此我们将首先谈谈这一方面，不过也只是稍许说一说，因为我们能够实际运用和所谓需要铭记的东西似乎并不多。 129

合适的诉讼材料由后天的实践而得到

三十

“克拉苏斯，我很乐意遵循你明智地提出的劝告。让我们把修辞学教师们通常向学生讲授的对单个的案件的辩护放到一边，去发现所有案件和演说的各种推理赖以产生的那些源泉。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每当需要写某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得苦苦思索着去搜寻构成那个字的各个字母；我们也并不是每当需要对某个案件进行辩护的时候，每次都得重新翻阅储存备用的各种证据，而是应该始终拥有一些特定的题目，以便它们也能像书写词语时那些字母那样，为满足案件解释的需要而自己立即显现出来。不过这些源泉只能对那些或者由于具有丰富的经验——经验由年纪得来，或者由于不断的聆听和思考——努力和勤奋甚至可以使它们超越年龄，从而非常精通诉讼事宜的演说家才可能有 130 131

用。要知道，如果你给我带来一个人，不管他学识多么丰富，不管他思想多么机智、敏锐，也不管他语言多么流利，如果此人对社会风俗，对传统范例，对国家体制，对自己的国民的习惯和愿望不熟悉，那么可以从其中汲取证据的那些源泉对他便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我需要经受过锻炼的才能，如同田地，不只是耕种过一次的，而是要重新耕种，反复耕种过的，从而能提供更好、更丰富的收获。对才能的锻炼，这就是实践，聆听，阅读，写作。

“首先他应该观察事件的实质，而这实质从来都不是隐蔽的：132
探察事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如何界定。在这一切都了解清楚之后，凭着任何一个天生的智慧，而不是那些修辞学教师们教导的那些推论，都会立即明白，案件的实质是什么，亦即若将其排除便不可能进行争论的东西。^{〔1〕}其次，需要审判什么？那些修辞学教师要求这样提出：奥皮弥乌斯杀死了格拉古。事情的实质是什么？杀死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当奥皮弥乌斯根据元老院决议号召人们拿起武器的时候。如果你抛开这一点，事情也就不存在。德基乌斯认为，决议本身违背法律。由此法庭需要确定，根据元老院决议为了国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是否合法？^{〔2〕}所有这些都是很显然的，并且是一般的智力可以达到的，应该努力寻找的是那些与审判中的争论问题有关、无论是控告者或辩护者都应该提出的证据。

〔1〕 参阅本卷，104。

〔2〕 参阅本卷，106。

“有限定的问题”最后也会归于“无限定的问题”

三十一

“这里也应该注意一点，其中包含着那些修辞学教师们的巨大谬误，我们却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他们那里去求学——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它与演说本身有巨大的关系，而是为了让你们看到，那些自认为富有学识的人是一些怎样的人？迟钝而粗俗！——要知道，他们在划分演说辞类型时把案件分为两类：他们归之为一类的是那些没有人物和时间，仅作一般性探讨的案件，他们归之为另一类的是受具体的人物和情境限定的案件；他们不知道，所有的争论问题的实质和特性都可以归结为一般性的！例如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案件中，无论是奥皮弥乌斯或者是得基穆斯，他们与演说家引用证据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也可以从一般性角度提出限定性的问题：一个人根据元老院的决议，为了国家的利益杀了人，尽管这一行动不符合法律，难道他也应该受惩处？总之一句，任何案件中对需要审判的问题的侦查并不是只针对两造个人，而是通过对类似情况的普遍分析进行的。甚至在那些对事件是否发生过本身存在争议的案件中，例如普布利乌斯·得基乌斯是否违法地得到过钱财，^{〔1〕}无论是证据、控告或辩护，都需要回到普遍的类型和普遍的特性。例如若有人被控挥霍浪费，那就应该归之为奢侈；若有人被控贪求他人财物，那就

〔1〕 普布利乌斯·得基乌斯，显然指奥皮弥乌斯案（参阅本卷，106）中那同一个人。此人在公元前119年被控索贿，不过由于他同骑士阶层的联系而得到解脱。

应该归之为贪婪；若有人被控挑动骚乱，那就应该归之为好制造混乱、心地邪恶的公民；若有人被许多的人指控，那就需要一批证人；反之亦然，为当事人辩护所说的一切也必须由个别的时间和人物引向事物的普遍概念和一般类型。或许有人不能迅速领略事物本质中蕴含的一切，从而令他觉得当探索事件是否发生过时，争论之点非常繁杂，然而无限繁多的是进行控告的具体事件，而不是辩护和论证的源泉。

三十二

“当争论的不是关于事件是否发生过，而是探寻事件是怎样的时候，如果按照当事人计算，那数目也许是无法胜计，而且模糊不清，但如果按事件计算，那为数便会很少，而且很清楚。例如如果我们把曼基努斯事件仅仅归于曼基努斯单个人，那么有多少个由圣使交出去而未被接受的人，便产生多少个案件。^{〔1〕}然而如果诉讼之点使案件成为一个由圣使交出去，但未被接受的人能不能恢复权利，那时曼基乌斯一名便与演说术和辩护论证没有任何关系。此外，要是甚至人物的尊荣或不光彩行为也使事件增加某种复杂性，那这与问题已经无关，并且相关的说明本身也应该归之于普遍性的讨论。” 137 138

我现在说这些的目的并不在于批驳那些学识丰富的人，尽管他们也应该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在分类时把这些案件归入人物和情境有限定的一类。要知道，虽然这里也有具体的情境和人物，但是应该明白，事情并非依赖于它们，而是依赖于问题的普遍性质。不过这与我毫无关系，因为我们无须与他们进行任何争论。” 139

〔1〕 参阅本卷，181。

只要明白一点便够了，那就是他们甚至都未能达到人们在那样空闲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我们这样的诉讼经验也可达到的东西，即对事件进行分类，并且稍许简明地进行说明。但是这与我，我再说一遍，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有一点与我，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亲爱的科塔和苏尔皮基乌斯，与你们有关，那就是如果现在让他们的科学按其本来的面目出现，那具体案件之多将会令人感到恐惧，因为如果按当事人列举它们，那么它们多得无法胜计：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案件；但是如果把它们归入普遍的问题类型，那么这些问题又是如此有限，如此之少，以至于用心细致、富有记性、感觉敏锐的演说家应该完全能够把它们用心灵记住，并且甚至可以复述它们，除非你们以为克拉苏斯是从曼尼乌斯·库里乌斯那里了解了案件，并且从而提出了如此多的证据，以至于甚至即使库里乌斯并非是遗腹子，但是也应该成为科帕尼乌斯的遗产继承人。^{〔1〕}无论是科帕尼乌斯的名字，或者是库里乌斯的名字，它们与丰富的论证以及事件的本性和实质都没有任何关系，整个案件分析以事件和案情的普遍性质为基础，而不是以具体的情境和人物为基础。当遗嘱中这么写着：‘如若我生有儿子，并且他在……之前死去’等等，‘这时那个人将成为我的遗产继承人’；如果儿子并未出生，那么那个在儿子亡故的情况下被指定为继承人的人是否应该成为继承人？问题基于不可动摇的法权和普遍性，需要的不是具体人的名字，而是合理的分析和论证材料。

〔1〕 参阅本卷，180。

三十三

“在这方面，那些法学家们也使我们陷入了迷惘，不敢去研究。我看到在卡托^{〔1〕}和布鲁图斯^{〔2〕}的著作中，他们几乎是就法学问题一个个地指名道姓地提供咨询，什么针对什么人，男人或女人，我想这是为了使我们相信，每次咨询或疑惑的对象是人物，而不是事件，并且无法胜计的人物使我们无力去研究法学，从而放弃学习和进行深入探索的愿望。 142

“不过让克拉苏斯将来什么时候为我们理顺它们，进行系统的叙述吧。你应该知道，卡图卢斯，昨天他曾经向我们保证他要把现在仍然纷乱无序的市民法进行明确的分类，使其成为一门容易学习的科学。”

卡图卢斯说道：“这件事情对于克拉苏斯来说确实不存在什么困难，有关市民法需要研究的一切他都研究过，而那些甚至他的老师们都不知道的东西他也会给以补充，以便使法学包含的一切都能得到井然的安排和优美的叙述。” 143

安托尼乌斯说道：“很好，我们将向克拉苏斯学习这些知识，当他使自己从混乱的喧嚣中摆脱出来，如他经常向往的那样离开法庭的座凳，进入闲暇，坐上安乐椅时。”

卡图卢斯说道：“我也确实经常听见他自己说，他已经决定离开庭审和诉讼，但是正如我经常对他说的那样，这是不可能 144

〔1〕可能指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监察官（参阅本书第一卷，170），也可能指其长子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卡托·利基尼阿努斯（卒于公元前152年），法学家。

〔2〕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公元前2世纪），虽然在政坛上不很有名，但是是古罗马法学的奠基人之一，曾撰《市民法》，三卷，对话体。

的。要知道，他自己不会容忍高尚的人们常常徒然地向他恳求帮助，国家也难以接受这一点。如果卢基乌斯·克拉苏斯的声音沉寂了，国家会认为自己被夺去了某种瑰宝。”

“请海格立斯作证。”安托尼乌斯说道：“如果事情确实如卡图卢斯说的那样，那么你，克拉苏斯，就不得不同我一起干这件苦差事，让我们把你所说的那种令人打盹发困的科学留给斯凯沃拉们和其他有幸的人们去清闲吧。”

这时克拉苏斯温和地笑了笑，说道：“安托尼乌斯，那你就 145
把你已经开始编织的东西织完吧！而对于我来说，当我一避进你的这一令人打盹的科学的时候，它便会使我获得自由。”

拥有论证范例是很重要的

三十四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这就是我刚才开始编织的织物的结尾，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一切可能成为争论对象的主要不在于难以胜计的人物和纷繁复杂的情势，而在于事件的类型和性质，而可以归纳为类型的不是数量有限，而是为数很少，以至于凡是有志从事演说的人都应该掌握这种适合于任何演说类型，可以应用，装备，修饰所有论证的原始材料，我说的所有的论证指所有的物质的和思想的。这些证据会由自身的力量产生词语，那些词 146
语通常会永远令我覺得非常贴切，要是可以看出它们是由事物本身产生的。如果你们想知道我的真正的看法——因为我能够维护的只有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我们应该带着这种能够适应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类型的装备去广场，无须向我们叙述每一件事情，以便找到我们可以从中导出证明的源泉，因为它们对于任何

一个能够进行一般思考的人来说都是现成的，只要他能稍许作一些努力，积累一些经验，但是应该把精力集中到那些我曾经经常提到，从中可以为一切演说引申出所有需要的东西的那些根源和源泉上。所有这些不管是属于科学也好，或者属于观察或习惯也好，都在于认识我们想在其中寻找、探求我们希望需要的东西的那些领域。在你理解了整个这块领域之后，只要你对这些事情已经有了经验，那时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从你的手边滑掉，事物蕴含的一切都会迎面而来，出现在你面前。 147

“取证”必备的基本条件：敏锐感，理解力，勤勉

三十五

“就这样，当演说取证^{〔1〕}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敏锐感，其次是理解力——如果我们愿意，也可以称之为技艺，——第三是勤勉时，我不能不把才能放在第一位。不过勤勉甚至能把天资本身从迟钝中激发起来，——我再说一遍，勤勉，它不仅在所有 148 的案件中，而且特别是在诉讼辩护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尤其应该培养它，应该经常运用它，不存在任何它可能不适用的方面。正如我一开始便谈到的，我们为了能深入了解案情，需要勤勉；我们为了能认真倾听反对者的发言，为了不仅能捕捉到他的意思，而且能捕捉到他的所有词语，甚至能观察到他的所有面部表情，那些表情通常能反映出他的心灵感受，我们需要勤勉；——当然为了能够隐蔽地做到这一点，为了使对手不会发现 149 什么对他自己有利的东西，诚然需要谨慎。其次，为了心中能始

〔1〕关于“取证”，参阅本书第一卷，142。

终注意到我稍后就要谈到的那些情况，为了使心灵能深刻地进入案件，为了能全心关注和思考，那也需要勤勉；为了把所有这一切赋予有如某种光明的记忆，赋予声音和表现，仍然需要勤勉。在才能和勤勉之间给科学确实仅仅留下了一点点余地。科学仅仅指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在什么地方存在我们竭力想找到的东西，其他的事情则有赖于关心，注意，思考，警觉，坚持不懈和发奋努力；请允诺我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我们已经经常用的一个词——勤勉，这一品质囊括了所有其他的品质。例如我可以看到，哲学家的演说多么丰富，不过在我看来，而且你，卡图卢斯，你对这一点更有感触，他们没有提出任何演说规则，然而不管他们面临什么问题，他们都能讲述得既丰富，又充实。”

哲学和修辞学的关系

三十六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是的，安托尼乌斯，正如你所说，大部分哲学家并未提出任何演说规则，然而他们却现成地拥有阐述任何问题所需要的一切。不过亚里士多德，就是令我非常钦佩的那一位，曾经提出过一些规则，人们不仅可以从中为哲学家们的争论找到论证的根据，而且也可以为我们在诉讼中采用的这种演说找到一切论证的根据。其实，安托尼乌斯，你的演说早就与那位哲学家的规则没有偏离，那或者是由于你与他那神性的才能相近似而与他步调吻合，或者甚至是由于你读过，并且研究过他的教诲，我觉得这更为可能，因为我看到，你研究希腊知识比我们想像的要用心。”

安托尼乌斯说道：“卡图卢斯，你会从我这里知道真实情况。”

我一直认为，能令我们的听众感到分外愉快和可信的演说家是那种首先能尽可能少地表露某种技能特征，其次能不表露任何希腊知识特征的演说家。然而我还认为，当希腊人就如此重要的问题进行理解、接受、讨论，并且保证自己能向人们提供方法，可以借以看清最隐蔽的事物，正确地生活和富有口才地演讲的时候，如果我不聆听他们的讲演，那么我便是一头牲畜，而不是人；并且即使不敢公开地聆听他们讲演，以免降低自己在国民眼中的威望，那么仍应该偷偷地听讲，捕捉他们的声音，从远处倾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卡图卢斯，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一般地领略了他们是怎样进行诉讼和如何分类的。”

三十七

卡图卢斯说道：“请海格立斯作证，你确实曾经非常小心地，154
有如接近某种欲望之岩^{〔1〕}地研究过哲学，虽然我们的国家对这门学科从来没有轻视过。要知道，从前有一个时候意大利曾经充满了毕达戈拉斯学派，当大希腊地区^{〔2〕}处于这一学派统治下的时候。由此据说甚至我们的国王努马·蓬皮利乌斯也属于毕达戈拉斯学派，尽管他比毕达戈拉斯本人要早许多年在世，^{〔3〕}并且他还应该被视为更为杰出，因为他领悟建立国家的智慧比希腊人

〔1〕 喻海妖塞壬。塞壬居住在悬崖上，善歌唱，以动听的歌声诱惑航行人，加害于他们。参阅荷马史诗《奥德赛》第十二卷。

〔2〕 “大希腊”指意大利南部沿海希腊移民地区。公元前7—6世纪希腊人曾大批地向那里移民。

〔3〕 毕达戈拉斯学派在南意大利繁荣时期是在公元前6—前5世纪。努马·蓬皮利乌斯在罗马任国王约在公元前8世纪末—公元前7世纪初。参阅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第二卷，15，28；《图斯库卢姆谈话录》第四卷，2。

认识到国家的诞生要早差不多两个世纪。我们的国家确实没有产生过任何比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1〕盖尤斯·莱利乌斯、卢基乌斯·孚里乌斯〔2〕在荣誉方面更尊贵、在威望方面更受敬重、在学识方面更富有修养的人，这些人同那些来自希腊的最富有学识的人们一向公开地交往。此外我还曾经经常听他们说，雅典人使他们和我们国家的许多显要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当雅典人就非常重要的事情遣使前来元老院时，他们派来了当时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 卡尔涅阿得斯、克里托拉奥斯和狄奥革涅斯。〔3〕就这样，在使节们逗留罗马期间，他们和许多其他人经常去听那些人讲演。因此我感到惊奇，尽管你拥有这样一些证人，你为什么仍然像帕库维乌斯的剧本中的泽托斯那样，差不多是向哲学宣战。”〔4〕 155

安托尼乌斯说道：“我完全没有那样的想法，我只是认为， 156
正如恩尼乌斯笔下的涅奥普托勒摩斯所说：‘哲学议论只可以稍

〔1〕 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指小斯基皮奥，参阅本书第一卷，35 及注。

〔2〕 卢基乌斯·孚里乌斯·菲卢斯，小斯基皮奥的朋友，公元前 136 年任执政官，被卷入曼基乌斯案（参阅本书第一卷，181）。西塞罗的《论共和国》谈话的参加者。

〔3〕 狄奥革涅斯（约公元前 238 – 前 150），通常称“巴比伦人”，出生于距巴比伦不远的塞琉基亚。克律西波斯的门生，继芝诺之后成为斯多葛派的首领。“非常重要的事情”指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因交界处的海港要塞奥罗帕斯发生争执，请罗马元老院仲裁。仲裁结果有利于波奥提亚人，判雅典人交付罚款 500 塔兰同。雅典人派使团来罗马，请求降低罚款数额。

〔4〕 泽托斯是帕库维乌斯的悲剧《安提奥帕》中的人物。该剧根据欧里庇得斯的同名悲剧改编。泽托斯是一个大力士，著名的歌手安菲昂的孪生兄弟，曾经和安菲昂就音乐的作用进行过讨论。这一对形象和所讨论的题目成为修辞学校里常见的题目。西塞罗在《致赫瑞尼乌斯·修辞学》第二卷，27，43 中就已经提到过。关于帕库维乌斯参阅本书第一卷，246 及注。

许有一些，因为总的说来，我不喜欢这门学问。’〔1〕不过这就是我的看法，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我不拒绝研究它，如果是适度的。我认为，如果承接审判的那些法官产生这样的想法，即演说家研究过这门学问，并且怀疑正在把它作为一种技巧加以运用，那这对于演说家来说是不利的。要知道，这会降低演说家的威望和对他的信任。

三十八

“为了使现在的谈话回到原先开始离题的地方，你是否知道 157
在你谈到的那三位前来罗马的著名的哲学家中，狄奥革涅斯曾经
宣称，他能够教导人们正确地进行讨论和区别真理与谬误的技
艺，他用希腊文称其为‘论辩术’？在这门科学中——只要这也
是科学，——没有谈到任何寻求真理的规则，而只是谈到如何进
行判断。要知道，对于我们提出的一切判断，无论我们认为是肯 158
定的或是否定的，如果表述的只是简单的命题，那么论辩家们则
判断，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提出的是复合命题，附
加有另一些命题，那时他们则进行判断，那些命题附加得是否正
确，每一个推理本身是否符合真理；最后他们以自己的敏锐把自
己刺得浑身花纹，本想作多方面的探求，结果却不仅发现他们自
己无力解决问题，而且把由他们开始，并且差不多可以说已经织

〔1〕 见恩尼乌斯的悲剧《涅奥普托勒摩斯》。涅奥普托勒摩斯是著名的希腊英雄阿基琉斯的儿子。在阿基琉斯去世后，他曾去参加特洛伊战争。参阅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第一卷，30。关于恩尼乌斯，参阅本书第一卷，246及注。

成的东西又拆掉了。^{〔1〕}因此，你的这位斯多葛派哲学家帮助不了 159
 我们，因为他不教导怎样找到我需要的东西，而且甚至还妨碍我
 们，因为他想出了许多他自己也承认无法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
 种不是清楚的，不是展开的和平稳的，而是贫乏的、枯燥的、简
 单的、微不足道的类型。即使可能有人称赞这种谈话类型，他也
 会这种称赞，承认这种语言类型对演说家不适用。须知我们的演
 说应该适合民众的听觉，以求愉悦和陶醉他们的心灵，使证据令
 人信服，那些证据不是金饰匠的小秤可以衡量的，而要用大天
 平去称量。因此，让我们把整个那门科学放到一边，因为它在思 160
 考证据时完全沉默不语，在审案时又过分饶舌。至于说到你提到
 的与狄奥革涅斯一同前来罗马的那位克里托拉奥斯，我认为他可
 能对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研究要有益处些。要知道，他是你的亚里
 士多德的继承者，在你看来，我没有太偏离那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读过他用来叙述所有他的前辈关于
 演说艺术的观点的那部著作^{〔2〕}和他的一些其他著作，在那些
 著作里他叙述自己对这门科学的观点，^{〔3〕}因此我知道现今的演
 说术同行教师们与他之间的区别。亚里士多德以他观察一切事物
 的实质和本性时的那种思维的锐敏性审视与演说艺术相关的各个
 方面，尽管他对这门艺术抱轻视的态度，而那些教师们则只耕种

〔1〕 此处以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洛佩编织罩袍为喻。奥德修斯出征特洛亚后，多年不归，地方王公贵族们乘机来向佩涅洛佩求婚。佩涅洛佩无法摆脱他们的纠缠，便以俟织物织完后再作答复为由，拖延时间。于是她白天编织，夜间又把编织成的部分拆掉，因而一直编织不完。

〔2〕 指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总汇》（*Artium Collectio*）。这部著作失传，但它在古代曾经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西塞罗说，当人们论述早期修辞学家时，往往不是称引原作，而是称引亚里士多德的这部作品。参阅西塞罗的《论取证》，第二卷，6。

〔3〕 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修辞学》（三卷）和《命题》（八卷）。

这块土地，从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时不可能表现出亚里士多德具有的那种洞察力，而是表现出对这门科学的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更大的努力。至于卡尔涅阿得斯，他的演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丰富多彩是我们最希望的，他在进行那些议论时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他为某件事情辩护时却不能说服人，当他对某件事情提出争议时却不能把它推翻。这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那些讲授和教导这门科学的人们们的要求。 161

内在的和外在的证据

三十九

“如果我需要培养某个人从事演说事业，而此人在这之前又完全未受过教育，那么我宁可把他交给这些勤奋的、对一件作品在同一座铁占上不分白天黑夜地锤炼的人们，他们会像保姆一样把一切精心地研碎，把一切弄得很烂，然后送进婴儿的嘴里。但是如果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在我看来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一定的经验、具有相当敏锐的天资的人，那么我不会把他送往与世隔绝的水潭，而是把他送往所有河流奔泻的源头，把他送往那位会为他指出所有证据的处所——宛如居处，对它们作简略地阐述，用词语进行界定的人那里。^{〔1〕}其实要是一个人知道，演说中所有可以用来肯定或批驳的手段可以或是从事物的实质和本性中获得，或是从外部取得，那么还有什么能使他感到困惑呢？从事物的实质中获得证据是当需要对事物的整体或其部分进行考察时，或者是需要对事物的名称或者与事物相关的任何方面进行考 162 163

〔1〕 此处显然指亚里士多德。

察时；至于从事物外部获得证据，那是当需要考察的对象存在于事物之外，与事物本性没有关系。如果考察的是整个事物，那么事物的整个实质应该通过界定来揭示，例如：如果国家的尊严在于国家的权威和荣耀，那么损害这种尊严的是那个把军队交给罗马人民的敌人的人，而不是那个把做了这种事的人交给罗马人民的敌人的人。”如果考察的是事物的一部分，那么可以采用分释法，例如：为了国家的利益，或者应该服从元老院，或者建立另一个议事会，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但是建立另一个议事会太傲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太自负，因此应该遵循元老院的决议。如果证据源自对事物的界定，那就应该像卡尔博说的那样：‘如果执政官是为国家提供意见的人，那么难道奥皮弥乌斯做了别的什么？’^{〔1〕}如果证据来自与对象有关的方面，那么这里存在许多证据的处所和源泉。要知道，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相关连的证据，类型性的、附属性的、相似性的、一致性的、所谓前提性的、矛盾性的，可以在这里追寻事件的原因和由那些原因产生的后果，可以在这里寻找实例，较重要的、相等、较轻微的。

四十

“由相关联的词语^{〔2〕}推导出证据可以按这样的模式：如果虔敬最应该受称赞，那么当你们看到昆图斯·墨特卢斯如此虔敬

〔1〕 古时候认为，执政官一名（consul）源自动词 consulere（协商，商议）。现在一般认为，这两个字可能是由同一个词产生而来的。

〔2〕 指同根词。

地悲痛时，你们也应该为之感动。^{〔1〕}由类进行推导则是这样：如果官员应该服从罗马人民的权力，既然诺尔巴努斯担任保民官期间听从于国民的意志，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控告他？^{〔2〕}由属推导出附属于类的证据则是这样：如果我们应该敬重所有关心国家的人，那么无疑首先应该敬重统帅，因为我们正是由于他们的智慧、勇敢和甘冒危险，我们才能够保持平安和权力的尊严。由相似性进行推导则是这样：如果野兽都喜欢自己的幼崽，那么我们对自己的孩子更应该怎样地疼爱啊？由不相似性推导则是这样：如果蛮族人只求活一天算一天，那我们就应该想到永恒。无论是在作相似性推导时，或是在作不相似性推导时，实例通常来自他人的行为、谈话或事件，并且常常需要虚构故事。由相反的方面推导则是这样：如果格拉古作事邪恶，那么奥皮尼乌斯则行为高尚。由逻辑性进行推导则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被铁器所杀，而你是他的敌人，在同一个地方带着沾有鲜血的剑被捉住，并且在那里除了你之外没有发现其他人，显然不可能有其他人作案，而你又一向蛮横妄为，因此我们对罪行怎么能产生疑惑呢？由一致性、先时性和矛盾性推导出论据，就像昔日年轻的克拉苏斯所说：‘卡尔博，尽管你曾经为奥皮弥乌斯进行辩护，承审法官们也不会因此便认为你是一个高尚的公民。很显然，你进行了伪

〔1〕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皮乌斯（卒于约公元前63年），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努弥狄库斯之子，公元前80年任执政官，以虔敬著称，“皮乌斯”一名即由此而来，意为“虔敬的”。其父为公元前109年执政官，战胜北非努米底亚国王尤古尔塔，公元前100年因反对萨图尔尼努斯的民主法案而遭放逐。昆图斯·墨特卢斯即为此事而悲痛。人名“皮乌斯”（Pius）源自形容词pius（虔敬的），副词“虔敬地”（pie）由形容词派生而来。

〔2〕 “听从于国民的意志”指诺尔巴努斯控告克皮奥是代表人民的意愿。关于此案参阅本卷，89及注。

装，心中有所求，既然你经常在民众集会演讲时为提比略·格拉古之死哭泣，既然你是普布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之死的共同参预者，既然你在保民官任职期间提出了这项法律，^{〔1〕}既然你总是与高尚的人们意见相悖。’由事物的原因进行推导则是这样：171
如果你想消灭贪婪，那就需要消灭贪婪之母——奢侈。由事因的后果进行推导则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国库储备用于战争需要和平美化，那我们就应该尽纳税义务。对于较大、较小和相等的事物172
我们可以这样比较。由较大的事物进行推导：如果好的声誉比财富更重要，而为了获得金钱需要付出很大的辛苦，那么为了获得荣誉更需要付出怎样的辛劳啊！由较小的事物进行推导：

他和她只是稍许认识，
对她的亡故就如此悲痛，他若是爱上了她，
又该怎样啊？对我这个父亲又该怎样啊？^{〔2〕}

“由相等的事物进行推导：窃取和慷慨馈赠国家财富对国家173
是同样地犯罪。由不属于事物本身，而是来自外在因素的推导证据可以这样得到：这是真实的，因为昆图斯·卢塔提乌斯说过；这是虚假的，因为那是拷问得来的；必须这样做，请读读典籍吧。关于整个这类证明，我在不久前曾经谈过。^{〔3〕}

〔1〕 指公元前131年的立法，允许保民官竞选连任。

〔2〕 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安德罗斯女子》第110—112行。

〔3〕 见本卷，116。

用心和能力是运用证据的基本条件

四十一

“我对这些问题尽可能简明地作了说明。要知道，就像如果 174
我想给一个人指出埋在许多地方的金子，我只要指出那些地方的
标志和特征，他自己便会辨认出那些地方，能不用花多少力气
地，也不会出现什么差错地找到他想找的东西，我也这样指出了
这些证据标记，它们能够给寻找的人指明那些证据在什么地方，
剩下的只要用心地思考，便可以找到。实际上，哪一种类型的证 175
据最为适合哪一种类型的案件，这无须靠精深的学识作指示，而
只需要用通常的智慧作判断。要知道，现在我们不是想阐述某种
演说科学，而只是向一些富有学识的人提供宛如一些基于我们的
实践经验的教诲。就这样，只要能把这些手段牢牢印刻在心智和
记忆里，每当需要就某件事情进行讲演时再把它们激发起来，那
时便不可能有什么能躲过演说家，不仅在诉讼辩论时，而且在进
行任何一种类型的演讲时。如果他确实能做到使自己成为像他自 176
己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能够掌握自己听众的心灵，把他们引向
或引回到他所希望的方向，那时他便不需要为自己的演说再寻找
其他什么东西了。此外，我们也看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地阐
释他找到的东西，那他便怎么也不可能为自己的演讲找到足够需
要的东西。阐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以便听众不会觉察出技巧， 177
也不会因厌烦单调而困乏。必须说明自己的论点，指出你的观点
的根据，有时可以从同一些原由引导出结论，有时则可留待下一
次，暂时转向其他的方面；常常并不提出论点，而是指出原则本
身，从而使论点显而易见；若是进行比较，那么首先应该论证被

比较的方面，然后再转向提出比较的方面；论证之间的过度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隐蔽起来，以便人们无法计点，从而使得实际上互相区分的方面借助词语显得是融合的。

激动听众心灵的重要性

四十二

“我对这些问题只是匆匆地略加提及，就像一个浅学之人在 178
博学的人们面前那样，以便最终能够开始谈论那些更为重要的问
题。要知道，卡图卢斯啊，对于演说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发表演讲
时能博得听众的称赞，能使听众陷入主要是由心灵的某种冲动和
兴奋支配，而不是由判断和理智支配的激动更重要。这是因为
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在大部分情况下更为经常地遵循的是自己的
情感——憎厌，喜爱，意愿，愤懑，悲痛，喜悦，希冀，恐惧，
迷惑或是其他某种心灵的激越，而不是公正，规定，某种司法准
则，判决标准或法律。因此，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想法，那就让我 179
们开始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卡图卢斯说道：“在你谈到过的问题中，安托尼
乌斯，现在还似有或缺，对它你应该首先作些说明，然后再开始
你设想阐述的问题。”

“还缺少什么？”安托尼乌斯问道。

卡图卢斯说道：“你认为什么样的论证次序，怎样的论证安
排最合适，在这方面你一向令我觉得如同神明。”

安托尼乌斯说道：“瞧你说的，卡图卢斯，我怎么能是神！ 180
请海格立斯作证，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你应该这样认为，如果
我有时也能在一些事情上显得有所成功，那通常主要是由于演说

经验或偶然巧合。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方面，我由于缺乏了解，把它就像把一个不相识的人那样疏忽了，它在演说中却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什么别的方面比它更能促成胜利。不过我觉得，你过早地要求我阐述论证次序和安排规则。要知道，要是我认为演说家的全部力量完全在于证据和事情本身的说服力，那时是该说一说论证的次序和事件的布局。但是因为在准备谈的三个问题〔1〕中我还只谈了一个，因此待我谈了另外两个问题后，那时再进而研究整个演说辞的安排问题吧。 181

如何博得听众的好感

四十三

“就这样，为了赢得胜利，非常重要的是要使诉讼当事人和为他辩护的人的习惯、原则、行为和生活能令人赞赏，而对手的这些方面则遭到否定，以便尽可能地使承审案件的人心里不仅对演说家，而且对演说家为之辩护的人产生好感。心灵的好感可以凭借个人的尊严、功绩和美好的声誉产生。只要它们确实存在，对它们进行美化比虚构它们要容易，要是它们并不存在。不过声音的柔和、面部表情的谦恭、语言的亲切会在这方面帮助演说家。如若需要叙述得比较尖锐，则你要显得是迫不得已这样做的。要表现出和蔼、高尚、温和、虔诚、知恩感恩、不自私贪婪等性格特征，它们非常有利。所有这些属于诚实、谦逊、不暴烈、不固执、不好争吵、不好挑剔的人的性格特征，很能赢得好感，使那些不具备这些性格特征的人失去好感。由此，应该让对 182 183

〔1〕指说服、愉悦和感动。

手表现出相反的性格特征。不过整个这种类型的演说最适宜于这样的案件，在那些案件中不怎么需要使承审法官的心灵受到某种尖锐而强烈的激励而陷于激动之中。要知道，并非总是需要情绪激昂的演说，有时却需要演说平静、谦抑、温和，这样的演说最能举显当事人。我称之为的“当事人”不仅指被指控者，也包括受审理案件的责任人。须知，古时候就是这样界定的。^{〔1〕}就这样，请在演说辞中把他们的生活方式描写成公正的，无瑕的，虔诚的，朴实的，甘受屈辱的，这样会起一种惊人的作用。即使这只是在演说的开始部分或叙述事件部分或结尾部分，但只要说明得令人愉快，富有感情，便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常常超过案情分析本身。富有感情的、认真按演说规则构思的演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以至于令人觉得演说本身反映了演说者本人的道德面貌。要知道，一定类型的思想，一定类型的语言，加之足以表示宽宏大量的温和讲演，完全可以使他们显得是一些诚实的、富有道德的、用心善良的人。

如何引导承审法官的感情

四十四

“存在另一种与上述方式有区别，然而又有联系的演说方式，它以另样的手段感动和激励承审法官的心智，使他们或是憎恨，或是热爱，或是嫉妒，或是同情，或是害怕，或是期望，或是渴求，或是嫌弃，或是高兴，或是忧伤，或是怜悯，或是希望惩

〔1〕“当事人”拉丁文为 reus。此处的意思是 reus 一词由 res（事情，讼案）一词派生而来。

处，或是其他的与这些情感激动相接近、相类似的情感。这样一种情况当然也是演说者所企望的，即承审法官们自己怀着某种与演说者愿望相符合的心灵情感对待所审理的案件。要知道，正如常言所说，催促奔跑者容易，让迟钝者起跑难。如若不具备这样的情感或者是模模糊糊的，那时就应该像一个尽心的医生那样，医生在给病人用药之前，首先应该不仅研究准备医治的病人的病情，而且要研究他健康时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素质，我也是这样，每当我承接了一个模糊不定的、困难的案件时，我总要认真研究承审法官们的心境，倾全部心智和注意力于了解他们，以求能尽可能敏锐地琢磨清楚，他们有何感觉，有何想法，有何期待，有何希望，他们最容易被演说引向哪里。^{〔1〕}如果他们已经顺从并且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他们自己已经偏转、倾向于我们正想促成的那个方面，那时我便接受他们提供的东西，把风帆转向某种顺风方向。如果承审法官显得不偏不倚，心境平静，那就需要作更多的努力。要知道，这时一切都得靠演说去激励，既然得不到承审法官故有的倾向性的帮助。正如光辉的诗人正确地说过的，

心灵的征服者、一切事物的女王演说^{〔2〕}

具有这样的力量，以至于它不仅能够吸引动摇者，动摇坚定者，而且能像英勇善战的将军那样，俘获进行反抗的敌人。

〔1〕 参阅柏拉图的《斐冬篇》270b。

〔2〕 引自帕库维乌斯的悲剧《赫尔弥奥涅》。

四十五

“这就是不久前克拉苏斯开玩笑地向我要求的，声称我通常对这一问题解释得非常好，称赞我似乎在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案中，在盖尤斯·诺尔巴努斯案中和其他一些案件中演讲得非常出色。请海格立斯作证，克拉苏斯，当你自己在所承担的案件中采用这些方法时，我常常感到颤栗。在你的双眼里，在你的面部表情中，在你那个指示性的手指上通常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心灵力量，如此巨大的心灵冲动和如此巨大的心灵痛苦；你那无比庄严，无比高尚的词语汇成如此强大的洪流，你那思想如此完美，如此正确，如此新颖，如此不带幼稚的夸张色彩，以至于令我覺得你不仅点燃了承审法官，也使自己燃烧了起来。 188

演说家应该感受到他希望承审法官感受的那些情感

“如果演说家希望承审法官产生的所有那些情感活动没有 189
在演说者本人的脸上表现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燃烧起来，那么他也就不能使听众痛苦、憎恨、厌恶、恐惧，使听众流泪和同情。如果表现的某种痛苦是虚假的，如果在这种演说里除了谎言和虚情假意的伪装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那么这或许需要某种更高的技巧。现在我不知道，克拉苏斯，你是怎样的，其他人是怎样的。至于说到我，我没有什么必要在无比智慧、与我无比亲近的人们面前说谎。请海格立斯作证，我自己从没有希望用语言激起承审法官们或是痛苦，或是同情，或是厌恶，或是憎恨，如若我自己没有陷入这些我希望承审法官们产生的情感激动之中。要知道，确实很难使承审法官对你所希望的人动怒，如若令人觉得你自己对那个人很淡漠；确实很难使承审法官对你所希望的人心怀 190

憎恨，如若承审法官没有看到你自己首先燃起炽烈的憎恨；确实很难使承审法官产生同情之心，如若你没有通过语言，思想，声音，面部表情，最后还有悲恸，对他表现你自己的悲痛。事实上，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如此容易燃烧，以至于没有使它接近火源，它自己便能燃起火焰，同样也没有任何一种心智会如此容易接受演说力量的感染，以至于你自己没有对他表现出已被点燃而熊熊燃烧，它便能燃烧起来。

四十六

“但愿不要认为这样的情况是非同寻常的，令人惊异的，当 191
一个人如此一次次地愤怒，如此一次次地悲痛，如此一次次地陷
于各种心灵激动中，并且还是由于他人的事情，这是因为你将要
从事和阐述的那些思想和情况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以至于无须
任何伪装和欺骗。要知道，演说家希望用来感动他人心灵的演说
本身甚至会比对任何一个听众更强烈地感动演说者本人。也不要 192
对在诉讼过程中，在审判时，在朋友们遭遇危险时，在民众集会
上，在政治生活中，在罗马广场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感到惊异，当
事情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才能和声誉——这无关紧要，尽管它也不
容忽视，既然你被认为能够承担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承担的事
情，——而且还涉及到其他远为重要的方面——诚信、责任、勤
奋，这些品质甚至在我们为关系最疏远的外人辩护时，我们也希
望他们拥有这些品质，如果我们希望自己被视为高尚的人。我们 193
无法想像，不过正如我曾经说过的，请不要对我们在这方面的表
现感到惊奇，有什么能虚构到像诗歌，像舞台表演，像戏剧那
样？然而即使在那些方面，我自己仍然常常看到，演员的双眼从

面具后面在对我们闪烁，当他朗诵这样的诗句〔1〕时：

你竟然离开他，自己单独返回萨拉弥斯？
你不怕父亲的目光？

“他说出‘目光’这个词时，每次都令我记得，特拉蒙怒不可遏，为儿子悲恸得难以自制。当同一个演员把自己的声调变得哀怨时：

你剥夺了他的儿子，
一个年迈无后的老人，使他心碎，使他熄灭；
兄弟之死和他那托付给你的幼子于你都不……〔2〕

“令人觉得，他哭泣着、哀痛地朗诵这些诗句。当那位演员每天表演这个角色时，都不可能不怀着悲痛进行表演，难道你们认为帕库维乌斯写作时心境会很轻松和平静？这是怎么也不可能的。要知道，我曾常常听说，任何人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诗人——据说在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传世著作中就是这样写的，——” 194

〔1〕“这样的诗句”原文此处有残损。

〔2〕此处两段诗句引自帕库维乌斯的悲剧《透克罗斯》。特拉蒙是萨拉弥斯国王，他有两个儿子——婚生子埃阿斯和私生子透克罗斯。埃阿斯和透克罗斯都去参加了特洛伊战争，在希腊军中埃阿斯是仅次于阿基琉斯的强大英雄。阿基琉斯中箭身亡后，埃阿斯曾奋力保护阿基琉斯的遗体不被特洛伊人夺走。但是在为阿基琉斯举行的葬礼竞技会上，奥德修斯却被判为保护阿基琉斯的遗体有功，得到阿基琉斯留下的铠甲。埃阿斯气愤不过，迷乱中自杀而死。他在临死前曾把儿子欧律萨克斯托付给透克罗斯。

如若他没有炽烈的心灵和某种有如疯狂的灵气。〔1〕

四十七

“因此，尽管我在演说中不想模仿和虚拟英雄们的古代苦难和构想的哭泣，不是以他人的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但是请你们不要以为，当我必须为曼尼乌斯·阿奎利乌斯保持公民权辩护时，即使没有巨大的痛苦，我也会做在演说结束时应该做的事情。〔2〕要知道，我记得他曾经出任过执政官，被尊为统帅，〔3〕 195 受到过元老院的嘉奖，在欢呼声中登上卡皮托利乌姆，〔4〕但当我看见他心怀忧伤、疲惫无力、充满悲愁、陷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时，在我企图使其他人产生同情感之前，我自己已经为同情心所俘获。我当时觉察到，当我把充满忧愁、衣衫褴褛的老人带到承审法官们面前时，他们确实受到很大的触动，并且我做这些事情虽然受到你的夸赞，克拉苏斯，但是我并不是根据什么学说，因为我对它们一窍不通，而是由于心灵的巨大激动和痛苦，以至于我撕破了他的衫衣，以便展示他身上的伤痕。当盖尤斯·马略本 196 人亲自出席，坐在那里，以如注的泪水支持我那充满忧伤的演说时，当我屡屡呼唤他，把他的同僚托付给他，〔5〕呼吁他充当统

〔1〕关于柏拉图的迷狂参阅《斐得若篇》245a 等，关于德谟克利特的灵感说参阅贺拉斯的《诗艺》第 295—296 行。

〔2〕参阅本卷，124 及注。

〔3〕“统帅”的拉丁文是 *imperator*，是对获胜将领的荣誉称呼。

〔4〕卡皮托利乌姆山冈位于罗马城中心，那里建有尤皮特等神的庙宇。享受凯旋荣誉的将领前去那里给神明献祭。

〔5〕阿奎利乌斯和马略曾一起担任公元前 101 年的执政官。关于马略，请参阅本书第一卷，66 及注。

帅们的共同命运的庇护者时，如果我不是泪水如注，如果我没有感到巨大的痛苦，那我便不可能发出哀诉，发出对所有的神明，对所有的人们，对所有的公民，对所有的同盟者的恳求。如若我当时说的所有的话不包含我自己感受的痛苦，那么我的演说不仅不会引起同情，甚至还会受到嘲笑。因此，苏尔皮基乌斯，我现在在这方面教导你们自然是作为一位出色的、富有经验的教师，要求你们演说时要能愤怒，要能痛苦，要能哭泣。不过我何必教你这些呢？因为当你控告我的同事的时候，你不只是用你的演说，而且更主要的是用你的热情，用你的悲痛，用你的心灵炽烈地燃起的如此猛烈的火焰，以至于我好不容易才胆敢上前扑灭它。要知道，你在那次诉讼中拥有一切优势：在克皮奥陷入沉重而可怜的处境时，你把暴力、逃跑、投石块、保民官的残忍统统召到法庭，然后出现的情况是：元老院和国家首领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1〕}被石块砸伤；当卢基乌斯·科塔和提图斯·狄狄乌斯想对法案表示反对时，谁也不能否认，他们被暴力赶下了讲台。^{〔2〕} 197

四十八

“此外，人们还认为，你一个年轻人，非常高尚地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申诉，而我，尽管曾经担任过元老，却似乎难以令人 198

〔1〕 指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参阅本书第一卷，214 及注。

〔2〕 关于克皮奥被盖尤斯·诺尔巴努斯控告一案请参阅本卷，89。卢基乌斯·奥勒利乌斯·科塔作为平民保民官，同提图斯·狄狄乌斯一起，拒绝诺尔巴努斯的要求，结果被强行从演讲台上赶了下来。科塔作为演说家，西塞罗经常指责他拟古。提图斯·狄狄乌斯（卒于公元前 89 年），公元前 103 年任平民保民官，盖尤斯·诺尔巴努斯的同僚，曾努力反对诺尔巴努斯对克皮奥的控告。

敬重地为一个好制造动乱，对曾担任过执政官的人遭到的不幸表现出无比残酷的人进行辩护。当时承审法官们都是显贵的公民，广场上充满善良的公民，以至于我很难希望会对我为以前的财政官辩护仍然表示宽恕。我能够说我在其中使用了什么技艺？我现在就说说我做过的事情。如果你们乐意，那你们就在自己的技艺里为我的辩护辞安排个地方。

“我收集了各种骚动、暴力和造成的危险的事例，使自己的演说从我们共和国的各种动荡的时刻开始，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所有的骚动永远是令人烦恼的，但是其中有一些是合理的，并且差不多是必须的。当时我曾经说到克拉苏斯不久前提到过的那些事件：〔1〕无论是把国王逐出这个国家，无论是设立平民保民官职务，无论是多次按照平民会议决议缩小执政官权力，〔2〕或者是向民众申诉这一国家的支柱和维护自由的手段，所有这些都并不是没有经过与贵族的斗争而为罗马人民所享有的；要是所有这些骚动都曾经对这个国家有好处，那么如果现在也发生了什麼民众动乱，那也不应该便指控盖尤斯·诺尔巴努斯行为褻渎，犯了死罪。如果罗马民众的激动有时候也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且正如我曾经指出过，这种情况是经常允许的，那么实际上没有哪一次动乱比那一次更合理。然后我转变话题，谴责克皮奥逃跑，为军队的溃败而悲伤。我就这样用演说激起了那些悲悼自己亲人的人们的哀痛，恢复、唤起了罗马骑士对昆图斯·克皮奥的憎恨，当时承审法官即由他们组成，他们因他的审判权法案已经对他抱有反感。” 199

〔1〕 见本卷，124。

〔2〕 起码从公元前 287 年开始，平民会议决议便具有了法律效力。

四十九

“当我觉察到，我已经掌握了法庭，拥有了辩护的优势，使 200
民众对我产生了好感——因为我维护了他们的权利，甚至包括进
行骚动的权利，——使所有承审法官们转到我们一边，或是由于
国家遭到的不幸，或是由于对亲人的哀痛和悲伤，或是由于本人
对克皮奥的憎恨，那时我便开始给这种激烈、严厉的演说类型混
合进另一种类型，就是我前面谈到的那种温和而亲切的类型：我
既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朋友，因为按照祖辈的习俗他如同我的儿
子，也是为了维护我自己的名誉和可以说自己的幸运，因为如果
人们认为，虽然我曾经经常拯救与我完全没有关系，只是由于与
我同为公民的人们的利益，然而却不能给予自己的朋友以帮助，
没有什么比这种看法更令我感到可耻，更令我感到痛心的了。我
曾经以我的年龄，以我履行过的职务，以我的功绩，努力请求承 201
审法官们，如果他们看到我为合理的、虔诚的悲痛所感动，请求
他们宽恕我，特别是如果他们知道，在其他各种事情中我一向是
为朋友遭遇的危险，从不是为我自己作请求。就这样，在那次整
个辩护中，甚至整个案件中，我只是非常简略地回顾和涉及了那
些显然被包括在科学里的东西，例如我曾经谈到阿普列尤斯
法，^{〔1〕}阐述了什么是叛逆法。在演说辞的两个部分，其中一个
部分是赞扬性的，另一部分是激励性的，它们哪一部分都没有按
照科学规则受到很好的加工，在那里我对整个事情是这样地叙述
的，在激起人们对克皮奥产生憎恨时显得情绪很激烈，而在说明
我自己对朋友的情感时又显得非常温和。当时我就是这样，苏尔

〔1〕 参阅本卷，107 及注。

皮基乌斯，主要是靠承审法官们的情感，而不是进行说服，战胜了你的控告。”

五十

这时苏尔皮基乌斯说道：“是的，安托尼乌斯，事情正像你回忆的那样。我确实从未见过有什么事情就那样从我的手里滑掉了，就像那个案子从我的手里滑掉那样。要知道，正如你所说，当我交给你的不是审判，而是火焰时，请不朽的神明作证，你是怎样开始了你的演说，表现出怎样的恐惧，充满怎样的疑虑，怀着多么大的困惑和迟疑啊！你在开始时怎样牢牢地抓住了一点，抓住了人们惟一可以宽恕你的一点，即你是在为一个非常亲近的人，你的财政官发表辩护演说！你怎样在一开始便开辟了道路，好让人们听你讲演！还有，当我感觉到，除非人们能够宽恕你由于友谊而为一个卑劣的公民辩护，其他什么也不可能达到时，你便偷偷地，暂时不为其他人觉察地，然而对我已经小心提防着地开始转移，表明你所辩护的不是诺尔巴努斯的骚动，而是罗马人民的愤怒，并且并非是不合理的，而是值得称赞、理所当然的愤怒。在这之后，难道你放过了哪一处可以抨击克皮奥的情节？你怎样给它们都掺入了憎恶、敌视和怜悯的感情！并且这不仅是在你的辩护中，而且甚至在对斯考卢斯和我的其他证人的时候，你不是靠批驳，而是借助于人们的愤激来否定他们的证言。当你刚才谈到这些情况时，我便觉得不再需要任何规则，因为我认为，你刚才对你的辩护进行的叙述本身便是科学。”

“不过尽管如此，”安托尼乌斯说道：“如果你们愿意，那就让我们再说说甚至通常在演说时应该遵循，并且应该特别关注那些方面。要知道，经历过许多重大事件的长期生活阅历教导了我

们，使我们知道采用一些怎样的手段可以激动人们的心灵。

如何激动承审法官的情感

五十一

“我通常首先仔细考虑，案件本身需要不需要这样做。事实上，无论是对于那些不重要的事情，还是对于那些心灵坚定，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演说都不可能影响他们的心智的人，我们都不应该采用这些富有激情的演说，以免招来不应有的嘲笑和厌恶，要是我们不想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表演悲剧，或者不想拔除那些我们甚至都不可能晃动的东西。其次，由于我们需要在承审法官或者我们的听众心里激起类似这样的情感——敬爱、憎恶、愤怒、敌意、同情、希望、兴奋、恐惧、不安等，我认为，例如敬爱，它可以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被激起：如果听众觉得你为之辩护的东西对他们是有利的，那么他们便会觉得你为之辩护的东西是合理的，或者如果你是在为正派的人们，或者起码在他们看来是正派的人们，并且是对他们有利的人们忙碌。须知，这后一种情况更能激起热爱之情，前一种情况是为德性辩护，更能激起敬重之情。并且如果表现的是对未来利益的希望，那么它比对往昔善行的追忆更能起作用。应该努力展示，你为之辩护的事情中蕴含着尊贵或利益，并且表明，你为之激励热爱之情的那个人不会给他自己带来任何利益，而且你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要知道，人们的个人利益会召来嫉妒，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会赢得尊敬。这里必须注意，我们对于我们希望引起人们敬爱的人的功绩和荣耀的夸赞不可显得太过分。由同一些理由我们还可以学会如何引起对他人的憎恶。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了激起或平息愤

怒。也就是说，如果你扩充听众觉得是危险的、不利的事实，那会增强憎恶之情；如果你扩充的事实是针对高尚之人的，或者是针对完全不应该忍受它的人的，或者是针对整个国家的，即使你激起的不是那样尖锐的憎恶之情，但起码也是与敌视或憎恶相类似的反感。同样也可以由个人的或共同的危险引起恐惧。为个人产生的恐惧往往更深刻，但是为共同的危险产生的恐惧也可以被引向其他为个人产生的恐惧。 209

五十二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希望、欢乐、忧烦。不过嫉妒也许是所有心理活动中最为激烈的，并且为了抑制它需要花的力量并不亚于为了激发它。人们通常非常嫉妒与自己相等的人或者低于自己的人，当他们看到自己遭抛弃时，他们会为他人的升迁而痛苦。不过人们也常常强烈地嫉妒比自己强的人，并且特别是如果对方令人不可忍受地表现自己，以自己优越的尊严和财富背弃共同权利的平等性。如果需要燃起这种情感，最重要的是应该说明，那种地位不是靠美德得来的，而甚至是由于过错和犯罪；如果他的功绩仍然令人敬重，非常巨大，那时可以说明它们与他的傲慢和自大怎么也不相称。如果需要抑制这种情感，那就指出， 210 为了取得那些优越他花费了巨大的辛劳，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危险，并且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他人谋利益；如果他似乎因此而赢得了荣誉，那么尽管那荣誉对于他所经历的危险并非是不相称的报酬，但是他并不为此而欣悦，他并不关心那荣誉，而且蔑视它。总之一句话，由于大部分人都具有嫉妒情感，这是一种共同的普遍存在的缺点，并且嫉妒是针对超群卓著的幸运，那么就应该尽可能地淡化这种印象，并且使人们觉得，这种在人们

看来杰出的幸运是与艰辛和危险交织在一起的。最后，如果能让 211
听众把对他人的哀伤变成对他自己的事情的哀伤或者恐惧，使他
痛心地想着他人时，同时也想到他自己的遭遇，这样便可以激起
同情之心。就这样，任何人间的不幸事件都可能被怀着深深的痛
苦情感接受，只要能悲痛地进行叙说，那时任何悲伤的、被践踏
的德性都会是令人伤感的。有如演说辞中用来证明演说家作为一
个高尚之人的诚实性的那一部分就像我经常说过的，应该显得温
和、矜持那样，演说辞的这一部分被演说家用来改变听众的心理，
采用一切方法去感动他，则应该是紧张的、激越的。

需要同时使用紧张和平和的语调

五十三

“但是在这两种风格——我们想让其中一种是温和的，另一 212
种是激烈的——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令人难以区别。事实
上，我们力图借以赢得听众好感的那种温和中应该具有某种能够
抑制我们借以激励听众的那种炽烈的力量的东西，而由那种炽烈
的力量有时也应该具有能激起那种温和的某种灵气。并且没有哪
一种演说比这样一种演说更富有节制，在这种演说里，演说家的
严厉和紧张为演说家本人的仁慈所掩盖，而表现出的温和特色则
由某种庄重和紧张得到加强。在这两类演说中，不仅在那种要求 213
力量和紧张的演说中，而且在这种适宜于表现生活和习俗的演说
中，开始部分要徐缓，结尾部分则应该缓慢，并且要拖长一些。
要知道，不应该立即进入前一类演说，因为它整个地与事情实质
无关，而人们希望首先能知道，他要进行判断的是什么事情；同
样，在你的演说开始进入这种方式后，不可突然离开。要知道， 214

这不像证据，刚刚引述了一个证据，人们理解了，便要求第二个、第三个；同样，在你刚刚把听众引入后，不可能要求他立即便产生同情、嫉妒或者愤怒的情感。事实上，证据凭借思想本身赋予证据的力量，刚一被提出来，人们便会把它记住，而那种演说类型追求的主要不是在于说服承审法官，而在于使他们感动，并且如果不使演说辞本身铺展，丰富多彩，以类似的紧张进行讲演，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当人们的演说内容简略 215 或者语调平静时，他们可以向承审法官说明案情，但不能感动他，而这却是事情的全部实质。此外，有一点人们也都知道，那就是由同一情境可以为所有事物的相反方面提供证据。为了反驳对方的证据，应该或者批驳对方引以为证的东西，或者指出对方希望从中引出的结论不是源自那样的前提，从中得出那样的结论是不可能的，或者如果这样不可能驳倒对方，那就应该提出与其相反的证据，那证据要更有分量，起码也得具有同等的分量。对 216 于对方或者为了争取好感而温和地提出的证据，或者为了感动人而激烈地提出的证据，应该激起相反的情感予以反击：用憎恶排除善意，以忌恨排除怜悯。

嘲笑

五十四

“在这里，笑谑和幽默也是令人愉快的，有时还是很有用的。甚至即使其他的一切都可以归之于某种科学，但是它们却无疑为天性所固有，不需要任何科学。在我看来，凯撒，你在这些方面远远地超过其他人，因此你或者更可以为我在作证，不存在任何嘲讽科学，或者即使存在某种这类科学，那你也最能够向我们传授

它。”

“我却认为，”凯撒回答道：“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人更能够 217
幽默地谈论一切其他事物，而不是幽默本身。就这样，我曾经见
过一些希腊文的取名为《论嘲笑》的著作，^{〔1〕}本以为自己能从
中学到一些东西。我诚然在那里发现了希腊人的许多的嘲笑和讽
刺性的东西——因为西西里人、罗得斯人、拜占庭人，特别是雅
典人，他们在这方面都很出色，^{〔2〕}——但是凡是企图赋予它们
某种规则或科学的人，他们都显得如此愚庸，以至于除了愚庸本
身，没有什么显得比他们更可笑了。所以我认为，嘲讽本身怎么 218
也不可能是学来的。幽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贯穿在整篇演说辞
中，另一种是非常尖锐而简短的；古代人称前一种为冷嘲，后一
种为俏语。它们每一种名称都不包含严肃性！确实是这样，激起
笑声——完全不是什么严肃的事情。不过不管怎么样，安托尼 219
乌斯，诚如你所说，我自己也看到，诉讼时诙谐和幽默经常能造
成非常好的效果。不过不仅在前一类体现于整篇演说的笑谑中不
需要任何科学——因为自然创造了人，并且借助面部表情、声调
和语言本身把人们培养成模仿者和富有幽默感的叙述者，——而
且在这后一种俏语中，那些笑谑地说出来的话语显然应该能够比
经过思考而说出的话语更早地击中目标，那为何还需要科学呢？
要知道，当菲利浦斯^{〔3〕}问我的兄弟为什么狂吠，我的兄弟答称 220

〔1〕 这些作品都未能传下来，后人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作者的名字。这些集子一般都无注释。西塞罗本人的一部类似的集子也是这样。

〔2〕 在古代，雅典人的幽默曾经闻名全希腊。关于西西里人的幽默，参阅昆提利安的《演说术原理》第六卷，41。关于拜占庭人和罗得斯人的幽默，未见其他地方提及。

〔3〕 参见本书第一卷，24及注。

因为他看见了小偷时，我的兄弟在这里从科学里获得了什么帮助？^{〔1〕}当克拉苏斯在百人团法庭上发表演说反驳斯凯沃拉^{〔2〕}或反驳控告者布鲁图斯，为盖尤斯·普兰库斯辩护时，^{〔3〕}他在自己的整篇演说辞里得到了什么帮助？事实上，安托尼乌斯，在大家看来，你对我的夸赞应该更适合于克拉苏斯。要知道，除了他，可以说没有哪个人在这两类谐谑方面，既在连续性的谐谑中，又在迅速地脱口而出的谐谑中，都表现得很出色。确实的，221在他反驳斯凯沃拉为库里乌斯辩护的演说辞的通篇谐谑中充满了一种愉快和玩笑，没有那些简短的敏慧俏语。他宽恕了对方的尊荣，从而也维护了自己的尊荣。喜好幽默和俏语戏弄之人通常最难做到的是注意考虑人物和情境，并且在可以进行尖刻的讥讽时约束自己可能进行的攻击。事实上，有些爱作嘲笑的人并非敏锐地理解这一点。要知道，据说恩尼乌斯曾经说：222

聪慧之人控制嘴里燃烧的火焰容易，
抑制连珠妙语难。^{〔4〕}

这里的“妙语”自然是嘲讽之语，因为正是那些词语被这样称呼。

〔1〕“我的兄弟”指卡图卢斯（Catulus）。拉丁文 *catulus* 意为“小狗”，由此引发出两个人之间巧妙的讥讽和回答：狗见小偷而吠。

〔2〕指库里乌斯案。参阅本书第一卷，180。

〔3〕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著名法学家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参阅本卷，142及注）之子，没有担任过什么官职，但作为演说家享有一定声誉，并且受父亲的影响，通晓法律。盖尤斯·普兰库斯，其人不详，该案只见此处提及，时间可能在公元前102—前94年间。

〔4〕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妙语”的原文是 *bona dicta*。

五十五

“要是克拉苏斯在回击斯凯沃拉的演说辞中曾经控制住自己，并且在那个案件中和在争辩时采用的都是那种不包含任何尖刻挖苦的嘲笑，那么他在回击他所憎恨，并且认为应该进行嘲辱的布鲁图斯的演说辞中，他则采用了两种嘲讽类型进行战斗。他花了多少篇幅谈浴堂，布鲁图斯不久前把它们卖了！他花了多少篇幅谈布鲁图斯挥霍掉的祖传遗产！然而当对方称自己无须汗流浹背时，他只是作了简短的回答，说道：“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你不久前离开了浴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通篇的嘲讽色彩也并非不及它们令人愉快。例如，当布鲁图斯叫出两个诵读人，让其中一个诵读克拉苏斯关于纳尔波殖民地的演说辞，〔1〕另一个诵读克拉苏斯关于塞尔维利乌斯法的演说辞，〔2〕用以表明二者之间相互矛盾的观点，这时我们的这位朋友非常机敏地让三个诵读人诵读布鲁图斯的父亲〔3〕论述市民法的三卷书。由第一卷书中读道：‘一次我们逗留在普里维尔努姆。’〔4〕——‘布鲁图斯，你的父亲证明给你留下了普里维尔努斯庄园。’然后从第二卷书中读道：‘我和儿子马尔库斯曾经在阿尔巴努斯庄园。’——‘老布鲁图斯显然是一位富有智慧的人，

〔1〕克拉苏斯的这篇演说辞发表于公元前118年，主张在纳尔波高卢建立殖民地，但是大部分元老持反对态度，因而演说辞包含不少对元老院的批评。这是克拉苏斯的早期演说辞之一。

〔2〕这篇演说辞发表于公元前106年，支持由执政官昆图斯·塞尔维利乌斯·克皮奥提出的把审判权归还元老院的法案，演说辞中自然包含对元老院管理的称赞。

〔3〕参阅本卷，142及注。

〔4〕普里维尔努姆在拉丁地区，位于罗马东南方。

他同我们国家的那些杰出的人物一起，知道那处深潭。^{〔1〕}他担心当他的儿子一无所有的时候，人们会认为他没有给儿子留下什么。’最后从第三卷书，也就是他结束写作的那卷书——因为正如我听见斯凯沃拉说过，布鲁图斯的真笔就那么多——中读道：‘一次我和儿子马尔库斯坐在提布尔^{〔2〕}庄园里。’——‘布鲁图斯，你父亲的这些曾经向人们作过书面证实的庄园留给了你，它们现在哪里去了？若是你当时尚未成年，他也许还会写出第四卷书，甚至书面传称：他曾经和儿子在浴室里交谈过。’^{〔3〕}

“就这样，有谁不会认为，布鲁图斯因这些幽默和谐谑而遭到的驳斥不亚于克拉苏斯在这场诉讼中利用年迈的尤尼亚的殡葬而演出的悲剧。^{〔4〕}啊，不死的神明们！多么强大的力量，多么巨大的威力！多么令人意想不到！多么出人意外啊！他目光逼人，仪态威严，极其严肃而敏捷地说道：“布鲁图斯，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你希望那位老夫人向令尊转告什么？向那些你看见其肖像出现在行进行列中的人们转告什么？向你的先辈们转告什么？向曾经使这个人民摆脱了王政专制的卢基乌斯·布鲁图斯^{〔5〕}转告什么？如何介绍你的生活？如何介绍你所从事的事业，你获得的荣誉，你追求的德性？说你增加了祖传的遗产？可是这也不是什么荣誉称赞。然而即便如此，它们也丝毫没有增加，更何况

225

〔1〕 阿尔巴努斯湖位于罗马东南方，距罗马不远。该湖面积虽不大，但山清水秀，周围建有许多富贵之人的别墅和庄园。

〔2〕 提布尔是罗马东北方一座古城，距罗马不远。

〔3〕 在古代罗马，只有未满14岁的男孩可以和父亲一起沐浴。老布鲁图斯的这部著作是一部案例汇集，献给儿子，因而多处直接对儿子说话。

〔4〕 尤尼亚与布鲁图斯属同一氏族，具体的亲属关系不详。不过显然亲属关系并不紧密，既然布鲁图斯没有参加葬礼游行。

〔5〕 关于卢基乌斯·布鲁图斯参阅本书第一卷，73及注。

你已经随心所欲地把它们耗费殆尽。或者你研究过市民法？那是 226
你的父业。不过它会说，当你出售房屋的时候，在可挖掘和可砍
伐的财物中，^{〔1〕}甚至都没有把你父亲的圈椅留下来。或者你服
过军役？然而你从来没有见过军营！或者你从事过演说？然而它
在你那里早就不存在，你的声音和语言仅有的一点长处也全部被
你用于最可鄙的对他人的陷害！你还胆敢看见阳光？看着你面前
的这些人？胆敢出现在广场，出现在罗马，出现在市民们面前？
你面对那位亡故的老夫人，面对那些肖像不感到发颤？你不仅没
有模仿他们，而且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安置他们！’

五十六

“这就是那些惊人的、杰出的幽默，至于那无法胜计的谐谑 227
和机敏，你们不妨回忆回忆他一次在民会上发表的演说。要知道，
他从来没有如此地充满激情，他在人民面前发表演说时从没有
像他不久前反对他的监察官同僚那样地郑重，也从没有那样地
富有幽默和谐谑。^{〔2〕}

“因此，安托尼乌斯，我同意你两方面的看法，即谐谑常常
非常有助于演说，同时它们怎么也不可能用某种科学去讲授。令
我感到诧异的是你在这方面给予我如此高度的赞扬，却没有像在
其他方面那样，把有关的最高荣誉给予克拉苏斯。”

〔1〕“可挖掘的和可砍伐的财物”即指动产。根据古罗马法律，出售土地时，它们
不由卖主转归买主所有。

〔2〕“监察官同僚”指格奈乌斯·多弥提乌斯·阿革诺巴尔布斯。参阅本卷，45 及
注。“阿革诺巴尔波斯”意为“铜须的”。斯维托尼乌斯曾称引克拉苏斯在那篇
演说辞中的笑谑道：“对他一脸铜须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他的嘴是铁铸的，
心是铅灌的。”见《尼禄传》，20。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我本来也会这样做的，若不是我有时对这位克拉苏斯稍怀妒意。事实上，谐谑和讥讽本身无论如何还不会太招人嫉妒，但是如果它们同时既非常动人，非常雅致，又非常庄重，非常严厉，就像惟有克拉苏斯能够做到的那样，那时我便怎么也忍受不了。” 228

这时克拉苏斯也不禁笑了起来。安托尼乌斯继续说道：“尤利乌斯，尽管你不认为有什么谐谑科学，不过你还是发现了一些显然需要预先认识的东西。要知道，你曾经说嘲讽应该考虑人物、事件、时间，以免有损庄严，并且这恰恰是克拉苏斯通常最为留意的方面。但是这只是说明，在毫无必要进行谐谑的时候，就不要使用它们。然而我们却要问，当需要进行谐谑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使用它们，例如嘲讽对手，特别是如果可以嘲笑对手的愚蠢时，或者可以嘲讽愚蠢、徇私、不可信的证人，如果人们显然可能听信他们时。一般说来，我们对攻击作的答复比我们攻击别人更具有说服力，因为作为答复的东西需要更机敏的智慧，答复本身更合乎人性。要知道，似乎若不是我们受到人们的攻击，我们本会很平静的。就像克拉苏斯在民会上发表的那篇演说里，差不多他所说的令人觉得富有嘲讽味道的一切无不是被人激起而作的答复。况且多弥提乌斯的演说是如此庄严，如此富有权威性，以至于令人觉得，对他的指控最好是幽默地去消解，而不是用力量去摧毁。” 229 230

五十七

这时苏尔皮基乌斯说道：“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由于凯撒把擅长谐谑的美誉让给了克拉苏斯，尽管他自己在这方面更潜心地进行着研究，我们便不想让他向我们解释，什么是嘲讽性演说， 231

它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当凯撒本人也承认讽刺和雅致的幽默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and 作用时？”

尤利乌斯说道：“既然我与安托尼乌斯具有同感，即认为不存在任何有关讽刺的演说科学，我又能说什么呢？”

苏尔皮基乌斯对此沉默不语，这时克拉苏斯说道：

232

“似乎确实存在关于安托尼乌斯久久地谈论的这些方面的某种科学。正如他所说，可以对那些有助于演说的现象进行观察。不过如果这样真能够使人们变得擅长讲演，那么有谁不会成为擅长讲演的人呢？要知道，有谁不管是觉得很容易地，或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地，不能学会这些规则呢？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规则的意义和作用不在于科学会引导我们找到我们该说什么，而在于能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把天性、研究和训练让我学得的东西与某种东西进行比较，从而知道我们相信的是正确的，还是理解有错误。因此，凯撒，我也想请求你，如果你也觉得有必要，就请你
说说你在嘲讽这方面的所有看法，免得正如你们希望的，在这样一个如此求知心切的聚会上，在这样一场讨论详尽的谈话中，显得有关演说的某个方面偶然地被放过了。”

233

这时凯撒说道：“好吧，克拉苏斯，既然你向聚会者索要份子，^{〔1〕}那我只好尊行不怠，以免要是我回避的话，会给你留下进行指责的口实。确实的，我常常总是对有些人的无耻感到惊异，他们在舞台上，在罗斯基乌斯也作为观众在场的情况下，装腔作势地表演。要知道，有谁能够如此地进行表演，以至于罗斯基乌斯不会看出他的破绽？我现在也是这样，在克拉苏斯亲自在座聆听的情况下，我将第一次谈嘲讽问题，并且正如谚语所说，

〔1〕以凑份子聚宴为喻。它本是一种希腊习俗，后来传来罗马。

像一头猪，将要教诲这样一位演说家，〔1〕卡图卢斯不久前听了他的讲演后曾经说，其他演说家应该去啃干草。”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卡图卢斯那样说是在开玩笑，特别是 234
他还会说自己似乎应该饮用安布罗西亚。〔2〕凯撒，现在让我们听你讲述，然后再听安托尼乌斯讲述剩余的部分。”

安托尼乌斯说道：“我剩下来需要谈的已经很少了，不过，刚才我的冗赘议论已经使我感到困乏，现在正好借凯撒讲述的机会，有如进入一处迫切需要的客店，暂作休息。”

凯撒：幽默分为五个方面

五十八

尤利乌斯说道：“但愿你不会把我看得太好客，因为在你刚刚略作享受之后，我便会把你赶走，让你重新上路。为了不过久 235
地耽误你们，我这就开始简略地说说我对整个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于笑，有五个问题需要研究：第一，什么是笑；第二，笑由何处产生；第三，引起笑是否为演说家所希望；第四，需要多大程度的笑；第五，笑谑分为多少种。关于第一个问题，即笑本身是什么，它是怎样被激起的，它位于什么地方，它怎样形成，并如此突然地迸发出来，以至于即使我们想抑制它也总是忍俊不禁，以及它如何立即占据了双肺、嘴、血管、双目和面部，关于所有这些方面，让德谟克利特去研究吧。〔3〕事实上，这些

〔1〕 谚语称：‘猪想教诲弥涅尔瓦。’意如“班门弄斧”。

〔2〕 安布罗西亚（ambrosia）是古希腊罗马人想像的神明们的饮料。

〔3〕 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被喻为“欢乐的哲学家”。

与我们的谈话没有关系，并且即使它们与我们的谈话有关系——尽管这些被有些人宣布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我自己也不会因为不知道它们而感到羞愧。

“产生可笑的东西的源泉，或者说方面——这是第二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这就是一切道德瑕疵和身体缺陷。要知道，笑只由那些，或者说几乎只由那些不带道德瑕疵地指出或表明道德瑕疵的行为所引起。现在我谈第三个问题引起笑，这是演说家最希望的。这或者是因为愉快本身能够引起我们对为之激发愉快的人的好感，或者是因为常常仅包含于一个词语的机敏，特别是包含于答辩者的词语，有时也可能包含于攻击者的词语的机敏，能够激起人们的称赞，或者是因为它能够制服对手，给对手制造障碍，贬低对手，威吓对手，驳倒对手，或者是因为它能够表明演说者本人是高雅之人，富有教养之人，文明之人，特别是因为它能够缓解悲伤，缓和严厉，并且常常能够消除令人烦恼的指责，对那些指责难以用证据排除，但却可以用嘲讽和笑把它们消解。” 236

“演说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可笑的东西，这个问题需要特别认真地讨论，我们曾经把它作为第四个需要进行研究的方面。事实上，无论是与罪行相关的极端恶劣的行为，或者是与之相反，遭遇的极端的不幸，都不应该被作为嘲笑对象，因为对邪恶之徒，人们希望用某种比嘲笑更强烈的力量去刺伤他们，而对不幸之人，却不愿意去嘲笑，除非他们自己太狂妄自大。特别不应该嘲笑对人的敬重，以免无意中说话得罪普遍受人尊敬的人。” 237

五十九

“就这样，嘲笑时首要的一点是必须注意限度。因此，最容易受人嘲笑的是那些不值得受到巨大的憎恶，也不应受到巨大的” 238

同情的事情。由此，所有可以作为嘲笑对象的是这样一些人的生活中的过失，这些人既不太受人尊敬，又不过分不幸，同时也不会由于自己的恶行显然应该受惩处。对他们的生活中的过失巧妙地进行讥讽会引人发笑。丑陋和身体缺陷也是很好的讥讽对象，239但是在这里我们也需要保持在其他情况下需要特别保持的东西——限度。这里不仅需要警惕嘲讽平淡无味，也要尽可能警惕嘲笑过分，演说家需要避免两种嘲笑形式，即既不可作丑角式讽刺，也不可作模拟性表演。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对各种嘲讽类型进行分析时，我们便会很容易理解了。

嘲笑的源泉：奇闻轶事、滑稽笑料

“存在两类嘲笑，其中一类来源于行为，另一类来源于语言。240源于行为者，如果叙述的内容有如一个故事，克拉苏斯，就像你在指控墨弥乌斯的演说中叙述的那样：‘啃掉了拉尔古斯的臂膀’，当他和后者在塔拉基纳为女伴发生争斗时。整个叙述是讽刺性的，然而是由你臆想的，并且还附加了一个结尾，称当时在整个塔拉基纳的所有的墙壁上都涂上了三个 L 字母和两个 M 字母。当你询问那是什么意思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市民对你说：‘咬人的墨弥乌斯撕碎了拉尔古斯的臂膀。’^{〔1〕}你们可以清楚地241

〔1〕 这里提到的墨弥乌斯可能指盖尤斯·墨弥乌斯。此人于公元前 111 年任平民保民官，卒于公元前 100 年。他是一位热情的民众派支持者，反对元老院，指责贵族与北非的尤古尔塔勾结。参阅萨卢斯提乌斯的《尤古尔塔战争》。克拉苏斯的那篇演说可能发表于公元前 106 年，支持塞尔维利乌斯关于把审判权归还元老院的法案（参阅本卷，223.）。字母 LLLMM 可能是该城选举时支持某位地方官候选人的竞选口号的缩写。类似的竞选口号在庞贝废墟曾有发现。克拉苏斯把它理解为 L (acerat) L (acertum) L (argi) M (ordax) M (emmius)，作为那位上了年纪的市民对他的提问的答话，意思即“咬人的墨弥乌斯撕碎了拉尔古斯的臂膀”。关于拉尔古斯，无从查考。

看到，这种类型的讥讽多么富有讽刺意味，多么雅致，多么富有辩驳力量，不管你是真正拥有可用来叙述的材料，但同时稍许作一些虚构，还是进行虚构。这种讽刺类型的优点在于当你展示事件的时候，能够使你所叙述的人物的习性、谈话、神色全都呈现出来，好像那些事情当时就发生在听众的面前。笑同样也可以来自行为本身，这种笑通常由某种曲解性模仿而获得，就像同是这位克拉苏斯曾经吁求说：‘为了你的高贵身份，为了你们的家族！’难道当时是其他什么东西使民会笑起来，而不是演说者对反对者的表情和声音作的模仿？当他补充说‘为了你的那些塑像’，并且这样说时还稍许伸开手臂时，我们当时便笑得更厉害。^{〔1〕}属于这种类型的还有罗斯基乌斯对老人的著名的模仿，当他朗诵道：

安提福，我种这些东西是为了你！

“当我听到时，完全充满了老年的哀伤。”^{〔2〕}

“采用这种类型的嘲讽需要特别小心。要知道，如果模仿过分，便会有如拟剧演员和风俗剧演员的鄙陋表演。演说家应该悄悄地进行模仿，使得听众主要不是看到，而是意识到它。他应该能以此表明自己的高尚和谦逊，避免语言的秽俗和材料的鄙陋。

〔1〕 克拉苏斯在这里究竟嘲讽何人，不可确考。或许有可能即本卷 223 - 225 中提到的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或者是格奈乌斯·多弥提乌斯·阿革诺巴尔波斯。

〔2〕 上一行诗为古罗马喜剧残诗，可能引自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的喜剧《青年朋友》。有的校勘者把这后一句话也作为残诗的一部分。

六十

“就这样，对行为的嘲笑存在这样两种类型。它们适用于连续的嘲讽中对人们的习性进行描述，并且这样进行刻画：或者通过对某个行为的叙述表明他们是怎样的人，或者通过简洁的模仿，表明他们原来是具有某种明显可笑的过失的人。 243

语言的可笑性

“语言的可笑性乃是由某个词语或思想的嘲讽性而来。然而正如在前一类讽刺中，无论是叙述或者模仿，都应该避免与拟剧演员和风俗剧模仿相类似的东西那样，这里演说家也应该极力避免秽俗的讥讽。我们该如何把你的好朋友格拉尼乌斯^{〔1〕}或者我的朋友瓦尔古拉^{〔2〕}与克拉苏斯，与卡图卢斯，与其他的演说家相区别？请海格立斯作证，我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两人都是讥讽能手，没有人比格拉尼乌斯更尖刻。在我看来，这里首要的区别在于并不需要对任何可能进行嘲讽的东西都进行嘲讽。一个个儿矮小的证人走过来。菲利浦斯问道：‘可以讯问他吗？’主审法官匆忙地答道：‘只是简短一些。’这时菲利浦斯答道：‘请放心。我会询问得很简短。’很可笑。然而在座的承审法官卢基乌斯·奥里费克斯的身材比那位证人更矮小，这时所有的笑声都转向那位承审法官。^{〔3〕}可以看出，整个嘲笑是庸俗性的。因此，如果嘲讽可以适用于不是你想嘲讽的那个人，那 244 245

〔1〕 昆图斯·格拉尼乌斯，著名的滑稽人物，卢基斯乌斯在讽刺诗中曾多次提到他。

〔2〕 此人生平不详。

〔3〕 此人生平不详。

么不管那嘲讽怎样地出色，但它们本身仍然是粗俗的。例如我们 246
 那位阿皮乌斯，^{〔1〕}他很想以尖刻的嘲讽者闻名——其实他本来
 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次他也陷入了这种粗俗嘲讽的境地。他
 曾经对我的独眼朋友盖尤斯·塞克斯提乌斯^{〔2〕}说：‘我将在你那
 里吃晚饭；因为我看见你那里正好空着一个位置。’这个嘲讽是
 粗俗性的，因为他无缘无故地挑衅，并且作了一个适用了所有独
 眼人的嘲讽。由于这些嘲讽令人觉得是事先考虑的，从而不怎么
 使人发笑。塞克斯图斯的回答却很出色，而且是脱口而出的：
 ‘请你先把手洗干净，再来用餐。’就这样，嘲讽的适时和自制， 247
 谐谑的节制和少用，它们将区别演说家和丑角。此外，我们所说
 的话是针对一定的案情的，不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可笑，而是为
 了有利于诉讼，而那些逗笑者则整天不停地说来说去，没有任何
 具体的意义。事实上，当瓦尔古拉被候选人奥卢斯·森普罗尼乌
 斯及其兄弟马尔库斯拥抱时，瓦尔古拉喊道：‘孩子，把苍蝇赶
 走！’^{〔3〕}结果引起了笑声。不过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巨大的才
 能，但却是多么微贱的收获。就这样，我们需要理智和庄重来确
 定嘲笑的时机。但愿我们能够掌握某种有关这些问题的科学！然
 而天性是主人。

〔1〕 此人可能不是本卷 284 中提到的那一位，而可能是西塞罗的政敌克洛狄乌斯的父亲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公元前 89 年任裁判官，公元前 79 年任执政官。或者也可能是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公元 130 年任代执政官。如果本卷 284 中提到的阿皮乌斯与此处提到的是同一个人，那就更可能是这样。

〔2〕 此人可能是盖尤斯·塞克斯提乌斯·卡尔维努斯，本卷 249 再次提到他。西塞罗在《布鲁图斯》，130 中称此人“思想机敏，语言雅致，但健康不佳”。他可能是公元前 124 年的同名执政官之子。

〔3〕 奥卢斯·森普罗尼乌斯及其兄弟马尔库斯作为森普罗尼乌斯氏族的一支，其家姓是穆斯卡（Musca），普通名词 musca 的意思是“苍蝇”。

六十一

“现在让我们简要地说明一下，各种嘲讽类型中哪一种最能 248
引起笑。就这样，让它们就像我们开始时划分的那样，嘲讽或者
源自事情，或者源自语言。但是最能引起人们欢笑的是那种如果
能把事情和语言结合起来引起的笑。不过你们要记住，凡我谈到
的一切可以引以嘲笑的情境，差不多都是可以借以引出甚至是严
肃的思想的情境。其中的差别在于：庄严性基于高尚而严肃的
事物，笑谑则源自秽俗和或者可以称之为畸形。就像同一些语言
我们既可以用来称赞能干的奴隶，也可以用来嘲讽不中用的奴
隶。有一个古老的笑谑，是尼禄对一个偷窃成性的奴隶的嘲讽：
‘惟有对于他，屋里既没有铃印，也没有上锁。’^{〔1〕}这句话通常
也适用于诚实的奴隶。这里甚至仍然是同一些词语，一切都源自
同样的情境。又如斯普里乌斯·卡尔维利乌斯在为国家作战时负 249
伤而严重跛足，并因而羞于去公共场所，母亲对他说道：‘亲爱
的斯普里乌斯，你为何不前去呢？好让你每走一步，每次都能让
你想到你受的伤。’^{〔2〕}话说得既美好，又严肃。至于格劳基亚对

〔1〕 此处的尼禄可能指盖尤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公元前 207 年任执政官，曾先后
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抗击迦太基军队的进攻，特别是曾经在意大利的翁布里亚打
败汉尼拔的兄弟哈斯杜鲁巴尔。这则笑谑可能由西塞罗引自老卡托的《箴言
集》。

〔2〕 此处的斯普里乌斯·卡尔维利乌斯具体指何人，无从确考。可能指斯普里乌斯·
卡尔维利乌斯·马克西穆斯，公元前 293 年任执政官，在与萨姆尼特人作战时
获得胜利，后来于公元前 272 年再度担任执政官。也可能指斯普里乌斯·卡尔
维利乌斯·马克西穆斯·鲁伽，公元前 234 年任执政官。也可能指斯普里乌斯·
卡尔维利乌斯·鲁伽的获释奴隶斯普里乌斯·卡尔维利乌斯，此人曾在罗马开设
第一座文法学校，给拉丁文引进字母 G。

跛足的卡尔维努斯说：‘按古语他 claudicat，现在他 clodicat。’这句话令人发笑，前后用的都是意为“跛足”的字。^{〔1〕}‘有谁比奈维乌斯更懒惰？’斯基皮奥的话说得很严厉。^{〔2〕}‘我看我被你围住了。’菲利浦斯对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嘲笑说。^{〔3〕}这两个例子都包含了不同的字中字母的相近似。

1) 双关意义

“基于双关意义的话语或许可以认为是最机敏的。不过它们 250
并非总是包含嘲弄，有时甚至是有严肃的意义。著名的老斯基皮奥饮宴时经常给自己头上戴上花冠，并且花冠常常是被扯破的，

〔1〕 盖尤斯·塞尔维利乌斯·格劳基亚（卒于公元前 100 年），可能于公元前 101 年任平民保民官。公元前 100 年任裁判官时，与平民保民官卢基乌斯·阿普列尤斯·萨图尔尼努斯和第六次任执政官的马略一起放逐了最有力的对手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努弥狄库斯（参阅本卷，263 及注）。后来又和萨图尔尼努斯合作，竞选公元前 99 年执政官，但是在选举期间的骚动中被杀。盖尤斯·塞克斯提乌斯·卡尔维努斯，公元前 124 年曾任执政官，患有痛风病（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130）。按照拉丁语文学语言，“他跛足”应是 claudicat。在塞尔维乌斯转向民众派后，按民众口语应是 clodicat，从而包含微妙的政治嘲讽。

〔2〕 此处的奈维乌斯可能指古罗马喜剧家格奈乌斯·奈维乌斯，也可能指平民保民官马尔库斯·奈维乌斯。喜剧家格奈乌斯·奈维乌斯（约公元前 270 年 - 约前 201），可能出身于卡普亚，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曾在军中服役，公元前 235 年第一次在罗马上演剧本。曾作诗抨击墨特卢斯家族，后来被捕入狱，遭放逐。卒于北非的乌提卡。据说奈维乌斯也曾经写诗嘲笑老斯基皮奥。参阅革利乌斯的《阿提卡夜读》第七卷，8，5。马尔库斯·奈维乌斯曾任公元前 184 年的平民保民官，老斯基皮奥曾经发表演说抨击他。原文的讽刺基于 Naevius（奈维乌斯）和 ignavius（懒惰）字形的近似。

〔3〕 这句话中“围住”的拉丁文是 circum venire，其中 circum 与 hircus（山羊，羊腥味）一字字形相近似。译文中“围”谐“味”。

这时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瓦鲁斯^{〔1〕}对他说道：‘虽然花冠不合适，但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脑袋。’既表示称赞，又包含尊敬。属于这种类型的还有‘对于卡尔伍斯来说，少许一些也就够了。’^{〔2〕}简单地说来，不存在这种类型的嘲弄，从中不可能引申出严肃的、庄重的含义。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那就是并非所有可笑的都是嘲讽性的。251事实上，有什么能像滑稽演员那样令人可笑？但是滑稽演员显得可笑的是靠面部表情，神态，动作模仿，声音，最后还有形体姿势。我可以说此人诙谐，但不是我希望演说家应具有的类型，而是属于拟剧演员类型。

六十二

“因此，第一种类型，也就是最能引起笑的类型，对于我们不适用，那是执拗的、迷信的、多疑的、高傲的、愚蠢的人物类型，其性格本身便惹人耻笑。通常对这些人物我们只是讥笑，但不作表现。另一种类型在于模仿，很能令人发笑，但是如果需252要，我们只能稍许作点模仿，并且要迅速，否则便很不合适。第三种类型是面部做怪相，这与我们不体面。第四种类型是秽俗表演，这不仅在法庭上不合适，甚至在有教养的人们饮宴时也未必

〔1〕 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瓦鲁斯，公元前210年任高级市政官，公元前208年任城市裁判官。

〔2〕 拉丁文 calvus（“卡尔伍斯”）作为形容词，意思是“秃头的”，同时它也是一个罗马姓氏。此处“卡尔伍斯”具体指何人，难以确考。可能指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卡尔伍斯（公元前4—前3世纪）；也可能指格奈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卡尔伍斯，老斯基皮奥的叔父，公元前211年在西班牙阵亡；也可能指马尔库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卡尔伍斯，公元前142年任执政官。

是合适的。就这样，把所有这些类型从演说艺术的范围排除之后，剩下的嘲讽就像我在前面划分的那样，基于事实的或者基于语言的嘲讽。如果不管你用什么词语表达，嘲讽仍然是嘲讽，那么这样的嘲讽便是源于事实；如果改变词语，讥讽便会消失，那么整个谐谑便是寓于词语之中。

“双关意义特别机敏，并且基于词语，而不是事件。它们并非常常引起哄笑，但是作为美妙而雅致的语言，却更令人称赞。例如对那位提提乌斯^{〔1〕}的嘲讽：此人精通球戏，被怀疑夜里毁坏了圣像；他没有去游戏场，同伴们埋怨他，这时泰伦提乌斯·维斯帕^{〔2〕}为他辩护，说道：‘他折断了胳膊。’又如阿非利加努斯说过的一句话，见于卢基利乌斯的诗：

德基乌斯，你想干什么？难道想刺穿坚果？^{〔3〕}

“克拉苏斯，又如你的格拉尼乌斯^{〔4〕}的一句话：‘不值一文’。^{〔5〕}如果你想知道，那么被称为善挖苦人者，惟此种类型最

〔1〕 可能即塞克斯图斯·提提乌斯，见本卷，48 及注。

〔2〕 此人情况不详。

〔3〕 据费斯图斯词典，普瑞涅斯提尼人曾被称为坚果，因为卡西利尼居民被布匿人围困后以坚果克服饥饿，或是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地区盛产各种坚果。因此，这句话中的双关意义可能在“坚果”（nucula）。拉丁文 nucula 作为普通名词，意为“坚果”，另一方面又可代指“普瑞涅斯提尼人”。“德基乌斯”可能指普布利乌斯·德基乌斯·苏布洛尼（参阅本卷，106 和 135 及有关注释）。可能德基乌斯与一普瑞涅斯提尼人发生冲突，因而斯基皮奥作如此双关嘲讽。这行诗可能引自卢基利乌斯的讽刺诗第 11 卷，该卷诗写于诗人随斯基皮奥在努曼提亚作战期间。当时德基乌斯可能在斯基皮奥麾下服军役。

〔4〕 见本卷，244。

〔5〕 这句话由于音调的不同而可能具有相反的意义，即“一文不值”和“不是只值一文”。“文”原文为 sextans，重量单位，1/6 阿斯，约合 54.58 克。

出色，尽管其他的类型能引起更大的笑声。事实上，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双关语本身可以说特别令人赞赏，因为善于赋予词语以通常意义之外的其他意义，这是富有智慧的标志。不过它更能引起赞叹，而不是笑声，除非使它同时具有另一类嘲讽色彩。

2) 出乎预料

六十三

“对各种类型的嘲讽，我只是约略说了一下。你们知道，最普通的嘲笑类型是当我们期待某物时，答复的却是另一回事。在这里，甚至我们的差错也会给我们自己招来笑声。如果这时再包含双关意义，那么便更富有嘲讽意义。例如在诺维乌斯^{〔1〕}那里，有人看见受判处者被带出法庭，便同情地询问道：‘被判了多少？’‘一千个硬币。’如果他这样补充说：‘你把他带走吧。’那就成为意料之外的笑谑。但是因为补充说：‘没有任何补充，你把他带走吧。’那时便成为补充了双关意义的笑谑，在我看来这一笑谑是非常富有嘲讽意味的。^{〔2〕}这种语义幽默最动人的是在争论中从对手那里抓住某个词语，并借以回击攻击者本人，就像卡图卢斯抨击菲利浦斯那样。由于存在许多种类的双关语义，

〔1〕 诺维乌斯（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古罗马阿特拉笑剧作家，作品仅传下一些标题和片段。

〔2〕 这一对话的双关意义可能是这样。一个路人看见无力还债的负债人受判处后，被作为债主的债务奴隶带出来。他在询问判处结果后说“没有任何补充”，意思是他可能想买那个债奴，但身边钱不够，因而不谈了，或者认为价钱太贵，不愿作任何补充。

并且有关这些种类的学说已经很精细，因此捕捉词语必须很小心。我们只要能避免那些比较生硬的东西——因为应该注意不要让话语显得勉强，——那么我们便可以机敏地说出许多双关意义的话。

3) 词语和姓氏游戏

“另一种嘲笑类型在于对词语稍作变化，希腊人称这种基于字母变化的嘲笑类型为“词语游戏”。^{〔1〕}例如卡托的‘Nobilior (诺比利奥尔) - Mobilior (摩比利奥尔)’^{〔2〕}又如他曾经对一个人说：‘让我们散会儿步吧！’那人反问道：‘为何需要“儿”？’卡托答道：‘可不是吗？为何需要“尔”？’^{〔3〕}或者答道：“要是你是个又前又后之人。”^{〔4〕}

“诠释姓氏也颇富机敏，只要你能够把为什么有人那样称呼 257
解释得令人觉得可笑。例如不久前我曾经说，努弥乌斯作为贿赂分配者，有如涅奥普托勒摩斯去特洛亚，获得这一称呼是在战神

〔1〕 希腊原文是 παρωνομοσία。

〔2〕 Nobilior 源自形容词 nobilis 的比较级 nobilior，意为“更显贵的”。这是马尔库斯·孚尔维乌斯的族姓。此人曾任公元前 189 年执政官，崇尚希腊文化，卡托的政敌。Mobilior 是形容词比较级，意为“更变化不定的，更反复无常的”。原诗嘲讽马尔库斯·孚尔维乌斯过分崇尚希腊文化。

〔3〕 原文“散会儿步”是 deambulare，卡托给简单动词 ambulare（散步）加了个前缀 de，强调动作本身或由高处向下。对方问为何加前缀 de，卡托故意把 de 中的浊音 d 发成轻音 t，从而成 te，意为“你”。翻译时为贴近原文谐谑特点，取“儿”、“尔”谐音。

〔4〕 答语中取 de 的另一个意义“离开”，“又前又后”的原文是“迎面”（adversus）和“身后”（aversus），讥人秽陋。

广场。^{〔1〕}

4) 诗歌或谚语格言称引

六十四

“所有这些讥俏都是基于词语游戏。常常甚至也可以敏俏地称引整首诗歌，或是按原样称引，或者稍作变化，也可以称引诗歌的一部分。例如愤怒的斯考罗斯^{〔2〕}曾经称引过斯塔提乌斯：

你们安静些！为何喧嚷？父母全无，
还如此狂妄？抛弃你们这种傲慢吧！^{〔3〕}

“也有一些人声称，克拉苏斯，你的市民权法也是这样产生的。^{〔4〕}其实，安托尼乌斯，你那段讥讽凯利乌斯的称引对于案情非常合适。当他曾经作为证人声称，他耗费了钱财，他的儿子

〔1〕 涅奥普托勒摩斯是希腊英雄阿基琉斯的儿子。在阿基琉斯死后，涅奥普托勒摩斯的参战成为攻陷特洛亚的必要条件。他被接到特洛亚后，希腊军队最后终于在他的协助下，攻下特洛亚。他原名皮罗斯，“涅奥普托勒摩斯”是他参战后得到的，意义“新参加战争者”（neos ptolemos——Neoptolemos，或解作“参战者中最年轻的”）。此处视姓氏 Nummius（努弥乌斯）由名词 Nummus（钱，硬币）派生而来。在古罗马时代，选举期间贿赂成风。贿赂分配者指代候选人向选民行贿收买选票的人，这在当时差不多成为一种行业。战神广场位于罗马西北部，是举行军事操练和民会的地方。

〔2〕 见本书第一卷，214 及注，其愤怒针对许多出身不清楚的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身份参加民会。

〔3〕 引自凯基利乌斯·斯塔提乌斯的喜剧。

〔4〕 “市民权法”指公元前 95 年由克拉苏斯和斯凯沃拉提议的关于把意大利人赶出罗马的立法。这一法律成为 5 年后意大利人发动起义的原因之一。

比较骄纵，这时你称引道：

你知道吗？老家伙被蒙了三十谟那。^{〔1〕}

“属于这类讥嘲的还有利用谚语。例如当阿塞卢斯吹嘘自己 258
服役期间曾经到过所有的行省时，斯基皮奥回答道：“赶驴。”^{〔2〕}
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

“由于谚语在词语改变后便不能保持原有的敏锐，因此应该
认为它们敏俏并不是基于事件，而是基于语言。

5) 取字面意义

“还有一种基于词语的讥讽类型也颇讥俏。这就是装着理解 259
某件事只是按字面，而不是按意思。《庇护人》这出古代拟剧就
完全属于这种类型，非常引人发笑。^{〔3〕}不过我现在不谈拟剧，

〔1〕 凯利乌斯，情况不详，可能即盖尤斯·凯利乌斯·卡尔杜斯，参阅本书第一卷，117及注。此处提到的案件指杜罗尼乌斯控告安托尼乌斯公元前97年靠贿赂使监察官竞选成功。凯利乌斯作证称他自己曾经给儿子钱用于为安托尼乌斯行贿。引诗见于喜剧。生活放纵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相好，在忠心的奴隶帮助下骗取老父亲的钱是当时的喜剧中常见的情节。安托尼乌斯的诗引自斯塔提乌斯失传的喜剧，讥嘲凯利乌斯被放荡儿子骗走了钱。

〔2〕 提贝里乌斯·克劳狄乌斯·阿塞卢斯曾于公元前142年被时任监察官的小斯基皮奥排除出骑士阶层，列为下等公民，但另一个监察官卢基乌斯·穆弥乌斯·阿凯伊库斯不同意，因而阿塞卢斯又恢复了权利。阿塞卢斯于公元前139年任保民官后，对斯基皮奥进行报复，控告后者祭祀时违犯礼规（参阅本卷，268）。拉丁文中，姓氏Asellus（阿塞卢斯）与名词asellus（小驴）同形同音，因此斯基皮奥的回答是对阿塞卢斯的笑骂。同时，“赶驴”一语源自谚语：“若是赶不了牛，那就赶驴。”也可能源自另一个谚语：“赶驴学不会跑。”借以嘲讽阿塞卢斯实为无能之辈。

〔3〕 该拟剧情况不详，未见他处提及。

我只是想把它作为出色而著名的例子来说明整个这种嘲讽类型。其实不久前你的一段答话，克拉苏斯，也属于这种类型。那个人问你，如果他黎明前来看望你，是否会打扰你？你回答说：‘不，你不会打扰我。’那人又问道：‘那就是说，你会吩咐人叫醒你？’你回答道：‘不，我说了你不会打扰我。’属于这一类型的还有一个古代笑话。据说当斯基皮奥·马卢吉宁苏斯^{〔1〕}应该代表自己的百人团报告选举阿基狄努斯^{〔2〕}为执政官时，传令官问他：‘请说说卢基乌斯·曼利乌斯。’他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人，杰出的公民。’^{〔3〕}卢基乌斯·纳西卡^{〔4〕}对监察官卡托的回答也很有趣。当卡托问他：‘凭真心说，你有妻子吗？’^{〔5〕}此人回答说，‘我没有。’^{〔6〕}这样的俏皮语常常或者是庸俗的，或者是讥嘲性的，当答话出人意料时。事实上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天性使我们为自己的错误而乐，因此当我们似乎为期望所蒙骗时，我们

260

-
- 〔1〕 马尔库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马卢吉宁苏斯，公元前 176 年任裁判官，因为不愿去西班牙履职，曾受到监察官的惩处，公元前 174 年被排除出元老院。
- 〔2〕 卢基乌斯·曼利乌斯·阿基狄努斯·孚尔维阿努斯，昆图斯·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之子，卢基乌斯·曼利乌斯·阿基狄努斯之嗣子，公元前 188 年任裁判官，公元前 179 年与同胞兄弟昆图斯·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一起任执政官。
- 〔3〕 按古罗马选举法，执政官选举首先由按等级分配的 193 个选举人百人团投票。百人团内部投票结束后，当传令官按候选人姓名询问各个百人团的选举结果时，代表该百人团回答的第一投票人应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里斯基皮奥自己显然不同意那个候选人当选，因此当传令官按固定的格式向他询问时，他故意把传令官的提问按字面意义，理解为在向他征询他自己对那个候选人的看法，因而如此作答，从而构成喜剧性。
- 〔4〕 此人情况不详。
- 〔5〕 这是监察官固定的询问格式。
- 〔6〕 据革利乌斯说，由于这句不合适的戏谑性回答，卡托把纳西卡逐出了骑士阶层。参阅《阿提卡夜读》第四卷，20。

会发笑。

6) 寓意 比喻 反讽

六十五

“采用寓意、比喻或者转义表达也可以使词语产生讥嘲。采用寓意，例如从前当鲁斯卡^{〔1〕}提出年龄法^{〔2〕}时，反对者马尔库斯·塞尔维利乌斯^{〔3〕}曾经询问他：‘请告诉我，马尔库斯·皮纳里乌斯，如果我发言反对你，难道你也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辱骂我吗？’鲁斯卡答道：‘播什么种子收什么果！’关于比喻，例如当著名的老斯基皮奥听到科林斯人保证要在摆放着其他统帅的雕像的地方为他塑像时，他答道：‘我不喜欢骑兵队。’^{〔4〕}至于词语反讽，例如克拉苏斯在由法官马尔库斯·佩尔培尔^{〔5〕}承审的诉讼中为阿库勒奥辩护时的发言。当时反对阿库勒奥、为格拉 261 262

〔1〕 马尔库斯·皮纳里乌斯·鲁斯卡，可能即李维在《罗马史》第四十卷，18，2中提到的那个鲁斯卡，公元前181年曾任裁判官。与皮纳里乌斯法（公元前180制定）的同名提案人没有明显的关系，因为这位提案人的年龄应该较小（参阅《罗马史》第四十卷，44，1）。

〔2〕 指担任各种官职的年龄限制。

〔3〕 此人可能即马尔库斯·塞尔维利乌斯·普利克斯·革弥努斯，公元前204年任高级市政官，公元前202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67年再次出任执政官。

〔4〕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90年。当时老斯基皮奥作为自己的兄弟卢基乌斯的代表，来到希腊，准备去亚洲与安提奥科斯三世作战。

〔5〕 马尔库斯·佩尔培尔（约公元前147—前49），公元前95年任裁判官，公元前92年与盖尤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一起任执政官，公元前86年与卢基乌斯·马尔基乌斯·菲利浦斯任监察官。此处提到的诉讼案时间不详，可能在公元前92年。参阅本书第一卷，191及注。

提狄阿努斯^{〔1〕}辩护的是卢基乌斯·艾利乌斯·拉弥亚，^{〔2〕}正如你们知道的，一个外貌丑陋的人。当那个人厌恶地打断克拉苏斯的发言时，克拉苏斯说道：‘现在让我们听这位漂亮的年轻人说话。’当全场一片笑声时，拉弥阿说道：‘我不能塑造我的外形，但我可以塑造我的智力。’这时克拉苏斯说道：‘那就让我们听这位能言善辩的人说话。’全场发出更大的笑声。

“最后，还有一些说法也很有趣，无论是用来表达严肃的思想，或是用来进行讥嘲——因为我早就说过，用以嘲讽和用于严肃思想的材料是不一样的，但是类型和源泉是一样的，——这就是尤其当人们接过对手的话语针锋相对地进行利用时，这种讥嘲常常也是很敏俏的。例如当那位塞尔维乌斯·伽尔巴^{〔3〕}向平民保民官卢基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推荐自己的朋友作陪审法官时，利波^{〔4〕}问道：‘伽尔巴，你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你的餐榻？’^{〔5〕}这时伽尔巴回答道：‘当你离开他人卧室的时候。’格劳基亚^{〔6〕}对墨特卢斯^{〔7〕}说的话也与这种类型无太大差别：‘你在台伯河畔有田庄，在帕拉提努姆山冈有院子。’^{〔8〕}

〔1〕 参阅本书第一卷，178 及注。

〔2〕 此人情况不详。

〔3〕 见本书第一卷，40 及注。

〔4〕 见本书第一卷，227 及注。

〔5〕 按罗马法律，被告可以推荐数人供主审法官选择为陪审法官。古罗马人侧卧在榻上用餐，餐桌摆在榻前。

〔6〕 见本书本卷，249 及注。

〔7〕 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努米狄库斯，因为人正直清廉，公元前 109 年任执政官，在对北非努弥底亚王尤古尔塔的战斗中获胜。公元前 102 年任监察官，公元前 100 年放逐，翌年被召回。

〔8〕 “院子”指元老院开会的地方。

源于事件的讥嘲：趣闻，比较，幽默笑料，自相矛盾的形象

六十六

“我觉得，关于源于词语的讥嘲类型我已经说得不少了，然 264
而源于事件的类型更多，并且正如我说过的，更能令人发笑。这
里需要叙述，那确实是件困难的事情：因为这里需要叙述清晰，
需要把一切展现在面前，令人觉得一切像真的一样，然而又显得
很鄙陋，令人可笑。这方面最鲜明的例子如我在前面引述的克拉
苏斯关于墨弥乌斯的叙述。^{〔1〕}我们也应该把寓言故事归于这种
类型。甚至还有历史故事，例如当塞克斯图斯·提提乌斯把自己 265
与卡珊德拉相比拟时，安托尼乌斯说道：‘我可以举出你的那些
奥伊琉斯之子埃阿斯。’^{〔2〕}讥嘲还可以源自相似性，这种相似性
通过比较或者描写而获得。属于比较的如从前盖卢斯^{〔3〕}作为证
人反对皮索^{〔4〕}时说的话。当他证明城市长官马吉乌斯^{〔5〕}曾经

〔1〕 见本卷，240 及注。

〔2〕 提提乌斯想说，他自己也像卡珊德拉一样，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卡珊德拉是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非常美丽，为阿波罗所爱。阿波罗赋予她预言能力，但她不愿顺从阿波罗，阿波罗便使她的预言无人相信。奥伊琉斯之子埃阿斯通称小埃阿斯，特洛亚战争期间的希腊将领之一。特洛亚陷落后，卡珊德拉躲进雅典娜神庙，小埃阿斯不畏渎神之罪，在那里对卡珊德拉施暴。

〔3〕 此人情况不详。

〔4〕 此人情况无从确考。可能与本卷 285 中提到的皮索为同一人，那人可能即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克索尼努斯，公元前 112 年任执政官。此处提到的案件似应在公元前 114 年或公元前 111 年，即在皮索任裁判官或执政官之后。案件涉及的显然是贪赃，可能是在管理行省期间，允许属下大发横财。

〔5〕 此人情况不详。

得到过无数钱财，斯考鲁斯以马吉乌斯一贫如洗进行反驳时，他回答说：‘你错了，斯考鲁斯。要知道，我并不是说马吉乌斯把那些钱财保存了下来，而是他有如一个裸身之人，收集了坚果，把它们装进了肚里。’又如马尔库斯·西塞罗那位老人，^{〔1〕}一位杰出之人，我们的朋友的父亲，曾经说过：‘我们当代的人们如同被出售的叙利亚人：谁最懂希腊，谁就最没有价值。’通常与更丑陋的事物相比拟来描写鄙陋或者身体的某种缺陷甚至也很能引人发笑。例如有一次我对赫尔维乌斯·曼基亚^{〔2〕}说：‘我会指出，你是怎样一个人！’当他说：‘请指出吧！’我使用手指指向新店铺区^{〔3〕}马略的钦布里人^{〔4〕}盾牌上画着的一个畸形的高卢人，伸着舌头，搭拉着双颊。激起了一片笑声，因为那形象与曼基亚完全相似。又如关于皮纳里乌斯，^{〔5〕}当此人作为证人，扭曲着下巴说话时，我曾经对他说：‘当你有什么想说的时候，请首先把坚果咬碎。’ 266

“可以指出的还有通过对事物进行夸大或缩小以引起巨大的惊讶。例如你，克拉苏斯，有一次曾经在民会上说：‘墨弥乌斯觉得自己如此高大，以至于当他前去广场的时候，还得低下头来通过法比乌斯凯旋门。’^{〔6〕}属于这种类型的还有斯基皮奥曾在努 267

〔1〕 本书作者塞罗的祖父。

〔2〕 赫尔维乌斯·曼基亚，福尔弥娅一释奴的儿子，又见于本卷，274。可能公元前55年时仍然活着。

〔3〕 新店铺区位于罗马广场北边。

〔4〕 公元前101年，马略曾经与卡图卢斯一起，在意大利北部的劳狄乌斯平原打败钦布里人。钦布里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罗马人把他们与高卢人相混。

〔5〕 此人情况不详。与本卷，261中提到的皮纳里乌斯不是同一人。

〔6〕 该凯旋门由昆图斯·马克西穆斯·法比乌斯于公元前121年建造，位于罗马广场东沿，纪念他任执政官时战胜高卢部族阿尔维尔涅人和阿洛布罗吉人。这是罗马建立的第一座凯旋门，他自己还获得“阿洛布罗吉人征服者”的称号。

曼提亚^{〔1〕}附近说过的一句话。据说当他对盖尤斯·墨特卢斯^{〔2〕}生气时，他曾经说：‘要是你的母亲生第五个孩子，准会生一头驴。’

“用一件很小的事情或仅仅一个词语便能清楚地揭示一个隐蔽的、模糊的事物这种说明也是很机敏的。例如当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3〕}一个被人们认为贪婪而好暗窃，然而却是勇敢而出色的统帅的人，感谢盖尤斯·法布里基乌斯^{〔4〕}，虽然他们是政敌，但是仍然推举他为执政官，并且是在重大而严峻的战争时期，这时法布里基乌斯说道：‘你无须对我作任何感谢，既然我宁愿遭抢劫，而不想沦为奴隶。’又如当阿塞卢斯指责阿非利加努斯五年监察官任职以不幸结束时，阿非利加努斯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好惊异的，因为是那个让你摆脱了下等公民身份的人完成了监察官任期和祭献公牛。’（怀疑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

〔1〕 努曼提亚在西班牙东北部。公元前134—前133年期间，小斯基皮奥曾在那里作战。

〔2〕 盖尤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卡皮拉里乌斯，是马其顿征服者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的第四个儿子，也是他最小的儿子。公元前117年任裁判官，公元前113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02年曾与自己的堂兄弟、努弥底亚征服者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一起任监察官。

〔3〕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鲁菲努斯，曾于公元前290年和公元前277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89年和公元前285年间任独裁官。

〔4〕 盖尤斯·法布里基乌斯·卢斯基努斯，与皮罗斯作战时的英雄之一，公元前282年和公元前278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75年任监察官，以简朴、清廉著称，被视为罗马美德的典范。在他任监察官期间，科尔涅利乌斯·鲁菲努斯因拥有大量的银器而遭放逐。

觉得穆弥乌斯为阿塞卢斯洗刷了耻辱，却对国家有失虔诚。)^{〔1〕}

反讽

六十七

“还有一种精巧的伪装，当说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一回事 269 的时候，不过不是我前面谈过的那种类型，即说的是相反的东西，如克拉苏斯对拉弥亚说的那样，而是以整篇演说辞非常严肃地进行嘲弄，想的是一回事，说的是另一回事。例如我们的斯凯沃拉对尽人皆知的塞普图穆勒尤斯·阿纳格尼努斯说的话。此人曾经得到相当于盖尤斯·格拉古的头颅的重量的黄金，请求斯凯沃拉带他去亚细亚任城市长官。^{〔2〕}斯凯沃拉回答道：‘你想干什么？难道失去了理智？这里有那么多邪恶之人，以至于我可以向你担保，如果你留在罗马，几年之内你便会拥有巨额的财富。’

〔1〕 监察官任期五年，任职期满后要用牛、羊、猪向神明献祭，为国家求繁荣、安康。小斯基皮奥和穆弥乌斯同任公元前 142 年监察官，互相竞争。小斯基皮奥把阿塞卢斯排除出元老院，降为下等公民，穆弥乌斯却为阿塞卢斯恢复了原有的权利。关于阿塞卢斯为什么称小斯基皮奥的监察官“以不幸结束”，不得而知。圆括弧中的话疑为后人批注。

〔2〕 据普卢塔克说，盖尤斯·格拉古在反对派策划的冲突中被杀后，有人割下了他的头颅。塞普图穆勒尤斯从那人手里把头颅夺来，去见执政官奥皮弥乌斯，因为在冲突发生前传令官曾宣布，谁送来盖尤斯·格拉古的头颅，谁就可以获得与头颅重量相等的黄金作为奖赏。当人们称量头颅时，发现分量超常，原来塞普图穆勒尤斯把头骨里的脑子掏了，灌进了铅。塞普图穆勒尤斯为了躲避耻辱，便请求当时正要去亚细亚履职的斯凯沃拉把他带到那里去。此事发生在公元前 121 年。

法尼乌斯^{〔1〕}在自己的《编年记》中称阿非利加努斯·艾弥利阿努斯是这类讥嘲的能手，并且用希腊文称他为“伪装者”。^{〔2〕}不过正如那些对这种讥嘲类型有更多的了解的人们^{〔3〕}说的那样，我认为在这种“伪装”^{〔4〕}或反讽方面，苏格拉底的诙谐和平易近人超过了所有的人。这一类型非常雅致，充满讥刺而又严肃，无论对于演说家的讲演，或者对于日常富有教养的谈话，都是合适的。确实可以说，我谈到的所有关于讥嘲的看法对于一切其他类型的谈话的吸引力不会亚于对于诉讼演说。事实上例如在卡托那里，他收集了许多格言，其中有许多经常被我为例证引用，我看盖尤斯·普布利基乌斯^{〔5〕}经常称引用来对普布利乌斯·穆弥乌斯^{〔6〕}说的一句话就非常机敏：‘此人什么时候都合适。’事情确实也是这样，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可没有幽默和雅致。

“与这种反讽相接近的是用包含敬意的词语称呼某种不好的事情。例如阿非利加努斯任监察官期间，曾经把一个没有参加鲍

〔1〕 盖尤斯·法尼乌斯，编年史家，盖尤斯·莱利乌斯的女婿，帕奈提奥斯的门生，公元前146年在迦太基服兵役，公元前141年在西班牙服兵役，担任过平民保民官和裁判官，公元前122年任执政官，对盖尤斯·格拉古关于给拉丁人和意大利人分配土地的提议持反对态度。所撰《编年史》的叙述可能始自罗马初期，不过也可能只是从自己的时代开始，由于其史料的可靠而受到称赞。该著作失传。

〔2〕 原文为希腊文 *εργον*。

〔3〕 指柏拉图、色诺芬等。

〔4〕 原文为希腊文 *εμπνευα*，欧洲语言中 *ironia* 一词即由此而来。

〔5〕 此人可能即盖尤斯·普布利基乌斯·比布卢斯，公元前209年任平民保民官。

〔6〕 此人情况不详。

鲁斯指挥的战役的百夫长逐出特里布斯，^{〔1〕}当那个百夫长声称自己留在军营里是为了警卫，并责问阿非利加努斯为什么贬责他时，阿非利加努斯答道：‘我不喜欢过分用心的人。’

“还有一种现象也很机敏，那就是从其他人说的话里汲取某一点，而那人说的则是另一个意思。例如萨利纳托尔·马克西穆斯把塔伦图姆失守了，但李维乌斯仍然坚守着该城的城堡，并且从那里发动过许多次出色的战斗。数年之后马克西穆斯^{〔2〕}收复该城时，萨利纳托尔请他记住，是由于他萨利纳托尔的努力，马克西穆斯才得以收复塔伦图姆，这时马克西穆斯答道：‘我怎么会不记得呢？如若你没有丢失它，我便永远不可能收复它。’^{〔3〕} 273

怪诞的讥嘲

“还有一些讥嘲是怪诞不经的，但是正因为如此而常常令人 274

〔1〕 卢基乌斯·艾弥利乌斯·鲍卢斯·马其顿尼科斯（约公元前 228 - 前 160），公元前 193 年任高级市政官，公元前 191 年在西班牙任裁判官，在那里征服了卢西塔尼亚人（公元前 190 - 前 189），公元前 182 年任执政官，公元前 168 年再度任执政官，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获胜，获得“马其顿征服者”称号，公元前 164 年任监察官。此处的“战役”指皮得纳战役。那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 168 年，令人奇怪的是对那个百夫长的惩罚发生在 26 年之后，即公元前 142 - 前 141 年，那时小斯基皮奥任监察官。特里布斯是古罗马乡区行政单位。

〔2〕 指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参阅第一卷，210 及注。

〔3〕 马尔库斯·李维乌斯·萨利纳托尔（生于公元前 254 年），公元前 219 年任执政官，曾经与意大利南部的伊利里亚人作战。他曾受命向迦太基发出最后通牒，但后来他被控私吞公款，离开了罗马，没有参加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第一阶段。公元前 207 年他第二次任执政官，与同僚盖尤斯·克劳狄乌斯·尼禄（参阅本卷，248 及注）一起，打败哈斯杜鲁巴尔。公元前 204 年再次与尼禄同时担任执政官，开始课征盐税，他的别名“萨利纳托尔”即由此而来（Salinator, sal 意为“盐”）。西塞罗在这里把他与另一个李维乌斯混淆了，那人在公元前 212 年驻守塔伦图姆时，城市被汉尼拔攻陷。收复塔伦图姆是在公元前 209 年。

发笑，它们不仅适合于拟剧表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适合于我们：

真是个蠢才：

刚开始积点儿钱，就去世了。^{〔1〕}

又如：

——这个女人与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妻子。

——天哪，完全像你。

又如：

他在浴堂这么久，一直没有死。^{〔2〕}

六十八

“这种讥讽类型有些轻兆，并且正如我说过的，是拟剧性的，不过它有时也有些东西甚至在我们这里也适用。例如一个实际上并不愚蠢的人可能说出一些似乎愚蠢的话，但是包含讥刺。就像你，安托尼乌斯，你在任监察官时，^{〔3〕}被马尔库斯·多罗尼乌斯

〔1〕 引自某部失传的喜剧。

〔2〕 引自某部失传的喜剧。

〔3〕 指公元前 97 年。

控告徇私舞弊，^{〔1〕}曼基亚听到这件事后，曾经对你说：‘你终于可以忙自己的事了。’^{〔2〕}这些以及机敏的人们为了反讽他们并非 275
不理解的东西而怪诞地、讥刺地说出的一切都很能引人发笑。属于这种类型的还有对理解的东西显得似乎不理解，例如当蓬提狄乌斯^{〔3〕}被问道：‘你会怎样称呼被捉住的奸夫？’他答道：‘一个迟钝的人。’又如墨特卢斯征集军队时，不想因为我提出视力不好而放弃我，说道：‘你什么也看不见？’我回答说：‘不，我 276
从埃斯奎利城门看得见你的庄园。’^{〔4〕}又如纳西卡的回答。一次他去到恩尼乌斯家，站在门口呼喊恩尼乌斯，女侍奴称主人不在家，纳西卡理会到女侍奴是按主人的吩咐答话，其实主人本人在屋里。没过几天，恩尼乌斯前来探望纳西卡，站在门口询问，纳西卡称说自己不在家。这时恩尼乌斯问道：‘什么？难道我听不出你的声音？’纳西卡说道：‘你真厚颜无耻。我去找你的时候，我甚至都相信你的女侍奴的话，说你不在家，难道你都不相信我

〔1〕 马尔库斯·多罗尼乌斯，公元前 97 年任平民保民官，被监察官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和卢基乌斯·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逐出元老院，因为他废除了反奢侈法，可能是利基尼乌斯反奢侈法（Lex Licinia sumptuaria，制定于公元前 103 年）。为此，他对安托尼乌斯进行报复，控告他徇私舞弊。

〔2〕 这句话可能引自某部喜剧。

〔3〕 此人情况不详。

〔4〕 墨特卢斯的庄园位于台伯河畔（参阅本卷，263），此处讥讽该庄园如此巨大、豪华，甚至视力不好的人在二十里外的罗马埃斯奎利城门都能望见它。

本人?’〔1〕

“还有一种讥嘲也很好，那就是以说话人的口吻嘲弄说话人。 277
例如卸任执政官昆图斯·奥皮弥乌斯〔2〕青年时期名声不好，一次他对样子像女性，实非女性，性格快活的埃吉利乌斯〔3〕说道：‘亲爱的埃吉利亚，你怎么样？什么时候带上你的纺锤和羊绒到我那里去？’后者答道：‘天哪，我不敢，因为母亲不让我去找名声不好的女人。’

隐蔽的讥嘲

六十九

“包含隐蔽的讥嘲因素的话语也很幽默。一个西西里人的答 278
话就属于这种类型。有个朋友为他伤心，因为他的妻子在无花果树上吊死了，他答道：‘好朋友，请从那棵树上给我些枝条，我好嫁接。’卡图卢斯对一个缺乏才能的演说者说的话也属于这种

〔1〕斯基皮奥·纳西卡，此处具体所指难以确考，可能指两个与恩尼乌斯（参阅第一卷，154及注）同时代的同名中的一个，这就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纳西卡和他的同名儿子。老纳西卡是著名的老斯基皮奥的堂兄弟，公元前197年任高级市政官，公元前194年在西班牙任裁判官，战胜了卢西塔尼人，公元前191年任执政官。其子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纳西卡·科尔库卢斯，公元前169年任高级市政官，公元前168年参加皮得纳战役，作战勇敢，公元前162年、公元前155年任执政官，公元前159年任监察官，公元前150年任大祭司，从公元前147年起成为第一元老。他反对摧毁迦太基，与斯基皮奥家族在非洲的宽宏政策显然相一致。他精通祭司法，裁判官法，维护传统的道德规范。

〔2〕昆图斯·奥皮尼乌斯，公元前157年（或在此之前）任裁判官，公元前154年任执政官，受遣与利古里亚人作战，获得胜利。

〔3〕此人情况不详。

类型。那个人想用自己演说的结束部分激起人们的同情，在他坐下来后，询问卡图卢斯，他是否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卡图卢斯答道：‘不，太令人同情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人的心肠如此冷酷，甚至对你的演说都不能产生应有的同情。’

“就我自己而言，那些愤怒的，并且几乎是令人讨厌的唠叨性的讥嘲也很使我喜欢，不过只要不是由脾气怪僻的人说出来的，因为那时候令人可笑的已不是讥刺，而是性格本身。为此我觉得，诺维乌斯有一句话是非常幽默的： 279

——父亲啊，你为什么痛哭？

——你感到奇怪，我没有歌唱？我被判罪了！

“差不多与这种类型相反的是那种有耐性的、柔和的讥嘲。例如一次有个人用箱子碰了卡托，并且喊道：‘你小心点儿！’这时卡托问那人，他除了箱子，难道还拿着其他什么东西吗？”

“讥嘲愚蠢也是很有趣的。例如当裁判官斯基皮奥^{〔1〕}向一个西西里人推荐自己的一个贵族出身，但有些呆愚的朋友为案件辩护时，那个西西里人说道：‘裁判官，请把那个人推荐给我的对手作辩护人吧，那时你便可以不用给我推荐任何人了。’ 280

“当对事物的解释远非事物本身所属有时，那也很有趣，只要那解释机敏而适宜。例如尽管斯考鲁斯^{〔2〕}竞选执政官成功，

〔1〕 可能指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亚细亚征服者，老斯基皮奥的兄弟，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曾是老斯基皮奥的代表。公元前193年任裁判官，公元前190年任执政官，受命去亚细亚统帅对叙利亚的安提奥科斯的战争，获得胜利，但随后被控侵吞公款，结果被剥夺财产。公元前184年卡托任监察官时，曾经剥夺了他的骑士荣誉。

〔2〕 参阅第一卷，214及注。

鲁提利乌斯^{〔1〕}竞选失败，但他仍然指控鲁提利乌斯行贿，并且指着鲁提利乌斯的写字板上的字母 A. F. P. R，称那几个字母即 *actum fide P. Rutili* 的缩写。^{〔2〕}鲁提利乌斯说道：‘那是 *ante factum post relatum*。’^{〔3〕}一位为鲁孚斯辩护，名叫盖尤斯·卡尼乌斯的罗马骑士这时大喊，称他们两个人解释得都不对。斯考鲁斯问道：‘那么究竟是什么意思？’卡尼乌斯说道：‘那是 *Aemilius fecit plectitur Rutilius*。’^{〔4〕}

意外的嘲谑

七十

“不合逻辑性也能引人发笑，例如说：‘除了财富和德性外，
他还缺少什么？’对似乎犯了过失的人的友好责备也令人愉快。
例如当格拉尼乌斯曾经责备阿尔比乌斯，^{〔5〕}因为他认为阿尔比
乌斯的记事板中有些东西受到阿尔布基乌斯^{〔6〕}的赞赏时，阿尔
比乌斯为斯凯沃拉被判无罪而高兴，但他不知道，判决恰恰是与
他的记事板相反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友好的劝导性提示，例如
格拉尼乌斯对一个低劣的辩护人的劝告：那人说话时把嗓子都喊

〔1〕 参阅第一卷，227 及注。

〔2〕 意思是：费用由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支付。

〔3〕 意思是：先支付，后登记。

〔4〕 意思是：艾弥利乌斯犯罪，鲁提利乌斯受罚。关于这场诉讼，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113。

〔5〕 此人显然是约公元前 120 年斯凯沃拉在亚细亚时的财政官。其他情况不详。

〔6〕 提图斯·阿尔布基乌斯，约公元前 104 年在萨丁岛任裁判官，政绩受到称赞，但不久被判贪污，流亡到雅典。约公元前 120 年控告斯凯沃拉贪污，以阿尔比乌斯的记事板为佐证，但最后控告遭否定。

哑了，格拉尼乌斯劝他一回到家，就喝些掺蜜的凉水，那人说道：‘如果我这样做，我会把嗓子弄坏的。’格拉尼乌斯回答道：‘你于其坏了嗓子，也比坏了被辩护人要好。’针对一个人的性格 283
作与其相吻合的嘲谑，那也很有意思。例如斯考鲁斯没有任何遗嘱便占有了富有的弗律吉昂·庞培^{〔1〕}的财产，从而引起人们的憎恶；当他作为被告贝斯提亚^{〔2〕}的帮助者出庭时，^{〔3〕}恰好有一个出殡行列经过，控告人盖尤斯·墨弥乌斯说道：‘你看，斯考鲁斯，有个死人正被抬走，你或许也能继承一点。’

“在所有这些类型中，没有哪一种比出人意料更能令人发笑。 284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著名的老阿皮乌斯^{〔4〕}的妙语。当元老院讨论公有地问题和托里乌斯法，^{〔5〕}元老们因卢库卢斯^{〔6〕}在公有地上放牧而对他进行指责时，阿皮乌斯当时在元老院说道：‘那你们错了，不是卢库卢斯的牧畜。’——看起来他似乎在为卢库卢斯辩护——‘我认为它们是自由的，既然它们哪里都可以牧放。’我还喜欢那位斯基皮奥，就是惩治了提比略·格拉古的 285

〔1〕 此人情况不详。

〔2〕 卢基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公元前120年任平民保民官，公元前111年任执政官，与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斯考鲁斯一起被派往努弥底亚与尤古尔塔作战，与对方签订了和约，但未被罗马承认，后来受控告，并被放逐，返回后于公元前90年再次被放逐。

〔3〕 “帮助者”指有身份的人出席法庭审判，表示对与自己友好的原告（或被告）的支持。

〔4〕 参阅本卷，246及注。

〔5〕 该法于公元前119年制定，是关于公有地的所有权问题。

〔6〕 可能指卢基乌斯·利基尼乌斯·卢库卢斯，公元前104年曾任裁判官。这里的疑问在于公元前104年的裁判官怎么能参加此前很久对托里乌斯法的讨论。因此有人认为应是卢基利乌斯。

那位斯基皮奥^{〔1〕}的答话。当马尔库斯·弗拉库斯^{〔2〕}对斯基皮奥进行了许多嘲辱，并提议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为法官时，斯基皮奥说道：‘我反对，因为他是个不公正的人。’当他听到人们窃窃私语时，他说道：‘尊敬的元老们，我认为他不公正不仅是对我，也是对大家。’^{〔3〕}至于说到我们的克拉苏斯，没有什么比他那一次回答更为机敏了。当西卢斯^{〔4〕}作证，中伤皮索，声称自己听到过关于皮索的什么传闻时，克拉苏斯说道：‘西卢斯，可能你听到说话的那个人是愤怒地说的。’西卢斯点头同意。克拉苏斯说道：‘有可能你没有完全准确地理解他的意思。’西卢斯又点头同意。克拉苏斯说道：‘甚至可能你从没有听到过你说曾经听到过的话。’克拉苏斯的这句话如此出乎人们的预料，以至于人们对证人发出一片哄笑。诺维乌斯那里也充满这类嘲谑，例

〔1〕 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纳西卡·塞拉皮奥（卒于公元前132年），普布利乌斯·斯基皮奥·纳西卡·科尔库卢斯（参阅本卷，276及注）之子，曾经与平民保民官关于征兵事发生争执。公元前133年，他坚决反对提比略·格拉古，领导了元老们和他自己的一些门客对格拉古的攻击，结果使格拉古遭害。公元前132年他被派往亚细亚，也是为了避免民众派的愤怒。最后他死于帕伽马。

〔2〕 马尔库斯·孚尔维乌斯·弗拉库斯（卒于公元前121年），提比略·格拉古的支持者，尽管贵族派极力反对，但他仍被选为公元前125年的执政官。元老院对他的关于给予拉丁人和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和给他们分配土地的法案感到害怕，因而派他去马尔西亚解除萨卢维人的威胁。返回后被选为公元前122年的平民保民官，支持盖尤斯·格拉古的改革，最后一起遇害。

〔3〕 提比略·格拉古被杀后，孚尔维乌斯控告斯基皮奥应对格拉古之死负责，并提议当年（公元前133年）的执政官穆基乌斯为法官。穆基乌斯持中间立场，没有参预对格拉古的迫害，因而遭到斯基皮奥的反对。全场出现的窃窃私语显然并非出于对穆基乌斯的不满，而是同情。斯基皮奥抓住机会，把它作相反的理解，从而形成喜剧性。

〔4〕 可能指卢基乌斯·塞尔吉乌斯·西卢斯，卡提利纳的父亲，也可能指他的兄弟马尔库斯·塞尔吉乌斯·西卢斯，公元前94年任财政官。

如众所周知的讥讽：‘即使是哲学家，如果感到冷，也会发颤。’〔1〕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例子。

七十一

“人们常常也可以就对手对你的某个方面的否定幽默地予以赞同。例如当有个出身微贱的人称盖尤斯·莱利乌斯〔2〕有负自己的祖辈时，莱利乌斯说道：‘请海格立斯作证，你确实不负自己的祖辈。’ 286

“笑谑常常也可以谚语般地表达。例如马尔库斯·钦基乌斯的回答：在他提出赠礼和奖赏法案那一天，盖尤斯·肯托〔3〕走过来，颇带侮辱性地问道：‘亲爱的钦基乌斯，你带什么来了？’钦基乌斯回答道：‘盖尤斯，如果你想要什么，你就买吧！’〔4〕

“期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常常也很幽默。例如当其他人都在战神广场练习的时候，马尔库斯·勒皮杜斯〔5〕悠闲地躺在草地上，说道：‘但愿就这样劳作。’对于纠缠性的请求和询问平心静 287

〔1〕这句话有可能是对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讽刺。该派哲学家认为，应该冷静地对待肉体的痛苦。

〔2〕参阅第一卷，35。

〔3〕盖尤斯·肯托，可能指盖尤斯·克劳狄乌斯·肯托，公元前240年任执政官，公元前213年任独裁官。也可能指他的同名儿子，公元前200年曾作为执政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基乌斯·伽尔巴·马克西穆斯的代表，参加对马其顿的腓力五世的战争。从时间角度看，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4〕“馈赠法”由马尔库斯·钦基乌斯·阿利门图斯提出，由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穆斯附议，禁止为诉讼辩护馈赠礼品，因此该法又称钦基乌斯馈赠法（*Lex Cincia de donis et muneribus*）。“你带什么来了”是通常询问街头小买卖者的用语。答话的戏谑性在于制定馈赠法后，一切都得自己买了。

〔5〕见本书第一卷，40及注；但是也可能指公元前78年的执政官，“前三巨头”之一勒皮杜斯的父亲。

气地作拒绝性答复也是很幽默的。例如当监察官勒皮杜斯^{〔1〕}剥夺了马尔库斯·安提斯提乌斯·皮尔根苏斯的马匹,^{〔2〕}安提斯提乌斯的朋友们大声喧嚷着责问他,安提斯提乌斯该如何回答自己的父亲,当他的父亲询问为什么剥夺了他的马匹时,尽管他是一个杰出的农人,无比简朴、谦逊、节俭。勒皮杜斯回答道:‘就说我对你说的这些一点儿都不相信。’

“希腊人还列举了一些其他的类型,如赌咒、惊奇、恐吓。288
不过我对这些讥嘲本身也许已经作了相当详细的分类。事实上,蕴含于词语的意义和力量的讥嘲差不多是固定的、明确的,并且正如我已经说过,它们一般更能引起人们的称赞,而不是发笑。然而源于事件和思想本身的讥嘲尽管各种各样,但种类并不多。289
这就是笑来自:受了蒙骗性对待,对象受到讥嘲式描绘的可笑的性格,与更为鄙陋的东西进行比较,反讽,怪诞地自我表露,揭露他人的愚蠢等。因此,一个人希望说话幽默,那他需要有某种与这些类型相适应的才能和性格,使得他的面部表情也适合于表达任何一种讥嘲类型。一个人的面部表情愈是庄重、严肃,克拉苏斯,就像你的那样,^{〔3〕}他往往愈能表现说话中的幽默。

“安托尼乌斯,你曾经说,你凭借我的谈话作为避难所,可290
以得到向往的休息,不过有如在蓬普提努姆,^{〔4〕}那地方既不美好,又不有利于健康。现在我认为,你会觉得自己已经得到足够

〔1〕 可能指马尔库斯·艾弥利乌斯·勒皮杜斯(卒于公元前153/152年,公元前187和前175年任执政官,从公元前180年起任大祭司。),公元前179年同马尔库斯·孚尔维乌斯·诺比利奥尔一起任监察官,从公元前179年起成为首席元老。曾建造艾弥利乌斯大道和艾弥利乌斯会堂。

〔2〕 此人情况不详。指剥夺了他的骑士荣誉。

〔3〕 见本卷,228。

〔4〕 蓬普提努姆是罗马东南方、拉丁地区境内一块瘟疫流行的沼泽地。

长的时间的休息，该继续走完剩下的路程了。”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不，你的殷勤接待确实令我非常愉快，并且由于你，我变得不仅更为博学，而且会更敢于进行讥嘲。要知道，我不再担心有人会因此认为我是轻率之人，因为既然你向我列举了法布里基乌斯、阿非利加努斯、马克西穆斯、卡托、勒皮杜斯作为典范。不过你们想从我这里听到的东西你们已经听到了，关于那些问题确实应该阐述和思考得更详尽些。至于说到剩下的问题，它们要容易些，并且所有剩下的问题都源自我已经说过的那些方面。 291

关于“取证”的扼要总结

七十二

“要知道，当我开始处理一个案件，并且在我对所有的问题尽自己所能进行思考，在我分析和研究过案件的各种证据，分析和研究过那些可以用来激起承审法官的兴趣和那些可以用来感动承审法官的心灵的方面后，那时我会确定，哪些方面对案件是有利的，哪些方面对案件是不利的。事实上，任何一个需要进行分析 and 争论的对象都不可能不包括这两个方面，问题在于它们各占多少。我的演说方法通常在于抓住一切有利的方面，进行点缀，进行扩充，在那些问题上延宕、停留、坚持，而对那些与案件不利的，并且可能造成损害的方面则努力回避，不过不要显得我想延缓它们，而是通过对有利方面的修饰、扩充，把它们完全隐藏、淹没。如果案件靠证据解决，那时我便尽力地维护最强有力的证据，不管它们是有许多个，或者是只有一个；如果案件的解决有赖于激起承审法官们的好感和使他们感动，那时我便尽可能 292

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能感动人们心灵的部分。在这类演说 293
中最重要的在于：如果演说辞在驳斥对手，而不是在肯定自己的
理由方面可以显得更强有力，那时我便把所有的箭矢集中射向对
方；如果证明自己的观点可以比驳斥对方的观点更容易，那时我
便努力通过辩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方引开，使其转向自己。最 294
后，我通常根据我的判断采用两种手法，它们显得是最为容易
的，因为那些比较困难的我无力对付。手法之一是对于那种令人
厌烦的、难以驳斥的证据或理由我有时完全不作答复。也许有人
对此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好笑，因为有谁不会这样做呢？但是我现
在谈的是关于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他人的才能，并且承认，如果
那些情况使我感到窘迫，我通常会后退，不过后退时不仅不会令
人觉得我是在扔掉盾牌逃跑，而要在演说中表现出某种丰采和壮
丽，使逃避显得像是在继续战斗；令人觉得我藏身于自己的庇护
所不是为了躲避敌人，而是为了去占据有利地势。另一个原则是 295
我认为，演说家需要特别关心，特别注意一点，我对这一点尤为
用心，那就是我通常总是尽力让自己于其说是有利于案件，不如
说是不要有损于案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在两个方面都努力追
求，但是对于演说家来说，有损于案件远比无利于案件令人觉得
更为耻辱。

七十三

“但是，卡图卢斯，你们互相在说什么？你们是不是认为我
刚才说的这些都无关紧要，从而应该遭鄙弃？”

“完全不是的，”卡图卢斯回答道：“凯撒似乎对你谈的内容
想说点什么。”

“啊，太好了！”安托尼乌斯说道：“那就请他说吧，不管是

想反驳，还是想提什么问题。”

这时凯撒说道：“请海格立斯作证，我一向赞赏你作为一名演说家，在我看来是你演说时最为谨慎，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你从不说什么有损于你为之辩护的人的话。我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一次在有許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我和克拉苏斯作过一次交谈，当时克拉苏斯不吝词语地极力称赞你的雄辩，这时我说，在你所有值得称赞的方面中，最值得称赞的或许是你不仅说你需要的話，而且不说你不需要的話。我记得当时他回答我说，你在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值得称赞，但是只有拙劣的和守信用的人才会说不相关的和有损于为之辩护的人的话。因此他认为，不这样做的人并非就是好演说家，而这样做的人则是拙劣的演说家。现在，安托尼乌斯，如果你认为可以，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认为对于一个演说家来说，不做任何有损于自己的讼案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甚至是最重要的。”

七十四

安托尼乌斯回答道：“好吧，凯撒，我现在就说明我指的是什么，但是得请你和你们记住一点，那就是我说的不是关于完美的演说家的某种才能，而是关于我自己的一般的经验和习惯。克拉苏斯的回答当然是一个杰出的、富有才能的、超群出众的人的回答，因此在他看来那完全是一个奇怪现象，即竟然还可以找到这样的演说家，此人在演说中还会作出什么不好的事情，给自己为之辩护的人造成损害。要知道，他是根据自己的才能进行推论，而他的才能使他具有如此强烈的信念，以至于他认为不可能有人会有什么背逆自己的话，除非是故意那样做。然而我现在要谈的不是关于什么杰出的、不寻常的智慧，而是关于可以说是普

通的、一般的人的能力。例如传说在希腊人中，著名的雅典人特弥斯托克勒斯^{〔1〕}具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智力和才能，据说一次有一位博学之人，甚至可以说在杰出的人们中间也堪称是富有智慧的人^{〔2〕}去到他那里，允诺能向他传授记忆技能，当时一种新兴的技艺。当特弥斯托克勒斯询问那种技艺有什么用途时，那位博学之人答称能记忆一切。这时特弥斯托克勒斯说，如果那人能教他如何忘记而不是记忆的话，那他会更加感谢他。你看到没有，这个人的杰出的才能具有多么大的力量？他的智力多么强大，能容纳多少东西？从他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东西一旦注进了这个人的心灵里，便永远不可能流出来，既然他更希望宁可忘记他不希望继续记住的东西，而不是记住他一旦听见或看到的東西。但是，正如根据特弥斯托克勒斯的这一回答，我们不应该轻视记忆一样，由克拉苏斯的超常的智慧，我们也不应该蔑视我的谨慎和畏怯。要知道，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没有给我增加什么，而只是表明了他们自己的能力。

“事实上，诉讼时演说的第一个部分都有许多方面需要我们认真注意，不要碰着了什么，不要闯进了什么地方。证人常常不会伤害我们，或者起码不会太伤害我们，只要他自己没有被激怒。当事人会请求我们，支持者会缠住我们，要我们斥责他，辱

〔1〕 特弥斯托克勒斯（约公元前 528 年—前 462），雅典政治家，将军，曾建立雅典海军，在公元前 480 年的萨拉弥斯战役中大败波斯军队。

〔2〕 指诗人西摩尼得斯（约公元前 556—前 468）。克奥斯岛人，希腊抒情诗人，尤以写哀歌著称。他早年离乡，曾客居于雅典的皮西斯特拉提得斯·伊拉尔科斯门下，约在公元前 514 年前往特萨利亚的克拉农城，客居于斯科帕斯二世门下，曾作诗赞扬赛车胜利。公元前 490 年返回雅典，曾作诗赞颂马拉松战役，受到奖赏。他在西西里度过晚年。约公元前 476 年去到叙拉古扎，在西埃罗的宫廷作客，后来去到阿格里根图姆，在那里去世，葬在那里。

骂他，甚至用刑讯问，不过我不为其所动，不投其所好，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没有人因此而称赞我，因为不在行的人总是好指责你说了什么愚蠢的话，而不会称赞你明智地作过的沉默。这里会造成多大的损害，如果你伤害了一个暴躁的证人，一个并不愚蠢的证人，一个并非不重要的证人！要知道，他会因愤怒而想伤害，才能会给他力量，身份会给他分量。如果克拉苏斯不这样做，这并不等于说其他人也永远不会这样做。因此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场面更令人可耻的了，若是在演说家说了什么话，或是作了什么回答，或是提了什么问题之后，随即出现这样的议论：‘完了！’‘针对对手？’人们说：‘不，不，针对他自己和他所辩护的人。’ 302

七十五

“克拉苏斯认为，除非是背信弃义，否则不可能这样做。然而我却常常见到，给诉讼造成损害的人完全不是心怀恶意的人。为什么？我通常对我前面说过的那种情形让步，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我通常躲避那些很能使我的案件为难的东西；这时其他人不会这样做，而是在敌人的营垒里游荡，放弃自己的防卫，从而或者加强敌人的手段，或者加剧自己无法治愈的伤痛，难道这样只会一般地损害案件吗？还有，当他们不考虑自己为之辩护的人的时候，若是对憎恨他们的情况不加以抑制、弱化，而是称赞，宣扬，使得对他们更加憎恨，这样最终会造成多大的损害？还有，如果对那些受人尊敬、令承审法官们喜欢的人们演说时没有任何事先准备，便严厉地、侮辱性地进行抨击，难道这样不会失去承审法官们的支持？还有，如果有一位承审法官或者同时有几位承审法官具有某些缺点或不足，而当你针对你的对手斥责那些缺点 303 304 305

和不足时，却不明白你也是在谴责承审法官们，难道这是一般的失误？还有，当你为他人作辩护演说时却在考虑自己的诉讼，陷入强烈的愤怒，把案件弃之脑后，难道你这样不会造成任何损害？因此，我被人们认为过分有耐性，过分平静，那并不是因为我乐意听人嘲辱，不是由于我不愿意丢下案件，就像当我一次指责你时，苏尔皮基乌斯，那是因为你抨击的是对手的助手，而不是对手本人。由此我还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以至于如果偶尔有人恶言抨击我，他自己反而会令人觉得是一个强横之人，一个完全失去理智的人。此外，平日你在论证中引用了明显地不符合实际的东 306 西，或者与你谈过的或将要谈的内容相矛盾的东西，或者本身与法庭审判和诉讼常规无关的东西，难道你也不会给案件带来任何损害？还需要再多说么？就这样，正如我经常说的，只要我可能，我通常总是尽我的全部力量，使自己的演说带来点什么好处，或者如果退一步说，起码不造成任何损害。

安排：演说辞的划分

七十六

“就这样，卡图卢斯，现在我要回到在这之前不久你称赞我的地方，^{〔1〕}谈谈案件和论证的次序和安排。在这方面有两种方法，其中之一有赖于案件的性质，其中之二在于演说家本人的判断和考虑。具体地说来是：在直接涉及案件之前我们得说一点开场白，然后叙述事件本身，接着引述我们自己的材料，证明我们的观点，驳斥相对的观点，最后，进行总结，结束演说。所有这 307

〔1〕 指本卷，199。

些都是演说本身的性质规定的。至于说到我们应该如何确定，为 308
了说明和解释需要说些什么，如何把它们进行安排，可以说这些
完全属于演说家本人的判断。要知道，会出现许多证据，有许多
显得对于演说是有益的。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无关紧要的，以至
于对它们可以不必注意；另有一些虽然包含一些有帮助的因素，
但是有时可能属于这种类型，即其中可能包含某种有害的东西，
并且看起来有益的东西可能超不过与其结合在一起的某种有害的
东西。如果证据既有利，又充分可靠，并且如果像通常那样，它 309
们非常多，那时我认为应该把那些最不重要的和与其他重要证据
相类似的证据分开，从演说中排除掉。起码当我为案件准备证据
时，我通常更多地考虑的不是计算其数量，而是衡量其分量。

七十七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说过，我通过三种方法把人们引向我们 310
的看法，这就是或是通过说服，或是通过吸引，或是通过激励。
在这三种方法中，只有一种方法应该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显得
我们除了说服外，别无他求。至于其余的两种方法，它们有如身
体里的血液，应该贯穿于整个演说辞，因为无论是演说辞的开始
部分，还是其他部分，关于那些部分稍后我们就会谈到，都应该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这样的力量，即能作用于听众的心智，以便感
动他们。但是在演说辞的那些部分，虽然它们并不通过论证说明 311
什么事情，而是通过说服和感动听众的情感做成许多事情，离开
你预先提出，并且正在阐述的问题，然而对于感动听众的心灵常
常是有益的，尽管最为合适的地方是在引言和结尾部分。就这 312
样，或者是在叙述和解释事件之后为感动听众的心灵而安排离题
插叙，或者也可以在对我们的证据进行了论证之后，或者是在对

对方进行了驳斥之后，或者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之后，或者是在所有的部分，如果案件本身值得这样做，而且材料丰富，都完全可以安排离题插叙。并且正是那些能够提供充分的插叙理由，可以借以激励或扭转听众心灵的情境常常最适合、最有利于演说辞的扩充和修饰。

“我认为，那些把最没有力量的证据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人 313
应该受到批评；同样，那些安排许多个辩护人——我从来不喜欢这样做，^{〔1〕}——而且让其中被认为是最弱的人第一个发言也是错误的。要知道，审案过程本身要求尽可能快地满足听众的要求。如果在一开始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以后便需要付出远为大得多的努力。如果演说一开始不能使人对案件产生比较好的印象，那对于案件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无论是辩护者中最杰出 314
者，还是证据中最强有力者，都应该放在第一位。在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那样的安排的时候，还应该为结尾部分保留富有分量的材料，而那些一般分量的材料——甚至永远不应该给那些消极的材料以任何位置，——则应该把它们混合起来，放在演说辞的中间部分。我通常只是对所有这些方面进行认真的研究之后，最终 315
才开始考虑演说辞的开始部分该说些什么，该采用什么样的引言。事实上，如果一开始便想构思它，我总是什么也想不出来，除了那些软弱的、无多大价值的、普通的、一般的東西。

〔1〕 在安托尼乌斯和克拉苏斯时期，辩护人一般不多于二人。在西塞罗时期，有时达到四人，内战以后有时甚至达到12人。

引 言

七十八

“演说辞的引言永远既要细致、敏锐、思想丰富、措词明确，也要与案件本身相适应。要知道，对于演说辞的可以说第一概念和好感就在于引言，因此它应该能够立即引起听众的好感，吸引住他们。这里令我通常感到惊异的不是那些对这一点毫不关心的演说家，而是那个非常善于演讲、非常富有教养的人，就是菲利浦斯。^{〔1〕}此人通常这样开始演说，就像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似的。他还说他通常只有在充分活动了胳膊之后，才会让自己投入战斗；他并且没有看到，他用来作比喻的那些人一开始只是徐徐掷出投枪，以便可以说尽可能地保持姿态优美，并且保存自己的力量。毫无疑问，演说时的引言并不总是需要热情的，奋激的。即使是在角斗士们的生死攸关的、用铁器决定胜负的竞赛中，在进入决定性战斗之前也要进行许多个回合，但他们不是为了给对方致伤，而是为了展示自己，那时这种展示对于演说辞又多么更为需要，因为演说辞更主要地要求的不是显示力量，而是娱悦。在自然界存在的一切事物中，没有哪一件事物会立即让自己完全四处漫溢，或突然让自己整个地腾空飞起。对于一切迅速地产生和形成的事物，自然本身都给它们以较为缓慢的开始作掩饰。此外，演说辞的引言无须从外部什么地方去寻找，而是需要从事件本身的内部获得。因此，只有在对整个案情进行深入的思索、研究，只有在找到所有的材料根据，并对它们

316

317

318

〔1〕 参阅本书第一卷，24 及注。

319 进行安排之后，才应该考虑该采用什么样的引言。这样做起来将会很容易，因为引言将取材于这些材料，它们非常丰富，或是存在于证据之中，或是存在于常常需要的离题插叙之中，关于插叙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由于材料几乎来源于辩护辞的最深层，因此这样的引言会给案件带来一定的好处，并且也会使那些方面显得不仅不是一般性的，不是也可以放到其他的案件里的，而是源于正在讨论的案件的深层。

七十九

320 “任何一篇引言都应该包含或者对整个将要审理的案件的简要说明，或者为开始和进入案件作准备，或者对案件进行修饰，使它变得庄严。但是，必须注意使前置的引言与对象相称，就像前庭和入口必须与房屋和庙宇相称一样。因此，如果是案件较小，不引人注目，那常常最好直接从案件本身开始。在必须采用 321 引言的时候——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那时可以或者从被告开始，或者从对方开始，或者从事情本身开始，或者从审理该案的承审法官们开始。若是从被告开始——我称之为“被告”指案件的责任方，——引言应该指出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之人，一个不幸之人，一个值得同情之人，并且要揭露控告的虚伪；若是从对方开始，那就应该从上述各点出发，指出差不多正好是相反的方面；若是从事件本身开始，那么如果指控很残酷，如果指 322 控很可恶，如果指控令人意外，如果指控是不应有的，如果指控是卑鄙的，如果指控是令人厌恶的，如果指控是不光彩的，如果指控是闻所未闻的，如果指控的对象是无法弥补、无法挽回的；若是从审判该案的承审法官们开始，那就是希望能使他们对我们的怀有善意，产生好感，通过阐述案件本身达到这一点比通过请求

达到要好。这种关心诚然应该贯穿于整个演说，特别是在结尾部分，然而许多引言也是按这种类型构成的。

“希腊人劝告我们要在演说辞的开始部分赢得法官的注意和理解。能做到这一点是很有利的，不过它们并不更加属于开始部分，也同样属于其他部分。在开始部分做到这一点确实要容易一些，因为当他们对一切都处在期望之中时，他们通常会既注意力集中，而且在开始阶段可能更富有理解力。要知道，在演说开始部分进行的证明或批驳会比在审案的中间部分更为显明。可以在引言中用来吸引或激励承审法官的材料非常丰富，它们也应来自存在于事件本身、可以用来激动心灵的那些方面，不过一开始不应该把它们完全展开，而是应该在开始时用来轻轻地触动一下承审法官，好在他已经倾向我们之后，再让演说的其他部分向他猛扑过去。” 323 324

八十

“应该使引言与整个演说辞相联系，不过不是像弦琴手的某种附加前奏那样，而要像身体的一部分与整个身体完全粘连在一起那样。事实上有些人，他们在作完经过认真思考的引言之后进入其余部分时，好像并不希望人们继续听他们演讲。上面谈到的开场词不应该是萨姆尼特斯角斗士式的，那些角斗士在搏斗之前挥舞着长矛，然而在真正投入搏斗之后却不使用它们，不，要让开场词里采用过的那些思想也能继续参加战斗。” 325

陈 述

“人们要求，陈述必须简洁。如果被称之为简洁者是指没有一个多余的字，那么卢基乌斯·克拉苏斯的陈述堪称简洁。如果” 326

简洁是指所有词语都是必要的，并且这样的简洁只是偶尔需要，那么这样的简洁可以说常常非常损害陈述，这不仅是因为从而会使陈述变得晦涩，而且因为从而会使陈述失去其最主要的优点——愉悦性和说服力，例如请看：

在他度过青春时期之后……〔1〕

“那是一篇多么长的叙述！青年自己的习性，奴隶的提问， 327
赫里西斯之死，容貌，仪态，妹妹的哀恸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得到多种多样的、令人愉快的叙述。如果诗人追求这样的简洁：

把她抬了出来，
我们走着，来到墓地，
把她放上了火葬堆，〔2〕

“那么他只需要十行诗便可囊括一切，尽管“把她抬了出来，我们走着”这样扼要地叙述本身并不是为了简洁，而是为了更富有形象性。要知道，甚至即使只是说‘把她放上了火葬堆’，也 328
可以很轻易地把整个事情都说清楚了。但是当叙述在人物之间进行划分，使谈话交替地进行时，叙述便会显得活跃；如果你能够说明你所叙述的事情是怎样发生，那时叙述便会显然更为逼真；如果叙述时有时候能稍作停留，不那样简洁地匆匆而过，那时叙述便会显得更为明白易懂。要知道，陈述必须像演说辞的其他部 329

〔1〕 称引自泰伦提乌斯的喜剧《安德罗斯女子》第51行。老人西蒙向他的获释奴隶介绍自己的儿子潘菲卢斯的成长过程。

〔2〕 见上引剧本第117，128-129行。

分一样清楚，然而正是在这里为达到这一点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因为陈述时比或是在引言里，或是在论证时，或是在批驳时，或是在结尾时，更难免晦涩，并且演说辞的这一部分的晦涩比在其他部分更危险，这或是由于如果在其他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说得模糊不清，损害的只是那处被说得模糊的地方，而模糊的叙述则会使整个演说模糊不清，或者由于即使你有什么说不清楚，你仍可以在其他地方把它说得清楚一些，然而在演说过程中，陈述只在一处地方。如果叙述采用常用词语，保持时间顺序，不允许有间断，那么叙述便会很清楚。

八十一

“至于说什么时候需要或者不需要采用陈述，这是需要考虑 330 的。事实上，如果情况众所周知，对发生的事情没有争议，那么就没有必要进行叙述；如果对方已经作了叙述，只要我们不想进行争论，那时也没有必要进行叙述。如果什么时候需要叙述案情，注意不要深究可能引起人们猜测我们犯有过失和对我们不利的东西，避开可能会损害我们自己的细节，不过并不像克拉苏斯认为的那样，如果有时候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那是一种背信行为，而不是由于愚蠢。^{〔1〕}事实上，是否慎重地陈述事件关系到整个案件的命运，因为陈述是演说辞的所有其他部分的源泉。

事件的界定和证明

“然后是界定事件，这里需要确定，要对什么问题进行争论。 331 然后需要对事件进行论证，同时既驳斥对方的理由，也肯定你自

〔1〕 参阅本卷，297，305。

己的观点。可以说，在诉讼演说中存在一条法则，它能够增强论证的说服。这条法则既要求肯定，也要求反驳。但是因为若不肯定自己的观点，便不可能反驳对方，若没有对对方的反驳，也不可能肯定自己的观点，因此肯定和反驳按它们的性质、作用和演说中的运用是互相联系的。

结束语

“所有这一切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以加强论点结束，借以或是激励承审法官，或是使承审法官变平静。如同在演说辞的所有前面谈到的那些部分里一样，特别是在这最后一部分里更应该尽可能地用来感动承审法官们的心灵，使他们倾向于我们的利益。 332

“我认为，显然没有任何根据需要划分一些专门适用于审议性演说或赞颂性演说的规则。要知道，大部分规则都是共同的。 333
但是我认为，不管是进行说服，还是劝阻，此人必须是非常有身份的人。事实上，就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发表意见的人应该是睿智的人，高尚的人，善于说服的人，从而能够富有智慧地进行预见，富有威望地进行论证，富有讲演才能地进行劝说。

审议性演说

八十二

“这种演说在元老院里不需要华丽的词藻，因为那是富有智慧的人们的会议，应该给许多其他人留有发言的机会，甚至不应该产生显露才华的嫌疑。相反，民众会议却允许演说富有力量， 334
要求演说气傲而多变化。因此，在审议性演说中最为需要的是尊严。事实上，如果有人追求的是实利，那么他注视的不是审议性

演说者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只是它有时可能产生的后果。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光辉的国家里，最应该追求的是尊严，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获得胜利的是利益，因为普遍存在担心，放弃利益后也不一定可能保住尊严。因此，人们常常进行这样的争论，或者是关于两种决定中哪一种更有利，或者如果这一点已经很明显，那么应该更多地考虑的是尊严，还是利益。由于尊严和利益经常似乎是相矛盾的，因此维护利益的人便会列数和平、财富、权力、税收、军事驻防等的好处，我们按利益来衡量它们的后果，同样，按不利来衡量与它们相反的事物的后果。鼓励追求尊严的人则会列举先辈们的范例——尽管遵循那些范例享受荣耀可以说将会伴随着危险，——使得对他们的不朽的纪念在后辈中发扬光大，并且极力维护这样的观点，即利益由荣誉产生，并且永远是同尊荣结合在一起的。至于什么是可能实现的或不可能实现的，什么是必要的或不必要的，对这两种情况都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要知道，如果已经知道事情不可能实现，或者已经排除了实现的必要性，那就应该停止一切讨论。在其他人都还没有看到这一点时，那个能够把它指出来的人是一个最富有远见的人。为了能提供有关国家管理方面的意见，最主要的是必须知道国家体制。为了使讲演能够符合实际，就必须知道公民的习性。因为它们经常变化，所以演说类型也需要经常变化。尽管演说术的实质可以说永远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人民的最高尊严、国家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民众们的无比激烈的情感显然要求必须采用一种更为宏伟，更为辉煌的演说类型，并且演说辞的绝大部分应该用来激动听众的情感，有时以某种规劝或提醒激起或是希望，或是恐惧，或是强烈的热情，或是对荣誉的向往，而常常甚至是抑制他们的轻率、愤怒、期望、不公正、忌恨和残酷。

如何在民众面前发表演说

八十三

“由于可以说演说家的主要舞台是民众大会，这自然要求我们采用比较富有修饰的演说类型。要知道，人群本身具有某种这样的力量，有如吹笛手若没有笛子，便怎么也不可能吹奏一样，演说家若没有人数众多的听众，便怎么也不可能词语滔滔地讲演。由于经常可能与民众发生冲突，而且冲突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应该避免激起民众的非难性呼喊。这或是由于演说辞中有什么失误而引起，如果有什么地方说得令人认为或者太严厉，或者太傲慢，或者太污秽，或者太鄙陋，或者揭露了他们精神方面的某种不足；或是由于人们的抱怨或忌恨，这种抱怨和忌恨或者是合理的，或是由于谗言和传闻而引起；或是由于不喜欢所谈的事情；或是由于人们陷入了某种强烈的愿望或恐惧的情感激动之中。对于这四种原因可以用相对的方法医治：或是进行谴责，如果享有威望；或是进行训诫，如同稍许轻微的谴责；或是进行允诺，赞同，如果他们愿望听；或是进行请求，这是一种软弱的手段，但是有时很有利。不过任何措施都莫过于戏谑，机敏和充满尊严、饱含幽默说出的某种简短的话语更有利。要知道，没有什么比用合适、简明、敏锐、愉快地说出来的话更能让人们抛弃忧伤，有时甚至是愤怒。”

赞颂性演说

八十四

“我差不多已经尽可能地向你们说明了我在这两类演说中通常遵循什么，避免什么，向往什么，总的说来诉讼时采取什么原则。那第三类演说，即赞讼性演说也不困难，我在一开始时可以说把它从我的说明中排除了。^{〔1〕}这是因为存在许多种演说类型，而且是更为重要、更为复杂的类型，关于它们差不多谁也没有制定什么规则，同时也是因为我们通常很少采用赞颂性演说，因此我把这一方面完全排除了。其实，希腊人自己撰写赞颂演说辞主要地是为了诵读、娱乐或者颂扬某个人，而不是为了满足像我们的这种社会需要。他们的赞颂演说辞中例如有这样一些，它们被用来称颂特弥斯托克勒斯、阿里斯提得斯、^{〔2〕}阿革西拉奥斯、^{〔3〕}埃帕弥农达斯、^{〔4〕}腓力、^{〔5〕}亚历山大等。我们的赞颂性演说，就是我们在罗马广场采用的那些演说，它们或是简单的证

〔1〕 参阅本卷，47。

〔2〕 阿里斯提得斯（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务活动家，将军，保守派首领，特弥斯托克勒斯的反对者，公元前490年参加过马拉松战役，一向以为人正派而受到称赞。

〔3〕 阿革西拉奥斯二世（公元前444—前360），斯巴达王（公元前399—前360在位），杰出的将军，恪守斯巴达的传统政治方式，是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希腊形势变化中的重要人物之一。

〔4〕 参阅本书第一卷，211及注。

〔5〕 腓力二世（公元前382—前336），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59—前336在位），富有才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使马其顿成为强大的国家，为后来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东征奠定了基础。

言，语言朴实，不作修饰，或是为葬礼撰写的挽词，它们与赞颂性演说完全不相符合。但是不管如何，因为有时候还得利用这种演说类型，有时候甚至还得撰写，例如盖尤斯·莱利乌斯为昆图斯·图贝罗^{〔1〕}撰写的赞辞，颂扬其舅父阿非利加努斯，或者例如我们自己也可能为颂扬某些人时，便仿效希腊习俗，撰写颂辞。因此让我们也来谈谈这个方面。

“很显然，人的有些方面是值得羡慕的，有些方面是值得称赞的。世系、容貌、力量、权力、财富等这些由命运赐予的外在的或属于身体的礼物都不值得真正的称赞，那种称赞被认为惟有美德才应得到。但是不管如何，由于德性特别表现在对上述各个方面的有节制的使用，因此在赞颂性演说里也应该谈到自然和命运赋予的这些礼物，其中最应该称赞的是拥有权力时不傲慢，拥有钱财时不强横，不由于幸运而对他人盛气凌人，从而使人觉得权力和财富赋予人们的不是为行为的傲慢和欲望的满足提供条件和可能，而是滋养高尚和节制。至于德性，其自身便是值得称赞的。并且若是没有它，任何事物便不可能受到称赞，不过它也分成许多方面，其中有的比其他的更适合称赞。事实上，有些德性是这样的，它们表现于人们的秉性，如亲切和好作善事，另一些则表现于智慧的能力、心灵的伟大和力量。就这样，对于宽厚、公正、慈善、诚信、面临普遍危险时表现出的勇敢的称赞，人们都很乐意听，因为所有这些德性被认为于其说对于具有这些德性的那些人本身有益，不如说对于整个人类是有益的。至于说到睿智、那视人间一切事物为渺小和毫无意义的心灵之伟大、智

〔1〕 昆图斯·艾利乌斯·图贝罗，小斯基皮奥的姊妹艾弥利娅的儿子，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奥斯的门生，天文学家，但口才欠佳。关于盖尤斯·莱利乌斯参阅本书第一卷，35及注。

慧的某种思考能力以及雄辩本身，它们能够不亚于前一类地令人惊异，但是激起的愉快却要小，因为很显然，我们通常更赞颂和尊敬那些我们称赞的人，而不是那些我们当面称赞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赞颂性演说也应该谈这类德性，因为人们不仅喜欢听称赞德性中能引起他们愉快和高兴的那些方面，也喜欢听德性中那些令人惊异的方面。

八十五

“因为每种德性都有自己一定的责任和义务，每种德性都应有属于自己的特有的称赞，因此例如当称赞公正时，就必须说明被称赞之人究竟诚信地、公正地以及恪守类似的某种义务地做了些什么。同样，在其他情况下，行为必须与相应的德性的性质、意义、名称相符。最受欢迎的称赞是对那些由勇敢的人们显然并无好处和奖赏而作出的事情的称赞。当为完成这些行为甚至还包含巨大的艰辛和危险的时候，那么这些行为更为称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为这类行为叙述时最便于修饰，听起来也最令人愉快。要知道，杰出之人特有的德性正是这样一种德性，这种德性有益于他人，而对他自己却充满或是艰辛，或是危险，或者起码是无偿的。通常应该受到高度称赞和钦佩的显然还有以巨大的忍耐承受逆境，不被命运的打击摧垮，在严峻的处境中仍能保持尊严。同时，下述各方面也可以给人物增添光彩：获得的尊荣，凭美德赢得的奖赏，受到人们称赞的行为，此外还有不朽的神明的意愿，它通常被视为人物的幸运而受称赞。作为受称赞的业绩应该选择那些或因其伟大而显著者，或因其新颖而表现独特者，或由于其性质而独一无二者。要知道，凡微小的，普通的，一般的行为通常都不会引起人们的钦佩和称赞。与其他的杰出人物进

行比较在赞颂性演说中也是非常好的。关于这种类型的演说我想说得比答应得要详细一些，这并不是因为由于它有益于我在整个谈话中一直谈到的法庭演说，而是为了让你们看到，如果赞颂性演说也是演说家的义务的一部分——其实对于这一点谁也不会否认，——那么演说家就应该研究各种德性，因为不这样做，就不可能作任何赞颂性演说。很显然，若是需要进行谴责，则必须从 349 与这些德性相反的恶习中推导规则，并且也很清楚，正如不了解各种德性便不可能确切地、充分地赞颂杰出的人物那样，没有对各种恶习的了解，便也不可能充分尖锐地、严厉地揭露、谴责邪恶之徒。为了进行赞颂和谴责，我们常常需要利用各种类型的事件作为材料来源。

“你们已经知道我在寻找证据和安排证据方面的看法，现在 350 我还想说说记忆，以便克拉苏斯能够比较容易地、无须再谈其他方面地专门阐述演说辞的修饰问题。”

记 忆

八十六

克拉苏斯说道：“请你继续谈吧。要知道，我很希望能看到你最后终于被揭去那些用来作伪装的遮盖，完全显露出你作为一位众所周知的行家的本来面貌。至于说到你可以说没有给我剩下什么，或者说剩下的很少，那你做得非常好，我非常感激你。”

安托尼乌斯说道：“我将留给你的究竟是多少，这完全在你的 351 掌握之中。要知道，要是你愿意诚心地对待这件事，那么我留给你的便会是全部。但是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对待它，那么你就看着办吧，看怎样能使这些朋友感到满足。”

安托尼乌斯接着叙述道：“我自己并不像特弥斯托克勒斯那样富有才能，以至于更希望掌握遗忘技能而不是记忆技能。我非常感谢著名的克奥斯岛人西摩尼得斯，传说他首先创立记忆科学。据说有一次西摩尼得斯在特萨利亚的克拉农城的斯科帕斯那里用晚餐，斯科帕斯富有而高贵，他作诗颂扬斯科帕斯，按照当时诗人的习惯，在诗里进行美化，用了很多篇幅叙述关于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的故事。^{〔1〕}斯科帕斯是个非常不文明的人，粗暴地告诉西摩尼得斯，称他为那首诗只付给他一半约定的酬金，剩下的一半如果他觉得可行，他可以去向廷达瑞奥斯的儿子们索讨，因为他们在诗里受到同等的颂扬。据说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西摩尼得斯，说门口站着两个年轻人，很想见见他。西摩尼得斯站起身来，走了出去，但没有看见任何人。正在这时，斯科帕斯在里面用餐的那座屋子塌了，斯科帕斯本人及其亲属一起被压在废墟里丧了命。当他的朋友们想安葬他们，但怎么也无法把被压得面目俱非的他们辨认的时候，据说西摩尼得斯由于记得他们每个人用餐时的位置，因而把他们一个个指认了出来，进行安葬。据说这件事情使他发现，次序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能使记忆明朗。因此，那些在这方面锻炼自己的才能的人应该记住位置，在心灵里想像那些想记住的事物，并且把它们安排在那些位置上。这样可以说，位置的次序保持事物的次序，事物的样式则指出事物本身，我们如同利用蜂蜡地利用位置，如同利用文章地利用形象。

〔1〕 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希腊人称之为波吕丢克斯）孪生，海伦的兄弟。按较为古老的说法，他们是斯巴达王廷达瑞奥斯和勒达的儿子，按后来流传的说法，卡斯托尔是廷达瑞奥斯的儿子，凡人，波吕克斯是宙斯的儿子，常生不死。

八十七

“难道我还要继续说明记忆对于演说家有怎样的好处，有多大的效用，有多大的力量吗？说明记忆能够保持我们在准备案件过程中知道的一切，我们考虑的一切，记忆能够把我们的所有思想固定在心灵里，记忆能够保持所有我们已经记录的材料吗？说明如此认真地聆听你为之辩护的人或你需要进行辩驳的人的发言，以至于似乎他们不是把他们的发言传进你的耳朵，而是铭刻在你的心灵里吗？因此，只有那些记忆力旺盛的人才知道，他们将要说什么，说多少，怎样说，应该回答什么，什么应该保留，也只有他们能记得他们以前承接的案件中的许多事情，记得从其他案件中听到的许多事情。由此我确实认为，自然也是这一礼物的第一源泉，就像我在前面谈到的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不过整个演说术无论是作为科学的影像也好，或是科学的类似物也好，它具有这样的能力，它不能孕育、产生一切在我们的天性里不存在的任何东西，而只能发育、生长在我们身上已经发育、产生的东西。但是不管如何，可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具有如此敏锐的记忆力，以至于无须对事物进行安排和标注，便能记住所有的词语、名称和想法；也没有哪一个人会如此迟钝，以至于实践和练习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帮助。事实上，不管是西摩尼得斯，或其他任何发现这种科学的人，他们都明智地注意到这样一点，那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铭记最深刻的是那些由感觉转达和烙印的东西，而我们最敏锐的感觉是视觉。因此，如果事物由耳朵和思维接受，并由双眼转达给心灵，那么它们便最容易被心灵记住。一定的形式、形象和形状能够表示那些不可见的、视力判断不可达到的事物，我们也这样好像注视着认识那些难以由思维理解的东

西。但是，这些形象和物体也必然像所有可见的事物那样，有一定的处所，因为物体没有存在的位置是不可理解的。因此，对于这些众所周知的、极其普通的问题，我无须作烦琐冗赘的说明。需要设想许多地方，它们是明显的，清楚的，互相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而需要的形象则是要生动的，激烈的，清晰的，要能迅速地在心灵里显现，铭刻于心灵。下述手段能够达到这一点：练习，习惯即由练习而形成，例如相似的词语转换，变化格的结尾或者由属变成类，以一个字词的形象表达整个的思想，如同技能高超的画家那样，以形象的多样性区分方位。 358

八十八

“词语记忆法对于演说家不太必要，它主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形象。要知道，存在许许多多的词语，它们如同肢节，连接语言的各个部分，^{〔1〕}它们与任何东西都不相像，因此我们必须为它们构思形象，永远使用。事物记忆法是演说家特有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合理地安排物象来加强记忆，借助形象表达思想，借助位置表达次序。 359

“无知的人们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形象使记忆不得不承受重负，并且使天性本身能够记住的东西变模糊。要知道，我曾经见过一些杰出的，可以说是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的人，在雅典见过卡尔马达斯，在亚细亚见过墨特罗多罗斯·斯克普西乌斯，^{〔2〕}据说此人现在还活着，他们两人都说，凡他们想记忆的东西，他们都以形象记录在心灵的一定的地方，有如用字母书写 360

〔1〕 指前置词（介词）和连接词。

〔2〕 参阅本书第一卷，45 及注。

在蜡板上那样。因此，若是存在什么天生的记忆，那是不可能靠练习创造出来的，但是要是它隐匿着，那么是可以把它召唤出来的。

结束语

“这就是我的谈话，相当长，但愿不会令你们觉得我太厚颜无耻！不过起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不太谦逊，既然不仅有你在场听讲，卡图卢斯，特别是还有你，卢基乌斯·克拉苏斯，在场听讲，我就演说术原理问题如此夸夸其谈，这或许是因为你们年轻人不太令我羞惭。不过你们定然会原谅我，只要你们想到，是什么原因促使我现在作这样一篇实难胜任的长篇谈话的。” 361

八十九

卡图卢斯说道：“不，现在我以我自己和我的兄弟的名义回答你，我们不仅宽恕你，而且非常敬重你，感谢你。我们不仅深刻感受到你的温和亲切和平易近人，而且深深钦佩你那丰富、渊博的学识。不管如何，我觉得自己终于达到一点，即摆脱了往日的巨大错误，不再对我和其他许多人通常一向感到惊奇的事情感到惊奇，^{〔1〕}那就是你在进行诉讼时如此非同寻常的技能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我原以为你没有费心于这些原则，现在我看到，你非常认真地研究过它们，到处收集材料，形成丰富的学识，对其中一些凭自己的经验进行修正，对另一些则予以肯定。此外，我还佩服你的演说才能，并更赞赏你的德性和勤奋，同时我还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这样一个观点得到认同，即没有经过极其 362 363

〔1〕 参阅本卷，59。

深入的研究，没有付出极大的辛劳，没有极其广博的学识，任何人永远也不可能赢得睿智和雄辩的赞誉。至于你说要我们宽恕你，我们既然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发表了这样一篇谈话，那又从何说起？要知道，除了你希望满足我们和这些如此认真地聆听你讲述的年轻人的愿望外，还能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我一直希望不要给克拉苏斯留下任何借口，拒绝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因为我对此有所感觉，他或是由于谦虚，或是由于不愿意，要知道，我不想说这样一位可亲的人是由于傲慢。事实上，他能够说出什么理由呢？说自己是卸任执政官，担任过监察官？我也有同样的理由。援引年龄？然而他比我还小四岁。说自己不谙熟这一问题？然而我很晚地、匆匆地掌握的东西，如常言称附带地获得的东西，他对它们却是从少年时期起便极其认真地，从那些最富有学识的人们那里获得的。至于能力，我更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没有人能和他相比拟。要知道，当我发表演说的时候，任何一个听众从没有如此瞧不起自己，以至于认为自己不可能比我演讲得更好，或者起码是和我等同，然而当克拉苏斯发表演说的时候，没有哪个人会如此自命不凡，相信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像他那样出色地演讲。因此，克拉苏斯，为了不让这些如此杰出的在座的人白白前来，让我们终于也能听你讲论。” 364

九十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就算像你说的那样，安托尼乌斯，尽管事情远不是那样，难道你今天给我或其他任何人留下了什么可以说的？亲爱的朋友们，让我说说我的真实想法。我曾经经常听那些学识丰富的人——，我怎么能说“经常”？不，只能说“有 365

时候”，因为我来到罗马广场时还是一个孩子，并且从没有比我的财政官任职期^{〔1〕}更长地离开那里，因此我怎么能说“经常”呢？不过尽管如此，正如我昨天说过的那样，我在雅典时聆听过那些最富有学识的人的讲演，在亚细亚聆听过你们那位墨特罗多罗斯·斯克普西乌斯的讲演，当时他谈的正是这些问题。不过我确实觉得，还从来没有哪个人采用这种谈话方式，比今天安托尼乌斯谈得更丰富、更仔细。然而甚至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即使我发现有什么被安托尼乌斯遗漏了，我也不会如此粗俗，如此没有修养，以至于作难他，尽管我知道那是为了满足你们的愿望。”

这时苏尔皮基乌斯说道：“这样说来你是不是给忘了，克拉苏斯，安托尼乌斯和你曾经作过分工，他阐述演说家常用的手段，给你留的是加工和修饰？” 366

克拉苏斯反驳道：“首先，谁允许安托尼乌斯进行划分，并且让他挑选他自己希望的那一部分的？第二，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当我非常满意地听他阐述的时候，我觉得他关于这两个方面都一起讲了。”

科塔说道：“事实上，他并没有涉及演说辞的修饰，也没有谈演说辞的那种特有的品质，正是由于那种品质，演说术才有了这样的名称。”

克拉苏斯说道：“这就是说，安托尼乌斯把词语部分留给了我，他自己说了对象本身。”

这时凯撒说道：“如若他是把更为困难的部分留给了你，那么我们会非常希望听你解说；如若他是把比较容易的部分留给了你，那你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367

卡图卢斯说道：“什么？你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今天留在你

〔1〕 参阅本书第一卷，45及注。

这里，你会满足我们的要求，难道你认为无须信守自己的承诺？”

这时科塔微笑着说道：“克拉苏斯，我也许可以对你让步，但是请你当心，卡图卢斯可能会提出诚信问题，这是监察官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你当心不要做什么有辱一个曾经出任过监察官的人的身份的事情。”

克拉苏斯说道：“好吧，就按照你们的意思办。不过我觉得现在正是时候，我们应该站起来，稍许休息休息。待到午后，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合适，我们再继续谈话，并且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也可以把谈话移到明天。”

这时大家说，很希望或是随即就开始，或是午后开始，只是希望能尽快地听他讲述。

第三卷

引言：克拉苏斯之死

一

亲爱的昆图斯，当我正准备着手写这一篇谈话，并且把克拉苏斯在安托尼乌斯谈话之后发表的这篇谈话作为这第三卷的内容的时候，令人心酸的回忆勾起了我心中昔日的哀痛和悲伤。要知道，就在这卷书中谈到的那一天刚过去十天，卢基乌斯·克拉苏斯和他那理应永远活在世上的才能、慈善的心灵和高操的德性被突然降临的死亡熄灭了。^{〔1〕}据说当他在舞台演出的最后一天^{〔2〕}回到罗马时，有一篇演说使他非常激动，显然那是菲利浦斯在民会上发表的演说，声称需要考虑设立另一个委员会，他自己已经无法同这个元老院一起管理国家，9月伊得日^{〔3〕}清晨，在德鲁苏斯的召集下，克拉苏斯和元老们来到元老院会议厅。在那里，德鲁苏斯在对菲利浦斯发了许多怨言后，向元老院报告了执政官在民会上对元老阶层做的严厉的抨击。正如我经常从富有智慧的

〔1〕 克拉苏斯卒于公元前91年9月19日。

〔2〕 指罗马大节期间的戏剧演出，“最后一天”应是9月12日。

〔3〕 指9月13日。

人们那里听到的那样，当克拉苏斯就某个问题在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后发表演讲时，人们总是觉得他从来没有演讲得那么好过，然而这次大家一致认为，要是以往克拉苏斯演说总是超过所有其他的人，那么在那一天他甚至超过了他自己。克拉苏斯为元老院遭遇的不幸和孤苦哭泣，元老院的传统尊荣遭到这位本应如善良的父亲或忠实的庇护人，现在却像一个邪恶的强盗的劫掠。其实这确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他在用恶毒的计谋破坏了共和国之后，现在又想使国家失去元老院。

菲利浦斯是一个狂暴、能言善辩之人，特别是一个好激烈地反击的人，在他受到克拉苏斯的烈火般的严词抨击之后，他按捺不住，怒不可遏，企图以课以罚金^{〔1〕}来制止克拉苏斯说话。据说在这种情况下，克拉苏斯有如受神灵感召似的滔滔不绝地慷慨陈词，宣布他也不承认那个不把他作元老对待的人为执政官，说道：“当你把整个元老阶层的全部威望当作罚金，并且想在罗马人民面前取消这种威望的时候，你以为能够用这样的罚金把我吓住吗？如果你想制服卢基乌斯·克拉苏斯，你不应该剥夺他的这些东西；你应该割掉他的舌头！不过即使你割掉了他的舌头，只要我仍然活着，我的自由精神仍会制止你的专横。” 4

二

正如大家知道的，当时克拉苏斯以巨大的热情、智慧和力量继续说了许多话，他的意见得到元老院会议的赞同，极其合适、有力地說道：“罗马人民应该充分地相信，元老院从没有疏于对国家的关心和忠诚。”他的这一意见被作为元老院决议记录，记 5

〔1〕这是对在元老院会议上行为失检的元老的一种惩罚性措施。

录时他本人也在场。

这位天才人物的声音和演说就像是天鹅的歌声，^{〔1〕}在他故去后我们曾经去到元老院，瞻仰他最后一次站过的地方，似乎期待仍然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听说，在他作讲演的时候，他感到肋部疼痛，出了许多汗。在他由此而浑身打颤以后，他带着高烧回到家，第七天时卒于肋部疼痛。

啊，人们的期望多么不可靠，幸福多么短暂！人们的追求多么虚茫！它们常常会在中途被粉碎，遭毁灭，或者是在尚未能见到港湾时便在途中被覆没。事实上，当克拉苏斯让自己一直忙于追求政治功名的时候，他在这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能恪尽责守，富有才华，而不是力图追求最高阶层的利益或担任国家职务可能带来的荣耀。但是就在他履行职务的第一年，^{〔2〕}就在人们的普遍赞誉使他可以达到最高威望的那一年，死亡打破了他的一切期望和他对未来生活的全部构想。

这件事情令他的朋友们悲痛，令国家伤心，对于所有高尚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但是随后国家发生了那样一些灾难，以至于令我记得，不死的神明们不是夺去了卢基乌斯·克拉苏斯的生命，而是恩赐给了他死亡。他没有看见被战火熊熊燃烧的意大利，^{〔3〕}没有看见元老院受到的憎恨，没有看见国家最富有威望的人们遭受可耻的犯罪控告，^{〔4〕}没有看见女儿的悲恸，女婿遭放逐，^{〔5〕}没有看见盖尤斯·马略无比凄惨地逃跑，没有看见他返

〔1〕 古希腊罗马人认为，天鹅会歌唱，但只是在临死前才歌唱。

〔2〕 指公元前92年克拉苏斯担任监察官。

〔3〕 指公元前91年—前87年间的意大利同盟战争。

〔4〕 指按瓦里乌斯法以叛国罪审判激起意大利同盟城市进行战争的元老们。

〔5〕 “女儿”指克拉苏斯的长女利基尼娅，嫁给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纳西卡，后者是昆图斯·瓦里乌斯·伊布里达迫害的牺牲品。

回后许多人遭杀戮，最后，没有看见这个在各方面都变了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处于最繁荣的时期，他曾在荣耀方面远远地超过了所有的人。

其他参加谈话的人们的命运

三

由于我涉及到了关于命运的力量和变幻的思想，为了使我的说明不会离题太远，我将差不多只限于说说那些参加我准备叙述的这篇谈话的人。事实上，当人们回想起那些同他作了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交谈的人们的结局时，有谁不会合理地认为卢基乌斯·克拉苏斯的那种经常被许多人哭悼的死亡是幸福的呢？不妨让我们回忆回忆昆图斯·卡图卢斯，一个杰出得在一切方面都为人称道的人，尽管他恳求的不是想让自己保住往日的身份，而是放逐和逃跑，但是他却被迫自杀而死。在那座演讲台^{〔1〕}上，就是马尔库斯·安托尼乌斯曾经作为执政官，站在上面无比坚定地维护国家的那座演讲台，曾经作为监察官，用战利品装饰的那座讲台，却摆上了他的头颅，那颗曾经挽救过许多公民的生命的头颅。在距他的头颅不远还摆上了被埃特鲁里亚朋友^{〔2〕}无耻地出

〔1〕 演讲台指罗马广场的演讲台。“演讲台”原文是“船首”（rostra），用公元前338年罗马人占领安提乌姆时俘获的敌方船首作装饰。

〔2〕 此人名叫塞克斯提利乌斯。安托尼乌斯曾为他的一个案件作过辩护。参阅瓦勒利乌斯·马克西穆斯的《著名言行辑录》，V，3，3。

卖的盖尤斯·尤利乌斯的头颅和他的兄弟卢基乌斯·尤利乌斯^{〔1〕}的头颅。克拉苏斯没有看见这些，因此可以说，他与共和国一起生存，也与共和国一起殒没。他没有看见自己的亲属、心灵无比高尚的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2〕}自杀，没有看见自己的同僚、大祭司^{〔3〕}的血溅满维斯塔的圣像。由于他对国家的情感，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盖尤斯·卡尔博也在那一天被凶残地杀死也定会令他感到悲伤。¹¹〔4〕他没有看到当时宣称要追随克拉苏斯的那些年轻人骇人而可怜的结局。其中盖尤斯·科塔，克拉苏斯离去时正值韶华之年，但在克拉苏斯去世后不几天便由于遭人忌恨而无法谋求保民官职务，后来没有过几个月又遭放逐。再看苏尔皮基乌斯，他也陷入了那种憎恨的烈焰，在担任保民官之后，立即开始剥夺那些他在未担任职务前曾与其处于非常亲密的友谊之中的人们^{〔5〕}的一切职务，从而尽管他在演说方面已经享有极高的声誉，但后来还是用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轻率受到惩罚，国家也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我认为，克拉苏斯啊，是神明的意愿让你活着既光彩，故去¹²

〔1〕 卢基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卒于公元前87年），公元前90年任执政官，同盟战争期间曾指挥在南意大利的作战行动，通过了赋予拉丁人和同盟者公民权的尤利乌斯法，公元前89年与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一起任监察官期间，曾把第一批意大利人注册为罗马公民。他在马略返回罗马后遇害。

〔2〕 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约公元前106年任平民保民官，曾通过反奢侈法，公元前97年任执政官，公元前89年与卢基乌斯·尤利乌斯·凯撒一起任监察官。公元前87年曾参加保卫罗马，反对马略的斗争，失败后遇害。

〔3〕 指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

〔4〕 盖尤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阿尔维纳（卒于公元前82年），盖尤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之子，家族中惟一个支持贵族派的人。克拉苏斯的反对者，内战中支持秦纳，可能后来由于转而支持苏拉，根据小马略的命令，被布鲁图斯·达马西普斯处死。克拉苏斯主要憎恨他政治上的动摇倾向。

〔5〕 指贵族派人士，特别是昆图斯·庞培·鲁孚斯，公元前88年任执政官。

又适时。要知道，若是命运采用什么办法使你避免了无情的死亡，那你或者由于自己的德性和心灵的坚定，将不得不接受内战的暴虐，或者若是命运用什么办法让你避过了残酷的死亡，那它将会使你不得不亲眼看见祖国被埋葬，并且不仅邪恶之徒们的统治会使你忧伤，而且高尚的人们的胜利也会使你伤心，因为那胜利包含着公民们遭杀戮。^{〔1〕}

四

亲爱的昆图斯，每当我想起我刚才谈到的这些人的遭遇和我们自己由于对国家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估量的爱而经受和体验过的那些灾难时，我常常想，你的看法确实是正确的，明智的，因为你看到无比杰出的人们和无比高贵的公民们经受了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毁灭性的灾难，总是劝阻我不要参与一切虚幻的追求和斗争。不过既然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成为过去，同时我们付出的巨大辛劳业已获得巨大的奖赏而得到补偿，那现在就让我们去寻找安慰，一种不仅能使我们在无忧烦中感到愉快，而且即使我们处于忧烦中也会有益于我们的慰藉，回忆卢基乌斯·克拉苏斯留给后代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谈话，对他表示我们尽管可能与他的才能不相称，但起码是尽我们可能，他也理所应得的谢忱。

要知道，柏拉图的著作诚然令人赞叹，在那些著作里差不多都是由苏格拉底讲论，但当我们随便哪个人阅读他的著作的时候，尽管那些作品写得非常富有灵感，然而我们仍然觉得，实际上的苏格拉底在某个方面要高于书中的描写。因此我强烈地请

〔1〕 指苏拉独裁和对反对派的迫害。

求，当然不是请求你，因为你对我的著作总是给予很高的评价，而是请求其他人，那些可能会拿起这几卷书阅读的人能够想到，实际上的克拉苏斯在某个方面也要高于我们的叙述。我自己没有参加那次谈话，是盖尤斯·科塔向我转述了那次讨论的一般情况和内容，我写作时则在叙述他们的谈话时尽可能地对我们知道的两位演说家所属演说类似的基本特点本身进行模仿。因此，如果有人从通常的观点出发，认为安托尼乌斯的语言比我们叙述的更枯燥，或者克拉苏斯的语言比我们叙述的要丰富，那这只是表明，他属于那些或者没有听过这两位演说家的演讲，或者无能力评鉴他们的演说的人之列。事实上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他们两个人不仅在潜心、才能和学识方面超过所有的人，而且他们在各自的演说类型方面也是最完美的，以至于在这里安托尼乌斯的演说并不缺少修饰，而克拉苏斯的演说在这方面也并不有什么多余。 16

恢复谈话

五

就这样，交谈的人们在中午前散开，以便稍作休息，据科塔说，他立即发现，克拉苏斯在整个中午都在紧张、认真地进行思考，并称他清楚地知道，克拉苏斯在准备演讲时会有怎样的表情，他常常看到克拉苏斯在为重要的案件进行思考时怎样凝神注视，因此当其他人正在休息，他来到克拉苏斯在卧榻上躺着的那间内室，看到克拉苏斯正沉浸于思考时，就立即退了出来，从而差不多有两个时辰是在寂静中度过的。 17

后来时间已是下午，大家便来到克拉苏斯那里，尤利乌斯首

先说道：“怎么样，克拉苏斯，我们可以继续谈话吗？尽管我们只是来提醒你，而不是来强求你。”

这时克拉苏斯回答说：“难道你们以为我是一个如此不明事理的人，以至于想长时间不尽如此重要的义务？” 18

尤利乌斯说道：“那么我们去哪里？去园子中心好吗？要知道，那里非常荫蔽而凉爽。”

克拉苏斯说道：“很好，因为那里有一些座位，非常适合于我们的谈话。”

大家对此都表示赞同，于是来到林荫处，在那里坐下来，期待着聆听讲演。

克拉苏斯：内容和风格、材料和形式不可分离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你们的友好的期望和你的，安托尼乌斯，平易近人剥夺了我回避的可能，尽管我那样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虽然安托尼乌斯对我们的讨论进行了划分，他自己承担了属于应由演说家讲演的那些方面，^{〔1〕}把应该如何修饰演说辞留给了我，让我进行说明，然而他这是把本是不可能分开的东西进行了划分。要知道，当任何一篇演说辞都是由内容和语言组成的时候，如果你取消了内容，语言便不可能有存在的基础，同样，如果你排除了语言，内容便会失去光泽。在我看来，古代的那些名人们用心灵更深刻地领悟而见到的东西比我们用智力可能理解的东西要远远多得多，他们认为，一切存在，无论是在我们之上的或者在我们之下的，都是统一的，由惟一的力量与自然和谐地联系在一起。要知道，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事物，它或者可以脱离其他的事物而独自存在，或者其他事物即使没有它也可以保持自 20

〔1〕 指内容。

身的力量和永恒性。

六

“如果这种说法似乎超过了人的感觉和思想可能理解的深度，²¹那么还有柏拉图的正确，而且你，卡图卢斯，也是很熟悉的论述：整个涉及这些人性的和自由科学的知识由一种联结纽带相联系。^{〔1〕}因为只要一认识到那种能够理解事物的原因和后果的学说的本质，便可以立即发现所有科学理论的可以说某种一致和和谐。如果这对于我们这些大地造物可能观察到的东西也显得是²²过深的话，那么我们起码应该知道和理解我们所接受、承认和从事的事情。

“事实上，有一点我昨天曾经说过，安托尼乌斯在上午的谈话中也曾经多次指出过，那就是演说术是统一的，不管在什么方面，什么范围里使用它。要知道，不管谈的是关于天空的本质，²³还是大地的本质；不管是关于神的本性，还是人的本性；不管演说是从较低的位置，还是从平等的位置，或是从较高的位置；^{〔2〕}不管是为了鼓励人们，还是为了教诲人们，或是劝阻人们，或是刺激人们，或是安抚人们，或是激动人们的情绪，或是平息人们的情绪；不管演说是对不多的人，还是对许多人；不管演说是在外人中间，还是在朋友中间，或是自言自语；这就使演说辞形成许多支流，但是源泉却是同一的；并且不管它流向哪里，它总是

〔1〕 见柏拉图的《法律篇》，992a。

〔2〕 “从较低的位置”指在法庭上，辩护人在法官们的坐位前发表演说。“从平等的位置”指在元老院里发表演说，演讲时或是坐在位置上，或是站在元老们中间。“从较高的位置”指在民会上发表演说，演说者从讲台上向大家发表演讲。

伴以同样的装备和修饰。

“但是由于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点，即不仅对于普通民众，
甚至对于受过一些教育的人们来说，在他们不可能一下子了解整个对象的时候，若是把对象分切，或者说分割成部分，他们便会比较容易理解，同时有如不可能让身体与心灵分开一样，他们也不可能把词语和内容分开，使它们各自还能不遭灭亡地继续存在，因此我的谈话内容不会超过向我提出的那些方面。我将只是简略地说明：如果没有构想出，并且明确地形成思想，便不可能找到必要的词语修饰；如果没有词语照亮，任何思想也不可能闪烁光辉。不过在我开始谈论我认为一些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装饰演说辞，使演说辞充满光彩之前，我想首先简单地说说我对演说术的一般看法。 24 25

在任何技艺中，其中包括在演说术中，都存在不同的风格，但它们都能给人们带来愉快

七

“在我看来，自然界中任何事物本身都包含许多互相区别的单个事物，然而那些单个事物又都同样值得人们重视。例如我们凭耳朵可以听到许多声音，尽管它们都能使我们感到愉快，但是它们常常又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至于令人觉得最后听到的那种声音是最令人愉快的。又如我们通过眼睛能够看到可以说无法胜计的优美形象，它们使我们如此地着迷，但是又是以不同的样式使我们感到愉快。使其他感觉感到快乐的美好的东西也是各式各样的，以至于很难断定它们之中究竟哪一种最令人愉快。

“存在于事物本身中的这种特性也可以应用于艺术。雕塑艺 26

术是一致的，其中米隆、〔1〕波吕克利托斯、〔2〕吕西波斯〔3〕最为杰出。他们互相区别，然而你又不愿意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是另一个样子。绘画艺术的原理也是统一的，尽管泽克西斯、〔4〕阿格拉奥丰、〔5〕阿佩勒斯〔6〕互不一样，但是他们中没有哪一个人会令人觉得他在自己的艺术中缺少点什么。尽管这种特点存在于这些可以说是无声的艺术里令人感到惊异，然而它存在于演说和语言中又是多么更加令人惊异啊！虽然它们的意思和词语是一样的，然而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别。这并不是说有些人应该受指责，而是那些应该受到称赞的人受称赞的是各自不同的方面。这一点首先在诗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和演说家关系最接近：恩尼乌斯、帕库维乌斯和阿克基乌斯〔7〕互相之间多么不一样，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互相之间也

27

-
- 〔1〕米隆（约生活在公元前480—约前445年间），埃琉特赖人，希腊著名雕塑家。最著名的作品有《掷铁饼者》、《雅典娜和马尔西阿斯》等，创作原则以讲究结构和谐著称。
- 〔2〕参阅本书第二卷，70及注。
- 〔3〕吕西波斯（公元前4世纪），西库昂人，希腊最著名的雕塑家之一，主要作品有亚历山大像、赫拉克勒斯像、宙斯像、波塞冬像等，以表现人体的普遍美著称。
- 〔4〕泽克西斯（公元前5—前4世纪后半期），意大利赫拉克勒亚人，古希腊最著名的画家之一。他对绘画艺术的重大贡献在于被认为发现了明暗规则，因而特别受到自然主义者的称赞。
- 〔5〕可能指小阿格拉奥丰，波吕格诺托斯之子，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其同名祖父也是画家（生活于公元前6—前5世纪）。
- 〔6〕阿佩勒斯（公元前4世纪），科洛丰人，古希腊著名画家，追求自然性和创造性相结合，主要作品有《格拉提娅》、《阿尔特弥斯》和《阿佛罗狄忒从海中诞生》等。
- 〔7〕卢基乌斯·阿克基乌斯（约公元前170—约前85），古罗马悲剧家，帕库维乌斯的朋友，受到德基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卡勒库斯的庇护，公元前1世纪时被誉为古罗马最伟大的悲剧家。

是多么不一样，虽然他们可以说受到同等的称赞，尽管他们的作品属于不同的类型。

“现在请你们看看这些人，让我们仔细观察观察他们，分析 28
分析他们的才能，他们作为演说家在倾向和自然本性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差异。伊索克拉特斯甜美，吕西阿斯简明，希佩里得斯敏锐，埃斯基涅斯洪亮，狄摩西尼富有力量。他们之中有谁不杰出？然而他们之中又有谁同其他人相近似？阿非利加努斯庄重，莱利乌斯温和，伽尔巴严厉，卡尔博流畅而悦耳。他们之中有谁在自己的时代不是最杰出的？然而他们每个人只是在他自己那种类型方面是最杰出的。”

八

“当我可以利用现今的，甚至现在仍然活着的人们作为例示 29
时，我为什么要努力搜寻古代的例子呢？难道我们什么时候听到过比这位卡图卢斯的演说更令人愉快的演说吗？他的演说辞如此纯净，以至于令人觉得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会讲拉丁语；他的演说辞如此庄重，既表现出特有的尊严，又蕴含着温和和优美。还用详述吗？当我听他演讲的时候，我通常总是考虑，如果给他的演说辞作些什么补充，或是作些什么改动，或是作些什么删削，那么他的演说辞便会受到损害，变得不那么完美。我们这位凯撒难道不是补充了某种新型的演说方式，引进了一种可以说是独特的 30
演说类型？除了他以外，难道有谁什么时候可以说是喜剧性地叙述悲剧性的事情，闲静地叙述忧伤的事情，欢快地叙述严肃的事情，以一种戏剧性的雅致叙述诉讼问题，并且是如此地巧妙，使得宏伟中包含笑谑，庄重中包含幽默？这里在座的还有两位差不多是同龄人苏尔皮基乌斯和科塔。有谁比他们互相如此更不相 31

似？有谁像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如此杰出？他们两个人中科塔周密、精致，阐述问题时语言独特、相称，总是能够紧紧抓住案件的实质，善于敏锐地看出应该向法官证明什么，从而放弃其他的证据，把全部思想和发言都集中在那上面。苏尔皮基乌斯则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心灵冲击力，声音饱满、洪亮，举止有力，动作尊贵，语言庄重、丰富，以至于令人觉得自然只使他如此充分地具备了从事演说需要的各种特质。

九

“现在我再说说我们自己，因为我和安托尼乌斯常被人们拿来作比较，以至于在人们谈话时我们似乎是被召去接受某种竞赛评判。有什么像我和安托尼乌斯在演说方面如此不一样？尽管他是一位不可能有人比他更杰出的演说家，我却经常被人们用来和他作比较，虽然我对自己并不满意。你们知道安托尼乌斯的演说具有怎样的特点？他的演说辞大胆，激烈，手势坚定有力，防守坚固，各个方面都有围墙护卫，尖锐，辛辣，清晰，认真考虑每一个问题，体面地退却，尖锐地追击，威胁，请求，内容丰富多彩，我们聆听时从不会感到满足。至于说到我，不管我在演说方面怎么样——因为你们觉得我也可以归入某种行列，——不过我与他那种演说类型相距甚远。我的演说是怎么样的，这不在我议论的范围之内，因为任何人都很少认识自己，很难评判自己。不过不管如何，我与安托尼乌斯的区别可以理解为：其一，我的动作比较克制；其二，我通常结束时差不多仍然回到开始时停留的地方；其三，我总是更加费心，更为注意地选择词语，而不是内容，因为担心如果词语即使稍许有平庸，那也会有负听众默默的期待。即使在我们现在在座的人们之间，甚至也存在那么多差

别，存在那么多各个人特有的特点，在这种多样性中较好的和较差的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由于能力，而不是由于类型，一切在自己的类型中属于完美的东西通常都会受到称赞，这时如果我们对现今在世的和往日故去了的演说家进行考察，你们会产生怎样的想法？难道不是这样吗？有多少演说家，就会发现差不多有多少演说类型。

“从我刚才的议论中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存在几乎可以说是无法胜计的演说样式和形态，它们看起来不相似，然而各自本身又很令人称赞，那么便不可能把这些互相存在差异的对象用同一些规则来概括，纳入一种教育体系。事情当然不是这样，这就要求那些培养和教育他人的人要特别注意，每个人的天性最可能把他引向哪里。事实上我们看到，由同一所可以说是学校，由那些在各自的独特方面非常杰出的行家和师长们培养出来的门生们互相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然而又都值得人们称赞，当导师的教育能够适应每个人的天性的时候。我们不谈其他的科学，在这方面伊索克拉特斯的话可以说是最好不过的例子。这位杰出的师长曾经说，他通常对埃福罗斯用马刺，对特奥蓬波斯用马嚼。因为在他们两个人中，一个缺乏节制，他要抑制他语言大胆狂妄，而另一个则缓慢而似乎显得羞怯，他需要鼓励他。他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一样的人，而是给一个人补充足够的东西，从另一个人那里去掉多余的东西，以便足以能够使他们每个人身上确实具有自然允许他们每个人具有的东西。

十

“我认为必须预先说明这一点，以便你们明白，要是我说的东西并非都能符合你们的要求，适用于你们每个人喜欢选择的演

说类型，那是因为我所阐述的是我自己最喜欢的那种类型。

陈述的基本要求：拉丁词语，清晰，优美，合适

“就这样，演说家应该把安托尼乌斯阐述的东西以适当的方式付诸语言和口头表达。关于口头表达我然后再谈，至于措词方式，有什么比采用拉丁词语，采用清晰、优美，与所表达的对象很协调、合适的词语更好呢？

“这当中有两点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不会有人希望 38
我说明其中的道理，这就是语言的纯洁和清晰。要知道，我们并不是企图教导不会说话的人发表演说，我们也不是期望一个没有掌握拉丁语的人会用拉丁语演讲得很优美，我们更不能期待一个不能表达得让我们清楚地理解的人能够演讲得令我们赞叹不已。因此，让我们现在不谈它们，因为对这两点很容易理解，并且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前者在我们儿童时期学习文字时便应掌握，而后者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说什么时必须让人明白，我们认为这是他最起码必须做到的一点。

“语言表达的各种优美特点尽管可以在学习文字过程中养成， 39
然而阅读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却能使它们得到提高。那些古代作家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如何修饰他们叙述的东西，但是他们差不多都说得很典雅。凡是掌握了他们的语言的人，即使不想像他们那样，然而说出来的也会是纯洁的拉丁语。但是，他不应该使用那些业已不为我们习惯采用的词语，除非有时为了点缀而偶尔采用，下面我会谈到这一点。然而如果有人能够非常潜心地大量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那么他便能够在使用常用词语的时候，使用那些最好的词语。

发标准的拉丁语音

十一

“为了能够说纯洁的拉丁语，我们不仅应该注意选用那些任 40
何人都无可指摘的词语，注意保持词语应有的格、时态、性和
数，以避免任何混乱、矛盾或时态错误，并且还应该注意控制舌
头、呼吸和嗓音本身。我不喜欢字母发音时过分做作，不喜欢字 41
母发音时过分粗疏不在意，不喜欢把词语发音软弱得如同咽气一
般，不喜欢发音时如同喘息一般地过分用力吸气。不过我现在谈
的声音问题暂时还不是发表演说时的声音问题，而只是在我看来
与说话本身相关的问题。要知道，存在这样一些人人都想避免的
不足：声音或是柔弱，或是女性化，或是像走了调似的不和谐，
不悦耳。然而还存在一种缺点，有些人却极力追求它。那就是乡 42
间的，农人的声音令一些感到喜悦，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愈能发
那样的音，谈话便愈能保持古代色彩。卡图卢斯，例如你的朋友
卢基乌斯·科塔，^{〔1〕}我觉得他就喜欢这种沉重的语音和乡间的
声调，认为语言充满乡间色彩，谈话便会显得具有古代韵味。然
而我却喜欢你本人的声调和语言的雅致，我指的不是词语，尽管
那是首要的，因为那可以从理论获得正确的指导，从文学作品获
得教诲，用阅读和说话养成的良好习惯加以巩固，我指的是直接
从嘴里发出来的这样一种悦人的语音，在希腊人那里为阿提卡人
所特有，在拉丁语中为我们这座城市所特有。在雅典，科学在雅 43
典人自己那里早已消逝，他们的城市只是成为这样一种科学研究

〔1〕 参阅本书第二卷，197 及注。

的处所，在那里公民们自己对那些科学已经不热衷，而是外邦人在某种程度上为城市的美名和威望所吸引，纷纷前来获益。然而任何一个即使未受过教育的雅典人都能很容易地超过那些最富有教养的亚细亚人，当然不是在词语方面，而是在发音方面，不是语言表达得那样正确，而是表达得令人愉快。罗马人在接受文化教育方面不及拉丁人。^{〔1〕}然而正如你们知道的，从这些罗马人中，尽管他们最缺少文化教育，但是在声音的柔和、发音本身和音调方面，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超过所有穿罗马长袍的人中最富有教养的昆图斯·瓦勒里乌斯·索拉努斯。^{〔2〕}

十二

“就这样，既然存在一种可以说差不多为罗马人和他们的首都所特有的方言，在这种方言里没有什么可能会使你感到不愉快，会使你感到厌恶，会引起人们指责的东西，不包含任何外来的语音或腔调，那就让我们严格遵循这种方言的特点吧，不仅要努力避免乡间的粗俗，而且要努力避免外来的怪诞。确实的，每当我听见我的岳母莱利娅^{〔3〕}说话时——妇女比较容易保持纯洁的古代特点，因为她们不与民众语言接触，总是保持着她们早年学会的东西，——当我听她说话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好像是在听普劳图斯，或者奈维乌斯说话。她发出的声音本身是如此的朴实

〔1〕 第一批罗马作家，如奈维乌斯、恩尼乌斯、普劳图斯、卢基利乌斯等都是非罗马人出身。

〔2〕 昆图斯·瓦勒里乌斯·索拉努斯，从别号看此人显然是拉丁地区索拉城人，公元前82年曾任平民保民官，瓦罗曾把他作为语文学者和古物学者进行引证。

〔3〕 莱利娅，盖尤斯·莱利乌斯的女儿，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占卜官的妻子。

和单纯，令人觉得没有任何为了显示或模仿他人的东西。由此我认为，她的父亲是这样说的，她的祖辈也是这样说的。她说话的样子不像我曾经提到的那位科塔那样，不粗俗，不难看，不是乡下人样子，不因语言不连贯而大张着嘴，而是很简洁、平稳、柔和。可我们那位科塔，尽管你，苏尔皮基乌斯，有时也模仿他张着嘴发音，代替字母 I，张着大嘴发字母 E，^{〔1〕}在我看来，他模仿的不是古代演说家，而是收割者。” 46

苏尔皮基乌斯听了，不禁笑了起来。这时克拉苏斯继续说道：“因为是你要我说的，我将这样和你们交谈，好使你们听到对你们自己的缺点的一些评论。”

苏尔皮基乌斯说道：“但愿如此！要知道，这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如果你能这样做，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这里就会免除掉许多不足。”

克拉苏斯说道：“不过，苏尔皮基乌斯，我批评你却不可能不包含危险，因为安托尼乌斯说过，他认为你的演说风格与我的相近似。” 47

苏尔皮基乌斯说道：“安托尼乌斯曾经提醒我们，要我们只模仿每个演说家最为杰出的那些方面，因此我担心我可能除了模仿你跺脚、少量的词语和可能还有某些手势外，未模仿你其他什么东西。”^{〔2〕}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因此，我不会批评你向我学得的那些东西，免得我自己嘲笑自己，不过你从我这里学习的远比你说的

〔1〕 瓦罗在《论农业》第一卷中曾经谈到，农人们把 via（道路）发成 veha，把 villa（庄园）发成 vella。罗曼语言也常常表明，民间拉丁语常常用 E 代替文学拉丁语中的 I。例如拉丁语 bibere（喝），意大利语为 bere。

〔2〕 参阅本书第二卷，88—89。

要多要好，但是对于那些或者完全是你自己形成的，或者是你从其他人那里模仿来的那些东西，如果时机合适，我会向你提出来的。

十三

“就这样，我们不谈正确使用拉丁语的规则；儿童时期的教育 48
 会传授它们，进一步细致的认识和理解或者日常的和家庭的谈话实践会促进对它们的运用，书本和阅读古代演说家和诗人会加深对它们的掌握。在另一个问题上我们也不会停留太久，即我们 49
 如何才能做到使我们谈话的内容容易被人们理解。很清楚，为此演说时需要使用规范的拉丁语；采用常用的、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希望说明和阐释的意思的词语；无论是单个的词语或连篇的谈话，都不要存在歧义；没有过分冗长的复合句式；不因借用其他方面的事物作比喻而过分拖沓；不随意打断思想；不出现时间错误；不发生人物混淆；不造成事件次序的混乱。

“何必在这些问题上多费唇舌呢？所有这些问题是如此地简单，以至于我常常感到非常奇怪，理解辩护人希望表述的东西比 50
 要是由被辩护人自己来表述事情本身还困难。事实上，当人们把案件委托给我们的时候，他们自己常常把事情向我们陈述得使你不可能希望被陈述得更清楚的了。然而当孚菲乌斯^{〔1〕}或你们的同龄人蓬波尼乌斯^{〔2〕}开始演说的时候，除非我非常认真地注意听，否则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他在说什么。他们的演说辞如此地杂

〔1〕 参阅本书第一卷，179 及注。

〔2〕 格奈乌斯·蓬波尼乌斯（卒于公元前 82 年），公元前 90 年任平民保民官，与苏尔皮基乌斯和科塔同龄，苏拉胜利后被杀害。

乱无章，以至于无法分清哪儿是开始，哪儿是结尾，而措词是如此地怪诞，如此地混乱，以至于演说辞本来应该把事情陈述清楚，结果却使事情变得非常海涩、朦胧，令人觉得甚至演说者自己都被演说的内容搞糊涂了。不过我认为，所有这些定然会使你们中年长的人感到枯燥和厌烦，因此如果你们同意，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剩下来的其他问题，尽管它们也许会令你们感到更为厌烦。” 51

十四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你当然看到，我们正怎样想着其他的事情，不注意听你谈话，虽然你完全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回来——我这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让我们忘记一切其他的事情，仅仅注意听你讲解。你的演说辞把困难复杂的案件叙述得如此清晰，把枯燥的案情叙述得如此丰富，把一般的案情叙述得是如此新颖。”

克拉苏斯回答说：“安托尼乌斯，因为那两部分很容易，我对它们只是约略一提，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它们略过去了：用纯正的拉丁语说话，语言清楚。然而余下的问题就要更广泛、复杂、纷烦、重要，演说家的才能能够引起人们的称赞有赖于它们，发表的演说能够赢得荣誉也有赖于它们。要知道，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只是因为他能够用规范的拉丁语演讲就能被赞誉为演说家。要是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么他便会受到人们的嘲笑，并且不只是不会被称为演说家，甚至也不会被视为一个值得这样称呼的人。任何人都不会因为一个人说话能使听众明白他说的内容而称赞他的语言，然而如果他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人们便会蔑视他。人们会在谁的面前发颤？当什么人讲话时，他们会惊 52 53

慌失措地注视着？他们会对谁大声喝采？人们会把谁视为可以说似乎是人间的神明？就是那些能够思想清楚地，条理分明地，内容丰富地，形象和词语都很鲜明地演讲，使演说辞本身带有可以说某种诗歌韵律，总之一句，就是我称之为能够演讲得非常优美的人。凡是能够像事件和人物的的重要性要求的那样驾驭语言的人，就应该在我称之为合适和相称的方面受到称赞。

“安托尼乌斯说，能够这样地演说的人他至今还没有见到过，⁵⁴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堪当演说家这一称呼。因此我认为，你们应该嘲笑、蔑视所有那些人，他们认为现在被称之为修辞学家的人的教育能使他们掌握演说家的全部实质，而实际上直到现在他们仍不理解他们将要接受的是一个怎样的称呼，他们将要从事的是一种怎样的职业。要知道，演说家应该对人们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切进行研究、聆听、阅读、思考、分析、讨论，因为那是演说家活动的天地，也是他们的材料来源。事实上，可以说演说术是最高德性之一。^{〔1〕}尽管所有的德性都是平等的，具有同⁵⁵等的价值，但是它们有的类型比其他的类型更美，更富有光彩。例如演说术，它凭借对事物的认识，通过语言有力地表达我们的心智的想法和愿望，以至于能够促使听众倾向于它所希望的方向。然而这种技艺的力量愈大，我们便愈应该把它与正直和高度的智慧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把丰富的语言表达手段给予了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那么我们将不是把他们培养成演说家，而是把一些武器交给了狂徒。

〔1〕 这是斯多葛派的观点。参阅本书第一卷，83。

演说术与哲学的关系；两种科学是如何分离的

十五

“我告诉你们，古代希腊人称这种思考、表达方式和语言能力 56
 为智慧。在这方面出现过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吕库尔戈斯者，
 皮塔科斯者，^{〔1〕}梭伦者，与其相类似的有我们的科伦卡尼乌斯
 者，^{〔2〕}法布里基乌斯者，卡托者，斯基皮奥者，他们也许并不
 像希腊人那样富有学识，但是他们在心智追求和愿望方面是相似
 的。另有一些人具有同样的才智，但对人生追求持不同的看法，
 寻求平静和悠闲，如毕达戈拉斯，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
 斯，^{〔3〕}他们不涉足国家管理，完全献身于认识事物。这样的生
 活以自身的平静和追求知识本身蕴含的、令人无可比拟地陶醉的
 愉快比有益于国家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就这样，由于从事这种 57
 研究的是一些具有非常杰出的才能，高度地拥有自由、空闲的时
 间的人，因此这些学识渊博的人由于自己完全不受政务缠绕，又

〔1〕 皮塔科斯（约公元前 650—前 570），累斯博斯岛米提勒涅人，希腊国务活动家，著名的“七贤哲”之一。

〔2〕 提贝里乌斯·科伦卡尼乌斯，图斯库卢姆人，属非贵族世家出身的“新人”。公元前 280 年任执政官，曾战胜埃特鲁里亚人，保护罗马免遭皮罗士的进犯。公元前 254/253 年出任大祭司，是第一个平民出身担任此职的人。他也是罗马第一批法学家之一，改革法制，允许民众参加法律咨询，使法律由神秘而变为公开。

〔3〕 阿那克萨戈拉斯（约公元前 500—约前 428），小亚细亚克拉佐墨涅人，是在雅典居住的第一个哲学家，公元前 480 年离开那里。伯里克利斯的导师和朋友，后来被控蔑视宗教，不得不逃往小亚细亚的兰普萨科斯，在那里奠定学派，最后在那里去世。参阅西塞罗：《图斯库卢姆谈话录》，I，104。

具有丰富的才能，因而认为远远超过必要地从事对事物的探索和研究是自己的职责。在古代，众所周知的那门科学实际上显然既教授正确地行为，又教授优美地说话。并非不同的学者，而是同一些人，他们既是生活的导师，又是语言的导师，例如荷马的费尼克斯，此人称阿基琉斯的父亲佩琉斯让他作为年轻人的伴随去打仗，好使他把年轻人培养成‘既是善于言辞的演说家，又是善于处理事务的能手。’〔1〕

“如同那些习惯于每天不间断地劳作的人一旦因恶劣的天气 58 而无法从事劳动的时候，便或是玩球戏，或是玩骰子，或是玩骨牌，或是由于悠闲而构想出某种新的游戏，他们也是这样，他们脱离政务活动，或是由于情势而无事可做，或是由于自己爱好清闲而无所事事，他们中有些人便完全从事诗歌写作，有些人便潜心研究几何学，有些人便专事音乐，还有一些人如同论辩法者，便构想出了新的职业和娱乐，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生命花费在自己发明的科学上——教育孩子们心中养成文明和德性。

十六

“但是，曾经有过一些人，而且为数不少，他们或者由于拥 59 有密不可分的双重智慧——行动和语言，在国家管理方面享有盛誉，例如特弥斯托克勒斯，伯里克利斯，特拉墨涅斯，〔2〕或者较少参与管理国家，然而在国家管理方面也非常睿智，例如高尔

〔1〕 费尼克斯，希腊赫拉斯地区阿明托尔王之子，因侮辱了父亲而逃到佛提亚，投奔佩琉斯王，佩琉斯让他作了自己的儿子阿基琉斯的导师，后派他伴随阿基琉斯出征特洛亚。参阅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9卷。引语见该卷第443行。

〔2〕 参阅本书第二卷，93及注。

吉亚斯，^{〔1〕}特拉绪马科斯，^{〔2〕}伊索克拉特斯。^{〔3〕}也有过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尽管学识丰富，才华横溢，但是出于某种看法而厌恶政务和国事，否定和蔑视这种演说活动。他们的首脑人物是苏格拉底，根据所有富有教养的人们的证明和整个希腊的看法，无论是按教养的程度，思维的机敏，言语的动人，入微的洞察力，还是按语言的雄辩，多样和丰富，此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能很容易地超过那些研究、探察、教导我们现在正在探寻的那些知识的人，尽管他们都有同样的称呼，因为任何对高尚科学的认识和实践均被称为哲学。他夺得了这一共同的称呼，^{〔4〕}在自己的议论中把实际上互相紧密联系的智慧地思考和优美地语言表达这门科学分为两部分。柏拉图以自己的著述使他的才智和形式多样的谈话得到永存，而苏格拉底本人则没有留下一篇著作。从那时起便出现了那种可以说语言和心灵之间的分离，完全荒谬的，有害的，应该受到批评的分离，就是一些人讲授正确地认识，另一些人则讲授优美地语言表达。许多人确实都来自苏格拉底门下，因为从他那各式各样的、内容不一的、涉及各个方面的谈话中，各人掌握了各自理解的东西，从而产生了许多观点互不一致，存在着很大距离和分歧的可以说家系，尽管所有的哲学家都称自己是苏格拉底的继承人，希望能这样称呼自己。

〔1〕 参阅本书第一卷，47 及注。

〔2〕 特拉绪马科斯（公元前 5—前 4 世纪人），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人，智者，修辞学家。

〔3〕 参阅本书第二卷，10 及注。

〔4〕 苏格拉底的反对者称自己为智者，即“富有智慧的人”，只有苏格拉底称自己是哲学家，即“爱智慧者”。据狄欧革涅斯·拉埃尔特斯说，首先称自己为哲学家的是毕达哥拉斯（见《狄欧革涅斯：著名哲学家生平、学说和箴言集》，I，引言 12）。

十七

“首先，由柏拉图本人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和克塞诺克拉特斯^{〔1〕}，其中一个成了逍遥派首领，另一个成了学园派首领。然后，由安提斯特涅斯^{〔2〕}此人最看重的是苏格拉底谈话中的忍耐和毅力观念，由他首先产生了昔尼克派，然后产生了斯多葛派。更令阿里斯提波斯^{〔3〕}醉心的是那些关于享乐的谈话，由他产生了昔勒尼哲学，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们曾经坦率地维护过这种哲学。现今的那些思想家以享乐衡量一切，尽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比较谦虚，但他们既没有保持足够的尊严，因为他们并不蔑视它，也没有能维护享乐，虽然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它。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他们都声称自己是苏格拉底的继承人，有埃瑞特里亚派^{〔4〕}，埃里洛斯派^{〔5〕}，墨伽拉派^{〔6〕}，皮浪派^{〔7〕}，但

-
- 〔1〕 克塞诺克拉特斯，比提尼亚的卡尔克冬人，柏拉图的门生，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14年领导学园派。
- 〔2〕 安提斯特涅斯（约公元前455—前360），苏格拉底最忠实的追随者之一，昔尼克哲学奠基人。
- 〔3〕 阿里斯提波斯，北非昔勒尼人，苏格拉底的朋友，比柏拉图稍许年长，可能是修辞学教师。他与昔勒尼派哲学奠基人阿里斯提波斯可能并非同一人，更为可能的是其同名后代。
- 〔4〕 埃瑞特里亚是尤卑亚岛西部海滨城市，该学派的奠基人是苏格拉底的门生费冬。因该学派主要在那里活动，故名。
- 〔5〕 埃里洛斯，生活时期较晚，企图把斯多葛派和逍遥派结合起来。他并未宣称自己是苏格拉底的继承人。
- 〔6〕 墨伽拉派的奠基人是欧克利得斯，因主要在墨伽拉活动而得名。欧克利得斯是苏格拉底的门生，苏格拉底遇害后，曾帮助过柏拉图，因而两个人虽然哲学观点不同，但结有深厚的友谊。
- 〔7〕 皮浪生活时期也较晚，未作过苏格拉底的门生，也未称自己是苏格拉底的继承人。

是它们早就被前述各学派的理论击溃、摧垮。

“在现存的那些哲学派别中，有一种哲学^{〔1〕}曾经承担过维护享乐观点的责任，尽管它令有些人觉得符合真理，但是它远远不适合于我们正在探求和希望能够成为公共智慧的向导，国家管理的领袖，在元老院里、公民大会上、法庭上都是最富有才智和最雄辩的那种人。我们丝毫不会不公正地对待这派哲学，不会迫使他们放弃追求的目标，而是让他们在自己的花园里安静地休息，那是他们向往的地方，他们悠闲地躺在那里，甚至温柔地、讨人喜爱地召唤我们离开演说台，离开法庭，离开元老院，也许这样做是明智的，特别是在国家当前的情况下。” 63

“我现在努力探求的不是哪种哲学最符合真理，而是哪种哲学对于演说家最合适。因此，让我们不加任何侮辱地略过他们，事实上他们都是高尚之人，并且在他们自己看来也是幸福之人。只是让我们向他们提醒一点，那就是即使他们的信条是无比正确的，那也请他们对它像保守秘仪秘密一样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认为智慧之人不应该从事国务活动。要知道，要是他们在这方面把我们和所有最高尚的人们说服，那时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可能悠闲地生活，虽然那是他们最为向往的。” 64

十八

“我对斯多葛派丝毫没有不尊重之感，不过我也想略过他们，并且也不担心他们会发怒，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愤怒。^{〔2〕}不仅 65

〔1〕 指伊壁鸠鲁哲学。

〔2〕 指斯多葛派主张克制情感，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认为这是智慧之人的首要特征。

如此，我甚至还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因为在所有的人中只有他们认为演说术是德性和智慧。但不管如何，他们也有与我们构想的那种演说家非常相悖的东西。首先他们认为，一切非智慧之人都是奴隶、强盗、敌人、疯子，然而又不存在任何智慧之人。对于一个不承认周围的任何人富有理智、享有公民尊严和人生自由的人来说，让他去参加公民大会、元老院会议和一切民众集会是多么愚蠢啊！此外，虽然他们的演说有时也很精细，而且无疑也很尖锐，但是对于演说家来说却太枯燥，不习惯，不适合普通民众听讲，晦涩，空洞，缺乏活力，总之一句，怎么也不可能用来对民众讲演。要知道，斯多葛派对善和恶持与其他公民，或者更确切地说，与所有的人民不一样的看法，他们对荣誉、耻辱、奖赏、惩罚也持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看法是否正确，现在没有时间去讨论，不过如果我们也追随他们，那么我们演说时便永远不可能说清楚任何问题。 66

“还剩下逍遥派和学园派。尽管学园派用的是统一的名称，但是它分成两个学派。要知道，柏拉图的侄子斯佩西波斯、^{〔1〕}听过柏拉图讲学的克塞诺克拉特斯、听过克塞诺克拉特斯讲学的波勒蒙^{〔2〕}和克冉托尔^{〔3〕}与一起听过柏拉图讲学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也许只是他们不及亚里士多德语言丰富多 67

〔1〕 斯佩西波斯（约公元前407—前339），雅典哲学家，公元前361年曾陪同柏拉图最后一次去西西里。公元前347—前339年任学园派首领。著作仅传下片段。

〔2〕 波勒蒙（卒于公元前270年），雅典人，克塞诺克拉特斯去世（公元前314）后为学园派首领。

〔3〕 克冉托尔（约公元前335—约前275），小亚细亚索利人，克塞诺克拉特斯的门生，波勒蒙、克塞诺克拉特斯和阿尔克西拉奥斯的朋友，特别是在阿尔克西拉奥斯的影响下，由逍遥派转向学园派。曾撰著第一个评述柏拉图的《提迈奥斯篇》，他更多地关心的是风格，而不是思想创新。

彩。听过波勒蒙讲学的阿尔克西拉奥斯^{〔1〕}首先从柏拉图的各种著作和苏格拉底的谈话中特别领悟到，无论是可能被感觉或是可能被心灵接受的东西都不是确定的。据说他在演说中以特有的幽默否定了心灵和感觉的一切判断，并且首先开始——尽管那曾经是苏格拉底的主要手法——不表明自己的看法，而是批驳他人表达的意见。由此产生了新的学园派，卡尔涅阿得斯在其中以智力的惊人敏捷和语言的极端丰富而著称。尽管我在雅典曾经认识他的许多门生，不过我还可以称引一些可以提供非常可靠的消息的人，如我的岳父斯凯沃拉，年轻时期曾经在罗马聆听过卡尔涅阿得斯讲学；又如昆图斯·墨特卢斯，^{〔2〕}卢基乌斯之子，我的非常亲近的朋友，一个非常杰出的人，说他青年时期在雅典曾经有许多日子听过卡尔涅阿得斯讲学，那时卡尔涅阿得斯已经年迈。

十九

“犹如条条河川由亚平宁山脉向不同方向奔泻，各种科学也这样由共同的智慧山脊流向不同的方向。如同哲学家们姑且说流进了多港湾的上伊奥尼亚海，亦即希腊海那样，演说家们则流入了野蛮、陡峭、充满危险的第勒尼安海，甚至尤利克西斯在那里

〔1〕 阿尔克西拉奥斯（约公元前 315—约前 241），埃奥利亚的皮塔涅人，中期学园派奠基人。起初在家乡随奥托利科斯学习数学，后来去雅典，成为特奥弗拉斯托斯和波勒蒙的门生，领导学园派直到去世。他也像他所崇敬的苏格拉底一样，未传下任何著作。

〔2〕 卢基乌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卒于公元前 221 年），公元前 251 年任执政官，击溃了迦太基人的进攻。公元前 247 年第二次任执政官，公元前 243 年任大祭司。其子昆图斯·凯基利乌斯·墨特卢斯于公元前 206 年任执政官。曾经抵御汉尼拔的进攻。著名的演说家，奈维乌斯的敌人。

也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对这样的演说术和这样的演说家能够感到满足吗？如果他们只知道应该或者驳倒指控，或者要是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时便证明被告的行为是正确的，或者是由于他人的过错或不义，或者是合法的，或者如果不是合法的，那么是由于或是失慎，或是必须那样做，或是对被控事实界定不合适，或者审判程序不恰当，不合适。你们是不是认为学会你们的那些论著作者教诲的东西便已经足够了昵？尽管安托尼乌斯阐述得远比那些人的解释更清楚，更充实。但是要是你们在这些方面希望以从我这里听到的东西为满足，那么你们便是在把演说家从巨大的、广阔无垠的旷野赶进狭小的跑马场。如果你们想仿效古代著名的伯里克利斯或者甚至狄摩西尼，此人由于作品丰富我们对更熟悉，如果你们喜欢这位完美的演说家光辉、独特的形象和 70 美，那时你们就必须掌握这位卡尔涅阿得斯或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内涵。事实上，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古代的思想家们 71 直至苏格拉底，从来都是把对与人们的习惯、生活、德性和国家有关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研究同言语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后来，正如我指出的，言语科学与所有其他研究被苏格拉底分开了，而后又被他的继承者们继续分开了，哲学家们藐视演说术，演说家们藐视智慧，互相都不涉及对方的领域，仅是偶尔彼此有所借用。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原先的共同性，他们本可以共同地从中汲取营养。但是，有如古时候的大祭司由于献祭名目烦多，便 72 特别分出三人委员会主持安排赛会期间的圣宴，虽然努马曾经规定由他们自己亲自主持赛会期间的那一盛祭，苏格拉底的继承者们也这样把诉讼演说家与自己分开，并且剥夺了他们共同的哲学名称，虽然古代思想家们曾经认为语言和认识是惊人地结合在一起的。 73

重申广博的学识对于演说家的必要性

二十

“尽管事情是这样，现在我对你们仍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 74
你们不要把我所谈的东西视为是关于我自己，而不是关于真正的
演说家。至于说到我自己，由于父亲极大的用心，我在童年时期
便受到教育，后来就投身于罗马广场上的活动，不过只是力求尽
自己所能，而不是如你们可能想像的那样，并且我不能说我研究
过我现在所谈的东西，研究过我认为应该研究的各个方面；我确
实很早便步入了社会舞台，时年二十一岁，控告一个非常显贵、
非常雄辩的人；^{〔1〕} 罗马广场对我来说是学校，经验、法律、罗
马人民的制度和先辈的习俗对我来说是老师。虽然我很渴望了解 75
我谈到的那些科学，但是我对它们只是稍有体会。当我在亚细亚
出任财政官时，^{〔2〕} 我偶然遇见了著名的学园派修辞学家、差不
多与我同龄的墨特罗多罗斯，关于他安托尼乌斯作了很好的回
忆。^{〔3〕} 我离开那里后，本可能在雅典作较长时间的停留，若不
是我当时对雅典人生气，因为我迟到那里两天，他们却不愿意重
新举行秘仪。^{〔4〕} 因此，当我谈到这门科学囊括如此广泛的知识
和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时，我不仅不是为了维护我自己，而是相
反，主要是反对我自己——因为我讨论的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

〔1〕 指控告盖尤斯·帕皮里乌斯·卡尔博，参阅本书第一卷，40 及注。

〔2〕 参阅本书第一卷，45 及注。

〔3〕 参阅本书第二卷，360。

〔4〕 指埃琉西斯秘仪。每年在 9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之间举行。

真正的演说家能做什么，——反对所有那些可笑的修辞学理论家。要知道，他们撰著论述诉讼类型，论述引言，论述陈述，然而真正的演说术的力量却如此伟大，它包含对所有事物、德性、义务和支配人们的习俗、心灵、生活的一切自然规律的根源、能力和变化的认识，确定习俗、法律、权利，领导国家，能对有关任何事物的各个方面优美、丰富地进行阐述。 76

“请看我所从事的是一种怎样的演说术，并且是如何尽自己可能，按照我自己的才能、我所受的一般教育和取得的经验所及。不过与那些把自己生活的木屋只安置在哲学里的人们相比，我在辩论方面并不比他们逊色太多。 77

二十一

“事实上，尽管我的朋友盖尤斯·维勒尤斯^{〔1〕}认为享乐是最高的善，难道当我想按照安托尼乌斯提出的那些观点，凭借瓦勒尤斯一无所知，而我们每个人却很熟悉的演说经验，进行更为有力的维护或反驳时，他能够提出什么我们说不出的东西吗？难道或者塞克斯图斯·庞培，^{〔2〕}或者两个巴尔布斯，^{〔3〕}或者我的朋友、与帕奈提奥斯一起居住的马尔库斯·维革利乌斯，^{〔4〕}他们作 78

〔1〕 盖尤斯·维勒尤斯，公元前90年任平民保民官，曾经作为伊壁鸠鲁派哲学的代言人出现在西塞罗的《论神性》里。其他情况不详。

〔2〕 参阅本书第一卷，67及注。

〔3〕 可能指昆图斯·卢基利乌斯·巴尔布斯和他的兄弟卢基乌斯·卢基利乌斯·巴尔布斯。前者在西塞罗的《论神性》中是斯多葛派哲学的代表，已失传的《霍尔腾西乌斯》中的人物。后者对法律博学而有经验，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孚斯的导师。

〔4〕 此人生平不详。

为斯多葛派哲学家，能够就人类的德性说出什么会使我或者你们中的任何人在作相关讨论时显得逊色的东西？要知道，哲学不同于其他的科学，例如一个没有学过几何学的人能对几何学说什么呢？一个没有学过音乐的人能对音乐说什么呢？他应该或者缄默，或者不被人视为疯子。然而哲学蕴涵的问题则可以由任何人去发掘，只要他机智、敏锐，能对一切找出合适的答案，并且能够用经过提炼的语言优美地表达。在这里，甚至我们一个极普通的演说家，即使他不很博学，但是受过一定的演说训练，也能以自己这种一般的经验打败哲学家，不受他们的侮辱和轻视。如果什么时候出现这样一个人能够以亚里士多德为榜样，就任何问题发表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意见，并且按照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原则就任何案件撰写两篇相对的演说辞，或者如果他能够按照阿尔克西拉奥斯和卡尔涅阿得斯的方式就任何提出的问题善于言辞地进行辩论，并且使这种理论学识和感受与这种修辞学实践和经验相结合，那么他便会是真正的、完美的、惟一与名称相称的演说家。 79 80

“确实的，如果没有在广场上锻炼出的体力，演说家就不可能足够地精力充沛，神态庄重；如果没有接受过多方面的教育，演说家就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学问和智慧。因此，我们不妨让古代那位科拉克斯^{〔1〕}在自己的巢穴里孵化幼雏，让那些幼雏令人厌烦难忍地尖叫着飞离巢窝；不妨让那位潘菲卢斯^{〔2〕}如同小孩那样在飘带上写上如此重要的内容娱乐，而我们自己，则需要利用昨天和今天如此短暂的讨论来阐述清楚演说家的各种义务，虽然 81

〔1〕 关于科拉克斯，参阅本书第一卷，91 及注。“科拉克斯”（corax）本意是“乌鸦”。希腊谚语云：蠢乌鸦下蠢蛋。

〔2〕 可能指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人物（见Ⅱ，23，21），也可以指昆提利安的《演说术原理》中的人物（见Ⅲ，6，34）。

对象本身是如此广泛，尽管似乎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在所有的著作里未对这一内容进行过探讨，但是我们的演说家们却从来没有一个人去读它们。”

二十二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确实的，克拉苏斯，你的语言如此富有力量，如此令人愉快，如此丰富多彩，现在都丝毫不令我感到惊奇，而我以前确实认为，天性使你的语言如此精妙，以至于令我我觉得你不仅是一个完美的演说家，而且是一个智慧无比丰富的人。现在我明白了，你一向把属于智慧的东西看得更重要，并且由此产生了你的语言的丰富性。但是当我回想起你一生的各个阶段，仔细观察你的生活和学术活动的时候，我看不出你什么时候研究过你提到的那些方面，也看不出你对那些科目、人物和著术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由此我甚至不能确定，我更应该称赞你什么，是你尽管如此忙碌，但仍然能充分研究那些你向我证明非常有益的知识呢，还是尽管你无法那样做，但是仍能够那么精妙地演说。” 82

克拉苏斯回答道：“卡图卢斯，你首先应该明白，当我谈论演说家的时候，我的做法有些不一样，采取的方式就像是如果我需要谈论演员那样。要知道，我完全可以说一个演员不可能表演成功，要是他既没有学习过体操，也没有学习过舞蹈。当我这样评说时，我自己并不需要是演员，而差不多只是需要对他人的艺术并非完全不理解。我现在根据你们的要求评论演说家也是这样，自然谈的是关于最完美的演说家。要知道，无论我们研究什么技艺或者什么才能，我们指的永远是绝对的、完美的。因此，如果你们认为我是演说家，并且还认为我是一个相当好的演说 83 84

家，甚至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我将不会提出异议，因为我为什么要显得那么庸俗呢？我知道人们这样评论我。即使真是那样，但我绝不是完美的演说家。要知道，完美对于人们来说是最困难、最伟大的事情，为达到它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因为我们需85
要讨论的是关于演说家，因此我必须谈的只能是关于最完美的演说家。要知道，只有让对象以完美的形式显现在面前，具有怎样的质和量，才可能理解事物的实质和本性。卡图卢斯，我向你承认，不仅现在我无暇阅读那些著作，与那些人士交往，而且以前我也正如你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也从未有过任何空闲可以用来研究学识，能够献给学术活动的只有那少年时期和社会节日留给我的那一点很少的时间。

需要多少时间获得实践经验

二十三

“如果你询问，卡图卢斯，我对这门科学有什么看法，那么86
我认为，对于一个富有才能，并且以广场、元老院、法庭和社会事务为自己的活动舞台的人来说，无须像一生从事这项事业的人那样为它花费那么多时间。要知道，研究技艺的人们的情況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是想把那些技艺用于实际，另一些人则是想从对技艺的研究中获得快乐，并非是为了任何生活需要。例如有人做角斗士教师直至晚年，每天考虑的也只有这件事情，不关心其他任何事情。然而昆图斯·维洛基乌斯^{〔1〕}只是在少年时期学习过，但是由于他完全适合于这种技能，因而就完全掌握了它，正如卢

〔1〕 此人情况不详。

基利乌斯说，

在学校里成了一名出色的角斗士，
搏斗时他那棍棒不管对谁都危险。^{〔1〕}

“不过后来他把自己主要的精力献给了社会活动、朋友和自己的事务。瓦勒利乌斯每天练习歌唱，因而成了一名演员。他还能从事其他什么行业呢？我们的朋友努墨里乌斯·孚里乌斯^{〔2〕} 87也唱歌，但只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知道，他是家长，罗马骑士，儿童时期学习过应该学习的东西。我们的这些最高尚的科学也是这样。昆图斯·图贝罗，^{〔3〕} 一个非常富有德性和智慧的人，我们曾经看见他白天黑夜地研修哲学。而他的舅父阿非利加努斯，几乎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但他仍然这样做。学习这些并不困难，如果只是学习所需要的东西，并且如果你有人尽心尽职地教导，你也善于学习。但是，如果你想一生都从事这种研究，那么 88研究和探索本身会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那时你便会怀着闲适的兴趣去研究它们。就这样，对物性的研究是无止境的，只作一般的认识是很容易的，若是能以实践巩固理论，付出适度的辛劳，使记忆和兴趣始终保持旺盛。学习永远是乐事，即便是如果我想能熟练地玩骰子，或是醉心于球戏，尽管也许我不可能学成功。然而有些人在这方面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引自卢基利乌斯的讽刺诗。“角斗士”原文为 Samnis（萨姆尼特斯人）。

〔2〕 努墨里乌斯·孚里乌斯，骑士，可能是通过昆图斯·穆基乌斯·斯凯沃拉·占卜官认识的。

〔3〕 参阅本书第二卷，341。

甚至超过了事情本身的需要，例如提提乌斯^{〔1〕}玩球戏，布鲁拉^{〔2〕}玩骰子。因此，但愿不会有人看到老人仍在学习，便害怕科学的广博。要知道，如果老人仍在从事科学研究，那或是由于他们有意潜心于研究至老迈，或是由于他们智力太迟钝。在我看来，如果有人不可能迅速学会某种东西，那表明他永远完全不可能学会它。” 89

二十四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克拉苏斯，现在我真正明白了你说的 90 话，并且非常同意你的看法。我看出了，对于像你这样一个具有如此敏锐的研究能力的人来说，完全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掌握你谈到的那些方面的知识。”

克拉苏斯说道：“你怎么还这样想，认为我谈的是关于我自己，而不是关于我们的科学本身呢？不过如果你们愿意，让我们回到既定的正题上。”

卡图卢斯说道：“我确实希望这样。” 91

继续说明演说要旨：修饰和合适

这时克拉苏斯继续说道：“就这样，我刚才作了这么长篇的，这么详尽的谈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还有两点需要说明，这就是演说辞的美饰和演说辞的整体完美性，亦即第一，使演说辞美化；第二，使演说辞合适。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演说辞尽可能地悦人，尽可能地作用于听众的感觉，尽可能地用丰富的证据去充

〔1〕 参阅本书第二卷，48，253 及注。

〔2〕 此人情况不详。

实。然而这一武库是论争性的，争议性的，粗糙的，以民众的看法为基础的，不充分的，非常可怜的。那些自称是演说术教师的人教授的东西也并不比广场上民众性的武器好多少。我们需要的工具和手段却应该是经过选择的，从各处收集的，汇集起来的，汇集到一起的，凯撒啊，就像你将来需要做的那样，^{〔1〕}就像我担任市政官时做过的那样，因为在我看来，我不可能用通常的、熟悉的手法去满足人们的要求。选择词语，安排词语，组织成结构完整的句子，借助理论，或者即使没有理论而借助实践，这些事情并不困难。问题在于材料非常纷繁复杂，希腊人对它们甚至也难以掌握，我们的年轻人因此差不多是学了就忘，天知道，在这两年里甚至又出现了拉丁修辞学教师。我在任监察官期间曾经通过法令惩罚过他们，^{〔2〕}不过不是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不想磨练年轻人的才能，而是恰恰相反，不想使他们变得愚钝，激发起他们的厚颜无耻。要知道，在希腊教师那里，不管他们是怎样的，除了这种语言练习外，我也看到存在某种学术理论和值得进行研究的知识。至于这些新的教师，我认为他们不可能教什么，除了狂妄无耻。而这种品质即使和高尚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对它本身也应该极力躲避。当他们只能教授这一点，他们的学校是教授厚颜无耻的学校的时候，我认为不让它继续扩大是监察官的职责。不过无论如何，我这样处置，这样决定，并不意味着我不允许我们正在讨论的对象用拉丁语进行传授和改进。要知道，我们的语言和事物的本质完全允许把希腊人的这种古老而杰出的

〔1〕 指凯撒将于公元前90年担任市政官。市政官的职责之一是组织全民娱乐表演。参阅西塞罗：《论义务》，II，97。

〔2〕 该法令见于革利乌斯《阿提卡夜读》，XX，2，2和斯维托尼乌斯《关于文法家和修辞学家》，25的称引。

智慧移植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但是这需要富有教养的人，而在这方面富有教养的人起码在我们这里至今还没有出现。如果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出现，那他们应该受到比希腊人更大的尊重。

二十五

“就这样，演说辞的美化首先在于其整体性的可以说是某种色彩和汁液。要知道，它必须庄重、悦人、富有学识，应该高尚、令人钦佩、雅致和带有适度的忧伤情感，并且不是存在于单个部分：它们属于整体。要让堪誉为词语和思想的花朵散布其间，这种散布不是均衡地分散于整篇演说辞，而应该是这样点缀，有如在饰物上散布一些饰品和辉灿的光点。 96

“演说辞应该选择那种最能掌握听众，同时既能使他们感到快乐，但又不使他们感到厌烦地快乐的那种风格类型。在我看来，你们肯定不会期望我提醒你们，要你们当心不要使演说辞枯燥、粗俗，不要使演说辞平庸、陈腐，因为你们的才能和年龄要求我提出更为重要的劝告。 97

“要知道，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些起初非常能使我们感到愉快，非常能够打动我们的感觉的东西却很快会使我们感到厌恶、烦腻而疏远。大部分新制作的图画以多么美丽和斑驳的颜色比古老的图画更光彩夺目啊！但是尽管它们在初看到的时候能够吸引住我们，然而却不能使我们长久地感到快乐，与此同时，我们却被古代绘画的那种粗糙和陈旧所吸引。^{〔1〕}歌唱时音调的抑扬顿挫和虚拟的低声细语比规则、严格的声音多么更为柔和、更为优美！但是如果对它们使用过分，不仅行为严肃的 98

〔1〕 参阅西塞罗的《布鲁图斯》，70。

人，甚至普通民众自己也会感到不满。在其他感觉里也可以看到 99
类似的情形。气味非常强烈和刺激的香料不及气味平和的香料能
那样长久地令我们感到愉快，蜂蜡的香味显得比蕃红花的香味更
令人喜欢。对于触觉也有柔软和平滑的限度。甚至味觉，那是所
有感觉中最令人愉快的，对甜性的敏锐感超过其他一切感觉，然
而太甜的东西是多么快地令人藐视和唾弃！有谁能长时间地使用
甜的饮料和食品？那些能轻微地使味觉感到愉快的饮料和食品很
容易避免我们产生厌恶感。

“就这样，在一切事物中，厌恶总是同极大的快乐相毗邻。 100
由此在语言里我们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这方面无论是诗人的
作品，还是演说家的作品，虽然我们能够感觉出来是匀称和谐
的，经过修饰的，作过点缀的，优美雅致的，但是如果是无止境
地，不间断地，没有变化地，那么不管是诗歌，还是演说辞，尽
管是用鲜明的色彩绘制的，仍然不会长久地给人愉快。相反，太
巧的词语和过分的伪饰更会激起人们对演说家和诗人的愤怒，因
为感觉对过分的快乐产生厌恶是由于天性，而不是由于理性。无
论是在被写成的文字里，还是在语言里，受到掩盖的不足不仅会
被耳朵听出，而且更会被心智发现。

二十六

“因此，让人们经常对我们呼喊‘很好’、‘很出色’吧，我 101
丝毫不希望有人喊‘太美妙了’，‘太令人愉快了’。尽管我希望
人们经常呼喊‘不可能再好了’，但是仍愿我的演说在获得这种
高度称誉和赞赏的同时存在某种晦暗和幽僻之处，以便那受到映
衬的方面显得更突出，更显著。当罗斯基乌斯朗诵下述诗句时： 102

智慧之人以自己的德性寻求荣誉，
而不是追求猎获物作奖赏。〔1〕

“他从不做他可能做的那种手势，而是放弃它，以便朗诵下述诗句时：

我看见了什么？他带着佩剑闯进了庙宇。〔2〕

“他冲击，察看，惊异，呆木。

“再看另一个演员，〔3〕当他朗诵下述诗句时：

我该寻求什么保护？〔4〕

“声音多么温和，多么平静，多么动人！因为还有下一行：

父亲啊，祖国啊，普里阿摩斯的宫殿！〔5〕

“如果演员的表演在前一行诗里已经包括和用尽，那么他在朗诵这一行诗时便不可能如此动人。发现这一点的首先不是演员，而是诗人和谱写乐曲者，因为是他们首先使声音降低，然后提高，转弱，增强，变化到逐渐消失。

“就这样，愿我们的演说家的演说优美、悦人——然而也不 103

〔1〕 悲剧残段。

〔2〕 悲剧残段。

〔3〕 可能指著名悲剧演员伊索。

〔4〕 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安德罗马克》。

〔5〕 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被俘的安德罗马克》。

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愿它的悦人性严格、坚强，而不是甜得腻人，令人作呕。至于说到修饰演说辞，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规则，它们是如此地简单，以至于甚至任何一个最劣等的演说家都会采用。因此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首先应该准备丰富的材料，关于这一点安托尼乌斯已经说过。然后应该采用一定的方式和风格对它们进行加工，借助词语进行美化，赋予丰富的思想。

“然而，演说术最杰出的功能在于修饰性地夸张对象，这种对对象的夸张不仅表现为借助语言强调某件事物，把它提高，而且也表现为对其进行贬抑，否弃。 104

夸张，套式

二十七

“这种手法在安托尼乌斯谈到的所有有关使演说辞具有可信性的地方都需要，或者当我们需要说明某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想博得听众的好感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想激励听众的时候。〔1〕正是在我刚才提到的这最后一个方面，夸张能发挥非常 105 大的作用，并且是演说家惟一特有的优势。安托尼乌斯在他谈话开始时不想谈到，只是最后才涉及的对称赞和谴责的使用，〔2〕甚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比完美地使用这两种手法中的任何一种更适合于演说的高扬和夸张。还有一些手 106 法，虽然它们应该为这门科学所固有，并且紧紧固着在其中，但是因为它们通常也适用于所有的事物，因此古代人称它们为‘共

〔1〕参阅本书第二卷，121，128，146，163—173。

〔2〕参阅本书第二卷，43—47 和 341—349。

同手法’。其中有一些包含对过失和罪行的可以说是尖锐的、颇具夸张的指控和斥责，对那些指控和斥责通常是怎么也无法否定，也是不能否定的，例如对掠夺者，对背叛者，对弑亲者。使用它们应该在罪行得到肯定之后，因为若不是这样，它们便会显得是无力的，空乏的。另一些共同手法使用于请求和怜悯，还有一些则包含双重推理，可以就任何问题雄辩地发表肯定和否定的两种意见。这种议论方法现在被视为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哲学派别^{〔1〕}所特有，而在古代，它属于任何一个希望能够对案件审理发表根据充分、内容丰富的演说的人。要知道，我们现在也需要就德性、义务、公平、高尚、尊贵、利益、荣誉、耻辱、奖赏、惩罚以及其他类似的概念从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有力地、机巧地发表意见。但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领地被赶了出来，留在小小的诉讼庄园里，我们为他人辩护，却不能享有和保护为自己所有的东西，因此虽然是极大的耻辱，但是仍然让我们向那些闯进我们的世袭领地的人们借贷我们需要的东西吧。

二十八

“就这样，那些由城市和地区的很小一块地方而得名，被称为逍遥派哲学家或学园派哲学家，从前这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则由于自己对重要的事情的极为广博的知识，以普遍的公共事业的名义被称为政治家的人，他们宣称，任何民众演说必然涉及下述两类问题中的一类，或者是有明确的时间、人物限定的问题，例如可不可以用迦太基俘虏换回我们被俘的人？或者是无限定的一

〔1〕 指以阿尔克西拉奥斯为首的中期学园派和以卡尔涅阿得斯为首的新学园派。参阅本卷，67、80。

般类型的问题，例如应该如何一般地处理和对待俘虏？其中前一类问题他们称之为案例或争论，并且把它们分成三种类型，即诉讼性的、审议性的和赞颂性的，而第二类问题则称之为一般性的和可以说是假设性的讨论。^{〔1〕}

“他们甚至把这种分类法用于教学，但是并不是这样地，即 110
在他们重新拥有被放弃的领地时并不是合理地，或者不是按法庭判决地，或者甚至不是采用暴力地，而只是采用砍削枝叶的方法占有的。^{〔2〕}事实上，对于第一类问题，即由时间、地点和当事人限定的问题，他们只是抓住一点点皮毛而代之为整体本身。要知道，我听说现在在学园派里很受器重的菲隆^{〔3〕}那里，对这种案例的研究和实践被广泛采用。对于第二类问题，他们只是在开始熟悉这门科学^{〔4〕}时提到，并且认为那是演说家的事情。然而他们并不指出它们的意义、实质以及它们的种和类，以至于他们最好完全把它们略过，而不是对它们触及一下就放弃。要知道，这种沉默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应理解为思想空乏，而在当时则可能被视为是有意识的。

〔1〕 参阅本书第一卷，138。

〔2〕 按古罗马诉讼法，如果某物不可能被整个地带到法庭，可取其一部分带去，以代替全部，提出诉讼。参阅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第四编，17。

〔3〕 菲隆（约公元前160/159—前80），特萨利亚的拉里萨人，希腊哲学家，学园派哲学家克利托马科斯的门生和继承人。在米特里达梯战争期间于公元前88年由雅典去到罗马，以广博的学识博得称赞，成为西塞罗的朋友。他曾对哲学进行分类，论证古代学园派和新学园派的一致性。

〔4〕 指作为哲学教育的一部分的修辞学。

纯理论研究：假设，界定，结论

二十九

“就这样，一切事物都具有争论性，由此可以被探索和研究 111
研究，无论它是为进行普遍推理受到研究，还是作具体政治和诉讼
的案例成为研究对象。任何一件事物都可以在实质和方法方面归
结于理论性和实践性。事实上，这里总是或者对事物进行理论认 112
识和研究，例如：‘德性是由于自身的价值，还是由于其后果而
值得人们追求？’或者对事物进行实践性考察，例如：‘智慧之士
是否应该从事国务活动？’

“理论性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假设，界定和可以称之为的结 113
论。事实上，事物的内涵是以提出假设进行研究的，例如这样设
问：‘人类是否具有智慧？’一切事物具有怎样的实质，由界定来
说明：‘什么是智慧？’在研究什么随什么而生成之后，结论就会
产生出来：‘高尚之人是否可以有时候也说谎？’

“现在来谈假设，它被分为四种类型。亦即或者询问某事物 114
的实质是什么，例如：‘人们之间存在法是由于天性，还是基于
一致的看法？’或者询问事物的来源，例如：‘法律或国家是怎样
产生的？’或者询问原因和理由，例如询问：‘为什么博学的人们
在非常重要的事情上意见不一？’或者关于事物的变化，例如如
果询问：‘难道人的德性会丧失或者会变成恶习？’

“至于说到界定，它包括这样一些判断。或者询问人们对某 115
物的普遍看法是什么，例如如果询问：‘对大部分人来说法和利
同一吗？’或者询问什么为什么所特有，例如：‘优美地讲演仅仅
是演说家特有的才能，还是其他人也能够这样做？’或者当把事

物分成部分时，例如询问：‘值得人们追求的事物分为多少种类？是不是分为三类：肉体的、精神的和身外的事物？’或者当描绘某个人的形象和可以说自然特征的时候，例如如果询问贪婪者的形象、煽动者的形象和吹牛家的形象。

“属于结论的问题主要有两类。这或是简单的判断，例如如果讨论：‘应该追求荣誉吗？’或者是推论来自比较：‘对什么更应该追求：是荣誉，还是财富？’简单推论通常有三种：关于应该追求或应该回避的事物，例如‘应该追求荣誉吗？’‘难道应该逃避贫穷吗？’关于合理或不合理，例如‘对亲人的侮辱可以进行报复吗？’关于荣誉的或可耻的，例如‘为了荣誉而遭受死亡这光荣吗？’ 116

“比较通常的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当询问某物与另一物同一还是有区别时，例如害怕和恐惧，国王和暴君，阿谀者和朋友；其二是当询问二者中哪一个更好时，例如明智的人们应该听从高贵之人的意见，还是听从人民的意见？学者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划分这些属于理论方面的推论的。 117

对实践目的的研究：关于义务或激起兴奋的方法的争论

三十

“至于说实践方面的推理，它们或者是有关义务问题的研究， 118
在这方面通常询问，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一切有关美德和恶习的材料都是它研究的对象，或者情感的各种变化，或是激发，或是平和，或是使它们消除。属于这方面的有劝勉，指责，安慰，怜悯和一切能使情感发生各种变化的激扬和缓和，如果情势需要。

“就这样，在说明了各种研究的类型和方法之后，如果我们的划分与安托尼乌斯的划分〔1〕在什么方面存在差别，那与事情本身并无妨碍。实际上，在我们两个人的划分中，组成成分是一样的，只是在分配和安排方面我和他稍许有些不一样。现在我要开始谈余下的问题，让我完成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事实上，由安托尼乌斯提出的那些前提可以为所有各类问题获得一切证据，不过一些前提对一些类型的问题更合适，另一些前提对另一些类型的问题更合适。关于这一点无须作任何说明，这主要并不是因为说明会很冗长，而是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119

“就这样，最杰出的演说是那些具有极大的广度的演说，由局部的、个别的问题转而阐述普遍性的意义，以便使听众在理解了它的本性、实质和普遍性质之后，能够对单个的被告人、罪行和诉讼本身形成看法。年轻人啊，安托尼乌斯勉励你们正是要在这方面勤加练习，希望你们由微小的、狭窄的争论引向演说术的本质及其多样性。因此，这一任务并不是像那些撰写演说术指南的人们想像的那样用几本微不足道的小书所能完成的，也不是我们在这图斯库卢姆庄园利用上午散步或下午讨论便可解决的。要知道，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在于锻造、磨练语言，而且还要用涉及许多重要方面的令人愉快、丰富多彩的内容装载、充满听众的心灵。 120 121

三十一

“要知道，如果只有我们是真正的演说家，如果只有我们在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和国家事务方面被认为是管理者和领导人， 122

〔1〕 参阅本书第二卷，163—177。

我敢说，那时整个这门知识和科学便会全都为我们所有，尽管当我们正忙于事务的时候，那些过分闲逸的人会如同闯入空荡无主的领地般闯了进来，甚至对演说家进行嘲弄和讥讽，如同那位苏格拉底在《高尔吉亚斯篇》中那样，或者甚至按照那几本小书向我们讲授演说术，撰写那些修辞学著作，好像他们所谈的关于公道，关于义务，关于国家建立和管理，关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关于自然规律，都与修辞学家们无关。由于我们无法从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它们，那么现在我们便只有向早先劫掠我们的那些人借用，只要我们能够把它们应用于它们注定和应该服务的这种政治科学，并且如我在前面曾经说过的，我们无须为研究这门科学耗费一辈子的精力，而是在我们找到那些聪明之人能够迅速领会，愚蠢之人永远也不可能掌握的源泉之后，每当需要的时候，需要多少就从中汲取多少。事实上，不仅人们的天性和智慧不具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以至于即使没有任何指导，也能领悟如此复杂的对象，而且这些对象也并非如此地晦暗，以至于一个人尽管仔细观察它们，但即使具有敏锐的智慧，也不可能深入地了解它们。就这样，当演说家能够在如此广阔的原野上自由地漫游，并且不管他在哪里停留，他都是停留在自己的领地里的时候，他便能够很容易地找到语言需要的装备和饰物。要知道，内容的丰富促使词语的丰富。如果所谈的内容性质崇高，那么由此词语也会显露某种自然的光辉。但愿希望从事演说或写作的人能够从小就能获得高尚的培养和教育，充满求知的欲望，具有先天的秉赋，在对一般问题的无数讨论中获得经验后选择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演说家进行研究和模仿，那样他便用不着去求问现今的那些教师们该如何遣词造句，如何使词语华美。就这样，只要内容丰富，那么天性本身只要受过训练，即使没有导师，它也会自动进入演说辞的修饰武库。”

古代演说家的多才多艺

三十二

这时卡图卢斯说道：“永生的天神啊，克拉苏斯，你对事物 126
 的理解多么复杂，多么深刻，多么丰富！你竟然胆敢想把演说家
 从怎样的隘谷里领出来，把他们安置到我们先辈的王国里！要知道，
 我们也听说过，古代那些著名的学者和行家也没有否弃任何 127
 一种讨论，而是一向从各个方面研究演说问题。当他们中的埃利
 斯人希皮阿斯^{〔1〕}去到奥林匹亚参加四年一度的赛会时，^{〔2〕}他
 差不多是在整个希腊都能听到的情况下宣称，世上没有哪一种科
 学他不知道，并且不仅指那些高尚的、适合于自由人研究的科
 学，如几何学、音乐、文法学和诗歌，而且包括研究物的自然属
 性、研究人的习俗、研究国家制度的科学，^{〔3〕}甚至他戴的戒指，
 穿的衬衣，脚上的鞋，都是他亲手做的。毫无疑问，此人所言未 128
 免有些过分自夸，但是从中不难明白，昔日的演说家们从那些最
 为光辉的科学方面获得的东西多么多，既然他们甚至都不鄙视那
 些非常低贱的技艺。基奥斯人普罗狄科斯、^{〔4〕}卡尔克冬人特拉

〔1〕 希皮阿斯（公元前485—前415），希腊埃利斯人，智者，曾经作为修辞学教师和演说家漫游希腊，很有名气。

〔2〕 奥林匹亚赛会期间的典礼演说传统始于公元前5世纪中期。

〔3〕 即哲学的三个方面：物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

〔4〕 普罗狄科斯，基奥斯岛人，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智者，曾对元音和同音词进行过深入研究。

绪马科斯和阿布得拉人普罗塔戈拉斯^{〔1〕}又怎么样？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时代进行了许多探讨和写作，甚至关于事物的自然属性。还有那个著名的勒昂提尼人高尔吉亚斯又怎么样？当他作为演说家的辩护人时，正如柏拉图希望的，演说家在哲学家面前屈服了，不过事实上他或者从来没有被苏格拉底战胜，柏拉图的话是不真实的，或者如果他被战胜了，那显然是因为苏格拉底比他更善于言辞，更能言善辩，并且正如你称作的，是一个内容更丰富、语言更出色的演说家。不过在柏拉图的那本书里，高尔吉亚斯宣布，他能够就任何提出来进行讨论和分析的问题进行非常富有内容的讲演。在所有的人中，他第一个敢于询问听众，谁想听什么讲演。^{〔2〕}在希腊他享有如此巨大的荣誉，以至于在得尔斐，在所有的人中只为他立了纪念像，并且不是包金的，而是真正黄金的。 129

“那些我刚才称引的演说术行家，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也非常杰出的演说术行家，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期。根据他们可以看出，克拉苏斯，事情正如你说的那样，演说家这一名称在希腊古代可以说是享有更大的荣誉，其文化内涵也更广泛。由此更令人感到困惑，是应该更多地称赞你呢，还是更应该责备希腊人：当你虽然出身在使用另一种语言、具有别样的习俗的环境里，在这个充满忙碌的国家里总是或者为可以说所有的私人事务所困扰，或者为整个世界和对伟大国家的管理而操心，但是仍然能掌握了如此广博而深刻的知识，并且把它们与一个在国务活动方面具有丰富智慧和演说才能的人的知识和经验结合了起来，而希腊人尽 130 131

〔1〕 普罗塔戈拉斯（约公元前 485—约前 415），西班牙南部阿布得拉人，最著名的早期智者之一。

〔2〕 参阅柏拉图：《高尔吉亚斯篇》，447c。

管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传统的国度，对学术研究也非常热衷，然而却沉溺于悠闲，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新的成就，甚至也未能保存好遗留下来的传统。”

对任何学科都应避免过分专门化

三十三

这时克拉苏斯回答道：“卡图卢斯，现在不仅在演说术这一 132 方面，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那些规模庞大的科学由于分裂成派系和各种科学的彼此分离而缩小了范围。你是不是以为在著名的科斯人希波克拉特斯^{〔1〕}时代，一些医生治疗疾病，另一些医生治疗创伤，还有一些医生治疗眼睛？难道当欧几里德^{〔2〕}或阿基米得^{〔3〕}研究几何学时，在达蒙^{〔4〕}或阿里斯托克塞涅斯^{〔5〕}研

〔1〕 希波克拉特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希腊最著名的医生，柏拉图称其为希腊医学科学的奠基人。他认为不掌握整个事物的性质而想知道身体的性质是不可能的，并且把身体视为一种有机体。著作失传。

〔2〕 欧几里德（公元前4—前3世纪），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人，古希腊著名的数学家，主要著作是《几何原本》，13卷。

〔3〕 阿基米得（公元前287—前212），西西里叙拉古扎人，古希腊著名的学者，发明家，在罗马将领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克卢斯攻陷叙拉古扎时被杀害。研究范围包括数学、机械学、流体力学和天文学。

〔4〕 达蒙（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古希腊最最著名的音乐家，普罗狄科斯的门生，深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敬重。

〔5〕 阿里斯托克塞涅斯（公元前4世纪），哲学家、音乐理论家、传记作家，在雅典时是亚里士多德的门生。主要著作有《论和谐》、《音韵学》等，但只有部分传世。

究音乐时，阿里斯托法涅斯^{〔1〕}和卡利马科斯^{〔2〕}研究文学时，难道这些科目已经被分解，以至于没有人能够了解整体，每个人只能研究他所从事的那一部分？我在这里也曾经常听到我父亲和我的岳父谈到，那些希望以智慧著称的国人通常也总是希望能掌握当时在我们国家里可能学到的全部知识。他们谈到塞克斯图斯·艾利乌斯，^{〔3〕}至于曼利乌斯·马尼利乌斯，^{〔4〕}我们甚至见过他在广场上来来回回地漫步，并且可以看出，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为所有的国民提供劝告。不管他们是在外面散步，还是在家里坐在圈椅里，人们都不断前来向他们咨询，不仅向他们咨询市民法，而且向他们咨询婚嫁问题，购买土地问题，耕种问题，总之一句，向他们咨询有关一切义务和事务问题。

“此外还有著名的老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斯，^{〔5〕}提贝里乌斯· 134

〔1〕 阿里斯托法涅斯（约公元前 257—前 180），拜占廷人，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著名的语文学家，注疏家。泽诺托斯、卡利马科斯和埃拉托斯特涅斯的门生，继他们之后任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约公元前 194 年），学识广博，对语言学、文学、文本学都很有研究，对语言重音的特点进行过专门研究，校勘出版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赫西奥德的《神谱》，阿尔基奥斯和阿那克瑞昂的抒情诗，出版了品达的第一部全集，可能还首次出版了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全集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的校勘本等。

〔2〕 卡利马科斯（约公元前 305—约前 240），基勒涅人，希腊化时期的著名学者，诗人，青年时期来到亚历山大里亚，曾在图书馆任职，后成为馆长。著述丰富，其中《饮宴叙谈》120 卷，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此外还写过历史著作《史源》和牧歌性抒情诗等。

〔3〕 参阅本书第一卷，193 及注。

〔4〕 参阅本书第一卷，212 及注。

〔5〕 指普布利乌斯·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狄维斯，从公元前 212 年起任大祭司，公元前 205 年与老斯基皮奥一起任执政官。外号“狄维斯”（Dives）意为“富有者”，他是该家庭中第一个获得这个外号的人。

科伦卡尼乌斯——我的女婿的曾祖父、无比睿智的斯基皮奥，^{〔1〕}他们都曾经担任过大祭司，他们都以富有智慧著称，人们前来向他们咨询有关各种宗教的和世俗的事情。他们在元老院里，在公民大会上，在朋友们的诉讼事情中，不仅在和平时期，而且在战争时期，总是给人们提出自己真诚的意见。至于说到马尔库斯·卡托，他除了这种雅致科学和海外传来的豪华饮宴外，难道还缺少什么？难道他由于学习市民法而影响了 he 从事诉讼演说？或者他因为善于演说而蔑视法学？他在这两个方面都付出了辛劳，取得了卓著的成就。难道他由于为私人利益辩护而获得的声誉影响了他为公共事业服务？不，在民众面前没有哪一个人比他更勇敢，在元老院里没有哪一个元老比他更杰出，此外，他还完全是一位胜任的出色统帅。总之，没有什么那时候在我们国家里可以学习和研究的东西他不知道，他没有研究，没有撰述过。现在恰恰相反，大部分人担任官职和管理国家时一无所有，没有武装自己——不熟悉事务，没有任何知识。即使在许多人中间有某个人出类拔萃，如果他真有什么突出，那也只是在某个方面：或是作战勇敢，或是具有某方面的军事经验——现在它们确实已经逐渐地过时了；或是具有法律知识，尽管不是全部，因为对与其联系的大祭司法现在已经没有人研究了；或是富有演说才能，现在人们把它视为大声喊叫和滔滔不绝的空谈。他们不知道所有高尚科学和德性本身之间的关系和联系。

〔1〕 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基皮奥·那西卡·科尔库卢斯，参阅本书第二卷，276 及注。

昔日的希腊人是富有文化的人

三十四

“我现在再谈希腊人，在这种类型的谈话中我们不可能缺少 137
 他们，因为德性的范例应该从我们这里寻找，而科学的范例则应
 该从他们那里寻找。据说在他们那里曾同时出现过七个人，以睿
 智著称，并被称为智者。他们中除米利都的泰勒斯^{〔1〕}外，都曾
 曾经领导过自己的国家。根据传说，当时有谁比他们更富有学识，
 或者其演说比皮西斯特拉托斯^{〔2〕}更富有文化修养？据说就是这
 位皮西斯特拉托斯，曾经首先把先前散乱地流传的荷马史诗安排
 成我们现在阅读的样子。他对于自己的国民们确实并不有益，但
 是他的演说才能却如此杰出，在文化修养和学识方面超过所有的
 人。伯里克利斯又怎样？我们听说过他的演说才能，一次他违背 138
 雅典人的期望，为了国家的利益发表了一篇严厉的演说，但是他在
 演说中对那些民众派人物的揭露在所有的人看来甚至也是受欢迎
 的，令人愉快的。古代喜剧家甚至在对他进行抨击时——因为这
 在当时是允许的，——也说他的嘴唇上生着优美，而他的演说
 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似乎把某种尖刺留在了听众的心灵里。不
 过不是某个朗诵者教导他看着滴水计时器大喊，据我们所知，是
 那个克拉佐蒙人阿那克萨戈拉斯，一个在各种最重要的科学方面

〔1〕 泰勒斯（公元前6世纪中期），小亚细亚米利都人。亚里士多德称他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奠基人，他可能对政治、经济、机械、地理、数学、天文学等学科都进行过研究，但是未能有著作传下来。

〔2〕 皮西斯特拉托斯，雅典国务活动家。公元前560年成为雅典僭主，5年后被放逐，公元前545年复出，至公元前528年去世。

都非常富有学识的人。就这样，他由于学识、智慧和演说才能出众，在四十年期间成为雅典首领，同时既在城邦事务方面，也在军事事务方面。克里提阿斯又怎样？阿尔基比阿得斯呢？他们确实给自己的国民带来好处，然而他们无疑博学而雄辩，难道他们没有受到苏格拉底谈话的陶冶？是谁教导了叙拉古扎的狄昂^{〔1〕}各种科学知识？难道不是柏拉图？柏拉图不仅是他的语言老师，而且是他的心灵和美德的导师，激励他、培养他、武装他去解放自己的祖国。难道不是像柏拉图教育了这位狄昂一样，伊索克拉特斯也以同样的科学教育了非常著名的提马透斯，^{〔2〕}杰出的将军科农^{〔3〕}的儿子，他自己也是位杰出的将军和非常博学的人？或者毕达戈拉斯派著名的吕西斯^{〔4〕}不也是以这些科学教育了特拜人埃帕弥蒙达斯，一个也许可以说是全希腊最伟大的人物？^{〔5〕}或者色诺芬不是同样地教育了阿革西拉奥斯？或者菲洛拉奥斯^{〔6〕}不是同样地教育了阿尔基塔斯？^{〔7〕}最后，难道毕达戈拉斯本人不是同样地教育了意大利的整个古代希腊，从前被称为大希腊？^{〔8〕}

〔1〕 狄昂（约公元前 408—前 354），狄奥倪西奥斯一世的亲属。

〔2〕 提马透斯（卒于公元前 354），雅典将军，伊索克拉特斯的门生。

〔3〕 科农（约公元前 444—前 292），雅典海军将领。

〔4〕 吕西斯（公元前 5—4 世纪），塔伦图姆人，毕达戈拉斯派哲学家，起初移居阿开亚，后又移居特拜。

〔5〕 参阅本书第一卷，210 及注。

〔6〕 菲洛拉奥斯（生于约公元前 470 年），克罗托人或塔伦图姆人，毕达戈拉斯派哲学家，苏格拉底同时代人。

〔7〕 阿尔基塔斯（公元前 5—4 世纪），塔伦图姆人，毕达戈拉斯派哲学家，对数学、音乐、机械等很有研究，在古典学方面很有声望。

〔8〕 指意大利半岛南部伊奥尼亚海和第勒尼安海沿岸的希腊移民地区。

三十五

“不，我认为是那样。事实上我看到，曾经存在过一种涵盖 140
所有值得富有教养、希望在国务活动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研究的事物的科学。凡是掌握了这门科学的人，如果他们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才能，而且是在不背逆天性的情况下从事演说事业，那么他便会在演说方面出众超群。就这样，当亚里士多德看到伊索克拉 141
特斯由于自己的门生们的名声而声望大增，把自己的研究由诉讼和国家管理方面转向演说的空洞华美时，他立即改变了他的教学的差不多全部方式，把《菲洛克特特斯》中的诗句稍许作了一些变化解释自己的原则。菲洛克特特斯说，当外邦人滔滔不绝时，他对自己的沉默感到羞耻。^[1]亚里士多德把它改成‘当让伊索克拉特斯说话时’。就这样，他开始修饰和美化自己的整个科学，并且把对事物的认识与演说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没有能躲过智慧无比的国王腓力的注意，他让亚里士多德做他的儿子的教师，后者不仅向亚里士多德学得了行为的准则，也学得了演说的规则。

“现在，或者如果有人想称那种能向我们传授事物和语言的 142
全部属性的哲学家为演说家，那我认为他可以这样做；或者如果

[1] 引自欧里庇得斯的失传悲剧《菲洛克特特斯》。菲洛克特特斯是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的朋友。赫拉克勒斯临死时把自己的弓箭遗留给了他。他随希腊军队去参加特洛伊战争，途中被毒蛇咬伤脚，伤口发出恶臭，被希腊人留在了利姆诺斯岛。希腊人久攻特洛伊城不下，从神谕中得知，须得赫拉克勒斯的弓箭才能把城市攻陷。于是他们派奥德修斯去请菲洛克特特斯来特洛伊参战。这里的称引指的是悲剧中奥德修斯听见特洛伊人劝说菲洛克特特斯带着那副具有神力的弓箭，站到他们一边的场面。参阅昆提利安的《论演说术原理》，Ⅲ，1，14。

他更希望称那种如我所说，能把智慧和演说能力融于一身的演说家为哲学家，那我也不反对。只是希望他明白，知道事物而不能用语言表达它，那是缺乏口才！不了解事物，却不缺乏口才，那是不学无术，这两种情况都不值得称赞，但是如果需要二者择其一，那么我宁愿选择不善言辞的表达，而不是巧于言辞的愚蠢。如果我们问，所有学科中哪一种更杰出，那么光荣应该给予富有学识的演说家。要是人们也称他为哲学家，这没有什么好反对的。如果把这两个概念分开，那么哲学家要低一些，因为完美的演说家应该通晓哲学家所有的知识，而哲学家则无须必定了解演说术。不过尽管演说术受到哲学家的蔑视，然而显然它却会使他们的科学臻于完美。” 143

克拉苏斯说完这些后稍作沉默，其他人也陷入沉默。

对克拉苏斯的谈话的反映

三十六

科塔终于说道：“我确实不能抱怨你谈得有些离题，说了并非是你承诺的东西。要知道，你刚才谈的比我们期望和要求你谈的还要多。不过作为你的任务，你本来应该谈关于演说辞的美化问题，并且在你已经开始谈及它们，把演说辞的整个风格特点分为四个方面，你已经谈了前两部分，而且谈得尽管你自己认为迅速而简略，但我们觉得已经足够之后，你放下了另外两部分，也就是首先我们怎么能使语言优美，其次怎么能使语言合适。当你正要进入正题时，你的灵性突然产生可以说是某种感触，把你吹离陆地，送到海上，几乎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要知道，虽然你自己掌握了事物的全部知识，但是你并没有把它传授给我们，” 144 145

并且事实上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你让他们产生了怎样的感觉，但是你确实把我完全赶进了学园里。我希望在这里能像你经常说的那样，无须耗费一生的精力，并且一个人只要这么扫视一下，便能够理解一切。但是，即使事情显得更困难，或者即使我显得更迟钝，我也永远不会停息，不会感觉劳累，直到我领悟了他们的双重的方式和方法，能既肯定一切，又否定一切地辩论。”

这时凯撒说道：“克拉苏斯，你的谈话有一点对我触动最大，那就是你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很快学会的东西，那么他便永远不可能学会它。这就是说，我完全无须费力地做什么，或者我可以很快掌握被你称赞得捧上天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便不用去耗费时间，而以我们的国人们感到满足的东西为满足。” 146

这时苏尔皮基乌斯说道：“克拉苏斯，我却既不感到需要你的亚里士多德，也不感到需要卡尔涅阿得斯，需要其他任何哲学家，你可以认为我或者对能够学会你提出的那些东西感到失望，或者轻视我现在正在从事的事情。对于我所向往的那种演说术来说，有对诉讼问题和其他普遍性问题的这种一般性了解于我便完全足够了。我因此知道得并不很多，并且也只是我须得为某个案件辩护而需要那样做的时候，我才去了解它。因此，只要你还没有感到疲倦，我们也没有使你感到厌烦，那就请你回过头来继续谈有关演说本身的华美。我希望听你谈这些问题并不是由于我对自己掌握演说术的能力已经感到绝望，而是希望能够学到一点东西。” 147

克拉苏斯继续谈演说辞的润色：基于单个词语的润色

三十七

这时克拉苏斯说道：“苏尔皮基乌斯，你所询问的是众所周知的问题，并且你自己也并非不知道。事实上，有谁对这方面的问题没有传授过？没有教导过？没有传下著作？不过我将满足你的愿望，简单地向你叙述起码我所知道的东西。不过我仍然会认为，即使是这些非常微不足道的问题，也还是应该向那些首先发现和研究它们的人去请教。 148

“就这样，所有的演说辞都是由词语组成；对于词语，我们首先应该研究词语的单个使用，然后再研究它们的复合使用。 149

“因为演说辞的修饰一种源自单个词语，另一种源自关联、复合的词语，因此我们使用的或者是这样的词语，它们表达的是原意，可以说是准确的事物概念，差不多是与事物本身同时产生的；或者是这样的词语，它们被转用，好像被置于另一个位置；或者是这样的词语，它们是由我们新发现和创造的。就这样，演说家在使用词语的本意时应该注意避免使用鄙俗的和陈旧的词语，而要用经过挑选的、意义鲜明的词语，而且要令人觉得丰满，洪亮。这就是说，在使用这些原意词语时也必须进行一定的选择，这一点要由听觉来判断。在这里，良好的语言习惯也起非常大的作用。事实上，未受过教育的人们通常对演说家这样进行评论：‘这个演说家用词很好’，或者‘那个演说家用词不好’。他们不是从某种科学角度进行衡量，而是凭可以说某种自然感觉进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避免失误意义还不很大，尽管这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使用词语和拥有丰富的好词语可以说只是某 150 151

种基础。我们应该研究和分析的显然是演说家本人在这一基础上 152
进行怎样的构建和把自己的技艺用在什么方面。

三十八

“就这样，演说家用来美化和修饰演说辞的原意词语有三类：
或是罕用词，或是新造词，或是转义词。

罕用词：古词

“罕用词通常是古代的、由于年代久远而早已退出日常语言 153
使用的词语，它们更适合于诗人们的自由放任，而不是我们的演
说辞，不过偶尔采用一些诗歌词语甚至可以赋予演说辞崇高色
彩。实际上我也许不会反对那样的用法，如科利乌斯^{〔1〕}所说：
qua tempestate Poenus in Italiam venit.^{〔2〕}也不会拒绝采用词语 *pro-*
les，^{〔3〕}或 *suboes*，^{〔4〕}或者 *effari*，^{〔5〕}或者 *nuncupari*，^{〔6〕}卡图卢
斯，或者如你通常所说的 *non rebar*，^{〔7〕}或是 *opinabar*，^{〔8〕}或者许
多其他词语，只要对它们使用合适，它们通常会使演说辞显得比
较庄重，比较富有古代韵味。

〔1〕 参阅本书第二卷，54 及注。

〔2〕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那个岁月，布匿人来到意大利。原文中以 *tempestatas*（意为“时期”，“灾难”）代替常见的 *tempus*（意为“时候”，“时期”）。

〔3〕 意为“后裔”、“后代”。

〔4〕 也是“后裔”、“后代”的意思，与 *proles* 是近义词。

〔5〕 *effari* 是动词，意为“云”，“说”。

〔6〕 *nuncupari* 也是动词，意为“宣告”，“宣布”。

〔7〕 意思是“我未认为”。

〔8〕 “我未以为”。*opinari* 和 *rerere* 是近义词。

新造词

“新造词指由演说者本人构成和创造的词语，它们或是通过 154
复合词语而成，例如：

当时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恐惧从我心中驱走了全部理智。^{〔1〕}

“或者：

难道你不希望我报复此人的谎言欺诈。^{〔2〕}

“其实你可以看出，无论是 *versutiloquas*（言辞诡谲的），或是 *expectorat*（从心中驱走），它们都是复合构成的词语，而不是自然产生的。^{〔3〕}但是常常并不是通过复合而组成新词语，例如 *senius desertus*^{〔4〕} 或是 *di genitales*,^{〔5〕} 或是 *bacarum ubertate incurvescere*^{〔6〕}

〔1〕 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

〔2〕 引自某部失传的古代悲剧。

〔3〕 *versutiloquus*（言辞诡谲的）由形容词 *versutus*（意为“机灵的”，“狡猾的”）和动词 *loqui*（意为“说”）两个词复合而成。*Expectorare*（从心中赶出）由介词 *ex*（意为“从……里”）和名词 *pectus*（意为“心”）两个词复合而成。

〔4〕 意为“被遗弃的老人”，其中 *senius* 由名词 *senex*（意为“老人”）变化词尾而构成。

〔5〕 意为“繁衍之神”，其中形容词 *genitales* 相当于 *gignentes*（意为“生育的”）。

〔6〕 此短语意为“被累累果实压弯”，其中动词 *incurvescere* 由形容词 *incurvus*（意为“弯曲的”）构成。

转义词

“第三种方法——词语的转义使用被广泛采用，它由于词语的贫乏和狭窄而必然产生，而后其自身的愉快悦人又使它经常被采用。有如衣服，人们起初创造它是为了御寒，后来利用它甚至作为身体的装饰和身份的象征；词语的转义使用也是这样，起初构造它们是由于词汇匮乏，经常加以利用则是为了愉悦。事实上，甚至农人们也说‘用宝石装饰葡萄藤’，‘繁茂的草地’，‘欢乐的庄稼’。要知道，当难以用本意词表达的事物用转义词表达时，事物的相似性会把我们希望为人们所理解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因此，这些转义表达就像是借贷，当缺少需要的东西时，不得不从别处转借过来。有些转义表达的使用比较大胆，它们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弥补词语的不足，而是为了能够使演说辞生辉。难道我现在还需要向你们说明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有哪些类型吗？” 155 156

三十九

“当词语被转义代用，其相似性凝缩于一个词语，仍像它原来那样，只是被置于另一种情境时，如果这时转义可以被察觉出来，那么使用会给人愉悦；但如果不具有任何比拟性，那么这时便不应该采用。转义的使用应该是或者能够更清楚地表现对象，例如在下述诗句中： 157

大海竖起了脊毛，
昏暗变浓重，模糊了黑夜的云翳，
火光在云层间闪烁，雷声震荡空宇，

冰雹混合着暴雨骤然间倾泻而下，
狂风肆虐，隆起一处处凶猛的旋流，
沸腾了整个海渊，〔1〕

“这里为了使一切更显明，差不多所有的都是借用词语含义的相似性，转义表达的。转义的使用应该或者是需要更好地说明整个对象，不管是行为还是思想，例如诗人借助其相似性，用两个词表示一个人如何有意地进行掩盖，使人们无法知道发生的事情： 158

他用词语作伪装，把自己严密地裹住。〔2〕

“有时候甚至利用转义表达以达到简洁，例如‘如果长矛逃出手掌’。若是用词语本义表达冒失地掷出长矛，怎么也不可能比用一个转义表达更简洁。在这方面我甚至常常觉得应该感到惊奇，那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人更喜欢转义词语和从其他方面借用的词语，而不是本义的和原有性质的词语。 159

四十

“事实上，如果事物没有自己的名称和特有的叫法，例如对于船只的‘腿’，天平另一边的‘约定’，又如对于与妻子‘分离’，那时必要性便迫使人们从其他方面去汲取不具备的词语，并且甚至即使存在非常丰富的原有领域的词语，人们却仍然远为

〔1〕 引自帕库维乌斯的悲剧，描写希腊军队从特洛亚返回途中遭遇风暴的场面。

〔2〕 引自阿克基乌斯的悲剧《安提戈涅》。

喜欢其他领域的词语，只要转义词语合适。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人的天性喜好跨过放在脚边的东西，去取远处的东西；或许是由于用另一种思路把听众引开，同时又不使听众陷入迷误，这样可以产生极大的愉悦；或许是由于用单个的词语便能一下子描写整个对象；或许是由于所有转义表达只要使用合适，都是直接作用于感觉本身，特别是视觉，那是最敏锐的感觉。此外还有高雅的‘芳香’，富有亲切感的‘温柔’，大海的‘低语’，语言的‘甜美’，这些转义都来自其他感觉。但是视觉的转义要远为敏锐，它们差不多是把我们凭视觉不能看见和判断的东西置于心灵的视野中。要知道，自然界中不存在任何这样的事物，其名字和称谓我们不能转义于其他事物。由此一切可以比较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进行比较——都可以凝炼于一个可以包含相似性的词语，从而使演说辞富有光泽。 160 161

“在使用转义词时，首先要避免不相似性。例如说：‘天空的巨大拱门’。尽管据说恩尼乌斯给舞台送来一个球，但是在球里怎么也不可能包含与拱门相似的东西。〔1〕 162

活着吧，尤利克西斯，只要可能；
用双眼掠取最后一线辐射的光芒！〔2〕

“诗人在这里没有说‘接受’，也没有说‘寻求’——因为这或许能够表明一个希望更长久地活下去的人对死亡的拖延，——

〔1〕 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罗马的凯旋拱门跨度小，因而用来比喻苍穹令人觉得牵强。希腊人称天空如球，因而恩尼乌斯特地给舞台送来一个球，以加强形象性。

〔2〕 恩尼乌斯的悲剧残段，可能引自《埃阿斯》。引语为陷入疯狂的埃阿斯对尤利克西斯（奥德修斯）说的话。

而是说‘掠取’。这个词用在这里是合适的，因为前面说了‘只要可能’。

四十一

“其次应该注意，作为比拟相差不要太大。代替‘希尔提斯^[1]的遗产’，我会更乐意说‘礁石’；代替‘卡律布狄斯^[2]的财富’，我会更乐意说‘漩涡’。要知道，思维的目光更容易被引向所看见的东西，而不是被吸引向所听到的东西。此外，由于转义使用词语最主要的目的在于撞击感觉，因此应该回避比喻本身会引起听众注意那些事物的庸俗方面。我不认为可以把阿非利加努斯之死说成是共和国‘被阉割了’，我也不认为可以把格劳基亚^[3]称之为‘库里亚的秽土’。尽管存在相似性，然而在两个比喻中都包含庸俗的意思。我还认为不可超过事物要求地夸张，例如‘豪筵的风暴’，也不可超过事物要求地缩小，例如‘风暴的豪筵’。我还认为用来转义使用的词语不要比本来原有的词语含意更狭窄，例如：

请问那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让靠近自己？

“最好说‘禁止’，‘阻挡’，‘吓退’，因为前面说道：

〔1〕 希尔特斯是北非海湾，分大希尔特斯湾和小希尔特斯湾。

〔2〕 卡律布狄斯是一个吞吸海水的妖怪。它吞吸海水时，能够连同附近航行的船只一起吞进去。奥德修斯从特洛亚返回途中从它旁边经过时，命令水手们奋力划桨，迅速驶过，才得以免受其害。

〔3〕 参阅本书第二卷，249及注。

你们站在那里，
免得与我接触或我的阴影会造成不幸。^{〔1〕}

“此外，如果担心转义用语说得会有所过分，那就应附加词语以缓和口气。例如从前马尔库斯·卡托去世时要是有人说元老院被遗下成为‘孤儿’这种说法有些过分，那么若是改成‘可以说成为孤儿’，那么其语气就有所缓和了。实际上，还应该注意要令人觉得转义词的使用是把它引进他属位置，而不是去占领他属位置，是被请来的，而不是强行闯入的。 165

“就这样，在使用单个词语时，没有什么方法更能使演说辞艳丽，更能使演说辞增辉的了。事实上，由这种类型衍生的，不是以单个转义词语形式，而是由许多相联系的词语组成的转义表达形成了另一种类型，以至于说的是一个意思，却需要理解成另一个意思，例如： 166

我不想让自己
像从前阿开奥斯舰队那样，再撞上悬崖。^{〔2〕}

“又如：

你错了，错了，强有力的法律鞭子会制服
你这个吹牛家、自信狂，权力会给你套上轭。^{〔3〕}

〔1〕 恩尼乌斯的悲剧残段，可能引自《提埃斯特斯》。

〔2〕 悲剧残段，可能引自帕库维乌斯的《克律塞斯》。

〔3〕 悲剧残段。可能引自阿克基乌斯的《克吕泰墨涅斯特拉》。

“这里选取相等的事物后，正如我说的，把属于一事物的词语连续转用于另一事物。 167

四十二

“这也是演说辞的重要修饰手段，但这里应该努力避免意义晦涩，否则它便会成为人们称之为的谜语。这种转义方式不是基于单个的词语，而是基于整个句子，也就是基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词语。替代和转换涉及的是词语的作用，而不是句子的作用。例如：

粗旷的大地惊慌得使恐惧的非洲发颤。^{〔1〕}

“这里以‘非洲’代替‘非洲人’，通常既不是新造词，如‘充满能够撞碎岩石的巨浪的大海’，也不存在转义，如‘大海变温和’，^{〔2〕}而是为了修饰，以一个本义词替代另一个本义词。

罗马啊，让你的敌人停住……^{〔3〕}

“或者：

辽阔的广场是证人……^{〔4〕}

〔1〕 恩尼乌斯的《编年纪》残段。指老斯基皮奥率领罗马军队在北非登陆。参阅西塞罗的《演说家》，93。

〔2〕 引自帕库维乌斯的悲剧。“能够撞碎岩石的”原文是一个复合词。

〔3〕 引自恩尼乌斯的《斯基皮奥》。

〔4〕 引自恩尼乌斯的《斯基皮奥》。

“这种方法在演说辞修饰中非常重要，并且应该经常采用。下述例子也属于这种类型：例如说‘战争中马尔斯是不偏不倚的’，称‘收获’为‘克瑞斯’，^{〔1〕}称‘酒’为‘利柏尔’，^{〔2〕}称‘大海’为‘尼普顿’，称‘元老院’为‘库里亚’，称‘公民大会’为‘战神广场’，称‘和平’为‘长袍’，称‘战争’为‘盾和矛’；当人们用美德和恶习代称具有它们的人本身时也是这样：‘有如奢侈闯进了屋子’，‘贪婪渗进了那里’，或者‘诚信获得了胜利’，‘公平战胜了’。你们定然已经看出了整个这种类型的实质，通过替代和转换，以达到更优美地表述对象本身的目的。 168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具有较少的修饰性，但并非是不值得注意的手法，当我们或者想以某物的部分代替整体的时候，例如当我们以墙壁或屋顶代称房屋时，或者当我们想以整体代称部分时，例如当我们以罗马人民的骑兵代称一队骑兵时：

尽管罗马人在战斗中获得了胜利，
但心里仍然不断发颤……^{〔3〕}

“或者当以许多代称一个人时：

我们现在成了罗马人。以前是鲁狄埃人。^{〔4〕}

〔1〕 克瑞斯是古罗马传统的谷物女神。

〔2〕 利柏尔是古罗马传统的酒神。

〔3〕 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

〔4〕 引自恩尼乌斯的《编年纪》。恩尼乌斯在这里指的是他自己。他出身于南意大利的鲁狄埃，迁居罗马后，成为罗马公民。

“或者一般说来，不应该像说的那样直接去理解，而应该体会意思。

四十三

“我们也经常在使用词语时虽然不像采用转义手法时那样雅致，但尽管有些放任，不过仍然并不放肆，例如称长篇的演说辞为‘巨大的’，称心眼儿小为‘狭窄的心灵’。你们看到吗？在我们谈到的那么多语言转义手法中，前面谈到的那种手法^{〔1〕}不是基于单个的词语，而是基于词语的组合，而这些则是另一种转义手法，它们或者基于我称之为的词语替代，或者基于应该对所说的词语的字面意义作另样的理解。 169

“就这样，单个词语的全部特有的效能和长处源自三个方面： 170
或者是古老的词语，但是日常语言中仍可采用；或者是复合的或新造的词语，但是应该是能为听觉和日常习惯所接受；或者是转义使用，这种手法有时如点缀星星，最能使演说辞鲜明，赋予演说辞光泽。

基于复合结构的修饰：词语的安排

“接着谈复合句，它主要归结为两点：第一，要求正确的安排；第二，要求一定的节奏和和谐性。词语的安排要求布置和搭配词语时它们互相之间既不会出现不悦耳的或张着嘴的语音连缀，^{〔2〕}而要使语言达到某种方式的流畅的组合。在这方面，那 171

〔1〕指譬喻。见前 166。

〔2〕“不悦耳的”指辅音的不和谐音的连缀，“张着嘴的”指元音的连缀。

位善于非常恰当地这样做的人以我岳父的名义作过令人愉快的嘲讽，就是卢基利乌斯：

词语安排得多么恰当，有如所有的小石块
在砖地上艺术地镶嵌成蠕形物图案。^{〔1〕}

“然后当他嘲笑阿尔布基乌斯^{〔2〕}时，也没有放过我：

我有女婿克拉苏斯，请不要和他竞赛演说术！^{〔3〕}

“怎么样，卢基利乌斯？这位克拉苏斯由于你滥用了他的名字，得到了什么结果？不，仍然是那种结果，并且自然像我的岳父希望的那样，也像我自己期望的那样，也许比阿尔布基乌斯的更大。卢基利乌斯就这样像他通常那样，对我也进行了嘲讽。但是不管如何，我现在正在谈的词语安排仍然保持。它能够使句子联系紧密，结构严谨，通顺流畅，平整如流水，如果我们在连接词的结尾和下一个词的开头时能够做到既不发生语音的尖锐的冲突，又不出现元音连缀造成的过长间隔。 172

〔1〕 引自卢基利乌斯的讽刺诗。关于卢基利乌斯，请参阅本书第一卷，72及注。

〔2〕 参阅本书第二卷，281及注。

〔3〕 引自卢基利乌斯的讽刺诗。

韵 律

四十四

“在注意了这一点之后，接着需要用心的是词语的节律和结构，我担心卡图卢斯会觉得谈这个问题太幼稚。^{〔1〕}要知道，古代那些著名的学者认为，甚至在我们这种无拘束的散文中我们也应该保持像诗歌那样，也就是要有一定的韵律。他们要求在演说辞中也要有作为喘息的停顿，并且不是由于我们疲劳或者由抄写者标示的停顿，而是由语言和思想的节奏划分的语段的结束。据说伊索克拉特斯曾经首先这样教导，正如他的门生璁克拉特斯^{〔2〕}写的那样，为的是赋予古代演说家混乱无序的演说习惯以韵律，从而愉悦听觉。要知道，从前音乐家同时也是诗人，他们想出了两种方法满足这种愿望，这就是吟诗和歌唱，为的是能以语言的旋律和音韵使听觉获得充分的怡悦。就这样，他们认为对两种方法，我说的是声音的调节和词语的和谐结合，视演说辞的严格性所许可，也应该把它们从诗歌移植进演说里。在这方面可以说最最重要的是：如果在演说辞里词语的连接变成了诗，那是一种失误，然而我们又希望这种连接像诗歌一样带有旋律，节奏合适，得到完美的加工。在所有的特征中，没有哪一种特征更能够如此明显地区分演说家和在语言艺术方面无经验、无知识的人，就像下述情况，那就是没有这方面修养的人只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杂乱无章地讲话，而且说出来的话是以呼吸的长短为限，

〔1〕 卡图卢斯本人就是诗人。

〔2〕 参阅本书第二卷，94及注。

而不是按艺术要求划分段落，而演说家则这样给内容安排词语，那就是把它们纳入一定的节律，一种既受约束而又自由的节律。事实上也就是在赋予它一定的结构和节律后，借助词语次序的变化，使它显得宽松和自由，以求达到使词语既不会像诗歌那样被某种固定的格律束缚住，又不会自由自在得可以随意游荡。 176

四十五

“既然这样，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担当起这样的任务，从而认为我们也能够养成富有韵律地说话的能力呢？这并不像其需要的那样困难。要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如此柔软，如此富有韧性，如此顺从地遵从你的指令，就像语言那样。由它可以组成诗歌，由它同样也可以组成不同的节律，最后，还是由它可以组成甚至不受各种不同的韵律约束、类型多样的演说辞。要知道，并非日常谈话用的是一些词语，富有激情的演说用的另一些词语；它们并非是从一种源泉汲取供日常使用，从另一种源泉汲取供戏剧演出和豪华的排场使用，而是在我们从日常普遍使用的词语中取得这些现成的词语后，我们像对待非常柔软的蜡一样进行构建、塑造，以求符合我们的意愿。由此我们有时采用庄重风格，有时采用简朴风格，有时则保持某种中间风格。语言风格就这样适应于我们确定的内容，改变形式，变化方式，以求愉悦听觉，激动心灵。但是，像在大部分事物中一样，自然本身在语言中也作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使得凡是自身蕴含最大的益处的东西通常也包含最大的高尚，有时甚至是最高的美。我们看到，为了普遍的荣昌和平安，自然把我们这整个宇宙建设成这样：天空是圆的，地球处于中心地位，由其自身的力量和重力保持平衡，好让太阳围绕着它转动，下降至冬至标志，然后又缓慢地重新升高； 177 178

也好让月亮挨近和远离地接受太阳的亮光，好让五颗星宿以不同的速度和路线作着同样的运行。^{〔1〕}这一体系结构得如此严整，179以至于只要稍许发生变化，便不可能保持协调；这一体系结构得如此美妙，以至于不可能想像出有什么形象会比它更美好。现在请再看人类或者甚至其他动物的形象，你会发现身体的所有部分构造得都是必要的，整个形象是艺术性地，而不是偶然地完美创造的。

四十六

“这些树木又怎么样呢？无论是树干，树枝，还是树叶，无一不是为了维持和保护自身的天性，然而每一部分又无处不表现出美。

“现在让我们抛开自然，再来看技艺。例如轮船上有什么会比船舷，比船底，比船鼻，比船尾，比横桁，比船帆，比桅杆更必要？然而它们的形象又包含如此高度的美感，以至于令人觉得创作它们不仅是为了安全，也是为了怡悦。再看立柱，它们支撑庙宇和长廊，然而它们具有的壮丽也不逊色于它们的有益性。卡皮托利乌姆庙^{〔2〕}和其他庙宇那样的屋顶的建造并不是由于追求优美，而是因为需要。事实上，在构想出了从两边带斜坡的屋脊流水之后，继庙宇屋顶的有益性产生了庄严性，以至于即使把卡皮托利乌姆建造到天上，那里尽管不可能有雨水，但是没有屋顶，便会令人觉得也不具备任何庄严。180

〔1〕 五颗星宿指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

〔2〕 指卡皮托利乌姆山冈上的尤皮特庙。此庙宇建于罗马王政塔克文时代，公元前83年被焚毁，公元前69年由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重建。

“在演说辞的各个部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继有益性以及 181
与其相毗连的必要性之后，随即产生了愉快和乐趣。事实上，句子的结束和词语间的停顿是由气息的中断和微弱的呼吸造成的，然而这一创造是如此令人愉快，以至于即使有人能够无穷尽地呼出气息，但是我们仍然并不希望他不间断地说出词语。要知道，能令我们的听觉感到快乐的是那种不仅能使我们的肺可以承受，而是还要能轻松地承受的那种语流。

四十七

“就这样，最长的词语组合是那种可以用一口气说完的组合。 182
但是这是自然界限，艺术界限则是另样的。

“事实上，在存在的许多节律格式中，卡图卢斯，你们的亚里士多德从演说家那里去除了经常出现的抑扬格和扬抑格，^{〔1〕}因为它们在我们的语言和谈话中自然形成。但是，这两种格律的节奏太明显，音步也短促。因此，他提议我们首先使用英雄格，^{〔2〕}但是我们只可以不会引起反感地连续使用两个音步或者稍许多一些，以免语言完全变成诗或近似于诗。例如 *altae sunt*

〔1〕 抑扬格的音步组成是一个短音节后接一个长音节，即 V —。“V”代表短音节，“—”代表长音节。下同。扬抑格的音步组成是一个长音节后接一个短音节，即 — V。参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Ⅲ，8；《诗学》，Ⅳ。

〔2〕 英雄格指古代英雄史诗通用的格律，这种格律又称六音步格，因为每行诗由六个音步组成。英雄格的音步组成通常是一个长音节之后接两个短音节，或称扬抑抑格，即 — V V，每行诗中第 1—4 音步中的两个短音节可以由一个长音节代替，第 6 个音步只有两个音节，其中一个音节为长音节，第二个音节可长可短。因此，英雄格的一行诗的格律可出现 17 种变异。

geminae, quibus……〔1〕三个英雄格音步用在句子开始时相当合适。这位著名的人物特别推荐佩安音步，有两种结构形式。或者由长音节开始，后面紧跟三个短音节，例如下述词语：desinite, incipite, comprimite；或者由三个短音节开始，最后一个是长音节，例如下述语：domuerant, sonupedes。〔2〕这位哲学家喜欢以前一种佩安音步开始，以后一种佩安音步结束。这后一种音步作为佩安格并不是按音节量，而是按听觉的衡量，因为这是一种更敏锐、更准确的判断，差不多相当于克里特音步，由一个长音节、一个短音节和一个长音节组成。〔3〕例如：

Quid petam praesidi aut exequor? Quove nunc……〔4〕

“法尼乌斯以这样的节律开始自己的演说：

‘Si, Quirites, minas illius……’〔5〕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一节奏适合于结尾，因为在他看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应该以长音节结束。

〔1〕意思是“有两个高个子女子，她们……”，音节量结构是 — — — V V — V V。引文出处不详。

〔2〕这两种音步的音量结构形式分别是：— V V V 和 V V V —。

〔3〕这种音步的音量结构形式是 — V —。

〔4〕这行诗的节奏是 — V — — V — — V — — V — ……，意思是‘我该寻求什么保护？我现在向哪里……’引自恩尼乌斯的悲剧《被俘的安德罗马克》。

〔5〕这段引语的节奏是 — V — — V — — V —，意思是：奎里特斯人，如果他的威胁……。关于法尼乌斯参阅本书第二卷，270及注。

四十八

“不管怎么说，这里不要求那样严格的注意和认真，像诗人 184
必须表现出的那样，诗歌节奏和韵律本身迫使他们把词语安排于
诗行时必须做到甚至在最短促的喘息时一切也不会比需要的那样
长一些或短一些。演说语言要自由一些，当然应该说是这样一种
自由自在，即不至于达到可以自由逃逸或游荡，而是虽然未加镣
铐，自身却又能做到自持。在这方面我同意特奥弗拉斯托斯的看
法。他认为，如果要使语言雅致，具有某种和谐性，就应该是富
有韵律的，不过不是严格的，而是比较宽松的。并且在他看来， 185
由普通诗歌采用的那些节律^{〔1〕}后来形成了比较宽广的抑抑扬
格，然后抑抑扬格又形成了更为自由、更为庄严的酒神颂
格，^{〔2〕}正如特奥弗拉斯托斯说，这种格律的因素和连续的音步
在任何一个丰富的散文语言里都随处可见。要知道，若是任何词
语和声音的韵律在于具有一定的抑扬顿挫，使我们可以感觉出相
等的间隔，那么只要不是无休止地延续，这样的韵律结构当然也
适用于散文。事实上，要是没有间断的、喋喋不休的、常流不止
的饶舌会令人们觉得粗鲁不雅，那么难道是什么别的原因激起我
们的厌恶，而不是因为人的听觉本身天生能量度声音？如果声音
中不含节律，那么这种量度便不可能存在。

“在不间断的持续中不存在任何节律，只有明确的划分和相 186

〔1〕 指抑扬格、扬抑格和扬抑抑格。

〔2〕 酒神颂格是一种颂扬酒神狄奥倪索斯的合唱歌用的格律。据传古希腊诗人阿里昂于公元前 600 年左右在科林斯首先赋予酒神颂合唱形式，后来传入雅典，很快成为狄奥倪索斯节竞赛的一部分。公元前 5 世纪时，开始盛行脚本，导致它的退化。酒神颂表演一直存在到罗马帝国时期，尽管已经失去其意义。

等的或有时甚至是不相等的间隙才能形成节律。我们在水滴滴落中可以感觉出节律，因为水滴滴落时被间隔地划分开，然而我们在激流奔泻中却不可能感觉出节律。因此，尽管这种词语很自由，但是如果它被划分成段落和部分，它也要比不间断地延展的词语连续更合适，更令人愉快，当然那些部分应该是能被量度的。如果结尾的那些部分显得比前面的要短，那么这种可以说由词语环行而成（希腊人这样称呼这种语言运转）的复合句便会被破坏。因此，后面的部分应该或者与前面的部分相等，结尾部分与开始部分相等，或者较长一些，这样甚至更好，更令人愉快。

四十九

“卡图卢斯，深受你敬重的那些哲学家^{〔1〕}就是这样说的。187
我常常这样举证，为的是借助对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们的称引，以避免自己被指责愚蠢。”

卡图卢斯说道：“哪来什么愚蠢啊？或者难道还有什么会比在你的谈话中被叙述得更优美，被分析得更透彻？”

克拉苏斯说道：“然而事实上我很担心，这些要求可能令你们在座的这些年轻人觉得实行起来太困难，或者由于在通常的教育中并不讲授这些方面，从而令人觉得我们故意使它们显得更重要、更困难。”188

卡图卢斯说道：“克拉苏斯，要是你以为我或者在座的其他哪个人希望你讲述那些平常的、众所周知的东西，那你就错了。你谈的这些内容正是我们希望你谈的，并且希望叙述得就像你现在叙述的这个样子，而且毫无疑问，我这样回答你不仅代表我自

〔1〕 指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托斯。

己，也代表所有在座的人。”

这时安托尼乌斯说道：“至于我，我终于找到了我在自己写的那本小书中声称我未能找到的那位完美的演说家。但是我甚至都不愿因为称赞你而打断你的谈话，以免因我的哪怕一句话而缩短了这如此有限的谈话时间。” 189

克拉苏斯说道：“就这样，我们应该按照这一韵律规则修饰演说辞，既练习发音，也练习写作，尤其是写作，不仅能从演说表达方面，也能从文字表达方面很好地润色和完善演说辞。不过这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困难，其实无须非常严格地遵循节律规则和音乐规则，只需要做到使演说不会到处漫溢，不会四处游荡，不会停止得太快，不会跑得太远，同时对各部分作正确的划分，使复合句结构完整。此外也不要总是使语流连续不断，总是使用复合句式，而要经常把演说辞划分成较小的部分，当然这些部分应受韵律的约束。” 190

“你们也不要对佩安格和所谓的英雄格感到害怕。它们常常出现在演说辞里，可以说它们会自我举荐，不用传讯就会到庭，只是你们在书面撰述和口头表达方面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即要使词语能充分达意，词语搭配本身要由庄重、自由的韵律开始，主要是英雄格，或第一佩安格，或克里特格，但是要以多种多样的、明确的韵律结束。要知道，相似性在停顿时最容易被发现。如果开始时的和结束时的音步能够保持这样的原则，那么中间部分就可以不予注意，只是复合句式本身或者不要比听觉期望的更短，或者不要比力量和呼吸可能承受的更长。” 191

五十

“我认为，与开始相比较，对结尾甚至应给予更大的关注， 192

因为主要就是在这部分最能给人以完美无缺的印象。在诗歌中，对于开始、中间和结尾应该给予同等的注意，不管哪一部分有什么差错，整首诗都会被损害。在演说辞里，只有很少一些人注意开始部分，而对于结尾部分则绝大部分人都会注意。由于这一部分最引人注目，最为人体会，因此更应该使其多样化，以免受心灵否定和听觉厌腻而遭鄙弃。应该对句子最后差不多两个或三个音步给予特别的注意和强调，只要前面的部分不过分简短，不突然中止；这些音步应该采用或者扬抑格，或者扬抑抑格，或者互相交替，或者采用受到亚里士多德称赞的第二佩安格，或者采用与其相等的克里特格。对这些格律的交替使用可以做到使听众不会因过分的单调而感到厌烦，也可以使我们追求的韵律不至于显得是有意的。既然西顿的那位安提帕特罗斯，卡图卢斯，就是你记得很清楚的那一位，^{〔1〕}经常能够即兴作六音步扬抑抑格诗和其他不同韵律的诗，并且实践练习使他的才能和记忆力变得如此敏锐，以至于只要他一有作诗的想法和愿望，词语便会随即出现，那么我们通过实践练习和养成习惯，在演说中也会多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啊！

韵律和风格的无意识效果

“这里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未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听演讲时也会注意到这些方面，这是因为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某种自然力量在这里也很强大和令人难以置信。要知道，所有的人都能根据某种无意识的本能，无须任何技艺和科学，便能区分技艺

〔1〕 安提帕特罗斯（公元前2世纪），西顿人，希腊铭辞诗人，有约80首作品传世，其中可能有伪托。昆提利安也曾把他作为著名的即兴诗人提及（《演说术原理》，X，7，19）。

和科学中的正确和错误。既然人们能够这样评判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作品，况且理解这些艺术的本领天生赋予的也较少，那么他们便更能显示出本领评判语言、韵律和声音，因为这些深深地铭记在所有的人的感觉里，自然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完全失去它们。就这样，不仅技艺高超地搭配的词语可以感动人，韵律和声音也可以感动人。实际上有多少人能够懂得韵律艺术？然而如果在这方面稍许有所不足，或是由于压缩而显得较为短促，或是由于延展而显得较长，整个剧场都会大声地抗议。怎么样？难道歌唱时不是发生同样的事情，人们不仅把歌声不协调的剧班和合唱队赶下台，而且也把独唱演员也赶下台？ 196

五十一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行家和非行家在做事情时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异，然而他们在评判作品时却并不存在多大的差别。要知道，尽管艺术产生于自然，但是如果它不能作用于我们的天性，不能给我们的天性带来愉悦，那么它们便没有任何意义。然而任何东西都不及节律和声音与我们的心智相接近，它们能激励我们，使我们充满热情，也能制服我们，使我们变平静，并且还常常能使我们陷入愉快和忧伤。它们具有的这种巨大力量特别蕴含在诗歌和歌唱中。据我所知，非常富有学识的努马王〔1〕和我们的先辈对它们都没有持蔑视态度，正如隆重宴会时弦琴和笛子， 197

〔1〕 参阅本书第一卷，37 及注。

甚至萨利伊诗歌〔1〕表明的那样，它们在古代希腊尤为广泛流行。但愿你们更希望讨论那些问题以及其他相类似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这些幼稚的词语转义问题！

“正如要是诗歌里有什么错误，普通民众也会发现一样，如若我们的演说辞里有什么失误，他们也会感觉出来。他们不宽恕诗人，但是对我们却很宽容。他们对我们的演说中不合适、不完美的地方沉默着，但并不是不知道。就这样，尽管那些古代演说家，我们看见现在也仍有一些那样的人，尽管他们还不能正确地组织复合句——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不久前才开始和敢于这样做的，——只是用三两个词语，有些人甚至只会用一些单个的词语表达，但是他们在这种缺乏语言表达能力的情况下，仍然理解了人的耳朵要求什么：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是匀称的，使用相等的呼吸间隔。 198

三种风格：华丽的、简朴的、中间的

五十二

“我差不多已经尽我的力量，叙述了在我看来与演说辞修饰关系最为密切的那些方面。我说明了单个词语的价值，说明了词语的搭配，说明了韵律及其结构问题。但是，如果你们甚至还想知道关于演说辞的一般特征和所谓的色彩，那么演说辞通常有：华丽的、然而雅致；简朴的，但并不缺乏坚毅和力量；最后 199

〔1〕“萨利伊”(salii)本意为“跳跃者”，萨利伊诗歌是祭祀战神的诗歌，祭司们沿街边唱边舞蹈，故有此名。传说认为，饮宴时在笛音的伴奏下歌颂英雄业绩和举行萨利伊祭祀都是由努马所创立。

是被誉为对上述两种风格特征占而有之，从而保持了某种中间色彩的那种类型。上述三种风格都应该具有某种优美的色彩，不过不是用紫红色颜料抹上的，而是由真正的血液扩散形成的。在这之后，我们的演说家应该这样学会运用词语和思想，就像角斗士们使用武器和运用技艺不仅应该考虑怎样躲避和进攻敌人，而且应该考虑要使自己的动作优美那样，就像那个……〔1〕研究使用武器那样。 200

“遣词造句和表达思想的方法可以说不胜枚举，我相信你们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但是在遣词造句与思想表达的方法之间存在这样的区别，那就是如果改变词语，词语结构便会被破坏，但是思想内容仍然被保留，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词语。 201

“尽管你们自己也这样做，但是我认为仍然需要提醒你们，好让你们知道，对于演说家来说最重要、最能令人钦佩的是：选用单个的词语时要遵循三项原则，即我们对转义词可以经常使用，对新造词可以偶尔使用，对古旧词只能很少使用。至于词语的整体结构，正如我说过的，应该遵循的原则是：既要使词语搭配平整，韵律安排合理，而且要使整篇演说辞散布着思想和词语的闪光作点缀。

对基本的修词格的评述

五十三

“叙说事物时的某种详述，清晰的解释和把事件如发生时那样展现于眼前，这些最能感动人。它们不仅对于叙述事件，而且 202

〔1〕 此处原文残缺。

对于修饰和强调所叙述的事件，使得当我们修辞性地夸张地叙述对象时，让听众觉得事情本身就像演说辞可能体现的那个样子，都很重要。常常还有与此相反的概述，比直说更能让人理解的暗示，令人一目了然的简明，贬低和与其相接合、与凯撒的原则并不相悖的嘲弄。此外还有既包含能给人怡悦，又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巧妙地返回正题的离题话，对将要说明的问题的预先提示和对说明过的问题的断离，对业已作了叙述的问题的回顾，复述，对推论的逻辑性总结。然后还有为了加强或削弱事实的真实性而作的夸张或称超越，设问以及与其相近似的所谓询问和自答。此外还有那种可以说最能渗入人们的思想，说的是一个意思，指的是另一个意思的反讽；演说辞中不是用诉讼语言，而是用日常口语进行说明时，特别能引起快乐。接着还有迟疑，还有分列，还有修正，或者对前面说过的，或者对后面将要说的，或者甚至对你不准备说的。甚至还有对将要进行的论证的预先说明和归咎于他人；与听众交流，亦即好像要同听讲演的人商量；对习俗和生活进行模仿，或者有模仿对象，或者没有具体的模仿对象，这是演说辞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修饰手段，也是一种非常适合于激励听众心灵或者特别是常常用来感动听众心灵的修饰手段。拟人法，这也许是最强有力、最引人注目的夸张手法；描述；诱导错误；激起欢乐；预辩；然后是两种非常能感动人的手法，即类比和比拟；此外还有二难推论，打断讲话，对比，沉默，称赞，某种自由的、甚至较为任性的语言表达以扩大效果，愤怒，斥责，允诺，请求，起誓，不及前述的离题话那样的简单的离题，辩白，迎合，责难，祝愿，诅咒。这些差不多就是思想用来使演说辞生辉的手段。

五十四

“至于说到语言本身的使用，那么这里也像武器的使用一样，
 或者是为了进行威胁和可以说是攻击，或者是为了优美。有时为
 了增强力量，有时为了显得优美，可以采用：重复使用词语；稍
 许变化或改变词语；可以使同一词语从句首开始多次重复使用，
 可以放在句尾重复出现，也可以让同一些词语多次重复出现或相
 遇；缺省搭配；逐渐增强；经常重复使用的词语的词义变化；同
 一词语的反复；对同样的格尾的词，或同样词尾的词，或相对称
 的句子成分，或相类似的句子成分的使用。还有词意的逐步增
 强；词义倒置；词语和谐调位；对比；连接词省略；隐语；斥
 责；感叹；贬抑；同一词语的不同格的使用；单个事物表达间的
 关连；对被说明对象的论证；对各部分的附加论证；让步；另一
 种疑惑；出乎意料；列举；另一种修正；划分部分；连续提议；
 打断发言；形象化比拟；自我回答；换喻；区分列举；次序；重
 新提及；离开正题；委婉语。这些差不多——也可能更多——就
 是思想和词语组合用以使语言生辉的手段。”

五十五

这时科塔说道：“我认为，克拉苏斯，你以为我们对这些修
 辞格都了解，因而在列举它们时没有作界定，也没有举实例。”

克拉苏斯说道：“我确实没有想过，好像我前面谈的对于你
 们是什么新鲜东西，然而我这是服从你们大家的愿望。那颗太阳
 已经就这些问题提醒我，要我就略从简，因为它自己正在迅速下
 降，要求我也尽可能迅速地说明。但是，讲解和阐述这些内容本

身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实践运用则是很费力的，而且在我们的整个科学中是最困难的。因此，尽管我们没有展开说明，但是对演说辞的各种修饰手法的各个方面都已经指出来，那么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什么是合适，亦即什么是演说中最应该注意的。 210

必须使风格适合情境

“不管如何，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并非一种类型的演说便可以适用于所有的案件，所有的听众，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时间。这是因为刑事案件需要一种语言风格，民事案件和普通案件则需要另一种语言风格；审议性演说要求一种演说类型，赞颂性演说则要求另一种类型；审判要求一种类型，谈话要求一种类型，安慰要求一种类型，谴责要求一种类型，商讨要求一种类型，叙述事件也要求一种类型。也很重要的是谁是听众，是元老院，是人民，还是法官；是许多人，是少数人，还是个别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演说家还应该注意到自己有多大年龄，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具有怎么样的地位；还应该注意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时间仓促，还是悠闲。因此，这里显然完全不可能有什么可以预选进行规定，除了比较华丽的、比较简朴的和比较中间的这三种演说风格中，我们应该选择一种于我们承担的案件合适的类型。同样，采用同一些修辞手段时，在一些情况下使用要适度，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以大胆使用。最后，智慧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提醒我们，什么东西和什么时候合适，而科学和天性会帮助我们达到这种合适。 211 212

实际讲演

五十六

“但是，所有这一切有赖于实际讲演去实现。我认为，实际讲演是演说术中的惟一主宰。没有它，甚至最杰出的演说家也没有任何作用，在这方面实属平庸之辈者却往往会超过那些最杰出者。据说当狄摩西尼被问到演说术中什么最重要，什么次重要，什么处于第三位时，他说最重要、次重要、第三重要者皆为实际讲演。我还认为，埃斯基涅斯说的那句话比这一回答更好。据说他因遭到法官们的侮辱而离开雅典，去到罗得斯岛，罗得斯人请他朗读他那篇著名的演说辞，在那篇演说辞中他控告克特西丰，^{〔1〕}反对狄摩西尼。在他朗读了那篇演说辞后，他被要求第二天再朗读另一篇演说辞，就是狄摩西尼用来为克特西丰辩护的那一篇。他以非常优美的嗓音大声朗读完，受到所有人的称赞，为此他说道：‘若是你们能听到狄摩西尼本人演讲，你们会更加称赞。’他以此非常清楚地指出，实际演讲多么重要，在他看来，当调换了演说者之后，同一篇演说辞甚至可能成为另一篇演说辞。至于说到格拉古，^{〔2〕}卡图卢斯，你比我对他记得更清楚，在我少年时期，^{〔3〕}他为什么如此受到人们的称赞？他大喊道：‘啊，我往哪里逃跑？我转身去哪里？我去卡皮托利乌姆？’

〔1〕 克特西丰是雅典国务活动家，主张奖赏狄摩西尼反马其顿的爱国精神，为此遭到马其顿派的埃斯基涅斯的反对。公元前330年，埃斯基涅斯就此控告他，狄摩西尼为他辩护。最后狄摩西尼获胜，埃斯基涅斯因诬控而不得不流亡国外。

〔2〕 指盖尤斯·格拉古。

〔3〕 指公元前123年，当时克拉苏斯17岁，正满少年时期（puer）。

然而它沾染着我兄长的鲜血；我逃回家去？为了看见悲恸的、被弃下的母亲？’很清楚，他当时是怎样的眼神、声音和动作，以至于甚至他的敌人们也控制不住眼泪。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演说家应该体现真实，但却把这一切抛弃了，而演员只是模仿真实，却占有了这一切。

五十七

“当然毫无疑问，在任何事情中，真实都会超过模仿。但是 215
若是真实自身在实际中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自然便无须演说术。然而心灵的激越主要应该是由演说本身激发或引起的，并且常常是紊乱的，以至于是模糊的，不明显的，因而应该排除那些引起模糊的因素，显露那些明晰、昭然的方面。事实上，任何 216
一种心灵活动都有由自然而来的的一定的面貌、声音和姿态，而人的整个身体，人的各种面容和各种声音也能像竖琴上的筋弦一样，受一定的心灵活动的拨抚而发出声音。人的各种声音绷紧得实际上也像琴弦一样，它们能对任何一种触击发出回响，或高或低，或快或慢，或强或弱，而且各种类型的声音之间本身还存在过渡的声音。每一种类型还有各种不同色彩的声音，有柔和的或粗粝的，有压抑的或宽厚的，有缓延的或爆发性的，有低沉的或刺耳的，有逐渐降低的或渐趋升高的。要知道，在所有这些种类 217
的声音中，没有哪一种不可能不受艺术和度量感觉的控制。对使用声音的人来说也像对画家一样，这些就是供他们变化色彩的手段。

译 后 记

我首先要感谢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再次为我提供了翻译西塞罗著作的机会。在我完成了西塞罗的《论义务》的翻译之后，教授便提议我继续翻译西塞罗的这部著作，并且为译本能在意大利方面的资助下顺利出版作了很多的努力。同时我也要感谢马里奥·塔拉曼卡教授拨冗为本译本撰写引言，对《论演说家》的思想理论意义，特别是对它的法理意义作了非常详尽的介绍和离析，有利于读者深入阅读和理解西塞罗的这部具有重要法学意义的演说理论著作。

西塞罗（公元前 106 – 公元前 43）是古罗马最负盛名的演说家。他凭着自己杰出的演说才能和强烈的从政热情，曾经作为一个由骑士家庭出身的“新人”，如一颗璀璨的政治新星，活跃于罗马政坛，由普通低级官职逐渐升迁，直至当选荣任罗马一年一度的最高官职执政官（公元前 63 年）。当时正是罗马社会激烈动荡，共和制度陷入严重危机的时期。西塞罗在担任执政官期间，曾站在保守共和派立场，严厉处置了以破落贵族卡提利纳为首的暴乱阴谋。他的这一政绩既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荣誉，使他获得“国父”称号，但同时也为他招来巨大的麻烦。那就是他仅仅根据元老院特别决议赋予他的应急权力，未经传统的法庭审判便处死了身为罗马公民的阴谋主要分子，成为反对派攻击他非法弄权的口实，结果遭放逐。他在过了一年多的放逐生活之后虽然被

荣耀地召回，但是当时罗马政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凯撒、庞培、克拉苏斯结成的“前三巨头同盟”手握重兵相挟，瓜分了罗马国家权力，国家官员的选举和履职成为派别交易的产物，使罗马共和制名存实亡。西塞罗被排除在政坛之外，一些人需要他主要是想利用他的演说威力和声望。不过政坛生涯的坎坷并未使一向主张公民应积极参预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的西塞罗改变初衷，他仍然怀抱共和理想，考虑着罗马国家管理和共和制的复兴问题。在古罗马共和制条件下，演说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日常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元老院会议上的发言，公民大会上的讲演，法庭诉讼中的抗辩等都离不开演说。演说与崇高的国务活动，与日常的社会生活有着非常直接的密切关系。因此，把当时的“演说家”理解为现代概念的“律师”，实际上只是反映了古希腊罗马时代演说家职能的一个方面。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正如西塞罗所理想的，演说家即国务活动家。西塞罗在无法直接在政坛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便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著述上，总结自己往日从政和演说的经验，以另一种形式体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愿望。这就是西塞罗写作《论演说家》时的心理和宗旨，也是一些研究者把这部著作与他稍后写成的《论共和国》和《论法律》归为三部曲的主要原因。

西塞罗不仅是一位演说家、国务活动家，他作为拉丁语大师和散文大家，在古罗马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大量的演说辞和政治的、伦理哲学的著作成为古罗马文学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罗马时代，文体起初只分为诗歌和散文，散文的涵盖一直是广义的。在当时，演说辞虽然主要体现为口头演讲，但同时也是书面文字性的。按照当时的演说术理论，一篇演说辞的形成通常分为如下几个阶段：首先是围绕演说主题（主要分为政治议商性的、法庭诉讼性的、人事赞颂性的），思考和收

集有关论述材料 (*inventio*), 然后对有关材料进行整理, 组织结构, 按照演说内容的性质, 采用相应的风格写成文字。在这之后, 演说者对文字进行记忆, 最后是公开讲演。演说辞在演讲之后通常经过修订, 公开发表。由此, 演说辞便成为古代散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演说理论也成为古代散文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 《论演说家》的翻译出版不仅能满足我国罗马法研究方面的需要, 也会令文学和文艺理论爱好者感兴趣。斯奇巴尼教授在前言里也强调指出了这一点。

在古希腊, 研究演说的理论称为 *techne rhetorica*, 或简称为 *rhetorica*, 意思是有关演说的技艺。*rhetorica* 源自动词 *eirein*, 意思为“说”。名词 *rhetor* 指公开演说者, 能在法庭上或在其他场合向听众出色地讲演的人, 或如后来指从事演说理论研究的人。这一组术语以往在汉语中通常译为“修辞学”和“修辞学家”。许多世纪以来, 在西方文艺批评中, 曾经有许多人对 *rhetorica* 这一概念进行研究和界定, 有的人侧重于公开讲演方面, 有的人侧重于讲演者与听众的关系方面, 有的人侧重于其思辩方面, 有的人侧重于其语言本身。在古代汉语中, “修”一义为“饰”, 如《说文》引《楚辞·九歌·湘君》: “美要眇兮宜修”。注曰: “修, 饰也。”“修辞”一词起初见于《易经》: “修辞立其诚”。意思是写文章需辞事相应, 即文章词语要与所表达的内容相适应, 此后“修辞”一词便沿用起来。在汉语中, “修辞学”一词的意思的函盖也一直犹疑不定, 不过一般侧重指文章的词句修饰, 即指辞(词)法, 直至如今。在古代希腊, *rhetorica* 一般指研究上述形成演说辞的诸多方面的科学和著述, 因此不难看出, 古希腊的 *rhetorica* 的含意比汉语中的“修辞学”的一般含义要广。在拉丁语中, 与古希腊文 *rhetorica* 这一术语相对应的用词是 *eloquentia*。该词源自动词 *loqui*, 意思也是“说”, 因此又译为“演说术”。

随着演说的发展，演说术作为对演说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对演说辞内在规律的探索的科学（ars）便应运而生。古代希腊的演说理论最初产生于西西里。西西里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一向是希腊移民聚居的地区，主要城市是西西里东岸的叙拉古，那里建有与希腊本土相近似的文化。公元前446年，叙拉古城推翻僭主统治，建立民主政体，恢复自由诉讼，演说技能成为普遍的需要，从而促进了演说理论的发展。一般认为，西西里第一位进行这种研究的是科拉克斯，他给从事这种研究的人下的定义是“善于说服者”。他们以杰出的演说技巧代人诉讼，向人们传授演说技巧，包括立论和语言修饰，也讲授其他有关的知识，如哲学，法学，甚至自然科学知识，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智者”（sophistes）。这是古希腊第一批“修辞学家”（rhetores）。这些修辞学家们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在演说技艺成为一种普遍需要的情况下，他们却很有影响，尤其是他们高超的思辩能力和出色的口才往往使人倾倒。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是高尔吉亚斯（约公元前483—约公元前376）。高尔吉亚斯于公元前427年由西西里来到成为当时希腊文化中心的雅典，在那里讲授修辞学，对雅典修辞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尔吉亚斯演说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演说辞的形式方面，注意演说辞的修饰。他的演说辞词语华丽，富有节奏，和谐悦耳，被称为“高尔吉亚斯风格”，对古希腊演说的发展产生过不小影响。从这时开始，以“智者”为代表的雅典修辞学迅速发展起来，对演说辞的艺术方面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包括演说辞的结构、韵律、词汇、情感作用等。特别是他们建立了就各种问题进行演讲的教学训练传统，培养门生就同一事件或问题从正和反，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进行演说练习。但是他们的不关心演说内容的真理性，不考虑其中的道德方面，只注意如何运用演说技巧使人们信服他们的结论，给人以诡辩的印象。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以智者派为代表的修辞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之间的冲突和分离。这一冲突和分离的最明显的标志是以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为首，抓住修辞学的上述弱点，对修辞学进行猛烈的抨击和否定。苏格拉底认为修辞学本身并不是科学，只是一些靠实践经验积累的知识，并且充满诡辩。哲学采用的是论辩术（*techne dialectica*），即通过谈话双方不断的提问和回答，逐渐排除谬误，求得真理，因此只有哲学家才能真正认识和辨别真理和谬误，正义和非正义。苏格拉底的观点由其弟子柏拉图（公元前429—公元前347）继承和发展。柏拉图提出他认为的真正的修辞学，与当时流行的修辞学相对，认为真正的修辞学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因为只有哲学家能真正认识事物的实质，从而提出正确的意见，并以正确的意见感动听众的心灵。

修辞学和哲学的重新结合体现在伊索克拉特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活动中。伊索克拉特斯（公元前436—公元前338）是高尔吉亚斯的门生和智者派的直接继承人，但是他与智者派的思想体系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说服，还有更重要的目的。他曾经开设学校，广收门生，但是他宣布自己不是教授门生各种科学知识，而只是教他们使用知识的技艺。他认为语言和智慧是不可分的，语言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是表达智慧的工具，善于言说是对事物正确理解的标志，智慧没有语言表达便是含糊不清的。他认为对语言艺术的研究会提高人们的道德感，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善于言辞的好人，借以参预公众事务的管理，并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别人，从而是好人政治家。为了与智者派相区别，他甚至称自己所从事的是对语言技艺的研究和教育，而不是修辞学，并且称自己是哲学家，而不是修辞学家。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柏拉图的门生，

但他对其老师极端否定修辞学的态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亚里士多德肯定修辞学的科学性，把它视为是与论辩术相等的一种技艺。他认为修辞学的功用不只是为了说服，而且还在于从各种个别案件中寻求和发现说服的手段，从而可以从中选择最适当的进行运用。由此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批评智者派的同时，提出的是理想的修辞学，而亚里士多德在维护修辞学的科学性的同时，强调和追求的是修辞学的实用价值。从这一点出发，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否定智者派赋予修辞学随心所欲的诡辩特点，另一方面强调言语者的道德责任，同时认为不能因时行的修辞学的一些不良倾向而否定修辞学本身，演说者的失误也可能影响真理和正义的声张。

古代罗马由于其共和性质，对演说术历来非常重视。被视为罗马古代道德传统的典范的老卡托（公元前 234—公元前 149）曾经提出，理想的罗马公民应是“善于言说的高尚之人”（*vir bonus dicendi peritus*），这种人在战争期间用武器保卫国家，在平时则在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上用言语为国家服务。古罗马的演说术传统起初是贵族性的，由贵族垄断。后来在公元前 2 世纪后半期，随着民主运动的高涨，希腊修辞学开始迅速传入罗马。尽管贵族对希腊修辞学的传入进行阻挠，甚至在公元前 173 年和公元前 161 年元老院两次通过决议，驱逐希腊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但这些措施不仅未能抑止希腊修辞学的传播，甚至还出现了适应罗马现实需要的拉丁修辞学。这对贵族的演说传统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因此作为《论演说家》谈话主讲人之一的卢·利基尼乌斯·克拉苏斯在公元前 92 年任监察官期间，曾借口拉丁演说术不合罗马传统风俗，甚至下令封闭了拉丁演说术学校。这种措施虽然压制了拉丁演说术的发展，但却进一步促进了罗马人对希腊学术的追求。他们纷纷前往当时仍然保持着文化优势的雅典去深造，许

多希腊修辞学家也前来罗马开学授徒。就这样，在希腊演说术的影响下，罗马演说术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西塞罗本人接受的就是希腊演说术教育。

西塞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也对古罗马演说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撰写了不少演说理论著作，《论演说家》只是其中之一。他的演说理论既是对希腊演说理论的继承，同时也是基于他自己丰富的演说实践经验。他的演说理论体现了哲学和修辞学相结合的精神。关于演说术与哲学的关系，他不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他认为，苏格拉底虽然具有超常的智慧和言语能力，但他做了一件“完全荒谬的，有害的，应该受到批评的”错事，那就是使原本紧密联系的演说术和哲学分离，从而使得一些人讲授正确地认识，另一些人讲授优美地语言表达。（《论演说家》第三卷，61—62。）他赞成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代思想家们“把与人们的习惯、生活、德性和国家有关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和研究同言语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做法，称赞是亚里士多德把这两门被截然分开的科学又结合了起来。（同上，72，141。）他认为完美的演说家具备哲学家的各种知识，但哲学家的领域里未必包含言语智慧。虽然哲学家瞧不起后者，但是演说术却仍能使哲学得到优美的表达。他推崇演说术的道德价值，认为人只有致力于演说术，才能达到完善。他强调演说家的道德素质。他在《论演说家》第三卷中强调说，演说技巧的力量愈大，我们便愈应该把它与公正和高度的智慧结合起来。并且说，如果我们把丰富的语言表达手段给予了不具备公正和明智的美德的人，那么我们将不是把他们培养成演说家，而是把武器交给了狂徒。西塞罗后来在《论共和国》第三卷中谈到理想的国家管理者时再次强调了这种看法。西塞罗心目中理想的演说家与理想的国家管理差不多是等同的，这就是演说能力与哲学等科学知识和罗马政治实践经验的

结合。显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塞罗给自己的著作取名为《论演说家》，而不是像希腊传统的《修辞学》。

《论演说家》共三卷，按照作者的构想，第一卷从哲学的广度谈真正的演说术，第二卷和第三卷谈演说术的具体方面。在第一卷中，西塞罗首先慨叹与其他各种科学和事业相比，杰出的演说家是如此之少，以此强调演说术的艰难和重要性。西塞罗借克拉苏斯之口，赞颂演说术的巨大力量，提出真正的演说家亦即政治家，他除了完美地掌握演说术本身外，还应该熟悉各门科学，并且在随后谈到演说家的培养和才能、学习、练习之间的关系时，以法学为例，谈到演说家熟悉其他学科知识的必要性。克拉苏斯的发言侧重理论方面，安托尼乌斯对克拉苏斯的意见进行反驳，侧重实践方面。安托尼乌斯认为，演说术、政治、哲学是不同的东西，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不可等一，演说家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科学知识。演说家的目标在于说服人，他应该集中力量于演说术，对于其他方面的知识，需要时请教行家即可。安托尼乌斯的谈话很激烈，不过他在第二卷开始时便说，他在第一卷中谈那些看法是想驳倒克拉苏斯，因此不一定是他的真实看法。两种意见的针锋相对实际上预示着对演说家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的综合结局。

第二卷和第三卷实际上由安托尼乌斯和克拉苏斯分别谈演说辞形成和讲演的几个主要方面的基本要旨。第二卷主要由安托尼乌斯谈演说辞的取证、布局和记忆问题。安托尼乌斯在谈论这些问题时，处处把它们与当时流行的修辞学校的教学观点相比较，并进行批判。在谈到演说类型时，他认为不应该把无太大实践意义的赞颂演说与诉讼演说和政治演说并列。他在谈到演说辞的划分时认为，清晰和表现力对演说辞的所有部分都需要。安托尼乌斯在谈话中特别强调模仿和例示的作用，谈到对各种情感的激发

和合适问题。此外，安托尼乌斯还让谈话参加者之一，特别擅长讽刺和戏谑的科塔谈到幽默和嘲讽问题，其实这些方面正是西塞罗本人最喜欢采用的，也是他最擅长的。第三卷主要由克拉苏斯坦演说辞的文字表达和演说本身。克拉苏斯在谈到演说辞的文字表达时，强调演说辞要正确、明晰、华美、合适。他在谈这条基本原则时特别详细地谈到词语的选择、搭配和使用，各种辞格和韵律问题。上述这些问题更具有散文理论和修辞性质。他在谈到实际演说时谈到与口头表达有关的面部表情、仪态、姿势等问题，这对于古代演说术是特别重要的方面。就这样，整个谈话由两种意见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以其互相接近和融合结束。这一接近和融合也是理论和实践的接近和融合，亦即西塞罗主张的哲学修辞学的实现。

本书译文是根据意大利里佐利综合文库古典丛书（CLASSICI DELLA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中西塞罗《论演说家》（CICERO DE ORATORE）1997年版拉丁文本译出的。该版本为拉丁文—意大利文对照本，意大利文译者在译文中插入了一些段落内容提要，本译本翻译时同时酌情译出，以便于读者阅读时领会原作意思。译文中的注释为译者所加，参考了上述意大利文译本中的注释和勒伯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CICERO DE ORATORE的英译文注释以及该著作的相关俄文译本的注释等。最后，衷心感谢罗马法中国学者丁玫教授在翻译本书过程中给我的帮助，衷心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对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恳请读者赐正。

王焕生
2003年春节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	